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七七冊

# 子部第七七冊目次

## 子部・譜錄類

銅劍讚一卷

〔梁〕江淹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祕冊彙函本

一

蠙衣生劍記一卷

〔明〕郭子章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六

劍筴二十七卷

〔明〕錢希言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陳紆謨翠幄草堂刻本

三二

考古圖十卷

〔宋〕呂大臨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六一四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宋〕張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七五一

焦山古鼎考一卷

〔清〕王士祿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七七七



# 銅劍讚一卷

〔梁〕江淹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秘冊彙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銅劍讚一

卷》提要

## 銅劍讚一卷

梁江淹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永明初始造舊官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墓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輒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

吾之劍也

越絕書曰赤堽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平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銅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旣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爲兵故禹貢云荆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語

質而難解

文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

其實象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黃料也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子稱昔智伯繇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

大銅鑄

二十一

自若其攬之地圖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昇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築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每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寶禮百神于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爲九鼎其詳不可得

而審也且荆軻刺秦王之日匕首擊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匕首亦以爲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跡六尺於是始皇飲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京賦云高門有閼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宮其門悉用鉞石鉞石猶鐵以防外兵之入焉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終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

大銅鑄

二十一

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淅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鑄鉞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

也製作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  
鑄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爲吳興令  
鑿池又獲銅箭鏑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  
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爲兵豈爲一據故備  
言其詳以發子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  
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閭閻冢銅槨三重  
承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盤郢魚腸之  
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爲江河關東  
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

木槨銘

甲一

塞漢東思王冢時奢修皆生葬取愛幸奴婢蓄  
穀爲銅窻以通殉葬者氣息兼以水火守冢給  
呼召數十年乃不復聞聲矣晚世之葬無復此  
例然猶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  
一家之寶或爭爲宏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于  
後漢魏時富于晉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時天  
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  
論暴亦減損千萬倍矣世愈貧狹衷禮愈薄又  
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

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  
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  
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  
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柩釘形  
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義熙以來乃以柩代  
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  
牙焉相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  
無所設旣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爲  
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兵刃葬送之事焉乃成

木槨銘

辛一

讀曰

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  
五才實此爲先旣古旣曩誰測誰傳紛綸百代  
事無不異况迺金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  
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秘聞之釋經萬物澹薄  
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侈徒異徒錐徒削聊舉  
一槩以明鴻略

銅劍讚一卷

陳留青雲寺伯宇記

題銅劍讚後

銅劍讚當是偶答人問次以成篇故視江集諸文稍質耳然援據古人以銅爲兵事上下于史足稱該洽但不能無一二脫漏若啓子少康鑄一銅劍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秦始皇帝採北祗山銅鑄爲二劍銘曰定秦傳咸奏事曰尚書舊秦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刀一枚南越志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皆以銀黃雕鏤博物志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雉銅爲鏑數事皆在文通以前置不引及乃疏記於此證之淵學非敢與文通鬪博也沈士龍識

或疑銅劍讚不類文通誠出文通亦才盡時筆也按序云永明初始造舊宮云云因檢齊書於永明元年春爲築青溪舊宮正與序合更考江傳沒于天監四年壽六十二則永明元年纔三十有人初遷號騎將軍掌國史非才盡時也但此讚意在實訂無事英豔使今人作此應答便

有許許餒餒矣又序梅藻陳思王蒙特蒼後此非曹植乃漢明帝子陳敬王羨子均也均性隱賊多行不法卒謚思墓在陳州南河南志注云魏曹植卒葬此殊不知植徙封東阿時嘗登魚山曹然有終焉之志遂塋爲墓今在東阿縣魚山西麓誠不分植以遺令薄葬均以厚葬而均墓亦得與植墓兩存至今乃知賢豪死名猶得借人不朽如此胡震亨識

銅劍讀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梁江淹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至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醴陵侯謚曰憲事蹟具梁書本傳齊永明中掘地得古銅劍淹因詮次劍事考古人鑄兵用銅後世鑄兵用鐵之原委以爲之讀雖文止一篇然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於錄故今亦附存其目焉

蟪衣生劍記一卷

〔明〕郭子章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蟪衣生劍

記一卷》提要

蟪衣生劍記

泰和郭子章

繡水沈氏先

陳詩教

校

說劍

古有刀劍錄載古今名劍未免脫漏陳搜其所  
未備者合爲上下篇上篇皆據劍之寔者紀之  
下篇皆紀其寓言如莊生所謂天子劍諸侯劍  
劍記  
之類是也

說劍上

畫影騰空

王子年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騰空二劍  
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  
在匣中常如龍虎嘯吟

葛盧

晉子葛盧之山出金蚩尤制爲劍鎧矛戟

禹劍

刀劍錄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八年鑄一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指日

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之日退不落

少康

劍記

刀劍錄少康辛卯三年春鑄一劍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牛頭山鐵

刀劍錄孔甲甲辰歲採牛頭山鐵鑄一劍長四尺一寸

含光承影寶練

列子曰魏黑卯以匿嫌殺丘邠章也邠章之子來丹謀復父仇而丹氣甚猛形甚露又恥假力

人誓以手劍黑卯而黑卯力撫百人其視來

丹猶難敵也來丹謀於友申抱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三寶劍三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爲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

劍記

三

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見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聽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三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來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跪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劍從黑卯黑卯醉偃臥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卯黑卯醒怒其妻曰醉而覆我使我監疾而腰急注匿嫌私恨也露龍也躊躇音休伯反無施於事不能

害物也

越漚利

商書越漚請令利劒爲獻

定光

刀劒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劒文曰定光

照膽

刀劒錄武丁以戊子歲鑄一劒名曰照膽

伐鬼方

劒記

四

三輔皇圖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劒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所作也

武王

大戴禮踐阼篇武王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

行德

周桃氏

考工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

九鏑謂之土制土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

鏑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鏑

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因人之材力強弱列爲三等

人各以形貌大小帶之注劍以止暴桃以辟

不祥類相似也故以桃氏爲劍上制長三尺中

制長二尺五寸下制謂今之匕首也長二尺士

謂勇力之士樂記所謂虎賁之士說劍

虞叔

劒記

五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獻之公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周王

刀劒錄周昭王瑕鑄五劍以授五嶽

昆吾切玉

列子周穆王得昆吾劍切玉如泥河圖曰濞洲

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曰昆吾之劍可切

玉濞洲河圖曰氐洲在西海中上有昆吾石其



石爲鐵作劍光明四照梁吳均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 王子喬飛天

世說王子喬墓在金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吟虎吼飛上天

### 弄

列子曰蘭子以技于宋君弄七劍迭而躍之五

劍記

本

劍常在空中立賜以金帛

### 斬龍

翰墨全書潛臺滅明齋壁渡江乃拔劍斬龍

### 干越

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數用寶之至也注干溪越山出名劍呂氏春秋荆

茲非得寶劍於干越  
葱蘭錄干將莫邪鉅闕辟閭

干桓公之德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辟

闕閭之干將莫邪鉅闕此皆古之良劍也注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啓說劍云雕以翠錄亦其類也葱劍光采晔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劍至利則吾闕因以爲名吳越春秋干將作劍未成乃曰吾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消夫妻俱入冶爐

劍記

七

之中莫邪曰先師親身鑠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斷髮剪爪投之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綬理世語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一雌一雄莫邪留雄以進楚王劍在匣中嘗自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

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又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合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于虛賦建干將之雄戟注干將王帥劍也王褒頌及主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鋸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鋒紀塵塗新序云辟閭鉅關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言湛然如水而黑色

劍記

孟勞

八

博物志魯寶劍名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曄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博左右圍孟勞公子友以殺之

齊王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于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汁

美金

國語曰齊桓公問管仲曰齊國寡甲兵奈何對曰小罪謫以金美金以鐵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鐵鋤夷試諸土壤甲兵大足

龍淵太阿工市

越絕書楚王作三劍曰龍淵太阿工市晉鄭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三年不解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膽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盡曰又云楚王使風

劍記

九

胡子求干將歐冶子作劍三枚二人鑿其山洩其藻取鐵文選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鍔赤山之精乃鍊乃鑠萬辟千濯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張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以越砥

季札

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札劍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時已死

劍掛徐君墓上而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 吳鈞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令國中作金鈞曰善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千以血釁金成二鈞以獻向鈞呼二千之名曰吳鴻盧稽我在於此兩鈞俱飛着父胸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杜詩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鈞

劍記

### 鐵膽

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吳國武庫中兵刃皆盡忽見雙兔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爲兔所食乃鑄鐵膽爲二

### 北斗

撮書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患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

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吳越春秋伍子胥過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北斗七星文其直百

金

### 屬鏤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王怒使賜之屬鏤以死注屬鏤劍也古賦斷跡屬鏤

奄日斷水轉魄驚蛇懸剪滅魂却邪真剛

劍記

十一

拾遺記越王勾踐以白牛白馬祝昆吾山神以成人劍應八方之氣一曰奄日以之指日日光晝暗二曰斷水畫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曰懸剪飛鳥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驚蛇以之沈海鯨鯢深入六曰滅魂挾以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真剛切玉斷金如切土水

純鈞湛盧臺曹魚腸鉅闕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鉏闔王以豪曹示薛燭燭曰夫寶劍五色並見豪曹黯無華頌其光芒其神亡矣示之巨闔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烟今見其光已離矣示之魚腸燭曰金精從理至本不逆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劍也示之純鉤燭矍然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

劍記

士

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純鉤也王曰客有以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價此劍可乎燭曰不可臣聞初造此劍赤重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天帝裝炭太乙下觀示之湛盧燭曰善哉含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以湛盧獻吳公子弑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召風胡

之此劍直幾何對曰赤董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不借一觀况駿馬萬戶之都乎越絕書闔閭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奏楚秦王求之卒不與也客志闔中有山名湛盧疑此山之鐵鑄劍以爲名也張景陽七命曰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又越絕書闔閭冢墓以髻郢魚腸之劍墓之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劍記

士

### 白猿

劍俠傳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王乃請女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惟公所試公挽林竹刺女女因杖擊之公飛上樹化爲白猿李白少年場行少年學劍術交驥白猿公

### 步光

史記子貢傳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

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  
史吳王大說越王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  
子貢不受越絕書越王被宋夷之甲步光之劍  
以見孔子曹子建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莒子

左傳曰莒子庚與虐而好劍鑄劍必試諸人  
大夫焉存帥國人以逐之

秦昆吾

劍記

苗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以示  
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  
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長尺有咫鍊鋼赤  
刀用之切玉如切泥是則古亦有之也列子湯  
問釋文昆吾龍劍也

水心

玉海秦昭王以三月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  
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水

楚

史記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罪王曰吾聞楚  
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  
慮遠以遠慮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鹿盧

史記荆軻左把秦王之袖右提其胸王乞擊琴  
死召嫪人鼓琴琴聲曰羅敷單衣可裂而絕八  
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奮袖  
而去

劍記

十五

宋路墨陽合聘鄧師宛馮龍淵太阿莫邪  
干將

史記穰秦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合聘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索隱天下之寶劍韓爲衆八曰莫邪九曰干  
將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

利劍

記魯句踐開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 斬蛟

宣紀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劍赴江刺殺之荆王問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士之官

### 孟嘗君

劍記

十六

沈約爲東宮謝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入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 劍綴

萬花谷馮驩居孟嘗君傳舍驪彈寶劍而歌曰長鉞歸來乎注劍弟子類綴把劍之處無物可裝以劍爲小繩以綴之

### 吾子

王剪傳趙奢曰夫吾子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海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柱上而擊之則碎爲百

### 斬蛇三尺靈金藏赤霄七尺寶

漢紀高祖被酒夜經澤中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兩道開行數里後有人至蛇所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心喜自負及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旗幟皆赤田所殺白帝子者赤帝子也上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非天命乎

劍記

十七

徐寅斬蛇劍賦龍舌三尺靈飛半尋磨霜礪雪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爰茲發迹斬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三輔黃圖太上皇游沛山中寓居窮巷有人告鋒上皇息其旁問曰鋒

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劍謹勿言曰得公佩刀  
維治之卽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昂星精爲輔佐  
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七首投爐劍成殺  
三牲以饗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昭襄王  
時公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靈物工卽  
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  
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見白氣如雲出戶外  
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寶金藏惠帝卽位以此  
劍記

十六

庫貯禁兵器名曰寶金內府晉惠帝元康三年  
武庫火燒孔于履高祖斬蛇劍威見其穿屋飛  
去莫知所同西京雜記漢高祖斬蛇劍以七彩  
珠九華玉爲飾五色琉璃爲匣刀上常如霜雪  
光景照外開囊收鞘輒有風聲射入刀劍鋒劉  
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劍長三尺小  
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帝服之此卽斬蛇劍也續  
漢書漢西京法駕出則侍中多說者一人負傳

國璽操斬蛇劍參乘文選注漢禮儀志曰皇太  
子卽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劍授古今注高祖及  
貴別得七八寶劍長楊賦高祖順斗極運天開  
提劍而叱之柱駕賦斬白蛇屯黑雲提于將而  
呵暴秦班固泗水亭銘寶金耀楚

項莊

漢書沛公自霸上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  
留沛公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增出請項

十六

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劍舞擊沛公殺之  
莊入爲壽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  
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蔽高祖乃獲免

陵母

漢王定三秦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  
置軍中以召陵陵母語使者曰願爲妾語陵善  
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韓信

刀劍錄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劍帝賜周輪

神龜

刀劍錄文帝以初元十九年庚子鑄三劍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文帝以革帶劍兵本無刃

衛綰六

衛綰以戲車爲郎遷中郎將孝景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施讀曰馳易換之也

新羅

閩世家新羅遣使聘使以寶劍王延職曰此將何爲梟王梟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曠色變職即立俟死發塚慘其尸

刺山

漢書李廣利爲二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乃

劍刺山飛泉湧出

千金萬歲百金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曰直千金壽萬歲陸賈常乘安車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建武十三年異國獻名馬又進寶劍直百金賜騎士

宣帝

漢書宣帝既立公卿議立后未有所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其指曰立許后

南越王

一統志南越王佗藏神劍於梧州火山每深夜騰焰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時如野燒之狀

未央

郊祀志神爵元年爲寶劍立祠未央

漢玉具櫛具駁犀具

何奴傳甘露三年正月呼韓邪單于朝賜玉具



劍注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王莽傳進玉具寶劍後匈奴傳永元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又東觀書漢安二年立單于堯樓儲天千臨軒賜玉具刀劍禮儀志皇太子卽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劍隋侯珠斬蛇劍授史記有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卽令具鞍馬絳永玉具說死徑侯過魏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襄城君帶玉劍雋不疑傳冠運賢冠帶櫛具

劍記

三

劍佩環玦謁暴勝之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備身不可解注應劭曰標首之劍首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不首其狀似此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青守南土威名播越賜駸駸方具劍金錯把刀劍筆帶各一奉其勉之傳安帝賜馮石獸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上方

韓延壽爲東都欽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鉞鐔放效上方

平帝

刀劍錄漢平帝衍掘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

斬馬

朱雲傳願賜尚方斬馬劍注師古曰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後匈奴傳建武

劍記

三

二十八年匈奴貢馬裘賜斬馬劍一

秀霸

刀劍錄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服之

漢寶

續韻府緇光武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秘

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寵以所秘劍蔡倫傳倫爲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尤芒非常及諸器械無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乘輿具

馮異傳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以異爲征西將軍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

劍記

龍淵漢文椎成

韓稜傳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稱肅宗賞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若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禹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着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淵朴實不外見故得椎成注楚西平縣有龍泉水淬乃劍特堅利椎成漢官儀作鍛成

海南

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息

仲叔遺

後漢書吳郡張業字仲叔爲郡門下掾隨太守至河內遇賊業拔劍戰死于武時幼後每持所遺劍悲哀感動路人

漢佩玉頭

劍記

晉志漢制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春秋繁露劍在左刀在右劍之在左青龍象也

鎮山

刀劍錄蜀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二丈二尺以鎮劍口山

旌陽第三

廣輿記唐武勝之知靜江忽見灘上雷公鼓雲  
逐小黃蛇使人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  
斬蛟劍

帶槐

周斐先賢傳曰許加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  
侍功曹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加於是忿然歎曰  
男兒爲吏不免戕役卽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  
趨謁府門

劍記

化龍

張華傳初吳之末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  
之後紫氣愈明豫章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華曰有相者言昔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  
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  
章豐城卽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  
尺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  
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斗牛之間不覆見焉送

一劍與華留一自佩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  
華持劍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躍水投水求  
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光彩照水波濤驚沸張  
協太阿劍銘淬以清波歛以越砥如玉斷羅若  
影在水不運目肅率土同軌豐城寶劍賦異金  
陵之浮王氣同寶鼎之在汾洲張協七命云形  
震辟燭光駭風其執三鄉聲貴三都

晉銅

劍記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  
寸山海經汲冢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寸

晉班

晉書會稽王給班劍二朝史志班劍外曰象劍  
取裝飭班蘭之義鞘以黃寶紫班文金銅飾紫  
條粉錯

斬蛟

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仕晉守襄陽潯水有蛟

晉人遐入水揮劍斬蛟數段特號爲名將

晉賜

晉書張軌鎮涼州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隴以西征伐斷劍悉心相委如此劍矣

蘭真人卓劍

一統志晉蘭真人卓劍在浮梁縣

神劍

劍記

又

晉書前趙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常夜居有二童子入疏曰管涔王使臣奉調趙皇帝獻劍一口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丈光澤非常赤玉爲飾背上有銘云神劍能除衆弄曜佩之隨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劍六白虹紫電辟邪流星

青冥百里吳都賦家有鶴騰戶有犀渠

萬仞

西晉宋有旌陽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爲患旌陽沒水投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匣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道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力師出焉出朝野僉載

劍記

又

孟德

刀劍錄魏武帝嘗於谷中得一劍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飛景流宋華鉞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水以礬礬飭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星又曰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

以爲三劍一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鋌俱長四尺二寸九釐子曰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震紫蜺注流采色似綵虹

楊脩

文士傳楊脩以寶劍與魏文帝帝佩之曰此楊脩之也

魏寶

曹植有寶劍自銘曰這茲寶劍既襲既殲匪以劍記

尚武子身是衛麟角匪觸龍犀匪蹶○四時而

變爲五色

高昌銅

梁紀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

銅劍二

墮地

南漢世家劉襲儼生于外舍嫡母怒拔劍欲殺之及見劍忽墮地乃曰此非常兒也凶養爲已

身長七尺手過膝後卽帝位號大漢

梁神

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劍十三以象閭閻水經注梁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至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

方諸

梁簡文帝謝朓奏方諸劍啓曰已匹丹陵之輝乍比青雲之制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劍記

齊銅

書目江淹銅劍譜一卷齊永明中有人得銅劍淹序而讚之

鎮山沈水

刀劍錄後魏道武鑄二劍一名鎮山一名沈水

善勝寶勝

李陶真白隱居具都山中常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

具載芝田錄

化形

魏志魏夫人名華晉司徒舒之妻夫亡遂上臨川西設壇修道年八十三不飲食以成仙咸和甲子託劍化形去

龍雀

刀劍錄赫連百鍊爲龍雀大鐐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越湛盧大夏龍雀名冠劍記

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通如風靡草咸服九區

唐千金

劍俠傳唐晉公王鏐有千金劍以獲李龜壽

唐班

太宗紀武德四年加號天策上將賜充見金輅雙壁黃金六十斤前後鼓吹九都之樂班劍四

力士

一統志第五丁力士遺寶劍隱于梓潼路隅化爲泉杜如晦詩五丁彈劍氣如虹所破蒼崖萬仞峯寶匣信難留異物寒泉終見表遺踪

逐蠅

武王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思怒投筆拔劍逐之

祖宅

唐乾封中有人於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劍記

忽卽入地絕跡不見乃於入處掘地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于時長史張祖宅以聞奏出太平廣記

青龍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龍果恭亮爲興州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並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二軍相賴焉後蕃人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甲者

爾何不能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謂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送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出西陽雜俎

###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全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爲劍記

世

晝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擲劍一揮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於人家食鹿脯刀鈍不可乃以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麗風發機其此劍之謂乎出芝田錄

### 雲達

唐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銀有時而吼常莊居時橫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率一然而

下紫衣朱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露觀者有膽氣伴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若既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即疾起斫之不中劍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出西陽雜俎

###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籍爲業常於彼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

世

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西陽雜俎

### 張旻

張旻爲將軍請吳道子畫天宮寺吳請旻舞劍作氣以助揮毫旻舞一曲道子奮筆立成如有神助

### 西河

本記唐張旭嘗見公孫太娘舞西河劍而得其神自此草書長進杜荀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

### 浪劍

會要云樂浪人劍舊紀貞元十年九月辛卯南詔獻鐸與浪人劍南詔傳異牟尋獻鐸輟浪劍鐸刃注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劍譜

### 火精

唐德宗時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劍光也

### 樊夫人飛劍

傳奇唐貞元中有湘姬嘗以丹篆救疾一日謂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巨有大風濤碎一巨舟居上所載百餘人溺焉上

有一白龜遊沙上入殺食之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求其人為族其間不廣數尺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能曉也如至岸飛劍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大壘長千丈蜿蜒而楚後有一道士識湘姬乃劉綱妻樊夫人也

### 平蔡寶

李愬傳愬帥魏博長慶元年八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以捕大盜吾又以平

### 蔡翼帶之軍中

### 白虹

翰墨全書潘辰自稱野客善劍術海州刺史鄭匡國求學焉辰乃探懷出二錫九俄出劍悉如白虹旋達匡國頭上有聲錚然匡國懼汗下如雨辰乃收

### 疥癬寶

萬花谷頤彥輝為東川節度會諸將所奴銀劍



號疥癩實使侍左右曰生死同之違者先齒

### 解形

陸龜蒙悼鶴忽伴仲仙劍解形葛洪云陰君受  
鮑靚尸解之法後死埋于石子岡有人發其棺  
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此劍解也  
神術寶

劍俠傳唐聶大將鋒之女爲尼偷去石穴中五  
年與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

劍記

東

利吹毛可斷一年後刺猿猴虎豹鷹無不中劍  
之身漸減五寸受以羊角七首廣三寸遂曰日  
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  
以藥化之如水

### 蘭陵老人

劍俠傳唐京尹黎幹談杖蘭陵老人往謝過老  
人出朱囊盛長劍七口舞于中庭橫若掣帛旋  
合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食頃擲

劍于地如北斗狀黎歸臨鏡方歟鬚剝落寸餘  
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 七星

劍俠傳唐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大募勇武欲併  
潞州潞州節度使薛嵩患之內記室紅線請爲  
伐其謀線有異術夜至田寢帳內見枕前露七  
星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脚  
名線持金合以歸田知而異謀不復蓄矣

劍記

東

### 凌空

劍俠傳蜀許寂棲四明山中忽有夫婦者詣山  
以壺觴酌許夫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  
而喝之卽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  
寂其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後  
于瀉山林下遇一僧于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  
凌空而去

### 僧俠

劍俠傳唐士人韋氏移家汝州路逢一僧連鑣因邀入關若行十餘里不至韋疑之懷銅丸凡五發僧捫中處韋無可奈何至莊野僧呼子飛飛出授韋一劍乞郎君盡藝殺之韋連劍逐飛飛竟不能傷僧恨願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終夜與韋論劍而別

### 石穴

一統志鍾離巖在荊州府城西南境巴蠻五姓

劍記

俱事鬼神未有君長共擲劍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務相中之衆皆服

### 洞賓

列仙傳呂洞賓河東人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喜佩劍滕宗諒贈以詩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

### 飛潭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康王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 景德御

景德二年正月丙寅遣內殿崇班楊保用往河北諸州取所頒御劍先是給諸路令得便宜行事仁宗出御劍二授陝西總管夏守斌知延州

劍記

范雍戒以臨陣之用

### 韓忠武

宋韓琦以劍插彰德西水泊村地後拔劍果隨湧出

### 紹興寶

紹興六年二月四日右相都督張浚言御前降西蕃寶劍十二內庫細甲二十良弓五十給賜有功將士請分賜以爲激勵

一統志袁州府城西舊傳唐王將軍潭石上忽劍飛入潭今石上劍痕尚存

封龍

一統志唐郭元振遊學于元氏縣封龍山見一石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寶劍自爲歌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

斫石

劍記

一統志昔蒙細奴邏與張樂進求通相讓位細奴邏拔劍斫盟石曰如我當爲劍入此石遂入三寸形如鋸焉

芝煙

玉塵集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之則天下晏清如安史黃巢難作皆生黑烟上屢於天以此卜治亂不謬毫髮

末帝寶

仙姑

劍俠傳姜寺丞出遊神祠睹捧印女子有感志焉戲解把繫臂爲定後一女子往姜啓有書約遂留姜婦接飲如姊妹女事姑甚謹族黨以仙姑稱之忽一道士來姜曰吾與此女皆劍仙

騰空

劍俠傳角巾道人脫郭倫於惡少窘辱郭邀飲爲謝辭去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劍記

單

二古劍

東坡集宋郭祥正遺古劍二于東坡坡詩以爲謝一雙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芒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又以劍劍易張幾伸石硯詩我家銅劍如赤蛇再以劍歸張詩贈君長劍君當歌每食無魚嘆委蛇一朝得見

暴公子樞具欲與冠爭峨豈比杜陵貧病瘦終日長錢隨短囊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呵

### 垂崖

劍俠傳張垂崖公與祝隱居交厚垂崖自隱居東垣合拱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臍爲二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

劍記

### 李八百仙

一統志仙人李八百洋劍于瑞州治後園中池有曰蓮宋黃庭堅賦所謂製劍池之藹蒼以爲裳者是也

### 武昌銅

宋供奉官鄭文嘗官于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傳之冶鑄精巧非鑲治所成者

### 古銅

獻言南京戊字庫有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背嵌銀作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篆四字面嵌銀題模稜難斷俠臣頭破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 凌空

獻言周岐鳳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時郡守禱雨觀中岐鳳看道衣髻髻負謁守問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其劍躡之凌空而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

劍記

聖

### 白衣

獻言三原泉分暑多怪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澤以氣自負嘗夜入坐堂上俄一青衣一黃衣一白衣列跪庭下各陳出處而白衣者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已而各投所處達曙求之

果得劍

劍說下

太子諸侯庶人

莊子說劍篇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異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臨以刑德開以陰陽恃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

劍記

異

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矣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裳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鬪

鷄一旦命已絕矣

倚天

荆是故事襄王曰能爲大言乎宋玉曰彎弓對扶桑長劍倚天外杜詩長劍須天倚

文身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器以利表實以名舉良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象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劍記

異

長劍

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

崇谿銳苗山銳羊頭劍

鹽鐵論崇谿之銳淮南子苗山之銳羊頭之劍

斷犀截鴻

曹植七啓曰陸斷犀象未足稱倚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河津

漢文選注青萍古劍名杜秦州詩雖是握青萍  
李德裕傳公之智決利若青萍

龜文龍藻

魏都賦曰劍則流彩之珍素質之寶虹蔚波耿  
龜文龍藻

千戶

事類賦敲千戶以騰聲梁崔融咏劍詩五精初  
獻術千戶竟論都

劍記

劍經

梁陶真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  
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千將莫邪劍皆以銅  
鑄非鐵也出尚書故事

黃白

吳氏春秋相劍者曰白以爲堅也黃以爲紐也  
黃白相雜堅且紐良劍也

斬劍

古劍詩一朝斬長鯨海水赤三月

倚戶

萬畢術曰拔劍倚戶兒夜不驚

鵝鵝

杜甫贈張均詩話鋒瑩鵝鵝注爾雅鵝領齊注  
瑩劍本草鵝鵝似是而膏可塗劍

虬尾鯨牙

歐陽修劍詩截波虬尾滑脫良鯨牙直

劍記

占雨

歐陽修詩寶劍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  
雨鐔爾劍有聲

化形

神仙傳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  
能靈化

破山

珊瑚鉤詩話有農夫耕地得劍值買胡售以爲

萬約明且取之與夫夜歸庭中有石以劍指之  
石立碎詰旦賈胡負錢至則嘆曰劍光已盡不  
復買矣農夫問故曰此破山劍也惟可一用吾  
欲買之破寶山耳

靈寶

夢溪筆談錢塘人有一劍削十人丁皆截而劍  
無纖迹用力屈之如鉤繩之鏗然有聲復直如  
弦古之所謂靈寶劍也

劍記

神光

翰墨大全古劍詩神光萬丈飛晶燁

蝦衣生劍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蝦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皆  
記劍事分上下二篇前有自序謂上篇據劍之實  
者紀之下卷則紀其寓言如莊子所謂天子劍諸  
侯劍之類是也

# 劍策二十七卷

〔明〕錢希言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陳許漢翠幃草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劍策二十

七卷》提要

## 錢氏劍策敘

閩南書學佳

古有文事必有武備其道未始分之爲兩也後世學書不成去而學劍觀舞劍罷草法遂神則但可目爲英雄故態書奴狂癖耳顧惟文章家往往好談劍豈徒以芙蓉之美易襲而蒯緱之病相憐乎夫劍之爲物其取精也多而用物也弘矣天地是一劍策

序

大冶而鉤金勺水非名山不與焉彼所稱注星旁斗指日而偃月者脫非精氣之相屬烏能格也夫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之物而爲物雖欲不文得乎則又必智者善取而良工已自心苦而後男女成之珪玉相之所謂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以成文者斯爲我有故以劍之道譬諸文章爲過半矣劍成亦有遇有不遇焉武帝讀子



虛之賦而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庖  
丁日解十二牛而外若新發於硎必如是  
而後藏者可用用者可藏也今文章家之  
說劍如隔河而望牛女焉過屠門而大嚼  
耳安可歸咎於術之不利夫荆卿亦豈遂  
以術貶俠哉予至吳冶城已爲黃冠羽士  
之所栖託又適越溪焉漁父時得一二寸  
銅而不能易斗粟今過豫章去豐城不數

劍笑

序

二

舍亦未有紫氣逼人也適解后姑蘇友人  
錢蘭栖氏於厭原山中以所著劍策二十  
七卷投余讀之正若飢渴之於飲食其世  
自軒轅而至五代其人自皇帝而至方伎  
其書自經傳而至小說罔不漁獵陶鑄以  
成一家言夫惟劍之道爲取精多而用  
物弘也者則說劍者又安得以學一先生  
之語而沾沾自喜者乎故又以說劍而徵

錢氏之文章亦過半矣或曰劍而系之以  
笑何也曰自古有以策名戰國者矣劍者  
戰之屬也帝王佩之以辟凶邪君子服之  
以表德剛有取於扶陽抑陰之義也故曰  
國不可以忘戰予又聞之五方之兵而劍  
居西今長庚一星耿耿倍昔世方太平安  
得有此其抑在錢氏之書乎

劍笑

序

三

劍筌第一卷標目

剛采篇

凡三十六事

昆臺劍

凡五條

阪泉劍

凡九條

堯祠劍

凡二條

桃氏劍

凡五條

金匱劍

秋劍

劍筌

卷二目 粟

千將莫邪二劍

凡七條

兕膽劍

扁諸之劍三千

魚腸劍

歐冶子五劍

凡六條

昆吾劍

凡三條

棠谿劍

凡三條

墨陽劍

凡二條

鄧師劍

宛馮劍

龍淵劍

凡四條

飛揚劍

龍亭劍

大梁氏劍

徐夫人七首劍

凡五條

尚方劍

劍筌

卷二目 粟

嵯羌劍

栗特劍

匈奴劍

波斯劍

婆利劍

琉球劍

藥水劍

扶風劍

火林劍

鐸銷劍凡二條

浪劍

急就章劍

西劍

劍號疥癩質

劍策

卷一

謝采

三

早應早生

劍策第一

關書希真錄

雲間時訂正

晉書陳郡謝安

硯采篇

此篇雜舉劍事詳其所錄始及所出地而因紀古之善鑄劍者其人寥寥固不多見也至于歷代帝王鑄劍年代名字及別者守府篇中

笑曰龜鱗之鏹金齊所成然非鏹范磨

礱則寒星秋水之光不發而剗犀斷蛟

之利弗見也夫士詘于不知已而信于

知已豈偶然歟孔子三朝記云人生有

劍策

卷一

二

早應早生

喜怒故兵之作與民俱生蚩尤庶人之

貪者也何器之能作斯則劍不載于蚩

尤章矣有亡覺夢之棄既莫得而測其

傳昆臺阪泉遂備草昧迨周官法備而

後代因之抑何由治氏之多哉碎諸蘖

出土鼓籀生鳥跡不腆姑熊夷有干莫

竝棲亦足豪也詩曰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又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策硯采

昆臺劒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已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于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風后相常從負書劒發軔紫宮之中涉洄沙而屆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策大面而禮甯生入劒策

卷一

三

三

三

金谷而咨涓子心訪大恢于具茨卽神牧於相成陞鴻隄受神芝于黃蓋遂益羣神大明之虛而投玉策于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青赤白傳亂者若蚩尤爲赤帝朱宣爲白帝之類故有赤帝城白帝城說者以少昊之徒當之非也蓋邊城曰警介胄不釋帝乃焦然歎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

寂邪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四軍卽塋壘滅四帝而有天下路史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沈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

卷一

三

三

三

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薰風至真人集乃嶽世于昆臺之上留其冠劒佩易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于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罷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

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

封禪記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劔旦遊洹流夕暉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

劍筌

卷一

四

五

五

鼈皆能飛翔有石蘗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蘗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晉王子年拾遺記

軒轅之時裊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使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

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史記

帝以己酉歲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

劍筌

卷一

五

五

五

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壽書伯常荷劔旦出流沙夕暉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于崑崙山東南脚下即其一也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

阪泉劔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蚩尤號首虎捲八肱八止好兵而喜亂隳黨崇讎愾欲亡厭惟作五虐之刑延于平民罔不敎賊賜義姦究敎攘矯虔龍音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龍音金啓九冶作兵刑劒撥劒撥作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三十一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涿鹿之野而三朝戰國策帝榆岡立諸侯攜貳呂氏春秋說各不同劒筴

卷一

六

三

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顓以臨西方周書作四方司百工不能馭蚩尤產亂出羊水登九淖上黨平頭山水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興封禪號炎帝乃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于諸侯明羅泌路史黃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

黃帝曰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鉄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後析取之爲劒鎧戈戟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與芮戈焉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頃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卷一

七

四

武不止者亡管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無親謂并兼之謹按山海經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鉄之山三千九百六十

也無文德故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

泉以凶汲冢周書

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

劍筴

卷一

蚩尤

八

黃帝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造五兵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弭伏

龍魚河圖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

銅頭鐵額食鉄石能作雲霧俗云人身牛

號四目六手耳鬚如劍戟軒轅誅之于涿

鹿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鉄者蚩尤之

骨也其齒長二寸堅不可碎

梁任昉述異記

黃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

不恭帝命諸侯中彊暴者也兄弟八十八

並獸身人語銅頭鉄額不食五穀啗沙吞

劍筴

卷一

蚩尤

九

黃帝

石蚩尤始作鎧甲堯年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鉄額唐李白曰南人兵士見北地人所食麥飯糗糧不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于萬廬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

張

房山云蚩尤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昌縣高七丈時

入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匹絳時人謂之

蚩尤旗

獨異志

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鬬鄉城中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炁出如絳名爲蚩尤旗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

並出皇覽

唐皮日休原兵論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記曰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爲庶人

劍筌

卷一

十

十

十

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爲蚩尤乃黃帝之諸侯益其爲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惜之況大聖人之深旨哉原祭論說者以蚩尤爲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嘻厥亂甚矣皮子直以蚩尤爲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于炎帝固始苟

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克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爲主炎帝配之於義爲允

堯祠劔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劔珮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卽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于俗阜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樂櫃四周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依

劍筌

卷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唐白敏中滑州堯祠記

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



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  
逼真矣至于燕鋒代鐔魏缺齊銘與今劍  
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魏鄭道元水經注

### 桃氏劍

周官桃氏爲劍廣臆二寸有半寸臆謂兩刀音獵  
兩從半之謂劍脊兩頭以其臆廣爲之莖  
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鄭玄謂莖在夾中莖長五寸也  
參分其臆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

劍筴

卷一

劍筴

圭

聖德堂

五其莖長重九銖銖音刷一音劣鏹也中之謂穿劍夾內莖于中謂之上制上士服故云中其莖又滿也  
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銖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銖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  
一此今之匕首也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兩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武士克商習見緒多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周禮考工記

劍刃也削鐔也鐔布陌制居鐔  
七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

文選

匕首短劍也長一尺八寸頭類七故曰七

首鹽鐵論

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其在身拱時  
欽在臂內也其傍鼻曰鐔鋒尋也帶所貫  
尋也其末曰鋒鋒末之言也釋名

劍筴

卷一

劍筴

圭

聖德堂

劍削自河而非燕趙之間謂之室自關而  
東或謂之廓謂之削自關而西謂之鐔鐔方

袂

袂

袂

袂

袂

袂

袂

金匱劍

劍之書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

則覆

金匱 太公

秋劍

秋爲壯軍劍爲前行

金匱 太公

干將莫邪二劍

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

聞于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

劍筌

卷一

劍米

齒

黑龍堂

三五

三五

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

而與謀國政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

使子胥屈益餘燭備習術戰騎射御之巧

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

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

獻三枚闔閭得而珎之以故使劍匠作爲

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

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鍊精六合之金英

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

而金錢之精不銷淪流于是干將不知其

由莫邪曰子以善爲劍聞于王使子作劍

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

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

作劍得無待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

師作冶金鍊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

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茲服

劍筌

卷一

劍米

齒

黑龍堂

三五

三五

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

若斯耶莫邪曰師知樂身以成物吾何難

共于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于爐中使

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囊炭金鍊刀濡遂

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

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

甚重

吳越 春秋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

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

邪干將妻也

夫妻甚喜作劍也  
晉張華博物志

吳王造劍二陽曰干將陰曰莫邪莫邪其

妻名

南齊王僧虔  
吳郡地理志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

廢出海道通大萊松松下滬濱閩間使

干將于此鑄劍林五山之精合金之英

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

劍筴

卷一  
胡采

太

千六三

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鍊汁不下有計干

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類不銷親鑠耳以

□成物

□可女人聘鑪神當得之莫

邪聞語入鑪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

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鰓文餘鑄得三千

並號

□文劍干將進雄劍于吳王而藏

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

唐陸廣微  
吳地記

千里廬墟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童女

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絕

莫邪山長老傳云古者於此山鑄莫邪劍

因爲山名

壽春  
閩經

雲濠山合流于金塘源出縣西莫邪山是

也

漢陸賈南  
中行記

柳州上林縣亦有鎮鄒山嘗有樵者入山

得古劍

宋樂史太  
平寰宇記

北齊慕容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懷文造

劍筴

卷一  
胡采

主

千六三

宿鍊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

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

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

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

能煩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

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墜刀

北齊書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

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考工記

賈誼弔屈原篇莫邪爲鈍鉛刀爲鋸

梁吳均吳城賦古樹荒煙幾千百年云

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

西有舞雩故壘

謹按開經華亭縣南有北干山春秋浦北有築鄉廟至今存焉姑蘇城中又有干將建業一名冶城乃知鑄劍之所非一處矣又吳地續紀干將莫邪墓在將門外郡中鎮工多取墓旁土以冶刀斧

免膽劍

劍笑

卷一

例系

大

罕見

昆吾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  
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  
缺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乃缺器俱被盡食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  
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  
有缺膽腎方知兵刃之缺爲鬼所食王乃  
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  
號干將者雄鎮鄒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

犀王深珽之遂霸其國王子年拾遺記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缺膽腎能如鐵吳

國武庫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

之有缺膽腎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腎爲二劍

雄爲干將雌爲鎮鄒王補記

扁諸之劍三千

闔閭既鑄成干將莫邪二劍餘鑄得三千

並號扁諸之劍皇覽

劍笑

卷一

例系

九

罕見

魚腸劍

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  
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  
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  
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  
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吳地記

謹按國朝惟山季公爲水部郎道夏  
鎮河工濬河獲魚腸劍一把其劍柔可  
繞腰數匝如帶闊然谷中丞得之近余  
也徐司空仲孫亦藏有疑指柔劍疑即

古魚  
賜矣

### 歐冶子五劍

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枚

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純鈞三曰

勝邪

一名盤郢亦曰豪曹

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當造

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

涸而出銅甬師洒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

天帝褒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子乃

劍筴

卷一

劍筴

王

單傳聖堂

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

吳越春秋

珽劍名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

歐冶子所作龍泉太阿上市三劍皆楚王

者

博物志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

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

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

王臺又有越王鑄劍洲

述異記

若邪谿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以成五劍

谿水上承嶠峴麻谿谿之下孤潭周數畝

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崖俯視後狃驚心

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

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

潭下注若邪谿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

如畫

水經注

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

劍筴

卷一

劍筴

王

單傳聖堂

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

越春秋云勾踐鍊冶銅錫之處炭炭干南

山故其間有炭瀆勾踐臣吳王賜勾踐於

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

水經注

漢孫卿劍銘天生五材金德惟劉從革

庚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飭伐彌彰暨

彼良工歐冶子將爰造珽劍巨闕塞陽

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霓消

亡曜威曜武震動遐荒楚以定伯越以

取疆

銅鋒皆陸斷犀象水斬蛟龍

珪劒篇吳山開越谿澗三舍合冶成珪

鏐淬綠水鑿紅雲五采睽起光氛氤背

上銘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

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黃金飾駭犀中

斷寧方利駿馬群驅未擬直風霜凜凜

劍筴

卷一

淵采

圭

聖德堂

匣上清精氣遙遙斗間明避火朝穿霄

帝屋逃難夜入楚王城

謹按建康志溧陽縣南入十里石屋山

西有鑄劍所此又按山東青州南有冶原山

鑄劍子此

人豈亦嘗

聘下齊耶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

尤陳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

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

利泉色赤山艸木皆劒利土亦劒而精至

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

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劒之精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

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

鍊作劒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

泥亦饒仙家

劍筴

卷一

淵采

圭

聖德堂

流淵在西河中地方萬三千里去東岸十

九萬里上有名山積石爲昆吾冶其石成

鍊作劒光明洞照如水精可以割玉

梁吳均詠珪劒詩我有一珪劒出自昆

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鏐邊霜

凜凜匣上風淒淒語張公子何當來

見攜

紫繫劒

韓卒之劍出于棠谿棠谿國

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之亭劉昭郡國志

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造之地王存九域志

楚辭執棠谿以拂蓬萊干將以割肉

魏陳琳武庫賦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

谿名工清堅皓鏐修刺銳鋒陸陷茲犀

水截輕鴻

墨陽劍

劍筴

卷一

關米

重

墨陽劍

袂扶袂袂疏疏劍衣也拾室郭劍削也劍

珥謂鐔鐔鐔鐔劍衣也拾室郭劍削也劍

阿干將鐔鐔莫門斷蛇魚腸魚腸鉤鉤燕支燕支蔡

倫屬鹿干隊棠谿墨陽鉅闕辟閭劍也廣雅

鄧師劍

鄧國有工善鑄劍因名鄧師龍魚河圖

宛馮劍

滎陽有馮池宛人于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梁殷芸  
小說

龍淵劍龍泉一名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曰在西

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

劍取於此齊王僧虔地理志

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故劍

名龍泉楚之珪劍也晉太康地記

劍筴

卷一

關米

重

龍淵劍

晉太康地理志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

劍爲楚珪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水經

唐郭元振古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

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

年鑄得珪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

錯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

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

斤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  
英雄人何嫌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  
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  
天

### 飛揚劍

劍名飛揚

一出龍魚河圖  
又見呂氏春秋

謹按飛揚劍者蓋即取萍燭對楚  
王問中四駕上飛揚之意云爾

### 龍亭劍

劍名

龍亭

卷一

劉宋

王

聖德堂

龍亭之劍至今擅名天下

漢崔寔  
政論

### 大梁氏劍

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  
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王自安邑  
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  
年四年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秦滅魏以  
爲縣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於土地下  
隰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魯溝南

際富城東南八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徐  
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陂  
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  
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珥節逢澤其  
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  
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梁即沙水也  
音蔡許塤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  
水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無它也  
劍名  
卷一  
劉宋  
王  
聖德堂  
皆變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  
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  
水經注  
徐夫人匕首劍  
會燕太子丹質秦王嬴燕太子丹者故  
嘗質于趙而秦王政生于趙其少時與丹  
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于秦秦王之遇  
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忘嬴嬴而求爲  
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



東以伐齊楚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  
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於是尊  
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  
順適其意乃遂盛饗於期首函封之于是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  
七首除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  
之淬謂以毒藥塗劍鏹也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

劍策

卷一

荆策

天

荆策

者言以七首試人人血出足乃瘳爲遣荆  
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豈  
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  
至秦史記

劍策

卷一

荆策

天

荆策

魏文帝典論昔周魯珪鹿狐之戟屈盧  
之矛狐父之戈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  
名器君子雖有文章必有武備矣晉  
張載七首銘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  
之設應速周近既不忽備亦慙輕忿利  
以彰彰功以道隱唐李白詩袖中趙  
七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開霜雪經燕復  
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

尚方劍

漢尚方令六百石掌作御刀劍蔡倫爲尚  
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  
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娼羗劍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娼羗娼羗國王號去  
胡來王去離胡戎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  
安六千三百里僻在西南不當孔道穿山險而

劍筴

卷一

漢書

手

聖德堂

爲道猶今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  
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艸不  
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鍊自作兵兵有  
弓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迺當道云

粟特劍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  
沙居于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  
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

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請涼土販貨及

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  
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波斯國宿利城  
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

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

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

珀車渠瑪瑙多大真珠頗黎琉璃水精瑟

瑟金劉火齊鍮鍊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

劍筴

卷一

漢書

圭

聖德堂

毼毼毼毼赤聲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  
木等香胡椒畢撥石密千年棗香附子訶  
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  
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  
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  
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  
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知有缺形  
如索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艸與肉亦

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瑱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于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于庫諸子及大臣皆莫知之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曰豎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各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

劍英

卷十

開元

三

聖德廣運

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竿上射殺之

刑書

### 匈奴劍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十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

劍英

卷一

開元

三

聖德廣運

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

書周

### 波斯劍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珎物

劍筌

卷一

圖

畫

言

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關之并有金帔緣以織成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于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國人號王曰翳嚩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模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

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堂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箭

書周

### 婆利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艸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帔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珎之飾帶金裘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躋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珎之飾或持白毼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

劍筌

卷一

圖

畫

言

中國問其光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曰淨王夫人即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

梁書

### 琉球劍

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堯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

劍策

卷一

劍策

三

三

澗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闢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易了帥善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裘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

織闌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鏤施劍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缺刃皆屬小多以骨角輔助之

齊書

### 藥水劍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抵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

劍策

卷一

劍策

三

三

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鵲棲于雙柏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刃劍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柏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

癘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爲陵陸矣初女  
沒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  
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  
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異花

### 扶風劍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班村故老相傳云建  
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班氣而  
今人莫得之其啟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

劍筴

卷一

類

三

聖德堂

是何班也曰此交趾之班數有三焉故因  
以三班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  
中民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于體  
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  
當光武時與飛將軍公同征交趾嘗得南  
人之班其後馬公遭謫以爲多掠南班盡  
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  
故埋于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

告於鄰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  
牧豎望見西垣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  
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  
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數輩夜尋其  
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  
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携鉤直窮  
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  
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班劍一長二尺有  
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  
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  
之發矚其劍澹然若水波色雖利能切玉  
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  
爲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繚會有異獸  
環繞鏡鼻而年代縣邈形理刊缺乃命磨  
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奇班也縣  
令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玩宜歸王府可與

劍筴

卷一

類

三

聖德堂

天球和鐸焜耀於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宣宰志

### 火林劍

火林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鍊中多瘴毒不可輕爲采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鍊即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劍策

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杜陽雜編

謹按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晝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所照狀如火光取其毛絨而以爲布名火浣布疑即此地也

### 鐸銷劍

唐德宗時南詔遣尹輔酋等七人獻鐸銷其狀如刀戈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指無不洞夷人珪之月以血祭之俗

謂天降非人鑄也

續博物志

南蠻有毒藥無刃狀如朽鍊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而下入地文餘祭地方掘入蠻中呼爲鐸刃

西陽雜俎

### 浪劍

南詔又獻浪劍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用金犀飾鐔首傷人立死蓋浪人所鑄故以爲劍策

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續博物志

### 急就章劍

級戟鉞鎔劍鐔鑢此急就章第十八中句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遊所作

古今法書考

### 西劍

東宮南矛西劍北戟中央鼓亦曰五兵

陸機

### 劍號齊瘳瘳

唐曹彥輝爲東川節度使會諸將所以佩  
劒號疥癆賔使侍左右曰生歿同之違者  
失齒

劒錄

卷二

劒錄

四

五

劒錄第二卷標目

繩監篇凡二十條

薛燭相純鈞劒

風胡子相湛盧劒

風胡子相太阿劒

管季孫歎劒

函治氏屬劒

莊生說劒

劒錄

卷二

莊子論干越劒

楚襄王兔腸劒

曾從子相劒

魏子順識別

馬服君論劒

墨子論劒

蘇子論崇谿劒

韓非子論劒



尸子觀劍

伍子胥解千金劍

呂氏相劍

辨漢高祖劍

淮南子論劍

東方朔對劍

魏文帝百辟劍

亢倉子論蜚景劍

劍英

卷二

二

蒲元辨劍

抱朴子論劍

雷煥識延津劍

江淹讀劍

沈東美劍

胡人玩破山劍

地鏡圖劍

劍英第二

明鄭錢希言撰 雲笈七籤訂正 武陵楊鶴授錄

繩豔篇

繩之譽之也此篇紀古之善相劍者

英曰良冶尚矣鑒賞爲難九方臯之馬

也浮丘公之雀也伯益之禽言也鍾子

期之琴也師曠之律而吳札之樂也豈

其侈于博物已乎斯皆有神識寄焉蓋

微獨相劍爾矣夫士不遇徒以窮困終

劍英

卷二

二

其身雖有夷由之操閔賜之才卒與雲

煙俱淪何繇自見是今棠溪終于刈葵

而鉛刀御割劇之能也可勝數哉可勝

數哉綜春秋以下善相劍者若而人載

在典籍刻畫丹青惟風胡薛燭之儔尤

其著者莫不口如懸河舌如電光大言

雕辯能使白馬孤犢失其辭疇謂世無

眞賞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笑繩豔

薛燭相純鈎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珪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珪劍也夫珪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珪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珪劍也珪劍者金錫和劍兼

卷二

二

二

二

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珪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缺鏤胥中決如桑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瞿如寤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燁如焚蓉始出觀其鈎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劍筴

卷二

二

三

二

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巘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洒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衰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人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爲

夫彘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  
試於敵邦未見其大也於天下也今赤董  
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  
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  
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  
之都二言言哉漢趙璧  
越絕書

唐崔融詩  
采符五清初獻術千戶就論都匣氣衝  
劍筴 卷二 絕句 四

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

風胡

謹按唐盧照隣詩有俱邀俠客夫容劍  
共宿倡家桃李蹊之句李白詩亦云秋  
蓮光出照劍華明無人皆用此  
事今人則直指劍爲大客矣

風湖子相湛盧劍越絕書  
劍作劍

湛盧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  
行如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林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

寡人卧覺而得聖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

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

已用殺吳王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

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

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  
俱作允常使歐冶

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劍筴 卷二 絕句 五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

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

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

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露出之有神服之

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

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

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

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

作令一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

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閭若耶而取銅於鑄山而取錫於閭陽七命

曰邪溪之鑄赤堇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

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

能得此珪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

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珪闔廬

劍策

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

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

子期爲將吾即俟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

去之楚聞之因用子期子期吳拔六與

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人侵楚伐

也六古國卑閩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

吳越春秋

吳王之女有所

莖于昌門外文石爲櫛高城深池珍玩人

馬以殉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劍夜飛去楚

楚昭王覺劍在其牀首昭王召風胡子而

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

過則去適它國聳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

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吳越春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

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

劍策

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

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

也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民

王冶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勾踐冶鑄之所

故謂之冶乎閩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鑪

鑄劍爲湛鑪也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

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

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領縣

七  
宋書州郡志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沈盧謂其湛

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刺鋼爲刃柔鍊爲茎

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

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燔鋼

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鞣褫去腸視

見其腸正如今之燔鋼劍文也夢溪筆談

宋鮑昭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

劍策

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

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

物終不隔千里倘還并唐李白古風

珪劍雙蛟龍雪花照夫容精光射天地

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

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

楚山遯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風胡子相太阿劍

楚王召屈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

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齋邦

之重珪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

劍可乎風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風胡子之

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

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

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

劍策

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

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

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

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

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

深淵欲知泰阿觀其劍巍巍翼翼如流水

之波欲知工布劍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

不可雜文若流水不

言鄭王聞而求之

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  
靡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于是  
楚王聞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  
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  
折揚晉鄭之頭畢曰楚王於是大悅曰此  
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  
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鍊耳固能有精  
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  
劍筌 卷二 劍 十一  
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  
死而龍藏疑古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  
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池疑夫  
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禹  
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  
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乎治爲宮室豈  
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鍊兵威服三  
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鍊兵之神大

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越絕  
晉張協七命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  
之鉞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成乃  
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神麗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采豔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鏐水凝冰刃  
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  
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  
劍筌 卷二 劍 廿一  
陸酒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  
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珪則舒辟無方  
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重三  
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是以功冠萬載威耀無窮揮之者無前  
擁之者身雄可以服從九國橫制八戎  
小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  
太阿劍銘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越

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

從軌 楚辭 鈴刀進御遙棄太阿

謹按晉太康地記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故劍名龍泉楚之璚劍也

晉季孫歎劍

闔閭既得璚劍適會魯使聘于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鑑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劍策

卷二

三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吳越春秋

函冶氏屬劍

司寇布爲周最說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 姓 爲齊太公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 欲使衆識其良 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 策

莊生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乎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髻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劍策

卷二

三

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日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劔策

卷二

純節

古

學園堂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鏐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鏐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劔策

卷二

滿堂

五

學園堂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文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

### 莊子論干越劍

劍筌

卷二

無雙

去

無雙

干越珪劍名莊子曰夫有干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用珪之至也

干溪越山出劍名

唐張祐題弋陽館詩一葉飄然下弋陽

殘霞昏日樹蒼蒼吳谿漫汗干將劍却是猿聲斷客腸

謹按呂氏春秋荆次非得珪劍干干越本作干越今餘干羊角山有干越亭唐李德裕所建相傳餘干故越之西境爲越餘地故曰餘干

### 楚襄王鬼腸劍

楚襄王與群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夜鬼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鍊良工曰可以爲劍

死異

### 曾從子相劍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疆而富衛弱而

劍筌

卷二

無雙

去

無雙

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韓非子

### 魏子順識別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銀錡之劍長尺有咫鍊錡赤刀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孔叢子

馬服君論劔

劍筴

卷一



大

110000

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釣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

墨子論劍

良劔期平利不期平莫錙子

子墨

蘇子論棠谿劍

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葦洛成  
 阜之固西有宜陽長阪之塞東有宛穰洧  
 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恃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遑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  
 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  
 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  
 劒英  
 卷二  
 左  
 堅甲盾鞬鍤鐵幕謂以鐵爲言其劒皆革  
 袂謂以革爲射吸芮收音伐與穽同謂櫛  
 之袂決決射鞬也無不畢具戰國之時棠谿之地以韓  
 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  
 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劔帶祠春秋  
 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  
 策

劍英

卷二

卷之六

左

音發

堅甲盾鞬鑿鐵幕謂以革爲射也 吸莠吸音伐與駿同謂櫛也莠音如字謂繫櫛也 無不畢具戰國之時棠路之地屬韓出金甚精利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剝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戰國策

策勇

韓非子論劍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劍

言能以必成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滅獲

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尸子觀劍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子尸

伍子胥解千金劍

劍筌

卷二

吳越

主

吳越

五貢如吳過荆至江上丈人度之絕江

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

此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

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

星北斗文其值百金

吳越春秋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

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

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

呂氏相劍

相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

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

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

且不物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得

爲利劍劍之精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

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

劍筌

卷二

吳越

主

吳越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

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相劍者之所患

患劍之似吳干者

不若得一歐冶

吳干吳之干將也

辨漢高祖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

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

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彼驪山所提劍理  
應三尺耳後當貴別得七尺珣劍舍舊而  
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  
蛇而高帝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劍也馬德華注古今

### 淮南子論劍

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勝者良劍也型一本作盧

劍策

卷二

捷能

至

國經堂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龍舟舟

也陸軻犀甲○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

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

楚項襄江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爲苗

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軻兕甲

莫之服帶前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

無也通人則不然腹劍者期於銘利而不

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也○夫怯夫操利

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招漸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爲

此棄干將鎡鄒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

者齊千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

言黃泉之底極平也是兩末之端議何

可以公論乎○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

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惜於志而莫邪爲

下敵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所以貴

劍策

卷二

捷能

至

國經堂

莫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折莫邪而

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子

### 東方朔對劍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邪天

下之利劍也水斷鴻雁陸斷馬牛將以補

屨曾不如一錢之錐前莫考異

### 魏文帝百辟劍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不造百

辟珽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鱗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魏文帝典論

昔周魯之珽赤刀孟勞楚越所稱太阿純鈎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三劍三刀三七首因姿定名以銘其附惜劍笑

卷二

魏

孟

魏

乎不遇薛燭青萍也

論

亢倉子論蜚景劍

蜚景之劍威集曰日氣成紫蜺以之刈獲

則與劍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劍鋒也神劍雖利以之獲稻猶司

於劍刃及夫凶邪流毒弗謂不靖加之運

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劍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蒲元辨劍

一作

亢倉子

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劍言蜀惟江水爽冽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

羊陽國志

抱朴子論劍

夫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割割象馬雖鑽不可割割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劍笑

卷二

魏

孟

魏

抱朴子

雷煥識延津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恒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語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矣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

曰是何祥也煥曰珽劍之精上徹于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  
六十位登三事當得珽劍佩之斯言豈效  
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  
欲屈君爲宰密其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  
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  
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劍筴

卷二

魏

王

晉書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  
所在

晉書

劍筴

卷二

魏

王

晉書

今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  
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  
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曜乃送一劍并  
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  
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  
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  
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  
在

雷煥  
別傳

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冲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珎其一

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

王千午拾遺記

吳末亡恒有紫氣見于牛斗之間占者以爲吳方興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平此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它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珎物之精上徹于天耳華

劍筭

卷二

雜記

天

晉書

曰此氣是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識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于密發之光焰韓韓煥若電發

雷次宗豫章記

吳末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于天文尤精獨知爲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

志

汙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晉張公遇害亦亡劍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逕踐

劍筭

卷二

雜記

天

晉書

瀨溪所留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爲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爲驗矣

水經

唐李白梁甫吟張公兩龍劍神物各有時李益樂府辭雙劍欲別風淒然雌沉水底雄上天江迴漢轉兩不見雲交雨合知何年古來萬事皆有命何用臨涕苦相連

江淹讀劍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廩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

劍筴

卷二

雜記

至

聖賢集

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鍊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與銅既不充給故以鍊足之鑄銅既難求鍊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鍊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涿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鍊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天子時鑄三斑刀三七首天下

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鍊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又絕故爲此讀以明古今之事焉讀曰悠悠開闢式聖式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寔此爲先既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紛百代事無不異况乃金鍊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于古則出于今則秘聞之劍筴

劍筴

卷二

雜記

至

聖賢集

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多徒異徒鎚徒銷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江文通集

沈東美劍

唐人沈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李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世鑿鍊鍊精薛燭是造百曰斯成

開奇錄

謹按薛燭以相劍名于越未聞其爲劍也蓋唐人之說如此



胡人玩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舍遂至百萬已尅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歎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

劍筴

卷二

劍筴

至

聖學堂

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瑤山今光銑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

廣異記

地鏡圖劍

凡觀金玉珪劍銅鍔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鍔

地鏡圖

劍

劍筴卷三目

金躍篇凡五十五條

曳影劍

劍空室

玉子劍

王子喬劍

劍入水

劍飛

劍筴

卷三

一

楚三劍

劍指目

五丁劍

闔閭家劍

劍成虎

劍散精

劍求劍

劍彩二

夾山劍

劍湧泉

劍出水

劍斫石

神膠續劍

劍刺山

劍石

劍成井

劍笑

劍擊江神

劍止風

劍罵靈香

劍空匣

劍穿火

延津劍

化魚劍

劍刺地

卷三

二

劍動

劍文如木火

劍星

劍上天

封龍劍

青龍劍

擲劍雲高

觀劍器得書法

劍笑

劍像首落

桐石得雙劍

蛇化

藕劍

兔劍

火精劍

劍照夜

劍煙

卷三

三

劍痕

劃劍

折劍

劍浮魚

續劍

燕奴劍

劍鞘不焚

蟬化劍

劍笑

卷三

劍化金蟬

四

劍笑第三

明齋錄事

太原王穉登訂正

晉書陳謨撰錄

金躍篇

莫邪躍冶出于漆園寓言  
若乃神仙靈刃又別載後

笑曰萬物無不變也無不化也無不變

化而未始有變化也劍其變化之尤者

乎故曰鍊兵之神莊生之言有之兵莫

憊於志莫邪爲下彼以躍冶不祥爲變

化未達冥會之理矣若乃神景歟忽之

劍笑

卷三

金

二

三

象精靈怪誕之形應陰陽而挺質含風

雲而吐輝方表異於禎祥亦著奇于墳

竹仰探歷古所載非一六合之外可

否豈不偉哉非甚弘博如東方朔雷

煥之徒疇能測斯靈瓊者乎吳越舊聞

伯也痛首挽之推之闌而入焉其它雜

見於史稗者爰訪卓絕以著使無忘其

章易曰先登于天後入于地笑金躍

曳影劍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社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羣群后執珪以禮

劍筴

卷三

金鑑

二

國朝金鑑

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殷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沈明之殷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爲殷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聲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涌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剗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晉王子年

拾遺記

劍空室

黃帝丹成乘龍上天羣臣慕葬劍易於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惟劍又失所在

金光藏

此即橋山劍次干曳影之後蓋錯舉以成文耳其全見後藥味部中

王子劍

王子者帝譽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

劍筴

卷三

金鑑

三

國朝金鑑

以隱遯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惟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吼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既發墓時亦當在五百年之間也

金光藏景錄

王子喬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

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

世說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惟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而劍忽然飛入天中也按神劍代身五百年後劍自歸其處當是靈人使故有崩發者今劍得出而上飛冲天乎

金光藏景錄

### 劍入水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

劍筴

卷三

金華

四

二、四三

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父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柳題湊爲中題女乃舞白雀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雀俱入美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

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

吳越春秋

閭閻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射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

吳越春秋

### 劍飛

閭閻既珪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

劍筴

卷三

金華

五

二、四三

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閭閻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鴈稽我在

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劍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越春秋

### 楚三劍

楚王鑄作龍淵泰阿工布三劍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

劍

卷三

金鑑

六

三十三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

絕書

### 劍指日

虞公與夏陽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

裴啓語林

唐李白詩劍舞轉頻陽當時日停燠

### 五丁劍

秦欲伐楚無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

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五丁力士遺珽劍隱于梓潼路隅化為泉

郾道元水經注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主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一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惠王知蜀王

劍

卷三

金鑑

七

三十三

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子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擊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批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上爲望婦埃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華陽國志

唐杜如晦詩五丁彈劍氣如虹所破蒼

崕萬仞峰珪劒信難留異物寒泉終見表遺蹤

闔閭冢劒

虎丘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丘又名海湧峰發五郡之人作塚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爲阮史記云闔閭冢在吳縣昌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扁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

劒筴

卷三

金鑑

八

吳越春秋

虎丘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珪劒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劒擊之不及悞中于石遺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按今虎嚙唐諱虎錢氏諱嚙改爲許堅劒無復獲乃陷成池故號劒池

吳地

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珪異劒

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冢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

王千年代遺說

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珪物數百年後靈禽翔於林叡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劒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

百家雜說

劒成虎

劒筴

卷三

金鑑

九

吳越春秋

闔閭冢在吳縣闔門外葬以盤郢魚腸之劒三日有白虎蹲其上號曰虎丘一說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闔閭珪劒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以劒擊不及悞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遂失劒不能得地裂爲池

拾遺記

唐劉長卿詩茲山淪珪玉千載惟丘墓埋劒人空傳鑿山龍已去

劍散

始皇元年霽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  
舍丹青以漱地即成麟魅及詭怪群物之  
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  
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  
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  
之圖又畫爲龍鳳鸞若飛皆不可點睛  
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  
劍英 卷三 金剛 十一  
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  
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  
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于常  
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亡一目始  
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  
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  
珪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拾遺記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  
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 遽疾也疾刻舟  
也 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  
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呂氏春秋

劍彩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  
斬白蛇劍劍上有七彩珠九華玉以爲飾  
雜則 一作本 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  
劍英 卷三 金剛 十一

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  
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  
彩射人 西京雜記

魏文帝論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駭犀標  
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 唐  
李賀劍子歌接綵圍金懸麗駭神光欲  
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  
秋郊哭



火山劍

南越王佗藏神劍於梧州火山每深夜騰滔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時如野燒之狀

經水

劍湧泉

漢高帝入彭城嘗鬪于徐州爲楚所困漢兵渴乏帝以劍插地援之即泉湧出至今水不溢旱不枯土人呼爲龍湫

前漢考異

劍筴

卷三

金華

圭

通鑑卷三

劍出水

漢武帝時竹王嘗與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地理志

劍斫石

昔蒙細奴邏與張樂進求遍相讓位細奴邏拔劍斫盟石曰如我當爲劍入此石遂入三尺許形如鋸焉

釋異景外國傳

神膠續劍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肉合煎作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它處乃斷所續之

劍筴

卷三

金華

圭

通鑑卷三

際終無斷也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

中所有也

東方朔十洲記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霧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

劍筴

卷三

金華

齒

平權堂

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皆神馬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遠之上多鳳麟數萬爲群煮鳳喙及鱗角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

仙傳拾遺

劍刺山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乃

拔劍刺山飛泉涌出

前漢考異

劍石

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玉箱記

劍成井

劍筴

卷三

金華

圭

平權堂

張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遙見陽山白氣屬天謂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于山前姿態妖豔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處之真人以法召之不出遂書一符化爲金翅鳳向湫上盤旋毒龍驚

懼捨袂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于南山之上後人呼爲鳳凰臺鳥雀至今未敢棲其上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帚真人受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聞語競解衣而入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今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爲生人之劍筭

卷三

金華

夫

聖賢志士

患真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真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濶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石其利甚溥真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岳相朝可建福庭後人感真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真人領昇長往閭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

取之出爲人害遂再詣其所取永藏于高峰石室中勅地神守護即焰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之諱旌其事今陵州事也蜀中鹽池皆干其傷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張氏郡也其山下無江及井居人乏水真人以神劍插地因而成井遣神衛之使之

不竭

列仙傳

劍筭

卷三

金華

聖賢志士

劍擊江神

蜀有迴復水江神常溺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爲害

水經注

劍止風

後漢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止息

東觀漢記

劍罵靈霄

後漢吳郡王閎渡錢唐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謝承後漢書

### 劍空匣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造一劍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 劍穿火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張華懼趙王倫張秀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

劍筴

卷三

金曜

大

聖德堂

代之璫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晉書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

尚與

### 延津劍

雷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

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晉書

雷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

水令人沒水遂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

臾光采微發曜日映川雷煥別傳

後張華遇害失劍所在雷煥子佩其一劍

劍筴

卷三

金曜

五

聖德堂

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拾遺記張司空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爽曰恒以一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忽變爲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乘根紙古字豐城縣後有掘

劍窟方廣七八尺雷次宗豫章記

唐李白詩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

韓偓珣劍詩困極還應有日通難將糞

土掩神蹤但教出得豐城後不是延津

亦化龍寶筆題劍津詩風前摧折千

年劍巖下澄空萬古潭雙劍變成龍化

去兩溪相益水歸南歐陽詹劍津詩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

劍策

卷三

辛

三

餘昔日凌霜色長與澄潭生晝寒

謹案煥曾孫雷穆之猶有溪公與其祖書又豫章記曰豐城縣獄後有雷孔章掘神窟方七八丈然延津化劍事當在

開之延平故其地有劍溪又有劍浦劍溪在府城南建寧邵武二水合流處今

鄱道元以爲河水其說河漢無極矣

化魚劍

林邑國王苑奴文纂立文嘗放牛于山澗

得鯉魚一雙化爲劍因以鑄劍劍成向石

晉曰若斫石破者我當王因斫石如斷藕

葉書

劍刺地

謝仲初修道于閣阜山一日歸故里苦旱

劍刺地湧泉甘美過江無舟以竹葉渡去

洞仙傳

劍動

漢王諒餘黨據晉絳呂等三州未下隋帝

詔周羅喉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劍策

卷三

壬

三

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昔年六十送樞還

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

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之曰公

恨小故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于是

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

仲隱夢見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

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

州城陷是其日也隋書

劍文如水火

隋大業有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于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采灼燦非常物也嘗持謂人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

劍星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劍筭

卷三

金

三

三

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劍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

劍上天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關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荅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

形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

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爾問若

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

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

西有封使君可設齋戒人掘封深二丈中

有鍊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

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

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

劍筭

卷三

金

三

三

其怪絕矣

封龍劍

唐郭元振遊學于元氏縣封龍山見一石

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珪劍復爲歌以獻

武后

青龍劍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朱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常

獨運劒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  
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  
千軍帥令譚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  
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者  
叩銅鐵以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劒之  
靈青春死後劒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  
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萬丈哥舒翰鎮  
西涼知之求易以它珽廣琛不與因贈之

劍筌

卷三

金鑑

西

雜俎

擲劒雲高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  
請道子請于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辭以  
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  
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  
旻于是脫去衰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  
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劍筌

卷三

金鑑

孟

二六八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下觀者數  
千人無不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壁俄頃  
之際魔魅化去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  
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于此獨異志見開志  
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  
必須酣飲學書於張太史旭賀監事知章  
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遙公韋斯立爲  
小人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爲一家其書  
迹似薛少寶亦以其利物之兗州瑕立縣  
尉少宗耳入禁中改名道玄因管不二博  
氣非有召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  
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開  
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道玄觀旻舞畢揮  
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劒  
氣渾脫張旭見之用爲之書杜甫歌行述  
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

儒夫所能作也

歷代名畫

觀劍器得書法

吳人張旭善草書嘗于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得低昂回翔之勢自此草書長進旭謂顏真卿曰吾始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意及觀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故當時杜甫詩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第一稱其瀏漓頓挫獨出冠劍筴

卷三

金鑑

三

聖德堂

史無間言

國史補

唐司空圖劍器詩樓下公孫昔擅場空

教女子愛軍裝潼關一敗胡兒喜疾馬

驪山看御陽

謹按劍器舞名唐開元中謂之健兒舞明皇雜錄云明皇幸蜀岷山百官皆寓野積尸浦中原士族隨車駕也伶官張野狐廣采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張公孫大娘舞劍器上自擊羯鼓寧王吹簫薛王彈琵琶皆至精妙其為樂焉

劍像首落

玄宗幸蜀見有故任蜀守像時已降祿山

劍筴

卷三

金鑑

三

聖德堂

矣帝怒揮劍斬像首而是日蜀守在燕頭

亦忽落

大唐錄事

一說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閬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劍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

唐小說

網石得雙劍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



西山江中有蛟蜃爲患旌陽沒水拔劔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劔一雙視其銘一有旌陽字一有萬仞字一有萬仞師出焉

朝野僉載

### 蛇化劔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爲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于灘上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

劔筴

卷三

金鑑

天

二二四

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劔上

有篆旌陽斬蛟第三劔云

廣異記

管漁者于江濱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之化爲劔背有火字旌陽斬蛇第三劔

雲烟過眼錄

### 藕劔

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藕藕爲葉葺於

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劔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識之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杜陽雜編

### 兔劔

唐乾封年中有入于鎮州東塾外見二白兔搗之忽却入地絕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劔一以古制殊妙于時

劔筴

卷三

金鑑

元

二二三

長吏張祖宅以聞

朝野僉載

### 火精劔

唐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兇逆也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畧

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于廟坐自陳百口之說何謂悞我也

盧杞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及上將欲

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入內殿因歎曰千萬

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所檻上

鍊後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

碎小寇如斬後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過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

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

劍筌

卷三

金

三

五

里出神劍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采取若

中國之君有道神劍即自流溢鍊之爲劍

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

朽木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

流起

杜陽雜編

劍照夜

唐符載文學武執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爲書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

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

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裹秬糴粗如桶

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

頑鍊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懸

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

芝田錄

劍煙

成都朱善世珩一劍每生芝則天下晏清

及祿山黃巢難作劍生黑烟屬天不絕

劍筌

卷三

金

三

五

劍痕

袁州城西舊傳唐王將軍潭石上忽劍飛

入潭今石上劍痕尚存

劃劍

王潮衆推劉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

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劃劍祝曰

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審知劍躍于地

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

折劍

柳開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即青燄夕起觸  
近則散曰此燐火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  
則凝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  
戰場也

劍浮魚

海州有溝水通淮過漕船寶應中堰破水  
涸東海主修堰堰成輒壞或說梁代築浮  
劍築  
卷三 金華 三  
山堰以鍊數萬斤填積其下乃成堰之壞  
如雷聲至是聲脊上流蓋鍊味辛辛能害  
目魚龍護目故良鍊也有人淬劍于池池  
魚皆浮去

續劍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  
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  
兩嘗用誅制鬼神降籙電醜昇天之日留

劍及都功印傳于子孫普曰我一世有子  
一人傳于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于孫不  
傳于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  
今二十一世其劍時有異光或聳吟吼乍  
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  
惠及人憂軫于物以神劍靈効每有疾苦  
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鄰家夜產性  
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

劍築

卷三 金華 三

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  
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  
競俗機世務汎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  
謫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  
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  
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  
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  
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

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爲礮熾炭鎚擊聲  
聳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于其  
手師殊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  
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  
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酌之此人得錢媿謝  
致于老君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有  
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于人間自續其劍  
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  
故

靈驗

卷三

金蟬

孟

聖德堂

### 燕奴劍

有術士于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  
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  
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中

獨異志

白校書有神術常于兩腕出五色彈子兩  
枚化爲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爲二小

劍長五寸餘飛舞不已

洞微志

### 劍鞘不焚

雷火鎔珣劍而鞘不焚

筆談

### 蟒化劍

岳州白雀寺之陽兩池相傳內潛巨蟒呂

翁招出化爲劍

太平寰宇記

### 劍化金蟬

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

聖臺鳳皇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

劍筌

卷三

金蟬

孟

聖德堂

者近內小者在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  
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  
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  
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  
牯即死于是衆始報官鳳皇高丈餘尾作  
鯉狀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  
景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  
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

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  
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  
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  
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  
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析得其半  
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彈散飛而去

史迹

劍火

劍筴

卷三

三

三

三

陽燧取火于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  
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銅鈎之屬  
摩以向日亦得火焉

論衡

劍止兒驚

拔劍倚戶兒夜不驚

淮南萬畢術

劍筴第四卷標目

濫聽篇

凡三十九事

錄余氏墓劍

鵠喙劍

索劍唾

劍藏柱

孕劍

劍頭相齧

劍筴

卷四

一

劍兼龍

上陵磨劍

拭劍得鋒

曲房劍

劍走石人

月中人帶劍

星神劍

使木人擲劍

劍當衢

錢中人帶劍

靈坐劍

舞劍煞鬼

番孟劍

烏吞劍

泥犁火劍

奮劍斬麴生

劍筌

跳劍

劍魚

逐鵝得劍

冢中人運劍

劍剖涎中人

天人看劍

劍如風

劍對二

卷四

二

飛劍刺鼉城

劍割大人指

戲場劍

黃腰劍

真真避劍

像代劍

雨為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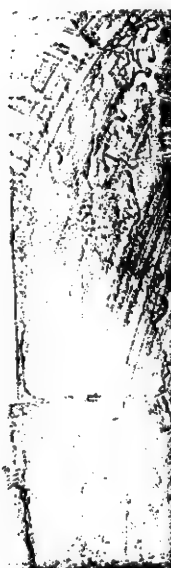
劍迹

劍筌

試劍石

卷四

三



劍策第四

明賢錢希言撰 梁谿鄒應光訂 武陵楊鶴授鈔

濫聽篇 奇可而怪絕世弘博 匪浮弗誣猶曰濫聽

笑曰曼倩辨駟牙終重察地鼠諸葛恪  
識侯囊王子良證服匿斛斯徵別錚于  
劉士深知長頸王事古今聖賢修千博  
物如是乎然天下事物之變至于不可  
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而禹益齊  
劍策 卷四 二  
諧之所莫能辨者存而勿論非虛語矣  
夫權輿之內有大則有小有正則有奇  
論劍而不言奇小豈所以示正大哉則  
何以異于見布而疑廣觀觸而駭堯者  
歟此其識豈出胡人越人上也于是據  
春秋之文以迄唐季取其詭異著之斯  
篇虞初黃衣實侯寔備辟諸膾炙美于  
羊棗詩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策濫聽

錄余氏墓劍

蘇州節度使錢元鎮之猶子文炳爲元帥  
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  
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島之術開珎五年  
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  
區中僧常忝者共疑叢薄据岡當必昔賢  
墳窆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  
墓道版石數重梓蘆灰盡惟一骸亞石間  
劍策 卷四 二  
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鐻  
傍縷青花西辟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  
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  
不聽役入因酌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  
狀如耗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  
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  
方伸號躡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兒古野  
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  
大鳥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  
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  
之且安柩何而父劉復發吾版石顧已非  
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槨罪孰甚焉雖今擊  
死然方隸吾籍吾于冥間大有主治而父  
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

鵠嚙劍

劍策

卷四

雷果

三一

單傳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嚙中得一人長  
三寸三分著白桂之袍帶劍持刀罵詈  
月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小兒否陳章答曰  
昔李子昂教于鳴鵠嚙中游長三寸三分  
妾子  
春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  
自然有禮好經論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  
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

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  
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經異

華曰陳章與齊桓  
公論小兒也

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吞

之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神異記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

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

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鶴國男

劍策

卷四

雷果

四

單傳

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

續博物志

索劍唾

齊莊公莊公名光頃公之孫之時有士曰

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袍

縞袍

練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

寤寤徒也

夢也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

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退一作而自歿呂氏春秋

### 劍藏柱

干將莫邪爲晉君作劍三年而成既成乃以雌獻君留其雄者因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恐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

劍藏

卷四

五

春秋

赤鼻所南山之松不得劍破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寤而購

求甚急鼻乃逃朱興山中

吳越春秋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

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

後神記

劍藏

卷四

六

春秋

春秋

### 孕劍

眉間尺者眉間濶二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夫人嘗于夏納涼而抱劍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缺楚王命莫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

越絕書

劍頭相齧

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荅曰是也客曰吾能爲子報仇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邪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與頭客持頭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于後以雄劍擬王王頭墜

劍策

卷四

七

七

七

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合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

述異記水經注

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聳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于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聳王

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踴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劍策

卷四

八

八

八

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搜神記

劍寐龍

古龜茲國主阿王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珎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珎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

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  
王乃易衣持劔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  
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  
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  
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  
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  
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  
遂乘龍而行

劍策

卷四

九

上陵磨劔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  
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隧磨刀劔  
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  
問陵有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  
刀劔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  
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  
臾帶劔上吾丘

漢武故事  
水經註

拭劔得璧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  
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詡修夫子  
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  
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  
首有懸甕意召孔詡問此何甕也對曰太  
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

劍策

卷四

十一

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  
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  
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邪伯叩  
頭出之

搜神記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

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艸土中得玉

劍筴

卷四

十一

漢書

劍筴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詵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甕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注水經

曲房劒

會稽賀瑀字彥昭嘗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劒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劒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劒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劒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記按神

劍筴

卷四

十一

漢書

劍走石人

漢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劒斬之其一急走執視之乃石也

東觀漢記

謹按故宅相傳之說相鄰縣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是

光武所斬

月中人帶劒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

月十五夜坐屋上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  
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披蓑帶劍思  
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  
月中乃帶甲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後當小  
清耳後果如其言晉書

### 星神劍

乙從官陰神也亢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  
扶名司馬赤身衣赤緹單衣帶劍亢星神

劍策

卷四

星神

三

星神

主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  
火也爲工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  
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劍心星神主之  
○寅從官孟神也虛星神主之槐者虛星  
之精也孟神四人姓木名徐它鼠頭人身  
衣銀黑單衣帶劍虛星神主之○卯從官  
仲神也危星神主之仲神十一人姓劉名  
歸生衣瓊紋單衣帶劍危星神主之○巳

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  
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劍東壁  
星神主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主之  
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劍  
奎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星神主  
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  
劍胃星神主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  
主之季神姓桑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  
劍策

卷四

星神

三

星神

畢星神主之○子從官仲神也參星神主  
之仲神八人姓銅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  
劍參星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  
主之季神九人名博陽衣黃水單衣帶劍  
能致鳳皇玄武東井星神主之○震乾之  
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五人姓作名  
涂干蛇頭黑身帶劍衣赤埜單衣鬼星神  
主之○離坤之中女翼星神主之中神十

十人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帶劒翼星神主之雲笈七籤

### 使木人擲劒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爲博士居食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曰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劍筴卷四 五

劍筴

卷四

五

五

五

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歎大悅之鈞見漢丞相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于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矣凡鈞之制造其巧妙雖古公輸班程王爾亦不是過傳玄嘗爲之序云魏志

### 劍當衢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于軍旅不聳佛法尚氣武好

敗微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鍊將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

劍笑

卷四

志

主

二六六

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床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

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又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

記

錄

錢中人帶劍

錢祖於其住堂內得異錢文爲北斗星

劍笑

卷四

志

太

二六六

宋明帝泰始中齊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

祥瑞

南

謹按泉志玄武錢徑二十重八銖文承通萬國背文爲玄武星劍之象軒轅錢徑一十重五銖面文爲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爲子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又四出錢背文爲北斗七星者或云正并所鑄

靈坐劍

北隋周羅喉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

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  
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  
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爲  
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于  
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  
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暉躍馬突進  
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  
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于彭城  
創策

卷四

九

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之於重圍之內  
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暉全衆而歸後以  
軍功進爵爲侯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軍  
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代陳羅暉  
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  
王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

命之羅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  
後乃降文帝慰喻之煬帝即位副楊素討  
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暉  
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葬還釋服  
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  
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暉行晉絳州諸  
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樞還京行數  
里無故與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  
創策

卷四

三

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  
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  
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暉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  
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  
也

書

舞劍煞鬼

有嘉良夷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其俗皆



輕捷便擊劍有死者無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裳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

### 卷孟劔

梁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互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劔一甞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卷孟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

### 鳥吞劍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則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國王取牛肉中安小劔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

吞之無後種矣

外國傳

### 泥犂火劔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尸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坐談茲時曾到泥犂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討從橫五十餘步

### 劍策

### 卷四

### 三

高千丈四邊皆有劔封上然火其下十五五墮火劔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善良泰見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

晉趙泰精思典籍有譽鄉里嘗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尸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

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一人乘黃從者二人夾扶泰掖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人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着皂衣有五六十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

劍策

卷四

孟

記

遣泰南入黑門有人着絳衣坐大屋下以吹呼名問生時所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脩學而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岨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

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射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劒爲之人衆相訾自登

劍策

卷四

孟

記

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可不慎乎

具詳

奮劍斬鞠生

燕國公張說嘗詣景龍觀謁葉法師上命酒說曰旣無它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又隱山林惟謹而訥頗耽于酒鍾石可也說

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頗魯朴酒至栝孟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劒叱翹生曰曾無高談廣論惟沈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槥而已

仙傳拾遺記  
集異記並見

### 跳劒

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會羣臣于曲水以觀水飾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

劍筴

卷四

五

五

五

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褰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劒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

酒杯立于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盞漿在中央遶曲水池廻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

劍筴

卷四

五

五

五

### 劍魚

唐李林甫作相時酷嗜劍魚有客因貴人書餽遺法眼中有劍魚百頭客退李還見魚于梓中跳躍如舞尊俎狀李令人悉投之池取最後十頭烹之纔下箸及腹忽小劍數百徑戔爭飛交着李額漸入竅中竟不能拔由是忿恚

唐書李林甫傳

謹按唐書載李林甫于幽為將作監嘗從林甫造園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處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慶自處不事威勢驕從不過數人土民或不知避林甫自以為左右寵金吾靜對密出則步騎百餘人公卿走避居則重閣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從床離家人莫如處宰相驕從之盛自林甫始也嗟乎平居涉劒如敵國不知奸人刺客乃在得狙之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劒使神妙莫過于唐人惜乎專諸荆王僚時不諱其術

劍策

卷四

盜賊

王

三

逐鵝得劒

鄭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側每至秋穫近冢地多失礎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恒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不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堦乃相詰問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瑤劒二枚其它體物不可識者甚眾

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云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荅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為之開元德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

冢中人運劒

劍策

卷四

盜賊

王

三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為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歷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鍊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眾懼欲出某審無它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

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  
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  
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鍊索  
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  
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  
沙出如注遂投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  
塞矣一人復後日爲沙埋死乃同酌地謝  
之誓不發冢西陽雜俎

劍筌

卷四

五

劍剖涎中人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瘡  
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  
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  
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  
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  
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  
自是疾愈宣室志

天上看劍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鐔有時而  
吼嘗在庄居晴日藉鄰玩之忽有一人從  
庭射窳然而下紫衣朱幘虬髮露劍而立  
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  
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  
一觀鄭謂曰此凡鍊耳君居上界豈藉此  
邪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  
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日方散西陽雜俎

劍筌

卷四

三

劍如風

李道咸通末爲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冢  
賊問其所發云數爲盜三十年咸陽之北  
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冢皆開發矣又問  
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冢自埏道直下三  
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  
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

之一盜先入俄爲輪劍所中倒斃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繡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槨鍊索縣挂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館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

劍策

卷四

監聽

三

聖德堂

已深二尺餘矣良久視之砂滿冢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也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旣入得鏡兩面可照入鼻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錄異

劍針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

日亥經三日而蘇自云初亥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針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

劍策

卷四

監聽

三

聖德堂

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

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

冥報拾遺

### 飛劍刺蠱城

唐貞元中湘澤有一蠱不云姓字但稱湘蠱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嘗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閭里莫不向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蠱曰不然但上木其宇是所願也蠱髻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年二八豔美攜筐采菊偶蠱瞪視足不能移蠱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欣然擲筐歛衽稱弟子從蠱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蠱但帚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蠱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倚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遙何

劍英

卷四

蠱

三

冥報集卷四

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戶外窺見小

松迸筍而叢生堦砌及蠱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潛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爲竹稍串于棟宇間蠱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刖于地蠱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嘆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蠱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撼一巨舟沒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蠱長丈餘遊于沙上數十人攔之槌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

劍英

卷四

蠱

三

冥報集卷四

上人家莫辨其城漸窄挾束島上忙怖號  
叫囊橐皆爲糞料束其人爲簇其廣不三  
數丈又不可扳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  
遙觀雪城莫能曉也時媼舟已至岸媼遂  
登島懷劍步罡嘯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  
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  
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  
不然頃刻即拘束爲血肉矣島上之人咸  
劍筌

卷四

呈

呈

呈

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  
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  
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  
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  
遂歸湘潭後媼與逍遙一時返真女仙傳

劍斷大人指

六軍使西門思恭常衛命使于新羅風水  
不便累月漂泛于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

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  
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  
顧西門有如驚歎于昔以五指撮而提行  
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群聚通相  
呼集就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  
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來看守  
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逕尋舊路  
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  
劍筌

卷四

呈

呈

呈

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  
于今槌扇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  
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齧而啗  
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于肉  
庫洎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  
饌食客爲省其絕糧之難也王世堂

戲場劍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



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  
舟九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  
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偶異志

### 黃腰劍

金統水在九州巢寇犯關之年有崔某爲  
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  
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  
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  
劍筌

卷四

三

三

三

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楮之  
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  
鋒刀戰原堃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  
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  
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  
請使君差丁役賞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  
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在  
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

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旣  
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瑤  
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  
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

復國矣

王氏見開錄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  
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  
桶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撲而  
劍筌

卷四

三

三

三

死巢至秋果敗

眞眞避劍

唐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輒障圖婦人  
甚麗顏謂畫工曰垂無其人也畫工曰余  
神畫也此名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  
則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  
顏如其言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  
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

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夫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焉聞奇錄

像代劍

有村婦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刻辟作穴劍筌

卷四

流經

元

平天

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藩對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富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鎗聲戰罷起身看上並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刀痕罔知其由至于回說其事方知神助耳

雨為劍

結骨國每雨收為刃劍極鈺利王會圖

劍迹

鮮于伯幾有震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作葉背旌陽印劍之迹宛然雲霞過眼錄

試劍石

伏波岩有懸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國老談苑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劍筌

卷四

流經

望

平天

控霍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子蘇子瞻建九曲亭亭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一統志

劍筌第五卷標目

守府篇

凡三十二事  
凡三十四條

銘劍

秦望山劍

夏一劍

殷三珪劍

定光劍

丹書劍

劍筌

卷五

古四良劍

鎮嶽劍

步劍

日駿劍

越八劍

秦昭正劍

定秦劍

赤霄劍



八服劍

神龜劍

茂陵劍

毛貴劍

隋侯劍

五色石劍

更國劍

安漢劍

劍筌

卷五

洛水劍

伊水劍

峨嵋山劍

劍名帳

中興劍

匈奴千劍

蜀八劍

大金劍

孟德劍

蜚景劍

魏三劍三七首

吳六劍

武昌千劍

流光劍

皇帝劍

步光劍

劍策

卷十五

三

侍臣劍

房山五劍

神劍

武昭王雌雄二劍

龍雀劍

太常劍

象閣劍

王筍劍

姚江劍

嵩阿二劍

道士達劍

玫瑰劍

法劍

進武庫劍

劍策

卷五

四

劍筴第五

盟寶錄希言議 豫章朱謀尊立 隋吳之甲授錢

守府篇

此篇紀帝王之善守其劍者

筴曰魚不可脫于淵聖王不以利罷示人故劍國之珪也守之不可不慎已然道德之弗服而徒馮恃其劍以威天下則珪非其珪曷貴焉湛盧之去吳入楚也豈不昭然得失之林余邇六代而上

劍筴

卷五

守府

二

頗采陶氏之言以文之雖算紀綿邈載歷悠遠所賴遺墳未泯殘竹留汗據其糜爛披厥蝨餘鑄藏銘篆莫不有攷是曰賢君世守之罷歟唐已後閭然無聞豈其禪鴻業承大寶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智猶出挈瓶者下抑或有其守之莫之傳信故盛懿弗顯將文與獻均其咎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筴守府

銘劍

黃帝即位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不幸乃弗蚤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不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凡之銘曰毋弇弱毋俛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

劍筴

卷五

守府

二

三

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史甲作戒盤孟籩豆奩鏡劍履與席巾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凡二十六之千成王並見大戴禮秦匜銘論云黃帝有巾凡之銘孔甲有盤孟之戒漢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御覽以為夏孔甲非一路史

秦望山劍

夏禹名文命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

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列星  
背記山川日月

東周弘景  
刀劍錄

### 夏二劍

夏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以三年歲次

辛卯春鑄一銅劍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

頭方

刀劍錄

夏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采

牛頭山鍊鑄一劍銘之曰甲古文篆書長

劍筴

卷五

牛府

三

聖德堂

四尺一寸

甲一本作  
夾刀劍錄

### 殷三珪劍

衛孔周祖得殷帝之珪劍服之却三軍之  
衆其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  
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其二曰承景昧  
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  
若有物存莫覩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三曰香練晝則見形而不

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驕然而  
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珪傳之

十三珪矣

列

### 定光劍

商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

鑄一劍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錄

刀劍錄

### 照膽劍

劍筴

卷五

牛府

四

聖德堂

商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歲次壬午鑄一

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刀劍錄

### 丹書劍

周武王踐祚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  
爲戒書于席之四端爲銘焉于劍劍之銘  
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  
則崩

以順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大戴

古四良劍

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魯此皆古之良劍也

謹按孫卿子注曰蔥闕錄留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錄疑與錄同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即其類也

鎮嶽劍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長五尺大

劍筴

錄

卷五

字府

五

聖德堂

篆書

錄

步劍

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珪器曰天子之弓射人步劍

穆子

謹按郭璞注穆天子傳步劍疑即步光之劍也

日駿劍

周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歲次癸酉鑄一

劍銘曰日駿長三尺大篆書

錄

越八劍

越王勾踐嘗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

金陰物也陰盛則陽衰

二名斷水以之割水開而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蜍爲之側轉四名縣翦飛易游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

劍筴

卷五

字府

六

聖德堂

爲之深入六名滅魄挾之夜行不逢魘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而止八名眞劓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蓋應八方之氣鑄之者

王千年拾遺記

秦昭王劍

秦昭王午鑄一劍三尺銘曰誠大篆書

定秦劍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

采北祗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闕下一口埋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一本作日觀臺刀劍銘

### 赤霄劍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缺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

篆書及貴常服之

一作小篆書或云北

### 劍筴

詩按

卷五

牛府

七

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  
班劍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  
祖以所佩之劍斬蛇而高祖常佩此劍  
高祖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 八服劍

漢武帝微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巳巳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衡華泰五山皆埋之

### 神龜劍

漢文帝恒鑄三劍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

### 應大橫之兆

漢書高后崩大臣遠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許德陳米定卜之兆得大橫庚辰余為天王夏啓以元代王曰妄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

### 茂陵劍

漢昭帝非時茂陵人獻珪劍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西京雜記

### 毛貴劍

漢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太始四年鑄劍筴

卷五

牛府

八

兩劍各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貴之祥皆小篆書

漢書皇帝尊孫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

臥居數有光耀以是自怪一乃劍錄

### 隋侯劍

漢宣帝詢神爵元年為隋侯劍立祠於未央宮中

### 五色石劍

新室王莽偽位十八年以建國五年歲次



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鍊五色石爲之長

三尺六寸銘曰神聖萬國伏小篆書一作神勝

萬里代  
刀劍錄

### 更國劍

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

國小篆書刀劍錄

### 鄂水劍

東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于

劍筴

卷五

守序

九

集德堂藏

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帝遂

服之刀劍錄

### 安漢劍

東漢順帝寶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

一劍長三尺四寸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

爲年號刀劍錄

### 洛水劍

東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以元平元年戊

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之千洛水洛水清  
往往有人見刀劍錄

### 伊水劍

東漢章帝桓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

一金劍投之伊水中以獸人膝之怪陶弘

景嘗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

爪人浴輒引之沒水刀劍錄

### 峨嵋山劍

劍筴

卷五

牛唐

十一

集德堂藏

東漢安帝祐在位十九年以永初七年鑄

一劍藏峨嵋山刀劍錄

### 劍名

東漢平帝衍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辛酉

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刀劍錄

### 中興劍

東漢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

鑄四劍銘曰中興小篆書後一劍無故而

失

建寧一本作連和刀劍錄

匈奴千劍

後漢鄧遵破匈奴得劍七首二千枚

漢記

蜀八劍

蜀先生劉備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鑄

鑄八劍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

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

劍

卷五

字府

十一

蜀八劍

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

亮書作風角處所

刀劍錄

通按唐書高祖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

元年為東平師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

得一劍上存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

先曰此劍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改

名師古奏請為章武焉

通蜀王八劍之一也

大金劍

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劍長一丈二

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

覓不得

刀劍錄

孟德劍

魏武帝操嘗于谷中得一劍有金字銘曰

孟德帝因服之

刀劍錄

蜚景劍

魏太子不造百辟珪劍長四尺二寸重一

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礦之璽璘

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蜚景

劍

卷五

字府

十一

蜚景劍

魏文帝賦大牆上蓋何不恣意遨遊從

君所喜帶我珪劍今爾何為自低仰悲

麗平壯觀白知積雪利若秋霜駭犀標

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

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

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鉅羊頭之鏐

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劍

良綺難忘

魏三劍三七首

魏文帝既造飛景劍又有流采華鋌一作華鋒

二劍各長四尺二寸色似采虹又有三七

首一曰清剖色似堅冰二曰揚文曜似朝

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刀劍錄

晉左思魏都賦劍則流彩之珍素質之

珪虹蔚波映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

劍筴

卷五

牛所

圭

寶劍堂

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吳六劍

吳大帝有珪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

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劍

錄

武昌千劍

吳王孫權黃武五年采武昌山銅鑊作千

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

南錡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

錡一作銅

謹按吳治城即金陵朝天宮地相傳為孫吳鑄劍之所

流光劍

吳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劍銘曰流光小篆

書刀劍錄

皇帝劍

吳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劍銘曰皇帝小篆

書刀劍錄

劍筴

卷五

牛所

圭

寶劍堂

步光劍

晉懷帝熹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

步光篆字刀劍錄

侍臣劍

晉成帝衍以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作侍

臣劍八枚刀劍錄

房山五劍

晉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劍

銘曰五方單父隸書刀劍錄

神劍

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劍

銘曰神劍隸書一作太元元年刀劍錄

武昭王雌雄二劍

西京武昭王李嵩鑄二劍雄曰飲月雌曰

玉燕欲其陰陽相感故及名之刀劍錄

龍雀劍一作龍雀刀

劍筴 卷五 字府 十五

赫連勃勃自言朕方一統天下君臨萬邦

可以統萬爲名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

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之鍊

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

之利罷具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艸威服九區

其珍之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

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姓改奴氏音殊

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

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

微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

天之意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

正統皆以缺伐爲氏庶服宗族子孫剗銳

如缺皆堪伐人晉書載記

赫連龍昇七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

劍筴 卷五 字府 十六

遣將作大匠梁公叱于阿黎改築大城名

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

并造五兵罷銳精利乃成百鍊爲龍雀大

鐸號曰大夏龍雀銘于背曰大夏龍雀名

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艸威

服九區甚珍之注經

謹按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後入于梁

其後人有紫青潤城掘地得古鍊刀製

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

類易人識之曰此赫連勃勃所鑄所謂

大夏龍  
雀者也

### 太常劍

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  
曰太常刀劍錄

### 象閏劍

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  
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  
鍍錫五色合爲之長短各依劍術法一曰  
劍策

卷五

中府

七

梁武帝

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上刻真人玉女名  
字二曰宮儀備齊六宮有劍神名上刻宮  
宿星辰皇后服之三曰摘光備非常御斬  
刺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雨師形名四曰  
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  
蚩尤神形五曰代形上刻符籙道家登真  
圖口訣六甲神長五尺六曰四目真宮闡  
茵被臥正小室幄帳中長三尺五寸七曰

威靈光長二尺許半上刻星厖北斗天

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癘昧師行

用之八曰風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

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司命行刑煞

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劍生男

子弧矢殺劍則用之十一曰闕十二曰永

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劍長

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

劍策

卷五

中府

六

梁武帝

甲子青加斗斛加歲正月旦合合之取風  
雷雨電日上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永  
治四方並小篆書一作天監二年歲在庚子刀劍錄

### 玉笥劍

梁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太守王希暉  
于高昌縣之仁山獲銅瑞劍二口以聞曰  
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表  
徵

玉笥山地土肥美宜穀辟兵又天監起居注云廬陵太守王希聘於玉笥山之龍淵獲劍二口記福地

姚江劍

梁天監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劍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劍一口文綬若雌雄梁書

嵩阿二劍

劍策

卷五

存册

元

星樓堂

後魏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于嵩阿鑄二劍一銘曰鎮山一銘曰沉水並隸書一本無沉

水劍  
刀劍錄

道士造劍

後魏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劍因改元爲真君劍長六尺六寸隸書刀劍錄

玫瑰劍

魏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谷盤劍以白銀劍以玫瑰後魏書

法劍

法劍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紫金作法篆其一面畧記有八圖四〇月內有口鬼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電三字劍兩面俱有鋒鉞

劍策

卷五

字序

三

星樓堂

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止此二物耳雲烟過服錄

進武庫劍

李商隱負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綏奏受知相國危疾有珪劍賞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紳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武庫神光星特賜既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北夢瑣言

卷終

劍筭第六

寵昭篇凡五十三事  
凡一百四十二條

吳賜叔孫劍

漢賜蕭何劍

漢賜衛綰劍

漢賜廣陵王劍

漢賜應奉劍

漢賜馮異王具劍

劍筭 卷六

漢賜彭寵劍

漢賜祭彤劍

漢賜虞延劍

漢賜鄧衍劍

漢賜桓榮劍

漢賞魏應劍

賜劍於陵前

署劍賜尚書

漢賜召訓劍

漢賜馮石駭犀劍

漢賜謝夷吾劍

漢賜江漢劍

漢賜刁韃劍

銀表劍

漢賜張禹劍

漢賜梁冀劍

劍筭 卷六

漢賜董卓劍

三國賜劍

韓信劍賜周瑜

晉劍上殿

晉給班劍

晉賜羅憲山玄玉劍

晉贈賈充御劍

上先侯賜劍

晉南陽王委劍

晉錫會稽王珽劍

晉錫何攀珽劍

北魏錫劍

趙賜姚弋仲劍

宋給班劍

宋謝莊答劍

宋賜殷貴妃墓劍

劍筭

卷六

三

賜太宗珠劍

齊給班劍女

梁給班劍

謝賜方諸劍

謝賜孟嘗君劍

陳給班劍

周賜隋王劍履

隋給班劍

隋詔唐王劍履

遺牛元翼珽劍

賜劉濟劍

贈李光顏劍

遺孫得昭龍鳳劍

賜吳越王劍

賞陳崇劍

劍筭

卷六

四



劍鉞第六

明史紀事本末 武林黃孝章 南齊徐陵

寵昭篇 明王之制賞從重然至重而天下變矣紀賜劍惡其濫也

策曰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故君自行之然而懼及淫人矣劍雖錫典之常不愛頻笑曷勸乎詳觀前古莫不兢其守端自非勞臣誼士勛烈並著無繇濫觴鹿盧之榮降及暴羸吏民帶劍未幾獻劍策

卷六

劍策

十一

早

圖起靈陸戰防嚴謁者皆持匕首待不虞矣炎劉偃武修文始制手板代劍然而功隆鄭侯煽風涼法自是魏晉而後劍上殿給班劍史不絕書遂使僭擅狂逆之徒怙恩澤驕放罔惜敗度惟思覬覦卒也地緣勢偪物繇運改朝伊周而夕莽卓者何可勝數豈陵夷積漸之過歟詩曰我有中心明之

吳賜叔孫劍

哀公十一年五月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

高子 齊上軍敗 國子敗胥門巢 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

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

公以兵從將戰吳子呼叔孫 叔孫武叔州仇 曰而

事何也 職問何 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

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

劍策 卷六 三

對衛賜進 賜子貢孔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 拜受 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于齊也元首

也吳以 獻魯 寘之新篋裂之以玄纁 裂也元首 加

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

以使下國 言天識不衷故殺國子左傳

漢賜蕭何劍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

爲爵侯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所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所食邑多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

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

上已視功臣多封蕭何也燒屈至位次未有

以爲難之然上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

進曰陛下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班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

何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班

劍筭漢書卷六三

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史記

漢書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史記

但同

### 漢賜衛綰劍

景帝立歲餘不執何衛綰綰言不綰日以

量力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

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

車王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對曰宐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

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

至今乎施讀曰務言劍者人所好故多移易實換之也綰曰具

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常服盛謂在削室之中

漢書史記相同

### 漢賜廣陵王劍

漢孝昭帝元鳳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

劍筭漢書卷六四

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

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二駟八匹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

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

揚州保強保倖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

服之內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

言當慈惠于下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桐音通輕

脫之貌也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

有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

扛鼎扛舉也空手搏能彘猛獸動作無法度

故終不得爲漢嗣元鳳中入朝益封萬戶

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珪劔

漢書

### 漢賜應奉劔

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

劔策

卷六

五

三

等

恣饒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焦爛以雪國

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

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干今賜俸錢十萬

駭犀玉具劔金錯把刀劔各一奉其勉之

後漢書

唐李白詩龍劔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

象綉澁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

漢賜馮異玉具劔

後漢書作玉具劔東觀漢記作玉具劔

光武遣馮異伐鄧禹西擊赤眉車駕送之

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劔敕異曰三輔

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

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塞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

西漢書

潘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

赤眉異奉辭以伐孽初垂翅于廻谿不

劔策

卷六

六

等

尤肯以掩德終奮異而高揮建佐命之

元勛振皇綱而更維

### 漢賜彭寵劔

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心懷不平光武以問

諸將諸將對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遺寵

以所服劔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

後漢書

漢賜祭彤劔

祭彤字次孫建武中拜遼東太守彤有膂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數破走之後徵爲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加其功又美彤績入拜日賜刀劔錢馬衣被常歎息以爲可屬重任

後漢書

漢賜虞延劔

建武二十年賜虞延錢及劔

後漢書

劔筴

卷六

虞延

七

聖德堂

虞延字子太陳晉人爲都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召陵後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呼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封株柏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珮刀還郡

東觀漢記

漢賜鄧衍劔

鄧衍永平初賜與馬衣服劔佩刀

後漢書

漢賜桓郁劔

桓郁永平十五年入授太子經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劔

後漢書

漢賜桓榮劔

永平初明帝自爲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存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劔筴

卷六

桓榮

八

聖德堂

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乃去

後漢書

漢賞魏應劔

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

進見論進見于前帝賞以良劔後漢書

賜劔於陵前

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憲王賜御劔于陵前後漢書

無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亡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慶爲東平侯即此邑也王并更名之曰有鹽亭東平憲王舍家碑闕

劔筴

卷六

九

三

三

存焉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劔于陵前水經注

署劔賜尚書

後漢尚書韓稜到壽陳寵三人俱以才能屬望肅宗賜以珪劔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到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深沈有謀故得龍泉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謂洋劔特堅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

寵敦朴善不外見故得椎成後漢書

唐王綰手署三劔賜名臣賦蛟函盡啓

決雲之狀盈眸采筆初題垂露之文在掌豈不以良佐斯得深謀可嘉或漆翰而紀其敦朴或揮毫而誌以文華彼錫形旅我乃頒其秋水彼銘鐘鼎我乃縷以蓮花故光生環珮榮射簪裾見魚水相逢之際是雲龍契會之初數比夢刀劔筴

卷六

十一

三

三

漢賜召訓劔

召訓字伯春爲陳留太守肅宗以君性多弘恕追詔勉勵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篤有匡生解頤之風賜錢一十萬及刀劔衣服居家之用召氏家傳漢賜馮石駭犀劔

馮石襲毋公主封獲加侯亦爲侍中稍遷  
衛尉能取悅當代爲安帝所寵帝幸其府  
留飲十許日賜駭犀具劔佩刀以班犀也紫  
艾綬艾即盤絲色也其色似艾玉玦一枚半環曰玦飾帶也後漢書

漢賜謝夷吾劔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爲荊州刺史行  
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上  
劔筴

卷六

魏都

三

三

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  
囚廷見長吏勿廢舊儀上止西廂南面夷  
吾處東分推錄囚徒所決正一縣三百餘  
事與上合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兄賜車  
馬帶劔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  
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貶前勞

會稽典

漢賜江漢劔

江漢字子用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  
余來等劫擊牛渚丹水諸縣居民歐略良  
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修整戰具  
鉤鑣刀盾大戰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  
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順帝嘉其功賜  
以劔佩

漢記

漢錫刁雍劔

刁雍拜特進皇興隴中雍與隴西王源賀  
劔筴

卷六

隴

三

三

及中書監高克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  
雍几杖劔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後魏書

銀褒劔

畢衆敬賜爵東平公太和中高祖賓禮舊  
老接鄉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  
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珍珠璫四且銀  
褒劔一口刺虎矛一枚僊人文綾一百匹

後魏書

漢賜張禹劔

延平元年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朝見與三公絕席及安帝即位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劔衣物前後累至

後漢書

漢賜梁冀劔

元嘉元年桓帝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崇

劔策

卷六

寵

全三

漢書

殊典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冀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

後漢書

漢賜董卓劔

董卓立陳留王爲獻帝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鄆侯尋進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

後漢書

三國賜劔

巴下並出三國志凡五條

興平十七年魏太祖還鄴爲魏公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如漢蕭何故事魏正元元年十月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

魏黃初四年大將軍曹真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魏正始元年加大將軍曹爽侍中改封武

劔策

卷六

寵

全三

漢書

安侯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興平中董卓自進爲相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韓信劔賜周瑜

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劔帝賜周瑜

錄

晉劔上殿

巴下並出晉書帝紀凡十一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

姓司馬氏魏齊王即位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

文皇帝諱昭字上景帝之母弟也魏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帝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劔策

卷六

魏書

上南

魏書

輔政劔履上殿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劔六十人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泰始初詔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太康中以瓘

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

宣帝九男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異宣帝第四子也咸寧中詔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

劔策

卷六

魏書

五

魏書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移鎮武昌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成都王穎字重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



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加王敦黃鉞班劔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晉給班劔已下並出晉書列傳凡七條

荀組字大章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叢並錄尚書事

劔策

卷六

前

去

二四六

各加班劔六十人

汝南文成王叢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叢屬尊元會特爲設床太興初錄尚書事加羽葆斧鉞班劔六十人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咸和五年薨葬給九旌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劔百人

忠敬王遵字茂達初襲封新寧會義旗興

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撫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

琅邪王道子世子元顯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

劔策

卷六

前

去

二四六

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劔二十人以伐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殷仲堪等共相結約推爲盟主玄始得志至新亭矯詔加已摠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大赦改元爲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班劍六十人劍履上殿初出僞詔改元爲建始又改爲永始封王謚爲武昌郡公班劍二十人

劍

卷六

龍

六

漢書

恒玄將爲篡亂以下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偕位以範之爲侍中給班劍二十人

晉賜羅憲山玄玉劍

晉泰始初武陵太守羅憲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罷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

玉珮劍

書

晉贈賈充御劍

晉太康三年四月賈充薨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劍

書

上先侯賜劍

朝廷都許時張華上先人刀劍楯物及大銅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

博物志

晉南陽王委劍

張軌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汜瑗帥衆二

劍

卷六

龍

九

漢書

萬討稚先遣稚書稚乃詣軍門聞進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晉書前涼錄

晉錫會稽王珪劍

泰和元年詔會稽王體道冲虛理識明大朕承洪緒仍聞善誘慎徽五教儀刑具瞻其以爲丞相錄尚書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劔六十人

晉書中興書

### 晉錫何攀珪劔

蜀郡何攀領熊渠兵一戰斬張駿社稷用安封西城公邑萬戶領河南尹還揚州刺史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護職不聽遷兖州刺史錫珪劔赤舄固辭不之官

華陽國志

### 北魏錫劔

已下並出魏書列傳凡二十一條

北魏正光元年以太師高陽王雍爲丞相

劔筴

卷六

魏書

子

三

加羽葆鼓吹班劔四十人

北魏前廢帝既失位殂于門下外省加以

九旒轡輅黃屋左纛班劔百二十人

北魏孝靜皇帝天平二年詔以齊獻武王

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北魏武定七年詔以齊文襄王爲相國假

黃鉞劔履上殿

安定王休薨謚靜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

吹扇賁班劔六十三人

廣陵王羽薨贈司徒給羽葆鼓吹班劔四

十人

高陽王雍太和九年封潁川王進位丞相

給羽葆鼓吹倍加劔履

皇興中刁雍與隴西王源賀高允等並以

昔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劔履上殿

太原王慧龍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

劔筴

卷六

魏書

主

三

長史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

龍楚兵將軍討之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

祖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

侯

李詔爲冀州刺史績冠當時肅宗嘉之遷

車騎大將軍賜劔佩貂蟬騁驕馬一匹

常山王孫暉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

司空公謚曰文憲給羽葆班劔鼓吹二十

人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進位司徒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賜班劍二十人

彭城王子劭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給虎賁班劍一百人

穆紹字永業尚琅玕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公

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薨葬以殊禮給劍筭

卷六

龍形

三

皇朝書堂

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

東魏進大將軍渤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令澄黃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

于忠肅侍宴世宗賜之劍服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廷侍忠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小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爾朱榮字天珪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爾朱川因爲氏焉榮身雖居外遙制朝廷入謁莊帝帝伏兵于明光殿東廊引入坐定遂手刃之詔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泰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

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

卷六

龍形

三

皇朝書堂

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神龜元年四月十二日薨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彭城人或云本姓□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

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廡二年率衆討之  
遣龍驤將軍荆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  
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  
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  
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  
爲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

劔筴

卷六

龍驤

古

單傳

大司馬溫之子襲封南郡公登國中爲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  
領徐州刺史持節荊江二州公如故假黃  
鉞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德宗大赦改年  
爲大亨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  
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綬加袞冕之服  
劔履之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增班劔六  
十人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人也僭晉

時以武進之東城爲蘭陵郡縣遂爲蘭陵  
人太和元年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  
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  
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加故封竟陵郡公五  
千戶給班劔三十人道成又爲太尉增封  
三千戶班劔四十人道成將有大志王儉  
諷動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備九錫  
之禮

劔筴

卷六

龍驤

古

單傳

蕭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  
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  
刺史加班劔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以兵五  
千人出鎮東城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

畢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劔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 趙賜姚弋仲劔

趙王廂即皇帝位高力督定陽梁犢謀作亂東歸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北至長安衆已十萬廂以大將軍姚弋仲討之弋仲將

劔策

卷六

魏

三

畢

其衆八千餘人至鄴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甲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廂命弋仲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 朱給班劔

巴下並出宋書本紀傳凡二十一條

義熙七年正月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劔二十人八年十一月進公

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九年九月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十一年四月天子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十二年五月又加公北雍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劔四十人

武帝

景和元年十一月進山陰公主爵會稽郡

長公主給鼓吹加班劔二十人

明帝

劔策

卷六

唐

三

畢

元徽二年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劔三十人  
昇明二年九月加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  
王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劔三十人義熙九年進位太保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十六人

徐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

義熙二年傅亮轉尚書僕射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

檀道濟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徙爲丹陽尹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

劔策

卷六

魏

天

聖德皇帝

謝晦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

長沙景王道憐薨追贈太傅前後部羽葆

鼓吹虎黃班劔百人

臨川烈武王道規薨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劔二十人太祖詔加殊禮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薨皆給班劔百人

太宗崩祭興宗被顧命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給班劔二十人

江夏文獻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給班劔二十人世祖即祚授使持節太尉錄尚書事給鼓吹一部班劔二十人又假黃鉞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劔爲三十人孝建二年冬徵爲揚州刺史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廢帝即位又增劔策

卷六

魏

元

聖德皇帝

義恭班劔爲四十人永光元年薨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錄尚書事給九旒鸞輅虎黃班劔百人

彭城王義康元嘉三年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班劔三十人九年太妃薨解侍中辮班劔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加班劔南郡王義宣以世祖即位加中書監都督

揚雄二州刺史羽葆鼓吹給班四十人  
建平宣蘭王宏大明三年疾動求解尚書  
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夢追贈侍  
中司徒給班劍二十人

始安王休仁太宗朝都督揚南徐二州事  
加班劍二十人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  
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又加漆輪車劍履  
晉平刺王休祐泰始七年夢追贈司空持  
節侍中給班劍二十人

卷六

三

三

晉書

巴陵哀王休若泰始七年七月薨贈侍中  
司空持節都督刺史給班劍二十人  
沈攸之元徽三年順帝即位進號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十人

柳元景大明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讓  
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六年世祖晏駕  
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給班劍二十人

劉延孫大明五年詔徵爲侍中尚書左僕  
射領護軍將軍明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  
十人

竟陵王誕元嘉二十六年徵爲持節都督  
荆湘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誕以位號正與  
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  
班劍二十人

海陵王休茂泰始六年太宗遺詔進位司  
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劍三十人

卷六

三

三

晉書

袁粲景和七年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  
始興王濬殺義恭諸子封鍾山郡王世祖  
加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  
人

宋謝莊答劍

宋世祖賜謝莊班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  
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



曰魯與魯夷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  
悅當時以爲知言劉義慶世說

宋賜殷貴妃葬劄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  
敗後帝密取之寵封後宮假姓殷氏左右  
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懷帝常  
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尸如  
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

劄策

卷六

三

三

三

給輜涼車虎賁班劄於是擬李夫人賦以  
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都下傳寫紙  
墨爲之貴宋書

賜太宗珠劄

南宋太宗爲徐州刺史時昭太后賜以火  
珠鹿盧劄宋書

齊給班劄

已下並出南齊書本紀所傳凡十二條

昇明二年進爵爲公持節都督給班劄二

十人齊國建爲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  
州刺史增班劄爲四十人

齊麟林王昭業冠于東宮崇政殿其日小  
會有司奏給班劄二十人鼓吹一部

豫章文獻王疑世祖即位進位太尉增班  
劄爲三十人及懷世祖給九旒轡輅黃屋

左纛虎賁班劄百人  
褚淵字彥回齊太祖受命其年淵加尚書

劄策

卷六

三

三

三

令侍中給班劄三十人

柳世隆少立功名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  
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九年卒贈司空

班劄三十人鼓吹一部

武陵昭王口爵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  
年夢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司空錄尚書增

班劄爲六十人

琅邪王儉齊太祖時爲太子詹事世祖即

位給班劔二十人及薨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給節班劔二十人

蘭陵蕭穎胄輔口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贈侍中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劔三十人

竟陵王子良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選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尋薨歛以衮冕之服給虎賁劔策

班劔百人

徐孝嗣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給班劔二十人

始安王遙光一歲之內五除不拜永泰元年爲大將軍加侍中中書令永元元年給班劔二十人

齊和帝中興二年進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薨拜不名

梁給班劔已下並出梁書

梁太清四年加司空陳霸先班劔三十人太平二年加丞相黃鉞領太傅劔履上殿太原王茂薨梁高祖甚悼惜之贈侍中太尉加班劔二十人鼓吹一部

梁臨川靜惠王普通二年領起部尚書事七年薨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增班劔爲六十人

劔策

卷六

龍

孟

梁書

南平元襄王偉封南平郡王領太子太傅大通五年薨贈侍中太宰給班劔四十人鄱陽忠烈王恢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薨千州贈侍中司徒給班劔二十人

始興忠武王憺封始興郡王天監十四年將之雍州薨千道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劔三十人

長沙王懿遂遇禍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武賁斑劍百人

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承聖三年十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陳高祖斑劍

二十人太平二年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

堂加高祖斑劍十人進位太傅加黃鉞劍

履上殿

逆敘悉平京都剏世祖即位以王僧辨功

劍筴

卷六

魏

吳

二六十五

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斑劍二十人

光大二年安成王□進位太傅領司徒加

殊禮劍履

陳高宗宣帝梁永定三年封安成王廢帝

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給

斑劍三十人光大二年進位太傅領司徒

加殊禮劍履

賜楚王劍

楚馬希範襲殷官爵封楚王清太二年賜以弓矢冠劍

謝賜方諸劍

梁簡文謝賜方諸劍啟曰才發玉函雕奇

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輝

比青雲之制

梁簡文集

謝賜孟嘗君劍

沈約爲東宮官謝勅賜孟嘗君劍啟曰田

劍筴

卷六

齊

王

二六十二

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珪劍雄身故能威

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

深存古

梁沈約集

陳給斑劍

已下並出陳書列傳凡四條

陳章昭達夢贈大將軍給斑劍二十人

衡陽獻王昌封衡陽郡王加給皐輪三望

車後部鼓吹一部斑劍二十人以溺薨贈

侍中假黃鉞武賁斑劍百人

鄒陽王伯山禎明二年起爲鎮衛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十人

豫章王叔英太建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班劍十人

周賜隋王劍履

大定元年大丞相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

揆封二十郡劍履上殿備九錫之禮

隋給班劍

劍筴

卷六

天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隋文帝輔政加殊禮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劉昶字休道封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

朝於京師高祖給班劍二十人

田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授征虜

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劍易一具

郭祚尺牘文章見稱於世世祖末年每引

入東宮特賜劍杖

弘農楊素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

尉公給班劍四十人

洛陽賀若弼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加

以珪劍珪帶金甕金盤雉尾扇曲蓋襍彩

女樂二部

宇文述薨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

四十人

弘農楊善會大業中爲鄆令以清正聞帝

劍筴

卷六

元

賜以尚方珪劍

隋詔唐王劍履

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遺牛元翼珪劍

長慶中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夜

結牙兵譟于府署殺田弘正王進發等分

兵據冀州魏博節度使李愬以珪劍王帶

遺深州刺史牛元翼曰昔吾先人以此劍

立大勲吾又以是平蔡州今以授公勢翦  
庭湊元翼以劔帶狗于軍曰敢有不承而  
愛其死力

唐書

賜劉濟劔

權德輿撰劉濟墓志銘天子賜以珪劔金

甲形弓盧矢

唐書

贈李光顏劔

李光顏嘗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

劔策

卷六

金鑑

望

五

解所佩劔贈之

唐書

遺孫得昭龍鳳劔

五代孫得昭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

劔闢難綾遺之

五代史

賜吳越王劔

後唐莊宗入洛遣使持節賜吳越國王金

印玉冊及衣冠劔珮等顧羣臣曰朕從實

堂即聞尚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不當待

以人臣也王嘗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時  
有詩僧貫休以詩謁王曰滿堂坐醉三千  
客一劔霜寒十四州

吳越備史

賞陳崇劔

後周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建威將軍從

岳入關破万侯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

長阮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

上生禽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

劔策

卷六

金鑑

望

五

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劔

賞之

五代史

劍筴第七卷標目

端委篇凡七十三條

搥劍

劍衛錫

劍帶笏

劍儀

步劍

晉劍

劍筴

劍履

劍筆

劍禮

劍左

劍拾

盤水加劍

秦劍

魏襄王冢劍

魏安釐王冢劍

廟堂劍

止劍

列劍錫

漢侍中劍

漢尚方劍

季夏兵劍

祠劍未共官

劍筴

劍奏事

劍扶

不着劍

白虎劍

劍立戶

劍長

閉劍戶

魏侍中不劍

吳景帝臺劍

晉侍中劍

晉劍木

晉亡漢劍

大廟劍

晉皇太子劍儀

玉頭劍

晉脫劍

晉武賁持劍

劍俞

晉給漢劍

劍不鹿盧形

宣武場劍儀

前劍

詔劍

劍易祭圓丘

劍笈

卷七

三

奏斷劍

劍無飾

梁劍儀

劍箱

席劍

唐班劍

開元劍席

解劍讀月令

劍笈

卷七

四

劍抹日

劍送公主葬

冥實君劍

杳冥君劍

勤政樓劍戲

唐皇太子劍儀

唐六品已下無劍

唐職事官有劍不劍

唐散樂劍戲

劍衽

劍筴

卷七

五

劍筴第七

明鄭開錢希言譚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臨川岑申授錄

端委篇

端委而治肅以爲飾豈體也哉有由然也

筴曰房皇周浹得禮之序其惟聖人乎

故禮雖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羸

以爲飾禮不可行矣周衰禮廢冠冕潰

莓八佾三婦致說君子夫君有君之威

儀臣有臣之威儀北宮文子之對衛侯

劍筴

卷七

二

三五十一

諄諄及于上下相固其言可不謂善哉

劍雖繁飾威儀具焉貴賤尊卑非是莫

辨矣前王創制後代變通班朝治軍蒞

官行法罔不由之可以斯須去乎玄戈

玉刃作會相輝綱紀或存品章斯備自

昔元君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無得

而闕焉塚墓之劍紛如徵鬼徵人亦胡

不信詩曰無備爾儀以保爾域筴端委



欄劒

黃帝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構  
龍角爲帝車大輅故曲其輶紹大帝之衛  
於是崇牙交旂羽揚擗稍欄劒華蓋屬車  
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晉志聖人見秋  
建乃作輪輿墨子言黃帝會鬼神于泰山  
駕車六校龍記里華蓋之類備見內傳  
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書昔馬鈞與高堂隆  
泰朝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約云  
古有故明帝詔令作之唐服志命馬師皇  
云黃帝造車服爲之屏蔽也

劒策

卷七

地安

二

三

爲牧正臣胙服牛始駕而僕蹕之御全矣  
見河圖延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肉傳古  
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閱覽八極師皇  
見仙傳及馬經爲帝馬醫  
當醫龍骸見世本

劒衛

武王乃出場于厥軍勢平治社以及宮微  
宜去者宜居者居還  
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素質白  
旗前爲  
王道也叔振奏拜假韋臣諸侯應拜假者又  
也則曹叔振奏行也  
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

常車威儀車也  
三公夾衛王也  
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  
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執王輕呂當  
門泰太卒也  
衛兵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  
羣臣畫從王召公奭黃耒師尚人牽牲黃  
耒事也  
伊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  
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  
地也舉天地則宗廟  
可知也  
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耆于昊天  
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  
惡也  
劒策  
卷七  
地安  
三

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  
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騎秦邑獨斷  
曰前驅有  
罕九旒雲罕東京陸曰雲  
罕九旒許綽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  
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單公把小鉞以夾  
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劒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太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  
奉明水周禮司烜氏以鑪取  
明水于月  
史記  
劒帶劒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劒之小也備禽恐不敵殺故恐其劒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父持之則寒民於死死耳口也老子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脊茂而劍筴卷七 葉四二六九五

載之木習被髮也木窮易解其劒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今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奔其質厚葬又喪以重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淮南子 鴻烈解

劍儀

古者天子二十而剗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剗帶劒隸人不得冠劒庶人有事得帶劒無事不得帶劒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去晉世始代之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以爲雕飾大典

步劒

劍筴卷七 葉五二六九五

天子之弓射人步劒穆天子傳

晉劒

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狎羊之裘以韋帶劒子

楚莊王裾衣博袍裾哀也 衣裾也今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公大布之衣大布相狎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于海內豈必鄉魯之禮之謂乎鄭五軼已書孔 鴻烈訓

劔履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  
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  
借以視朝是也易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  
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禮  
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春申君  
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肩輿入宮

劔筴

卷七

雜著

六一

聖賢書堂

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  
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  
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朋  
之足微諫之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劔筆

簪白筆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劔珥筆示  
君子有文武之備焉中華古今注

劔禮

進劔者左首

受弓劔者以袂

凡以弓劔苞直簞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

使之容並出大戴禮氏曲禮

劔左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失者以  
養身體□可威皆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與  
也劔在左刀在右韞在前劔在首劔之在

劔筴

卷七

雜著

七

聖賢書堂

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四者人  
之盛飾也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董子春秋

劔拾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  
爲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羣臣朝謁之儀皆  
在殿廷履屨不脫有時上殿則劔履皆拾  
此古之法非始今儀法苑珠林

盤水加劍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

大夫上猶加也問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

也設禮不下于庶人驅民而曰不下于庶人

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

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

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

劍策卷七 九

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

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

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

曰帷幕不修也幕一作箔有坐罔上不忠者不

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

不勝罷者罷廢也不謂之罷軟不勝任

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

于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不請此五者大

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誼傳貴大臣猶不

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所以

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

誼傳其在大諸大夫之域聞而譴發干上

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聞譴則白冠

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聞也白冠

纓冠喪服也盤水加劍水姓平若已有

治之也加劍當自刎也或曰殺牲造乎闕

造請室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

劍策卷七 九

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斂

也自斂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

而死加刀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裁自君不使人梓抑而刑殺之也梓

持頭髮按抑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

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罪不

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

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遠忽充故不責之

以備禮也再有免席免猶避也曰言則美矣求

未之聞也退而記之孔子家語

賈誼曰大臣有臯則白冠羗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臯耳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劒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漢書

### 秦劒

劒筴

卷七

端安

十一

聖德寶鑑

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劒泉屬壓洛重泉地理志重

馮翊秦惠公七年百姓初帶劒秦莊襄王

亥太子政代立爲秦王九年四月己酉王

冠帶劒既并天下自號曰皇帝史記

### 魏襄王冢劒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櫛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櫛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蠶蹤跡但

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劒二枚金玉雜具

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冢以鐵灌其上

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

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

戶無扁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

各三石人立侍皆式冠帶劒復入一戶石

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

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

劒筴

卷七

端安

十二

聖德寶鑑

積十餘重刀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

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鑊一

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巧而銅

鑊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

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

有執巾櫛鏡鑊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

無餘異物但有缺鏡數百枚

西京雜記

### 魏安釐王冢劒

汲郡發魏安釐王冢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或云即干將也

抱朴子

### 廟堂劍

天子處于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縣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淮南子

劍筴

卷七

端

主

聖賢堂

### 止劍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瑱秦儀雜就之于

叔孫通進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叢

置設綿案

爲習禮書處嚴誦以茅剪對地爲案位春秋傳置茅設也

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禮畢復

置法酒無敢譴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

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奉常賜金

五百斤

史記

### 列劍

公以下至二千石爲騎吏四人千石以下

劍筴

卷七

端

主

聖賢堂

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棐戟爲前

列

漢書

### 漢侍中劍

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劍

漢官儀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

謂之侍中分堂乘輿服物下至褻罷虎子

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

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

亦無負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

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漢官儀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負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嚳壺朝廷榮之次者爲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負掌侍左右贊

劍筴

卷七

雜考

古

漢書

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所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

宋書百官志  
南齊禮儀志

### 漢尚方劍

漢東京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織綬諸雜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綬劍諸玩好器物而已然則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

如今中署矣

宋書百官志

### 季夏兵劍

孟夏之月其兵戰季夏之月其兵劍注戟有枝象陽氣布也劍有兩刃象無所不生

淮南子

### 劍劍未央宮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

劍筴

卷七

雜考

五

漢書

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乃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其已正南面

漢書

世宗廟之祀不出明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

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攷元爲

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

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官每歲常祠之

也以四時祠江海雒水析爲天下豐年焉

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

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潯山于潯潯同西

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陽常

劍筴卷七 增要 去

山郡之河干臨晉馬昭之縣也江干江都

縣也淮干平氏南陽之縣也濟干臨邑界中

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

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

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吕方士

言爲隨侯劍珪玉珪璧周康珪鼎立四祠

于未央宮中漢志

### 劍奏事

魏相以文吏爲丞相好武皆令諸侯帶劍奏事有不帶者借劍而後敢入記史

### 劍扶

光武崩於南宮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

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

席藩國官屬出入宮者與百僚無別熹正

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

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

劍筴卷七 增要 去

得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後漢書

不着劍

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

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爵

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竟門

白近臣侍劍尚不得着劍以防未然也陛

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



漢名臣奏

白虎劍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緹  
加雙鶚尾豎左右爲鶚羽云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

左右監皆冠鵬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  
綰白虎文佩刀虎賁武騎皆鵬冠虎文單  
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鵬者勇雉也其

卷七

端委

大

17514

後漢書  
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劍立戸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劔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劍授

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樞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授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珪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皆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

劍筴

卷七

●

先

5-115

閉劔戸

天子即位明年將大作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先立閉劔戶

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雜物扞漆繒綺金珥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劍筴

卷七

漢書

手

二五四

### 魏侍中不劔

侍中按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儀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

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事

補闕晉志

魏侍中掌儀贊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南齊志

### 吳景帝墓劔

劍筴

卷七

漢書

主一

二五四

吳孫休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景壁有

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取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康許大

校神記

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

大冢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間開四周徹道通車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劔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

劔筴

卷七

雜

三

晉書

主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髻毛斑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千枚藉尸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聚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抱朴子

### 晉侍中劔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

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輅車給劔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晉書

### 晉劔木

漢制自天子至千百官無不佩劔其後惟朝帶劔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晉書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劔斬

劔筴

卷七

雜

三

晉書

白蛇雋不疑云劔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于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劔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劔代刃劔

宋書

### 晉亡漢劔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珽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于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卽世乃還江南晉書

太廟劍

晉光熙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劍伏誅晉書

劍筴

卷七

漢書

西

軍機處

晉皇太子劍儀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纁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綬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褕皂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釐囊晉書

玉頭劍

皇太子儀飾有玉頭劍東宮舊事

晉脫劍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劍晉書

晉武賁持劍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萊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人置長史一人

劍筴

卷七

漢書

五

軍機處

秩一千石西東閣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閣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珽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晉書

劍兪

晉收魏昭武舞曰宣武舞傳玄有宣武舞

歌短兵篇劒俞第二其辭曰劒爲淫兵勢險危疾驗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是儀

書末

### 晉給漢劒

晉會稽王給斑劒

漢官儀斑劒以虎皮飾之

三朝史志

斑劒本漢朝服帶劒晉以木代之亦曰象劒取裝飾斑蘭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

劒筴

卷七

雜類

五

晉書

銅飾紫絲紛錯御刀晉宋以來有之黑鞘金花銀飾靶厄

### 劒不鹿盧形

宋孝武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  
澠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  
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馬  
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  
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

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縉服雖親必卑自頃以來下僭彌益罷服裝飾樂舞音容通玩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

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蕃國官正各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

劒筴

卷七

雜類

五

晉書

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  
輦不得重杠郭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  
形樂毼不得孔雀白鸞夾轂隊不得絳襖  
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  
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  
得鐔舞杯杆舞長跽伎趺舒九劒博山伎  
緣大幢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  
得舞

宋書禮志

宣武場劔儀

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  
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  
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  
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校獵日平旦正直  
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槌一鼓爲一嚴上水  
二刻奏槌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秦開  
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

劔儀

卷七

禮儀

三

宣武場

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  
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  
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  
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劔履進夾  
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  
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  
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

宋書  
禮志

削劔

宋孝建中武帝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  
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  
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向坐劔不得爲鹿盧形內史  
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  
則不復追敬詔可

詔劔

劔儀

卷七

禮儀

五

宣武場

太宗明元皇帝永興三年春三月己未詔  
侍臣常帶劔

劔賜祭圓丘

魏和平十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禪祭  
于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  
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  
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  
祭圓丘帝袞冕劔賜侍臣朝服辭太和廟

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袞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臣主于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于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魏書禮志

劍筴

奏斷劍

卷七

手

手

手

北魏孝莊皇帝建義元年秋七月辛巳尚書奏斷百官公給衣冠劍佩綬易

魏書紀

劍無飾

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

梁劍儀

梁制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三百首佩瑜

玉帶鹿轡劍火朱首素革帶玉劍獸頭鞞囊諸王金璽朱綬百六十首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鞞腰劍開國公金革佩山玄玉垂獸頭鞞腰劍自關內侯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尚書令僕射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皆得腰劍舊至尊朝會登殿中常侍夾御史下輿則服扶左右侍中參乘則不帶劍

梁書志

劍筴

劍箱

卷七

手

手

手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左右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闢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轂道東北面立其鐘懸外東西箱皆有陞臣馬道南近

道東有姑崐嶠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王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閣來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爲飾雙雙佩帶劔黑易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

劔筴

卷七

禮部

聖

三十八

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斑劔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王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王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王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王坐卓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

慰勞具有辭荅其中庭設鐘縣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王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于坐罷首尾不絕也

禮部

席劔

大臣優禮者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劔言象于劔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并座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座者劔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劔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劔皆異刃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永冠帶劔今天子則王

劔筴

卷七

禮部

聖

三十九



具火珠鏢首惟侍臣帶劒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隋書志

### 唐班劒

大駕鹵簿左右衛將軍二人分左右領班

劒儀刀各一人唐書志

班劒本漢朝服帶劒也服五色班闌之義

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劒晉代之以木

謂之班劒宋齊謂之象劒唐書儀志

劒筴

卷七

端委

五

二

今儀刀蓋古班劒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

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大書典

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

武德四年六月凱旋獻俘于廟加號文皇

爲天策上將賜袞冕金輅雙轡黃金六十

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班劒四十人唐書

### 開元劒席

唐開元禮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宮臣入門詣西階樂作至解劒席後樂止爲首者就席解劒置于席俛伏興通事舍

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俛

伏興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爲首者跪着

劒伏俛興及會於殿上設不升殿者座席

於東西廊下設解劒席于懸西橫街之南

俱以北爲上唐書

### 解劒讀月令

劒筴

卷七

端委

五

二

唐制孟春皇帝御明堂讀月令設文官解

劒席于丑陛之左武官于卯階之右皆內

向其日陳小駕皇帝服青紗袍佩蒼玉乘

金輅出宮至于大次刑部郎中以月令置

千案覆以帕侍中奏外辦皇帝御輿入自

青龍門升自寅階即座符璽郎置珪于前

公王以下就位再拜侍中奏讀月令制曰

可刑部再拜解劒俛脫易取令升自卯階

席南北向跪置令于案立于席後典儀唱就座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了讀訖羣官復位四時之孟月及季夏王王讀五時令于明坐亦如之

唐書

### 劒抹日

凡抹日蝕皆着赤幘以助陽侍臣皆赤幘帶劒

唐書

### 劒送公主葬

劒筴

卷七

唐書

三

唐書

唐平陽昭公主薨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劒四十人武貴甲卒以葬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武貴

武貴也唐諱虎字改爲武也唐也

### 冥寔君劒

皇帝因登嶽山望少室尋古鑿迹得王晉之遺墟在永水之智曲欲開石室營壽宮

庀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甃瓦長二丈二尺濶八尺中有古劒一銅碗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斤及棖櫟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客還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寔君云

唐書

唐書

### 查冥君劒

劒筴

卷七

唐書

三

唐書

悠悠洛邑眇眇伊壠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一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辨難分朱紫翠墳全缺玄扃亦毀又敗火風爰歸坐水二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夢臺依稀泉帳草積丘壠松高巖嶂乃眷幽途彌增悲愴于彼兆域是生荆棘松劒猶存榆錢可識覽物流□□太息欲致禮於營魂聊寄言于翰墨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

十月一日鳳閣舍人河東薛稷爲文并書

丹右唐鳳閣舍人薛稷撰省冥君銘

### 勤政樓劔戲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于五鳳樓下令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詔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每賜宴設酺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劍策

卷七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

大陳山車旱船尋幢走索九劍角觝戲馬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

大陳山車旱船尋幢走索九劍角觝戲馬鬪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

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

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于

樓前歡舞以娛之

唐明皇雜錄

謹按張衡西京賦中有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則走索九劍之戲不獨明皇時自古有之矣○元和中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有立部伎一首立部

伎鼓笛鼙舞雙劍跳丸九劍區索揮長竿太常司役有等級生上者生生下立生上坐部生歌清坐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

### 唐皇太子劔儀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袞之文太子以爲與人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輝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達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綬犀簪遵絳紗袞白紗中

卷七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

大陳山車旱船尋幢走索九劍角觝戲馬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

置卑領裸揆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華帶劔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相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袞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劔珮業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珠弁珠旒及裳綬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

可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袞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宋王溥唐書

### 唐六品已下無劔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

劔笏

卷七

唐書

聖

唐書

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劔珮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無紛鞞囊隻珮又九品已上朔望朝三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

唐職事官有劔不劔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

奏内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悞此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劔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上散官並不得服劔珮綬

唐書

### 唐散樂劔戲

散樂者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併優歌舞雜奏摠謂之百戲跳鈴擲劔透

劔筭

卷七

唐書

聖

唐書

梯戲繩緣竿弄枕珠大面撥頭窟礪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秦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樹白雲畫地成川之類至于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安帝勾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其百戲後魏道武明元二帝增修之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

初罷之至宣帝復召之作於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摠追集於東都太帝廟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門內廊八里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彈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先百其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

創策

卷七

聖

聖

曰先奏坐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

然後奏部

大第並此舊例之內散樂一千人其數各

當時進止

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

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徐

考假輪半外不得妄有破除正觀二十三

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

人餘並放還神龍三年八月敕太常樂鼓

吹散樂音聲人並是諸色供奉及祭祀陳

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鎮雜

科

唐會

劔祗

韋渙字子斐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

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渙曰願公

無權墀愕然渙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

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劔

祗廟坐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

創策

卷七

聖

聖

居此得無愧乎

韋渙

傳

劍策第八卷標目

柔武篇 凡三十六事  
凡四十二條

蛟駭劍

丈夫劍

君子劍

稅劍

獻錕鋸之劍

劍大

劍策

卷八

兵尚劍

鑄劍爲農器

美金劍

却劍撥

雅琴奏劍

獻步光之劍

韋劍

水劍潭越

勸膏劍

劍循行

賜呼韓邪玉具劍

藥劍傷

漢賜南單于珪劍

賜北匈奴斬馬劍

陳兵見劍

賜北匈奴玉具劍

劍策

卷八

異國進百金劍

賜匈奴玉劍四具

賜堯樓儲玉具劍

魏賜匈奴珪劍

封劍送行臺

真臘劍

諸王利利劍

援劍

火精劍

碎劍匣

身本劍

樂浪人獻劍

石擊劍

劍信

劍策

卷八

三

劍策第八

盟寶錄希言誤解 雲間真昌訂 臨川鄭元昭授錄

柔武篇

不動金鼓故曰柔武 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此逸周書之辭也

論曰禮義之俗成于富厚忠敬之道可

施蠻貊聖王所以拱揖指麾不降席而

賓四海者誠之至也故曰飛鳥淵魚之

應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

而蒙化者焉董子不云乎上之化下下

劍策

卷八

柔武

三

柔武

之從上猶金之在鎔惟冶者所鑄是以

君子論劍先柔武不柔武而能殺遠服

衆無敵于天下者未嘗有也夫霍鳴成

其子和中孚格以豚魚銅山崩于西霸

鍾應于東感動之理所從來遠矣况乎

荒外從風鳳麋翔舞下及微蠹咸得其

所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非至誠孰能致

是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策柔武

伊尹受命于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苻  
婁仇州伊慮溫深九夷十蠻越溫翦髮文  
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鮫駸利劍爲獻鞞刀  
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後漢志佩刀  
之飾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刃劍  
口卽本草所稱沙魚也廣記云鮫魚出合  
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刃  
劍又可以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

卷八

柔武

1  
2

三九

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非其利也而當遠求  
于民故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  
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制其品伊尹受  
命于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苻婁仇州

伊憲溫深九夷十蠻越溫髡文身

因之別稱翦髮交與謂令以魚支之鞞口鰓

之醬鮫厥利劍爲膚也鮫皮作五鮫支

也魚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茵者

南蠻之  
別名  
請令以珠璣璫象齒文犀翠羽

菌鵲短狗爲犬。璦璦似珠而小。菌鵲可用爲。旌旌翳短狗之善者也。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闢耳貫胸雕題

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關耳貫服  
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

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鄴江歷龍角神龜

爲麝江壓珍名解角得也前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

他日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蠟犁其

龍東胡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胡請

劍筴

卷八

同

三三

五十六

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驢駃騠良弓爲獻

湯曰善

三

楊炯少室山碑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

之效珍

丈夫劍

西海外丈夫國在維島山之北其爲人衣

冠而帶劔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終

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  
父即死是爲丈夫民



君子劍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子  
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或作華之草民多

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一

日在肝榆之尸國薰草朝生夕死大樹山

通萬里之言博物志

東海之外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

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少昊孺帝顓頊

劍策卷八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東口之

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亦使虎豹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生司幽司幽生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

食黍食獸是使

四島有大阿之山者山海經

稅劍

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袒首右騶虞裨

兒搢笏而扁賁之士脫劍故淮南子云武

王解劍帶笏以示無仇

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

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

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

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淮南子

劍策卷八唐王粲賦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

而是載鑄劍戟以欣同

獻銀鍔之劍

周穆王太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

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

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

果于自信果于誣理哉孔澹

劍大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珪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廣演其義也極有七事咎有三屋豐有三頻忍有四教珪有五大聚有九酌源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三發滯以正民貧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劍筭卷八 六

往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口

寵可動此言所酌為政之事五大一大知

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

賂五大農假貸言之為謀之即恤貧振施老也

兵尚劍

旗物尚白金月事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

昧斷絕其刑則斷盡之始乎無端道也

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

量則衆彊不祇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令悉也令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偕習以悉悉盡莫之能傷也此居于圖而方之外

子管

鑄劍為農器

孔子北游登于農山之上一作景山子路

劍筭

卷八

七

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

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

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皆指旗幟鐘鼓

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繽紛貌下蟠于

地獨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猶

塞旗執事取也而敵其首曰敵唯由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

平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泝瀦之

野

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

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

兵四事故

尚篇素陳說

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

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

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

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

劍策

卷八

策

八

聖德集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

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

不越

不淫

鑄劍戟以爲農器

戟有枝

放牛

焉于原蕝室家無離曠之恩千歲無戰鬪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

選猶

擇也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繇辭則顏氏之子有

之矣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

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

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子貢曰願得白

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

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

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

劍策

卷八

策

九

聖德集

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

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

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

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

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

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

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

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

劍策

卷八

子武

十一

聖德聖德

子也劉向說北死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埜鑄劍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設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輶輶三仗首林額紅謂之橐鞬三仗也馬竊中華古今注

唐裴晉公鑄劍戟爲農器賦皇帝之嗣

位十三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美金劍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于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而然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劍策

卷八

子武

十二

聖德聖德

長弟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屬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

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

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

王矣可謂一霸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

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

劍策

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

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

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蘭即所謂蘭

革重革當心制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

之可以禦矢分有謂從生者分無坐

宥薄罪入以半鈞其首犯而寬宥者無坐

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

矢以罰之謂其人自亡所生而被抑屈爲

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鉏

却劔檠

定公會齊侯夾谷揖讓登酌獻之禮畢齊

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

于是旄旌羽敔矛戟劔檠鼓譟而至孔子

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

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

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

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韓詩

類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將欲行盟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曰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端平齊

侯階會壇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

爲命司馬止之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

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齊侯逡巡而謝曰

主兵之官使禦止之

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之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其名也幕帳也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齊侯自桓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于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魯優魯四邑請皆還

卷八

辛武

齒

齊侯

雅琴奏劍

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外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伯關東從瑯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淮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窮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禮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賜又夷之甲帶步光之劍仗物盧之矛出死

士三百人爲陣闢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爲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颺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絕

獻步光之劍

劍焚

卷八

辛武

五

齊侯

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私有也與吳爭疆甚爲王患之且夫枚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左傳襄元年吳王說越越王今苦身養士千夫報稱李入越

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

史記作子待我伐越而

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

為齊所有

方以存亡繼絕為名

存亡國繼絕世

夫伐小越而

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不窮若其約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約不窮救魯不絕世伐齊威

加晉國不避難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

劍策卷八 六

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君令

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

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

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

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

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

人勾踐父內不量史作孤實乃與吳戰困

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得復仇則死無恨

遂問子貢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

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音士卒弗忍百

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太宰嚭用

劍策卷八 七

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順君之過以安

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佐之以徼其志與射重珪以悅其心卑

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

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其

攻之吳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

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

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十三

四兩爲一鎰

劍二矛二

矛建千兵車長丈二尺

子貢不受

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

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序國爲虐莽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

不敢復自它計後五日越王悉

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頃首言于吳王曰東

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

劍筴

卷八 秦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錢屈盧之矛步光之

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

人之國悉人之衆及從其君不義□□□

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

子貢去越越王送之金百鎰

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

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似將使使者來

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

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竊聞大

王將興大義誅彊扶弱困暴齊而撫周室

故使臣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

劍筴

卷八 秦武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

魏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繇繇飾以

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

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利隨波截鴻

水不斷刃

韋劍

孝文皇帝之時當垂耆老皆聞見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戈綈

綈代黑色也厚繒也足履



革易革生皮也不用以韋帶劍但空用韋

莞蒲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慈蒲兵木無

刀兵罷如水而無刃衣縕無文言內有亂

架言上無文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集謂合

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麗美也準於是

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書

南齊崔祖思建元元年為給事黃門侍郎

上太祖陳政事啓云漢文集上書囊以為

劍筴卷八 采武 主

殿帷身衣弋綈以為帶劍歷觀帝王未嘗

不以約素與侈麗亡也南齊書

水劍疆越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

圖達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

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舅惟虜揚軍如

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衾漠北叩勒

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霸帳擊闕氏

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椎鳴鏑前書

之號鳴鏑今釘鹿鏑鹿音離匈奴有左右

阮岍獲昆彌昆彌西域國名也虜傲倭馬人字畫

儀音真無像字諸家並曰傲倭為栗驅騾

驢馭宛馬宛國名今有蕭特國恐是也驅騾

其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摩置四郡據守敦

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

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立候關北建護西

劍筴卷八 采武 主

羌捶驅氏棘寥狼中祚捶擊也寥狼猶擊

西南東擲焉恒蹂躪滅貊字書擲即摩字

踏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劍疆越羈係

等下西南夷也水劍疆越水劍疆越殘夷文身

海波沫血最梁傳越人破髮文郡縣日南

漂槩朱曄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

南南越王趙建德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部尉

東南兼有黃支會稽東部都尉也兩書自

連緩耳瑱雕題緩耳耳下垂也雕題額也 摧天督即天 牽象犀椎峰蛤碎瑠璃甲瑇瑁玳瑁玳瑁形似龜出南海甲 於其甲也我賊也背其期反觴以規反也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 其川鼻飲之國駱越之俗 父子同川而浴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相習以見飲也 言其恐懼如奴虜之服也 後漢書

勸賣劍

劍筴

卷八

漢書

主

三〇四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者持鉤鉤田罷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鉤鉤持兵者乃爲盜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罷讀曰疲言爲盜賊久心亦疲厭也 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

貧民假給與也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多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對檢百本雞五十慈一畦畦每一口即如一種也 家二母彘五雞則每一家養之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後漢書

劍循行

劍筴

卷八

漢書

主

三〇五

蓋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不以左遷爲衛司馬如今衛士令也漢注有衛屯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繇與從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官屬也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私見使而公卿尚書也以尚書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 尚書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輶上奏辭天子出爲天子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先導九天子發故上奏辭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

禪音單共字从禾

冠大冠帶長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

卒得代當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

留共更一年更猶令言以報寬饒厚德後漢

書

### 賜呼韓邪王具劒

創筴

卷八

漢書

通鑑

二六十六

呼漢邪遣子右賢王鉢婁渠堂入侍

婁力于反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鉤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敕叩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

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單于正

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轡緩結古辰字草名也玉具劒

璽用玉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十戰戟

爲之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勒馬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龍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道讀曰導長平涇水北坂

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

毋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

創筴

卷八

漢書

通鑑

二六十六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徐自爲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此自守也於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雞鹿縣西北詔忠等留衛

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糒立備乾飯也前

後三萬四千斛給鹽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後漢書

### 藥劍傷

漢送少王烏孫主解憂弟相夫也至燉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長羅侯常惠上書

昆彌烏孫正號也願翁歸靡其人名也

留少主

女也

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

劍策

卷八

漢書

王

二

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大鴻臚蕭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當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賜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

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壯士拔劍擊之劍刃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

漢書

### 漢賜南單于珪劍

劍策

卷八

漢書

王

二

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縷綈綬

縷音辰草名以縷草染綬因爲名則漢諸侯王制縷綈色綈古綈及說文縷青也

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珪劍弓箭黑節三

駟馬二黃金錦繡綯布萬匹絮萬斤樂罷

鼓車駸戟甲兵飲食什器

後漢書

### 賜北匈奴斬馬劍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裴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酹答之禮宜司徒掾班彪立橐草□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創筵

柔武

美

110-19-45

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獨使者谷都護封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休斯之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

封典

與生

湯發

百戰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  
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  
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  
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  
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轡九一矢四  
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  
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  
屬官作供

朱武

三

早家讀書  
丁未年

賜呼韓邪竿瑟瑟簪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數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言遺也齎持從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後漢書

華

三

時所

陳兵見劍

赤眉樊崇與劉盆子及大將等奉璽綬劔

璧祖不即見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  
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歎  
曰卿庸中噉噉鏃中錚錚也

東觀漢記

賜北匈奴玉具劍

永和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劍羽  
蓋車一駟

後漢書

異國進百金劍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石馬又進珽劍價

劍筴

卷八

矛戟

手

二  
高麗書

直百金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東觀漢記

賜匈奴玉劍四具

永和三年竇憲立於涂鞬爲北單于四年

遣耿种即授璽綬賜以玉劍四具

後漢書

賜兜樓儲王具劍

安帝二年立單于兜樓儲天子臨軒賜王

具刀劍

後漢書

魏賜匈奴珽劍

魏黃初六年十二月更授匈奴南單于璽  
綬賜之珽劍

魏志

海中執劍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初朱  
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  
始閭諸及長知蒙爲國主即與母亡而歸  
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  
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  
孫相傳太和十五年遣大鴻臚拜璉孫雲  
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  
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  
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  
令及郊丘之禮神龜中雲死璉太后爲舉  
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  
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  
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

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

魏書

### 封劔送行臺

療者孟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劍

卷八

宋武

三

三

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于蘭于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達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鑄銅爲罌大口寬腹名曰銅罌既薄且輕易於煖食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

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將蕭衍南梁州刺史陰子春煽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銀券刀劔衣冠之屬表送行臺

魏書

### 真臘劔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之上

卷八

宋武

三

三

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圍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釧指展上皆簇猫兒  
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藍  
漆赤色出則手持金釧百姓間惟婦女可  
涂手足掌男人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  
花布惟宮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  
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  
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  
識體例也

真臘風土記

劍筌

卷八

漆武

三

三

諸王利利劍

若諸王利利以水洒頂得爲人主整御大  
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  
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  
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  
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  
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  
此臣下中之下

法苑珠林

援劍

爾朱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于駝  
牛署榮死魏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  
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  
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  
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  
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  
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教曹援劍起舞誓  
以必死

魏書

劍筌

卷八

漆武

三

三

火精劍

火林國有火精劍

詳見

唐建中二年火林

國所貢云

杜陽雜編

碎劍匣

唐德宗始于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  
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瑠珀匣以賜  
之其匣即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



何以裨將金瘡而辟瘡痂匣上曰今兒奴  
欲恣逆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  
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髮以  
付英公今朕以人爲珪豈以劒匣爲珪也  
左右及中外聞者罔不感慨

壯陽雜編

### 烏吞劒

眞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  
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  
劍筌 卷八 系武 三  
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眞臘王取大牛肉  
中安小劒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  
吞之乃死無復種矣

朝野僉載

### 樂浪人獻劒

貞元十年七月庚辰賜南詔印韋臯請以  
黃金從之九月辛卯使濠湊羅棟等獻鐸  
樂浪人劒朝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

唐書

### 石擊劒

僖宗中和中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陳敬瑄以楊行遷等又無功以押牙高仁  
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  
未發前一日有鸛鵒者自旦至午出入營  
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  
也仁厚命釋縛溫言諭之謀遂以仁厚之  
意潛語寨中人明日阡能聞仁厚將至遣  
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  
劍筌 卷八 系武 三  
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詞知引兵圍之下  
令弗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  
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  
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  
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擊狼狽  
棄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乃取渾擊  
旗倒擊之每五十人爲隊揚旗疾呼曰羅  
渾擊已生禽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

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瓦石擊之共禽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

唐多遜五代史

### 劍信

後唐清泰中潞王至陝僊佐說王曰今天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于此先遣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遣

### 劍策

卷八

宋武

天

開禧二年

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爲信候騎請降於潞王

五代史

### 劍策第九卷標目

天

集篇凡三十一條

輕目劍

水心劍

石穴劍

竹王劍

林邑劍

爲天子鑄劍

### 劍策

卷九

斬蛇劍

故劍

管涔劍

劍池上聳環珮音

夢授劍

袖劍詣丹丘

夢天子殿劍

劍辟頸

劍決腹

劍碎後貌

懷中劍

巨人劍

夢引劍

劍吼

擲劍

禱劍

劍笑

卷九

二

劍不死

劍生兒

劍墜地

夢得廉頗劍

憂劍

星倚劍

礪劍無所傷

夢劍

目錄

劍笑第九

明覽錢希彞輯 臨川湯顯祖訂正 臨川吳之甲校

天棊篇

棊輔也周書大誥之辭

董子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故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夫其窮祥

極瑞應圖合牒不可殫書然未有無其

德而有其事者又况劍爲神物耶非天

命何以得之哉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劍笑

卷九

天

一

聖賢堂

者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乃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故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裁異而不稱休嘉聖人蓋

有深意存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稽古窮商以訖于僞漢維是殊尤絕異

班班可考寧獨帝王貴天蓋將相后妃

皆然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笑天棊

輕呂劒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

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武王使尚父與伯夫

致師也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

大敗武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

商辛奔內登于厚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

火屏遮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

拜遂揖之太白旗名謂召也商庶百姓咸

劍筴卷九二

俟于郊郭外也郡賔僉進曰上天降休

再拜稽首諸侯賀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

乃剌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

斬之以黃鉞輕呂名折懸諸太白斬絕適二

女之所乃既縊二女姬已及嬖王又射之

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

小白玄鉞黑斧小乃出場于厥軍揚平治

宮微宜去者宜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以

前于王素質白旗前叔振奏拜假群臣諸

叔振奏行也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王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闔天

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

佐韓王輕呂當門奏羣臣畢從毛伯鄭奉

明水衛叔傅禮羣臣盡從王召公奭贊采

師尚人牽牲贊佐采牽尹逸筴曰殷末孫

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斜字

劍筴卷九三

彰顯聳于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周公再

拜稽首乃出受天命王天口也立王子武

庚命管叔相為三監乃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糾所拘乃命

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忽即括散

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于三巫王

乃命閼天封比干之墓益其乃

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

之乃班班還歸京也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夜陳甲子朝誓也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曰遠矣西土之人勞苦武王嗟我友國家

君大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亞次旅衆大夫及

也其位大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師率及卒率

人劉羗羗微纘纘彭濮人入在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蠻微

劍筴在巴蜀德彭在西北庸橫在江稱爾戈稱

也比爾千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婦人如外

則盡家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

棄其先祖肆祀不答祭名昏棄其家國

遺王父母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言紂棄其賢臣而

也用之仰暴虐于百姓以姦亂于商國今予

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代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勉

七伐乃止齊焉威武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哉夫子尚桓桓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此訓與千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

其子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

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也古者將戰先使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

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攝代御馳轡御

下桶焉掉鞅而還攝叔曰聞致師者古入

行其轡轡而復云以大卒馳帝紂師紂

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

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畔紂紂走反入登平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干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劍筴

卷九

天集

六

翠樓堂

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玄鉞用鐵不磨

縣其頭小白之旗

史記

### 水心劍

東晉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晉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晉武帝

劍筴

卷九

天集

七

翠樓堂

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

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晉金五十斤

晉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晉進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

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已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洽爲陽城令

續齊書記

梁元帝玄覽賦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

劍筴

卷九

八

八

華嚴堂

肺雁山開

石穴劍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

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其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場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暝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朗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

劍筴

卷九

八

九

華嚴堂

人祠焉

後漢書

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于是相與一劍刺穴屋能着者以爲廩君四姓莫着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船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

劍筭

卷九

天樂

十一

雲陽縣志

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

劍筭

卷九

天樂

十二

雲陽縣志

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爲巴郡因賦歛之巴人呼賦爲賓因爲之賓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刻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復號之爲巴氏李特子雄僭稱王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錄異記並見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積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



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其面  
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  
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管巴蠻有五姓  
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  
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  
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唯務相獨  
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  
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  
劍筭

卷九

天象

三

天象

有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  
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  
陽石立名矣事既鴻古難爲明徵

竹王劍

劍筭

卷九

天象

三

天象

南中在管益夷越之地滇濞句町夜郎葉  
榆桐師萬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袵隨  
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  
將軍莊躋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  
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射夜郎又降而秦奪  
楚黔中地無路得及遂留王滇池躋楚莊  
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國分  
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  
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邛水有  
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  
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  
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爲

姓捐所破竹於埜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晉常璩華陽國志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邇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

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

劍筴

卷九

天禁

五

單

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是其神也經

並見

謹按梁任昉述異記則云夜郎之先有女子浣紗忽見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及長有武帝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王印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爲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其說與本文經注畧同

林邑劍

有范文曰南西捲縣夷師雅夷奴也文爲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鱧魚隱藏

劍筴

卷九

天禁

五

單

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缺文入山中就石治鋏鍛作兩刀舉刃向郎因祝曰鱧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郭破者是有霸神文當治此爲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霸進斫石郭如龍淵于將之斬蘆臺繇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

孫如斬蛇之劍也雅堂文達行商賈北  
到上國多所聳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  
林邑教王范逆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  
廟略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衆心文譏  
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  
椰子中飲而殺之遂脇國人自立爲王取  
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

劍筴

卷九

天集

主

聖德皇帝  
高祖三

爲天子鑄劍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  
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  
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寓居窮谷裏有人  
歐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  
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  
爲戲言了亡疑色上曰今所鑄鍊鋼臍難

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  
可以射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  
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予此物名爲  
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斷虎兕臍  
兩莫能逢之所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  
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  
砥歛鏐終爲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于鑪  
中俄而烟燄冲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  
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  
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逢一荊人  
于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  
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  
以賜高祖高祖長佩于身以殲三猾及天  
下已定呂后藏于瑋庫庫中守藏者見白  
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

劍筴

卷九

天集

主

聖德皇帝  
高祖三

曰霽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霽金內府也錄曰夫精霽變化其途非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于已往謠歌

劍筌

卷九

天象

太

三

羽陳勝胡亥爲三狎國爲木德漢叶火位

此其徵也

王千年  
拾遺記

靈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治之即成神劍可克定天下昂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也上皇解匕首投鑑中劍

成殺三牲以舉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霽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于瑱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收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霽金內府

劍筌

卷九

天象

五

三

斬蛇劍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史記

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嫗爲詐欲笞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

劒筴

卷九

天孫

主

漢書

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東游以厭之

宋書符瑞志

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萬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珪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劒晉惠帝武帝火燒之今亡

宋書禮志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爲

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珪劒捨舊劒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謂此劒即斬蛇之劒也

崔豹古今注

城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上承淮水下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

劒筴

卷九

霽

十一

漢書

上承淮水于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瓠盧溝水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澧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澧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潭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麗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劒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

水經注

後漢班固高祖述爰茲發跡斷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魏曹植漢高皇

帝讚也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

野披攘 唐睿宗漢高祖讚赫赫漢祖

應若興雲秦原鹿喪沛澤蛇分 李白

戰場懷古詩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

謹按金樓子孝經援神契諸書載孔子夢三槐閭豐沛市有赤蛇起呼顧問于貢姓觀之見赤蛇化為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然則鐵縛之說自非聖人曷能知之乎

劍矣

卷九

天集

王

黑龍山

故劍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

為宦者丞坐論鬼新輪掖庭後為暴室曹

夫時宣帝養于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

寺居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

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

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帝夫

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

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偃聞

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

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

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

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

后 漢書

隋蕭后賦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于宸

劍矣

卷九

天集

王

黑龍山

極

唐王昌齡詩一聞漢主思故劍使

妾長嗟萬古冤

管泚劍

前趙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生而眉白

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泚山

以琴書為事晝夜閒居有童子入跪曰管

泚王使小臣奉調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

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  
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  
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斬準之難  
自長安赴之僭即皇帝位晉書載記十六  
國春秋並見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  
首於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  
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十三州志  
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  
劍筴卷九 天集 三  
山重阜修巖有艸無木泉源道于南麓之  
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岍連山聯峰  
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居于管涔之山夜  
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  
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  
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  
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  
也水經  
曜遂爲胡王矣注

劍池上聳環珮音

劉元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  
去遊吳郡虎丘夜于劍池上聳環珮音一  
女子衣紫羅衣垂細帶謂元曰吳王愛女  
願來相訪元曰豈非韓重專紫玉耶遂與  
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  
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非  
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去虎丘三里元乃仕魏官青  
州刺史異  
夢授劍  
梁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  
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  
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  
我以此環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  
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爲皇太子臺城

隋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亡懼  
容帝崩即皇帝位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  
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  
若神方順豐下須髯如畫直髮委地雙眉  
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  
相分辨眈眈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  
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  
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

劍笈

卷九

天象

三

隋書

袖劍詣丹丘

隋開元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  
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  
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  
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  
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  
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  
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堯

所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  
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俯就公若不相持  
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  
居鄆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帝之來雖將不  
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觀其  
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于苦宇之下先  
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  
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糴于時者顯晦既殊

劍笈

卷九

天象

三

隋書

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  
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以冥  
徵謂鍾末運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  
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讓躡  
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雞夏蟲未足以窺  
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一言可  
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  
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殫吳後去越



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于越而愚于齊  
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有數時  
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言訖  
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  
密遣太宗鄴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

神告錄

### 夢天子殿劍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  
忽夢一中使來召詵驚喜即命駕與中使

劍劍

卷九

天宗

元

聖德聖堂

俱出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  
多咸再拜于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  
物誼誼然闐咽於路槐影四盡烟幕迤邐  
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  
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  
甚嚴若王者居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  
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笏組列于  
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端然瓊玉華耀真

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劍  
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綦冠被  
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  
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  
有宮嬪數十列於前詵再拜舞蹈既而中  
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  
使遂引出門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  
后祔葵詵所夢殿東宇下綦冠被袞龍衣  
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衣貌如婦人者  
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有以歷代聖  
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志

宣室

劍劍

卷九

天宗

元

聖德聖堂

### 劍辟頸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夏部將于南陽  
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  
騎追之甚衆及以劍自後斫穆頸墮而隕

地筋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然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膺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載還旻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一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還臨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于官

廣異記

劍筌

卷九

天集

王

劍決腹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亡何髣髴斑白常早朝上上見之惓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至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罷父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爲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曰臣嘗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動上念上

即詔力士下京兆尹選入間子女頗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下還奏曰臣它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皆露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彼庭中故衣芻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謾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按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

劍筌

卷九

天集

王

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  
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惇惑乃以宮中  
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  
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  
服上睨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于是以  
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  
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  
謂力士曰此一賧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  
劍筴

子飲樂焉

柳氏舊聞

卷九

天象

三

子飲樂焉

劍碎後貌

朱泚及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  
內殿因歎曰千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  
遂以劍所檻上鍊後貌應手而碎左右皆  
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後貌不足憂  
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仗上數尺光明

即火精劍也

杜陽雜編

懷中劍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  
族素輕易恒以吳人狎侮尉尉不能堪某  
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  
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  
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于獄州斷刑當  
決殺將入市無倖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  
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  
劍筴

劍筴

卷九

天象

三

子飲樂焉

巨人劍

室父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尉史

竇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弃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竇勉憂甚而策未有所央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卽劍策

卷九

天

三

早

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宣室志夢引劍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堦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南唐近事劍吼

劍策

卷九

天

三

早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呪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

竟帥滄海

王章  
開話

擲劍

偽蜀有趙溫圭善表許術占人裁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凶悍至後主時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于朝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

劍筌

卷九

天米

云云

二二八

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太駭乃于中探一匕首擲地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于咸陽

騎劍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時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旣而踐廊廟再擁節旄

劍不死

燕之舊將周歸祐燕門更變之際以劍拄心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爲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僞者松檟場席地而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守後竟死于牖下

劍生兒

劍筌

卷九

云云

二二九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旁則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薜人以爲異

劍墜地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仗劍于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劍墜于地踞而接之曰此我家之珪三日段氏亡韋鞠爲

已子後爲後漢高祖

夢得廉頗劔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已曰可于屋東掘地取吾珪劔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諭年遂富後泄其事于是失劔

晉神錄

憂劔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

劔筴

卷九

天集

天集

二集

香火不懈厥陷長安在宜楊里爲寂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引其手若騰躍于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門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

數十里有謁者平剝褒袖云大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額謝恩于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

道教靈錄

星倚劔

僞吳鄂帥王璉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墜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璉

劔筴

卷九

天集

天集

二集

仗劔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璉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璉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邪由是自負卒至大官王與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壞亦無藏疾

石擊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

莫不異之而弗道

礪劍無所傷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或一日行於村路翁蒼間馬脊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劍發

卷九

天果

聖王

聖王

夢劍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錯錄衛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子在此泊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它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南唐近事

劍筌第十卷標目

鐔千篇凡四十八條

女子劍

丈劍

雞冠而舞劍凡三條

虎幄劍

從者不說劍

劍新冶

淮南太子劍戲

畫劍

柏谷劍凡二條

建章宮逐劍

呂邑王劍戲

旄頭劍

劍游

劍入非常室

劍入非常室

天劍

劍眠

劍柱

讓劍

琨華堂倚劍

劍擊白日鬼

望劍

劍舌

墜劍標

陳初劍謠

永藏劍

引劍防犬獠

絲衣劍

劍蠅

劍入羽林營

夢千劍

夢千劍



集劍

海上仙峰劍

劍封侯

劍棟

南楮題劍

啗劍效郭璞

星月徵劍

好劍槩

劍笑

劍鋤花

劍聲

宦官劍珮

劍名奪命龍

鹽城劍

陳州婦人劍

戰酣劍折

劍倚門

劍笑第十

明賢錄希言

新野馬之駿正臨川夢里投鞭

鐔千篇

天以不見為玄然其誠告人君其微而著矣故曰鐔千篇丁寧意乎

笑曰楚莊見天不妖地不孽則禱于山

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莊王能求過

于天者矣然則清明在躬苟無穢也何

讓焉夫蠶珥絲而絃絕東風至而酒清

儒者以為奇可而怪非人所意之事惡

劍笑

卷十

鐔千

一

明賢錄

乎極哉傳稱貌言聽視皆有妖而貌則

以服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

好也故曰不衷身災劍非服之大者歟

行則福廢則覆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聖

賢著龜蓋凜若帝監之在矣乃歷古所

紀王公國君列士齊民稀不以劍敗者

飛蓬隨風微子與歎思深哉其言之易

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笑鐔于

女子劔

夏桀無道殊喜爲丈夫服帶劔傳冠世紀

丈劔

衛靈公太子蒯瞶好帶劔長一丈公怒之

乃作長一尺劔古史考

雞冠而舞劔

子路帶雄雞之冠拔劔而舞曰古之君子

以劔自衛乎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

劍筭

卷十

二

重上

仁以爲衛不善則以忠化殺暴則以仁禦

何恃劔焉莊子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劔而舞曰古之君

子固以劔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

之外知見知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也周何恃劔乎子路曰由乃

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矣更記子路性剛好勇立志

先直冠雄雞似服險暴孔子孔子設禮

弟子此蓋初見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

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

若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劔矣孔子曰君子

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

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

持劔乎子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說苑

劍筭

卷

三

重上

虎幄劔

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圃

焉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

兩牡與甸一轅卿車甸時謬紫衣狐裘紫衣

至但裘不釋劔而食和亦不敬太子

使宰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

仲

從者不說劍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

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

今欲從者晉陽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

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乃如之而

歸之于晉陽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

劍策卷十四

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使其從者說

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乃使

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

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午

劍新治

梁孝王以讒怨表盎使人來殺表盎袁盎  
顧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無誤乎

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

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

治此劍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

晉潘岳西征賦平表緣之正義伏梁劍

于東郭

淮南太子劍戲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

郎中龜被巧案巧者謂乃召與戲被一再

劍策卷十五

辭讓誤中太子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

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請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

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

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遺太子

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案彥云即徙淮南其當是時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丞主刑獄四

不遣太子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跡連王王使

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治王史記

### 畫劍

廣川王去廣川王即膠王齊太子也好文

辭方伎博奕倡優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

袴長劍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或曰荆卿非也去好之作

劍筴卷六

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漢書

### 栢各劍

武帝好微行嘗至栢谷夜宿逆旅翁惡少

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主人嫗出遇客

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

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

食平旦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

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三輔故事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

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

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

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

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已故遂

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

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

劍筴卷七

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

羽林詔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奴問而

款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

以扶視朕躬乃厚賜書生焉漢書中疑

即前谷微行事而小變

晉潘岳西征賦厭紫微之間敞甘微行

以游盤長傲質于栢谷妻親貌而獻餐

壽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晉明王

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街廐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丞綱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唐李德裕獻丹戾防微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貌獻餐斯可戒懼

### 建章宮逐劔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劔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劔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

劔策

卷

劔子

入

建章宮

一日巫蠱始起

### 昌邑王劔戲

昌邑立爲皇太子常賞雞豚以食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罷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

下謂樂之人家莖還不居位使處前殿也

擊鐘磬召內泰壹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祭泰壹神樂人也輦道開道也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表至而輦游于池言無安威也召泰壹樂人內之于輦道牟首而鼓吹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

太平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轅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召

皇太后御小馬車小馬可以果射下使官乘之故號果下馬

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劔策

卷

九

九

建章宮

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奴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劔

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奴奴夜飲湛沔于酒

漢書

### 旄頭劔

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

爲諸侍中說

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耐

行祠孝昭廟行謂天先歐旄頭劔挺墮墜

首垂泥中挺引也劔自然拔乃鄉乘輿車

還使有司侍祠是皆霍氏外孫代郡太守

任宣坐謀反誅霍光傳云任宣霍氏宣子

章爲公車永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

居廊間玄服以廟也執戟立廟門待上

劍筴卷十 韓 十一

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

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

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漢書

### 劍游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

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千餘少

五六人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帶持刀劍或

乘小車自者在茵上茵車上座也御者錯

亂更在茵上坐也車

小故御者不得迴避或在天子茵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

墊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

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无家上九

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弃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

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

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票四置私

田于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

劍筴卷十 韓 十一

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

隨也鳥集醉飽吏民之家如身之集亂

服共坐潤肴亡別酒有謂閑勉遊樂晝夜

在路閑勉猶龜勉言不息也典門戶奉宿

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

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號公爲無道有神降

曰賜爾土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

區史賜享焉神賜之土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信公五年晉滅虢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漢書

劍入非常室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庫申鄭通里男子王褒永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劍筭卷十 傳 主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是時哀帝即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是象姓名章服甚明漢書

天劍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黃白氣長十餘丈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伏侯古今

謹按劉向言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其有感于建始之際乎

星狀劍

妖星十一曰天譏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或曰狀如小數動主殺爵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爲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晉書天文志

劍火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劍筭卷十 傳 主

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後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

知晉書五行志

奪劍

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誤見擢序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劍笑

卷十

學

全

平陽書

劍舞席上

初孫權以妹妻漢王妹劉烈壯猛有兄策風王嘗入內妹拔劍舞于席上王甚憚之

吳志

劍偃月

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

論衡

取官劍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河南兗州任城縣有樊故城在今瑕丘縣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苑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

劍笑

卷十

學

全

平陽書

劍眠

南齊蔡約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于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

南齊書

劍柱

孫護仕慕容氏爲北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馮跋之潛至龍城也匿于其室及僭



偽號署爲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  
犬與豕交護見而惡召太史令閔尚箴之  
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理其於洪範  
爲大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  
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  
妖見里庭不爲它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  
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  
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  
拔等俱有才力以驕勇聞跋之起兵勛力  
居多並冀開府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  
之際常拔劔擊柱曰建興大業有殊功焉  
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  
殺之于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  
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

北燕錄

讓劔

余弟世隆字榮宗榮從弟也莊帝之將圖  
余弟榮宗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  
自勝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爲計欲  
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  
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  
隆無膽識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  
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  
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  
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  
柱受禍按劔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詞拜  
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初世隆之爲僕射  
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  
剋勉留心凡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  
榮死之後無所顧憚旣撫朝政生殺自由  
兄弟皆從各擁強兵割割四海于是天下  
之人莫不厭毒及齊神武起義兵世隆獨

劍策

卷十

五

五

五

深憂恐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  
今行臺長孫承業請闕奏狀掩執世隆及  
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  
世儔握槊忽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  
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  
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持去  
意殊不適未幾見誅

非史

劍英

卷十

魏

七

二四九

琨華堂倚劍

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呂纂呂  
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恒桓欲欺吾也要  
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  
引起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  
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  
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  
過閣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徇

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  
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卿芥超以骨  
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  
廟下爲太子報仇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基  
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  
頭胡奴所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驗矣

四百四

劍英

卷十

魏

六

二五〇

呂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  
政事番木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  
遣弟乞珍訴超于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  
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  
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恒桓乃敢欺  
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  
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起思盤及  
諸臣同讌于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  
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

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賓川駱騰倚劔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劔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所胡奴頭胡奴將所人頭此言有爲而纂不能悟光弟瑱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

劔策

卷十

五

五

琨華堂

劔擊白日鬼

初劉賓沙門曇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阻渠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

便即加兵蒙遜事誠日久未忍聽去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于刑戮群下苦之閭庭之中略無風紀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劔擊之未幾蒙于路寢

錄北凉

望劔

張敬兒姓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師不違有餘計惟叙夢云未貴時

劔策

卷十

五

五

琨華堂

夢居村中社樹欹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誘說鄯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緒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得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爛物闍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

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伏誅  
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  
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  
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  
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  
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着便奏之又於新林  
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  
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

劍英

卷十

王

王

王

劍舌

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時帝勛業既  
就天人允屬約常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  
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  
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  
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  
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  
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  
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  
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  
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勝一人立異便損威  
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  
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  
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  
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

劍英

卷十

王

王

王

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  
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  
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  
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  
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  
今自才智從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  
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  
劍策上卷十  
二人也初武帝有憾于張稷及卒因與約  
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刺史已往之事  
何足復論帝以爲約婚家相爲怒約曰卿  
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婦內殿約懼不覺  
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墮于戶  
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  
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  
事不由已出遂卒梁書

劍狗

張頤西域校尉張頤以怨殺麴儉臨死有  
恨言後頤夜見白狗自拔劒斫之不中頤  
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國春秋前涼錄

墜劒標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  
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  
鳥翔于丹書之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  
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帶劒水精  
標無故墜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鬼自前  
而走俄失所在梁書

陳初劒誰

日西夜烏飛拔劒倚梁柱婦去來婦山下

史前

衣藏劒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  
閩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  
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  
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忍恨以刃又  
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吏到  
韶排馬達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  
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爲犬拽  
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

劍英

卷十

錄

五

隋書

引劍防犬禍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  
以祭犬禍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銕爪每于  
暗中取人心移時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

集異

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爲  
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  
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集異

絲衣劍

常山愍王承乾使戶奴故十百人習音聲  
學胡人椎髻剪絲爲舞衣尋撞跳劍鼓鞀  
聲通晝夜不絕

舊唐書

劍蠅

劍英

卷十

錄

五

唐書

武三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  
思怒投筆拔劍逐之未幾事敗伏誅

唐史

劍入羽林營

景雲中諸韋其勸韋后導武后故事相王  
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  
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隆基微服與幽  
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  
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

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死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臬皆至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鞍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劍筌

卷十

錢子

王

三六十五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忻然聽命乃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花南門

舊唐書

夢千劍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僮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

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爾其子以

劍筌

卷十

錢子

天

三六十五

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闢宏麗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門大開即見魚鰲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遂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旣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

復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道教靈驗記

集劍

史思明既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爲王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爲思明所愛嗜酒好色凶橫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餘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腹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彈揮刃常如見敵

唐書

劍策

卷十

鐔子

元

平陽軍

海上仙峰劍

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爲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跨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黥面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峰沉烟靄中開目則獨自一室黥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騎來授記益州牧蠶元后倏然

夢覺翌日漁陽叛書至帝至馬嵬縊妃于

死帝曰夢今有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

同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兵罷也驛木俱

焚驛與易同加木于旁楊字也吾跨白龍

西游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

右之助一騎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

馬嵬乎當授益州牧蠶元后牧養也養蠶

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系縊字也帝後夢至

劍策

卷十

鐔子

三

平陽軍

一處題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

真元上妃院入見太真隔一雲母屏對坐

不見其形帝曰汝思我乎妃曰人非木石

安得亡情異日當跨晴暉浮落景共游玉

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通耗

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後果有鴻

都道士於海上仙峰得劍合私言而迴

事



劍封侯

安祿山得飛鏗珣劍欲奏上乞封劍爲堅利侯僚屬以無此例力止之

唐小龍

劍棟

唐時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帳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爲椽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琤焉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宜劍策

卷十

錄

三

五

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爲之所獲賞止于三數匹帛而已一日王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召入至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唐闕史

南楫題劍

唐盧駢負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畜甚憂其呼嗟

往復于軒檻間僧問不對逮夜將燈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覲題于南楫曰壽夭雖云命繫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冲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看人輒話其異

唐闕史

劍效郭璞

有薛氏二子坐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扣扉者啟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里有五松虬壠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珣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洛之分野某尋之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

劍策

卷十

錄

三

五

泉自佩當位極人臣二子大驚異道士翦  
方爲壇問其結壇所須曰微纒三百尺赤  
黑索也隨方色綵纒素甚多洎几案爐香  
衾褥之具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  
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  
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  
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爲務今有囊篋寓太  
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  
劍筴

卷十

五

五

五

至對下則擲杯覆器飲食狼籍絲纒器皿  
悉已攜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悉用微纒  
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  
家產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  
史唐國

星月徵劍

劍筴

卷十

五

五

五

腰劍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  
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  
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  
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劍一朝若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  
于人口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  
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  
非張俠士居耶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  
創英 卷十 詩子 三  
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  
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  
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  
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怨畢矣聞  
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醉之是予  
原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  
義且不吝齎即傾囊燭下鐸其練素中品  
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

囊首而去期以却回竟去及其不至五鼓  
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已累  
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  
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 目劍

王播爲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  
鞬佩劍奸人冒之以剽劫又勲戚家馳獵  
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  
竟 創英 卷十 詩子 三

### 鹽城劍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  
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  
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因  
人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  
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  
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

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蕭勝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珣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劍

劍

卷十

鍾子

天

聖德聖

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非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雉王常置座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雀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

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它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雀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板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踰萬計日居月諸竟無驗

劍

亂志

卷十

鍾子

无

聖德聖

好劍槊

唐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處好騎射劍槊法笑至于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緒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

唐書

宦官劍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園丘故事中尉樞

密皆彩侍從僖宗之世已具欄笏至是  
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  
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宦官  
始服劒珮侍祠

唐書

### 劒鋤花

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伉與都虞候金沼  
比鄰沼堂東植牡丹一本開花三百餘朵

劒筴

卷十

錢子

早

二〇二五

其色如血如金含稜每瓶子頂上有碎金  
絲如蛺蝶之狀一城以爲殊異每歲花開  
張宴仁伉預焉天寶七年春三月纔開一  
兩朵仁伉一夕洪飲擊劒程服中單背負  
大簾左手攜鋤腰插大匕首踰牆而過沼  
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簾中乃平其地  
空中聞有吁歎之聲微若遊蜂音辭曰一  
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

斷腸紅仁伉異之移植于亭後沼覺矣明  
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  
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  
寸斷果符空中之語

唐史拾遺

### 劒聲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夢將羣康王  
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  
已既寤聞榻上珣劒鏘然有聲躍起抽劒

劒筴

卷十

錢子

望

二〇二五

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  
誅友孜

五代史

### 劒名奪命龍

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犯  
者爲不祥呼其劒曰奪命龍刀曰小遼巡

五代史

### 陳州婦人劒

五代契丹入寇之初陳州有一婦人號曰

白頸鴉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  
男子姓名衣冠拜謁皆如男子戎王以爲  
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羣盜其屬男子  
數千皆服役之前後夫數十人少不如意  
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  
右馳射被韃日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  
善也後爲兖州節度使馮彥弼戮之

戰酣劍折

劍筌

卷十

里

福中

晉祖在鄴安鐵胡叛千鎮州帥衆數萬指

闕而來晉祖命杜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  
延遇不豫其行乃從告晉祖願以身先及  
陳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級數百  
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  
之即命中將使以瑱劍良馬賜之常山平  
以功授檢校司空充馬軍右廂都校

五代史

劍倚門

南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  
皆滿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觀士珂  
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  
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祝士  
珂不可語它人後詢其所由乃功臣李抱  
玉家主謀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

挾名奏授國子祭酒

南唐書

劍筌

卷十

里

匣樓劍

子

九江郡自梁太清英湓口湓口乃漢灌嬰  
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  
冢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盤踞三方阻  
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  
不下或獻計于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  
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  
人云在北園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匡廬有

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  
 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郭殘  
 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譙樓前  
 地築為二城夾樓壘其上謂之匣樓曰匣  
 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曰者過其下曰  
 是利民而不利于官立方聞之不以為意  
 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書  
 官中書舍人 性史  
 劍筴 卷十 置

劍筴第十一卷標目

腥刊篇凡三十三事  
 凡三十五條

劍試人

埋劍客

劍幸姬

劍挫

劍郎吏

劍刺衣

劍筴

卷十一 置  
 劍馳

按劍怒張昭

抱王手劍

驚拔劍

劍伴驚

置劍側

劍擊文尚書

若殿劍

持劍先

劍髀

洪池劍敗

帶挾劍

心淬劍

劍不齊

劍人不如劍馬

頸承劍

劍焚

目錄一

封劍括民財

劍戶

劍示

爪試劍

劍號肉運花

劍囚捐

暴惡阿育王劍

頸試劍

二百大劍

劍聖

羽人劍

劍焚

目錄二

三



劍策第十一

罪惡盡布 雲間陳繼儒註 臨川吳之聖授錄

腥刑篇腥有書香德刑發聞惟

策曰周書有之天地之間有滄輿善用

道者終不竭自古開國承家未有暴虐

無親而能保令終者也夫文德者帝王

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故甲兵斧

鉞刀鋸之利愁勞聖人因天討而作耳

劍策

卷十一 唐荆

二

畫表裳于揖讓之朝是操何術則豈非

文德之教深哉後代凶殘奸殺之主枕

人頭食人肉茹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

甚有虐用其臣民以三尺劍者所謂震

之以雷霆歷之以萬鈞不聞其過矣下

迫嚴捷之吏與夫驕悍之將其淪胥若

旋踵焉惡足道哉備列得失之林亦足

以觀詩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策腥刑

劍試人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

人患之又將叛齊身存帥國人逐之烏存

夫也

埋劍客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為殉葬獨異

聞閭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于肩地流血

幾不可止試用習肄

劍策

卷十一 唐荆

二

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愛細

腰官中多餓死後漢書

劍幸姬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

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昭信名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褒中刀咎問狀服

欲與昭平共殺昭信咎問昭平不服以鍔

鉞鉞之以鉞強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

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  
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  
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言  
見形令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燔為灰  
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  
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衣服即  
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  
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三

三

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今諸姬各持  
燒鐵其灼望卿望卿走自投并死昭信出  
之椓杙其陰中杯音竹同割其鼻脣斷其  
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及來畏我今我恐今  
欲糜爛望卿便不能神與去其支解置大  
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  
連日夜靡盡復其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

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如小兒  
鄧隱衣也下施衿領正方直音始曰今  
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文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并出之未死苔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  
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  
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既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  
莫敢復逆逆昭信意漢書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四

四

劍挫

伊休侯者劉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  
將王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  
禍至遂與王涉董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  
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  
亦王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  
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邸耶  
兵都肄肄習也大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死者勒兵入忠不聽  
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朱憚責問皆服  
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  
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  
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  
武弩更始將軍史詡行諸署或言更始或言寧始前後  
皆令弛兵弛放也莽欲以厭凶也使虎賁  
以斬馬劍挫忠挫請也盛以竹槌傳曰反虜  
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誣誤  
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  
白刃鼓棘井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  
殺漢書

### 劔郎吏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  
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

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  
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  
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  
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  
怒拔劔斬之自是無敢復言

### 劔刺衣

簡王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閨使  
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劔刺殺尊國  
相舉奏有詔勿案後漢書

### 劔馳

何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表術與匡共  
所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  
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  
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  
閣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  
窓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  
投閣得免表紹與叔父表颺矯詔召樊陵  
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關下捕得  
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  
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  
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仇乎進素  
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七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并其尸於  
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  
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放曰案文少一死  
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紹因進兵  
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  
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  
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卿並出平樂觀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過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  
人餘皆投河而死後漢書

按劍怒張昭

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  
將兵萬人珍珍金貨九錫備物乘海授公  
孫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  
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八

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  
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  
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及不亦取笑于天下  
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  
按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  
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于衆中  
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  
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于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于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念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士塞其門

### 抱王手劍

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王于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劍策

卷十一

九

孫權

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學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亮齊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吳志

### 驚拔劍

孫峻與吳主詠置酒請諸葛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說嚴畢趨出大啣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遷坐頃刻乃復起犬又啣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

劍策

卷十一

十

孫峻

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

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  
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  
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  
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  
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  
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  
酒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

劔

卷十一 廐刑

十一

十一

地更飲

劔伴驚

王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  
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射智方並屈遂

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  
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  
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  
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  
已麾下敦曰此輩號險難畜汝性忌急不  
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  
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  
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  
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  
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  
殺稜如詣稜因閒宴請劔舞爲歡從之如  
于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  
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佯  
驚亦捕如誅之

劔

卷十一 廐刑

十一

十一

置劔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

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  
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  
八千後爲魏所敗執展殺之勃勃乃奔于  
叱干部叱干它斗伏送勃勃于魏它斗伏  
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  
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  
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  
仁者之舉它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  
劍英 卷十一 原刊 主 五十一

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  
裔也國稱大夏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  
門不晝啟與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  
於此黃兒姚弋菑小字也興鎮北叅軍王買  
德來奔勃勃改姓赫連氏以子瓚率騎南  
伐長安義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  
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賁德曰卿往  
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遺策矣此  
劍英 卷十一 原刊 主 五十一

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  
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  
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與弟弋菑言于興  
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  
盛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  
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邑圖諫以爲不  
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

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即皇帝位徵隱  
士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  
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  
我爲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  
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  
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謫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噤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所禽弟定僭號于平涼尋爲魏所滅晉書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奕于婁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創策

卷十一

唐州

五

平陽府志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與弟濟南公邕言于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達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

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潛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微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乃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屈子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鍊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

創策

卷十一

唐州

六

平陽府志



造兵罷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魏書列傳

### 劍擊女尚書

咸康元年石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爲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七

三

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遂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邃有疾遣所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

晉書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旣而邃驕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八

四

淫殘忍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旣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

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遽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詰之竟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

并史

### 若踐劍

宋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駟馬字爲馬邊爪以駟

劍筴

卷十一

九

早

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中書舍人胡毋願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若胡毋大張豪禾絹謂上也左右失旨往往有之斷斷截禁中懷懷若踐刀劍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冷小

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南史

### 持劍先

北魏京兆王孫義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叉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叉妻封新平郡君後

劍筴

卷十一

主

早

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叉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賞食典御轉光祿卿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于內外百寮重踪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叉爲名不果見誅叉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燕于西林

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義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義亦入居殿右旣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義于千秋門外厥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自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劍英

卷十一

一

三

三

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

劍牌

侯景反湘東王命王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頃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劍英

卷十一

一

三

三

有武幹兵乃又疆新破軍師參統待敵自  
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軍士數  
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  
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  
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  
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  
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  
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

劍策

卷十一 周制

三

二八四九

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  
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  
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右數十人收僧辯旣至謂曰卿拒命不行  
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  
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  
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所之中其左髀流血  
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甦即送付廷尉并

收其子姪並皆繫之

梁書

洪池劒敗

苻堅建元十二年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  
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  
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  
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西遣尚  
書郎閭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  
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  
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  
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彪曰以此衆  
戰誰能禦之彪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  
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辨涼州  
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七  
月閭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  
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  
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

劍策

卷十一 周制

孟

二八四九

王統李辨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

一作于河會城陷之一作申苟長濟自石城

津與梁粲等會攻纒宿城一作宿一又陷之馬

建懼自楊非一作非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

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于洪池苟長遣

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

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

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肥聞天錫來逼攻

劍策卷十一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

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

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皆爲前

鋒與萇等戰於赤岍充哲大敗俘斬三萬

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茂請降前秦錄

### 帶挾劍

劉昱僭立改爲元徽建平王景素據京口

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

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

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

鴆之左右上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

豈復得出入役詹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劉琨納之生昱

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

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

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劍策卷十一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鉞手殺勃

等闔門嬰稚莫不齟齬昱狂走逸遊不捨

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

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所刺或入人家劫

掠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

重關自守又槌拍鉞鑿錐鋸之屬常以自

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槌陰刺心剖腹之

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爲樂無

所誅害則憂思章草于耀靈殿上卷牘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劒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齋私服贈之常入墟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雞犬躬自屠割内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于氈幄昱左右楊玉天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于幄斬之

列傳

劍策

心淬劍

卷十一 雜列

主

三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鉅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執劒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劒于中以心淬劒乃洞于胸聞者傷之

高異志

劍擊檐輦人

索頭虜姓託跋氏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虢

年天賜九年治代齊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射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龍處所至于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柳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數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和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歿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列傳

卷十一 雜列

主

三

劍不齊

隋文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

書

劍人不如劍馬

唐武后朝吉頊獲罪后怒曰卿所言朕飢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難

劍策

卷十一 雜類

五

三〇

馭朕時爲宮女侍側進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鍊鞭二鐵撻三七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頊豈足污朕七首邪貶爲安固尉

頸承劍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

列于翊衛忽一日拔而觀之謂人曰此劍

也可以刺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銳苟有一

人曰此又是何利罷妄此譚假使吾引

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

此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

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

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庖吏進

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爲能吾之鈇鏃可

劍策

卷十一 雜類

五

三〇

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牆上安畜一犬一婢遂掣而雨奔晝則從于廬茨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既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攜犬而輟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

爲裨將賜予甚豐

王堂開話

### 封劔括民財

後晉齊王開運中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皆求死無地

### 劔口

初閔主王曦侍康下宴

閔王泉廟號康宗

金新羅

劍笑

卷十一

開話

王

二十

獻珪劔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倓已畜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劔者曦命發焚家斬其尸

### 劔示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

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

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揚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劔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于中途舉劔示知誥而還已不及告

### 瓜試劔

南漢劉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

樓項拔劔斬之以試焉因斷其首嘗設饌

劍笑

卷十一

開話

王

二十

湯餽床刳剔等刑號生地獄

### 劔號肉蓮花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元守真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士以大劔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罹其酷人頗冤之

### 劔囚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昭義節度使康君立



諸晉陽謁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孝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于馬步司明日出之君立已歿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 暴惡阿育王劍

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于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于

劍英

卷十一

重

二四九

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姝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對華極敷盛王見此華對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粗澀諸姝女輩心不愛王憎

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愛華對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姝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樓陀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姝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敕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黎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黎凶惡纏打繫縛小男

劍英

卷十一

重

二五〇

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黎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爲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梟者我能淨除况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

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  
啓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  
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  
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  
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荅言當以與願彼諸  
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  
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  
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鍊丸著其口中次融  
劍筴

卷十一 應制

五

三十五

頸試劍

陸相展出與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  
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  
相國曰誠如所言曰後五分矣蓋平生悔

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朱秀  
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  
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輩咸乃  
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輩亦使酒新  
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  
俄而身首異處惜哉久非其所即陸公之  
戲誠哉善言也

北夢  
瑣言

二百大劍

劍筴

卷十一 應制

五

三十四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  
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  
爵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  
之當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  
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命立斬之  
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  
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  
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

難制誘殺之

南唐書

劍淫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關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劍策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卷十一

毛

二六四五

羽人劍

帥强淫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觀行次常山又有劍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

北夢瑣言

劍策

卷十一

三六

二六四六

湖州高彥夢一羽人持劍入卧内彥驚問其故羽人曰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冤耳彥妻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士入衙必與妻子訣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樓中澧常往觀之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

言又召鄉丁爲衛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  
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  
叉之狀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  
限則誅澧則以畫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既  
駭澧乃洗去刀鎗弓矢常居左右晚年將  
賊謂郡吏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百  
姓租稅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它可  
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曾有言其

劍英

卷十一 屬

元

二、三、八

怨嗟者集于開元寺詔曰將饗汝因閉三

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迫半在外者方

覺因奔逸縱火爲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

戮之無遺吳越王以其凶虐將伐之遂叛

劍英第十二

樽流篇

凡三十四事  
三十一條

求劍

里克伏劍

劍告勞

劍慚

釋劍

械陽宮伏劍

劍英

卷十二 屬

劍地立聖公

劍玦

止劍赦更始

劍罵詬卿

劍呼長樂宮

劍墮

按劍叱表紹

拔劍嘉德殿前

逆劍

讓劍

劍大坪

劍自刎

劍中鞍

劍自刺

劍攬

劍英

卷十三

進劍斬宗黃

焚書折劍

劍擊圍

劍上食

飾五劍

請具劍

劍降

篲中人躍劍

劍驅

十萬橫磨劍

揮劍必唐軍

僧訪劍

劍英

卷十三



劍筴第十二

明賢錄希議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授錄

樽流篇

樽流適之觀  
戒謀也

筴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故曰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夫國之將亡本先撥也一旦膏夏微烟巫山板蕩波之駭矣塵之飛矣玄鳥其不歸矣象魏爲虎豹之蹊矣危機潛伏可無

劍筴

卷十二

十一

早

畏歟故著劍所以得復陳所以失焉春秋之道有正春而無亂秋然舉往明來匪微胡信自虞公終漢隱二千年間驕虐不道之主輕薄千紀之臣何代蔑有其翦焉傾覆之不暇而况能克有終乎斯又何以守其貴耶夢得土田爲失國祥癘憐之兆雖有因而至焉然亦豈非天哉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筴樽流

求劍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音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以璧爲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賈買也焉音乃獻之又求其珪劍叔曰是

無狀也無狀將及我

將殺我也服音於盪反遂伐虞

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共音洪一音恭左傳

里克伏劍

劍筴

卷十二

二十一

早

僖公十年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舉其無辭乎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左傳晉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奚齊悼子荀息也爲子君者不亦難

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 劍告勞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

承其王事以遠我二三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貲赦也不忍被甲帶劍挺鉞鉞音

劍

卷十二

五

鐸鐸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

去其國昭王遂至于郢楚王總其百執事

弟不相能夫繁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

于楚楚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

二三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樂以伐魯

其年吳會夫差不貲不忍被甲帶劍挺鉞鉞音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登登音笠相望于父陵

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歸不

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余公江沂淮

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

劍

卷十二

四

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嘉音昔周室逢天之降禍

之不祥余心豈忘憂耶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父

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兩貢

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兩貢

江夏郡竟陵縣東  
北今荆門長林縣

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

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

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楚昭王相逐于

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刻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

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

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失差豈敢自多其功

劍策 卷十二 五

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

緣江沂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開溝深水出

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乎執事周王荅

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

室何憂已上賜弓弩王昨以增號謚所記

吳王還歸自池池

黃守 息氏散兵 秦秋

劍慚

吳王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

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

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

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飢餓

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

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

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

劍策 卷十二 六

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

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

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

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

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

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

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

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



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  
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  
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  
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  
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  
繫于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蕘秩  
馬比于奴虜此非大過四者乎太宰嚭譏  
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劍策 卷十二 七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  
劔杖屈盧之弓瞑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  
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  
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  
千歲之人歟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  
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存若亡何須軍士  
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  
命矣以三寸之息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

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  
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劔而死越絕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  
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  
遁去晝遲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餘杭山  
湖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徬徨腹餒口饑  
願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  
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  
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俚也王孫駱曰飽  
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  
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援而食之謂左  
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  
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  
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傷  
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  
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及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創策

卷十一 傳記

九

吳王

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成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弃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及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吾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

卷十一 傳記

十

吳王

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  
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  
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  
千人王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留越王復嘆曰怒曰死之者人之所惡若  
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  
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  
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

劍策

卷十二

十二

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  
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  
曰吾生既慚歿亦愧矣使歿者有知吾羞  
前君地下不忍觀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  
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繫結組以畢  
吾目恐具不救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  
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  
乃葵吳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隙絕書王以  
葬之宰嚭亦葵卑猶之旁吳越

釋劍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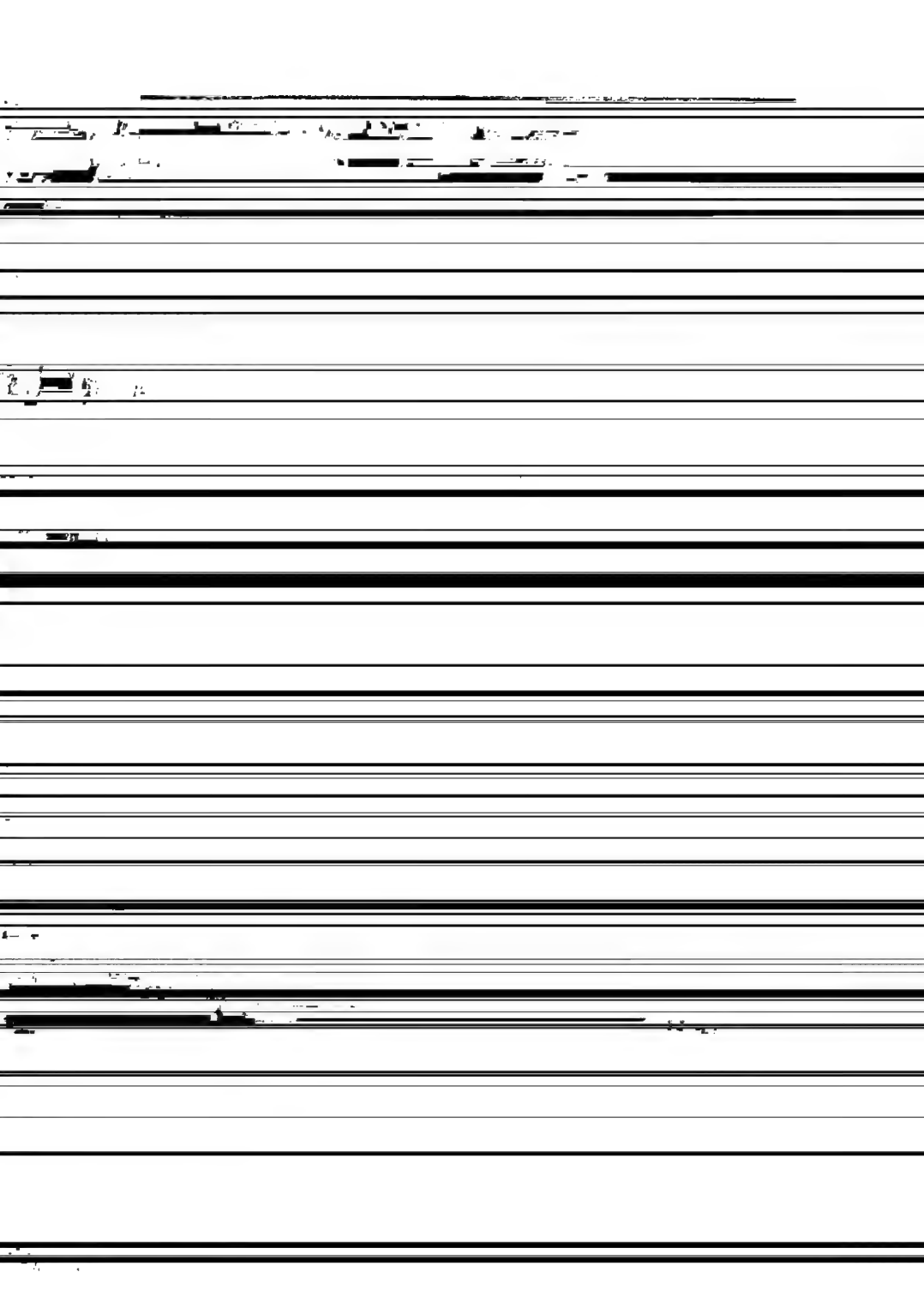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  
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  
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  
強何若言如曰猶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舉  
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二國千乘

劍策

卷十二

十二

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爲千策剛平趙地候  
四年策剛平以侵衛五年齊衛無東野詳  
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詳  
則剛平趙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  
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  
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于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敗  
十三年注委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質屈膝也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  
邯鄲思三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  
邯鄲思三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



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後漢書

### 劔瑛

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劉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璚劔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瑛繡衣御史武帝置玉瑛者尊寵之也瑛決也今

劔瑛

卷十二

五

早漢書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管鴻門之會范增舉瑛以示項羽使臣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瑛者三項王默然不應今建此意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也

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漢書

### 止劔赦更始

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

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

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黃圖洛城門王莽敗曰連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門是也

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玄初侍中劉恭以

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更始敗乃

劔瑛

卷十二

十六

早漢書

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作平或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

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

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于盆子赤

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

極請得先死援劔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  
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  
復爲固請竟得封爲長沙王

後漢書

### 劔罵諸卿

至臘日樊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  
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  
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  
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

劔笑

卷十二

七

五

之請其書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  
音已名也劔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  
之禮反更殺亂殺亦亂也兒戲尚不知此皆可  
格殺格拒而殺更相辨鬪而兵衆遂各踰  
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請葛穉  
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

後漢書

### 劔呼長樂宮

赤眉立劉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

後探札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  
十五被髮徒跣敕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  
啼兄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弄之復  
還依劉俠卿俠卿爲刺絳單衣半頭赤憤

還依劉俠卿俠卿爲刺絳單衣半頭赤憤  
未成人也半頭憤即空頂憤也其無屋示  
故以爲名董仲舒樂爲以赤統者憤尚赤  
盆子平漢統放用赤也東宮故事太子有  
半頭憤之製也直暴履暴履文也蓋直利  
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從冬櫛  
赤屏泥於轅前櫛

劔笑

卷十二

六

五

絡絡轡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  
爲飾漢志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  
而猶從牧兒遨樊崇雖起勇力而爲衆  
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  
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  
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  
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  
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  
門東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譟呼譟呼也譟也拔劍

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

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

保辭由是皆復固守後漢書

### 劍墮

孫程與王康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間

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

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

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

胸禽之送廷尉

### 按劍叱表紹

靈帝崩表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脇太

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

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鮑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

表曰信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還鄉里劉

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

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

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

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似也董侯似可今當

立之紹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宜于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

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

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

劍斨斨也卷十二王

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

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表紹揖卓去生

家故不懸節于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頭

董卓以表紹有節而奔冀州後漢書

何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

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

歛音許物

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

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

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

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

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

說文憤憤亂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陳留王攝母王美人

向后賜殺之帝怒欲

廢后宦官劉舉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

綱鑑

卷十二

主

二六四

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

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

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後漢書

### 逆劍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

將戍滿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

劉聰聰以爲平西將軍次于新豐東晉將

索紉率兵討之涂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

諫曰困獸猶鬪况於國乎涂曰紉小豎豈

能汚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

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是乃

斬徽

前趙

### 讓劍

苻堅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

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

劍

卷十二

主

二六四

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暉帥步騎

七萬旣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

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

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楊

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

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勁卒

四萬出武當

秦書作夏四

月師次沔北

將梁州刺史朱序



監河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不軍

無舟楫不以爲虞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

渡漢水秦書作遊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

陷外郭獲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不帥諸將

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

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

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樊遂領百餘

婢并城中女子千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劍策

卷十一

三

李福堂

及不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不

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十二

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

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

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

師已久淹不可虛反其特原之令其功成

贖辜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

復持面見吾也

前秦錄

劍大呼

永和十一年即張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

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

品以下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

馬自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

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

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

劍策

卷十二

三

李福堂

張瓘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

千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

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

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

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

刑曰我茲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

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

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神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璽鎮抱罕使璽討叛胡璽聞之斬孚起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璽兵所破擒單騎奔走璽兵蹶之祚衆震懼璽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劍筭

卷十二

靈耀

童

早

靈曜庶弟玄靚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鬪者長奮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黑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域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

劍筭

卷十二

天

早

劍自刎

張玄靚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玄靚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于門下劍策

卷十一

五

三

走邕以劍自刎而殒于是悉誅邕黨

劍中鞍

卷十二

五

三

義熙中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等伐蜀齡石等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譙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岷築城以拒之齡石率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苟塞打真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縱奔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

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於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

### 劍自刺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劍笑

卷十二

世祖

五

聖德堂

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內歡咲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閣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爲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倍矣及即位徑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暮年之間齋世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監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以相割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嘗裸袒著紅縠襪雜采相服好鬪雞密實雞至數千價世祖劍笑

卷十二

世祖

五

聖德堂

御物甘艸杖宮人寸斷用之數世祖招婉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齊龍駒允親幸爲後閹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高宗慮變定謀廢帝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詠蕭坦之等於省誅曹道訓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北入門三失履王晏徐

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  
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  
令闔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喪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謹領  
兵先入宮截壽昌閣帝走向凌姬徐氏房  
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  
謹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謹  
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信

創策

卷十二

三

本紀

弄殺之

本紀

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取養而矯情飾詐  
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  
衣食同臥起夷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  
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  
居未幾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  
每至晝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諸管

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  
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于黃綫  
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初昭業在西  
州今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  
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  
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  
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  
在東宮頗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曠早

創策

卷十二

三

本紀

必與何氏書于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  
三十六字遶之大斂之始呼曠伎人備舉  
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  
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因乞留過曠葵  
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曠所  
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闔人徐龍駒造宅于  
其處爲馬埕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  
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曠

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閣便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曠葬後昭業微服而出游走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群小共作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伎獮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

劄錄

卷十一 楊亮

三

聖德堂

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奸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書敕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

劄錄

卷十二 楊亮

三

聖德堂

□□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姪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齊書列傳

### 劍攬

侯景廢簡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

劍英

卷十二

重

景

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壇受禪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又曰備于此便畢矣及升御狀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對咸見

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斫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乃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對重青必彰陝西之瑞王僧辨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軍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余固良久方起歎曰咄咄咄此誤殺乃公遂將逃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日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咷徹于石頭僧辨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

劍英

卷十二

重

景

知僧辨之終初景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  
推墜二子于水自漉濱入海至胡立洲前  
太子舍人羊鯤殺之

南史

### 進劔斬宗黃

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明日至柵下  
裴獻裴機朱買臣謝荅仁等開柵杷門出  
戰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梁元  
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  
劔策

卷十二 傳記

主

軍機

遂止宮外宿民家移居祗洹寺魏于謹令  
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信州刺史徐世譜  
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于馬頭遙爲聲  
援是夜帝巡城尤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  
者帝裂爲書趣王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  
以至矣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荅仁等開  
門出戰皆敗還帝又移居長沙寺朱買臣  
按劔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

買臣罪其諱  
還建康也帝曰曩寔吾意宗黃何罪二  
人退入衆中

### 焚書折劔

江陵城陷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  
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  
左右共止之又以珣劔斫柱令折歎曰文  
武之道今夜盡矣

庾子山京江南賦玉軸揚灰龍文折  
劔策

卷十二

素

### 柱

### 劔擊闔

元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劔  
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斬牽  
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駕馬  
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  
胡人牽帝使拜梁王齊使鎮騎擁帝入營  
囚于烏幔之下甚爲營所詰辱



劒上食

煬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裴仁基爲河南道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

劒筭

卷十二 傳記

元

二八六

飾五劒  
李錡以父廕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進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錡錡遂阬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律兒德宗復于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倔强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署川官王澹爲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

劒筭

卷十二 傳記

早

二八六

喻又齎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  
殺解之囚于別館遂稱兵節五劔分授管  
內鎮將令殺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顏防用  
客李雲謀矯制傳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  
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  
惟良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忠所  
繫釘於船舷生致于錡未至而錡敗得免  
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  
劍策

卷十一

聖

請具劔

興元三年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  
涼團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  
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

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  
日城與結實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  
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  
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  
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  
十騎爲遊軍繞至壇所爲其軍所執結贊  
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劍珣瑊與  
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它慮  
劍策

卷十二

聖

結旄命仗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  
自幕後偶得它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  
矢雨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  
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  
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瑊判官鄭弁  
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  
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瑊判官路泌表同  
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

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于賊

唐書

### 劍降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于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召耆老訊以山川蹊徑入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劍策

卷十二

望

二、五十一

亂砍斫止之衆愈怒其執二人詣仁厚仁厚命善食而械之

### 篁中人躍劍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守也有望氣者謂緒曰車中有王者氣于是緒劍策

卷十二

望

二、五十一

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于篋竹  
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禽之反  
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

### 劍驅

田令孜奉僖宗發玆雞時軍民雜採鋒鏑  
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爲清道斬所使建  
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  
傳國玆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

劍筴

卷十二

聖

三

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  
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旣覺始  
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  
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玆雞荆南斗米直  
四十餘緡食甲鼓皆盡兵荒之餘止有一  
十七家

### 十萬橫磨劍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

以爲回圖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

往來販易

于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

詭帝囚榮于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

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

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

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

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劍筴

卷十二

哭

三

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  
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  
馬爾所目睹翕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  
悔也榮自以臣失貨財恐歸獲辜且欲爲  
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  
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  
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其後晉降契丹契丹王詰延廣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劒安在

揮劒歎唐軍

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口口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君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

卷十二

梁

單幅畫

僧訪劒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劒嘗與僧端信訪善劒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番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旻奉聖控崔馬

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誣之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詔暴其辜惡籍沒其家

劍英

卷十二

梁

單幅畫

劍筭第十三卷標目

輔下篇凡二十條

觀劍

靈臺劍凡三條

劍反桃

吳賜屬鏤劍凡八條

越賜屬鏤劍凡三條

偽授劍

劍筭 卷十三輔下

劍怒食駃騠

杜郵劍凡二條

嘗饋賜劍裁

縮劍

沙丘詐劍

劍盼

劍叱

拔劍嘉德殿前

不及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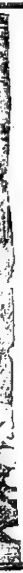
築鐸追劍

夢執劍

挺劍

劍登壇

劍筭 卷十三輔下



劍筭第十三

輔下篇

有人在下  
我欲輔之

笑曰咎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尼父臨  
河而還故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而懷  
然于不逢時之君子也嗟乎處君臣父  
子之間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  
其事而後諫弗能賞既有獨嫁貞臣拂  
劍筭 卷十三 輔下 二  
士就或若飴惜也紫電青霜之鏑不以  
刺佞諛而反以賊忠義豈非冤哉豈非  
冤哉籍中所紀二三熊羆之將赤心之  
臣其人莫非矢軀力于危年瀝忠貞于  
版蕩卒之丹誠莫亮白刃先指使勞動  
無惟蓋之報寢廟興禾黍之悲千載而  
下猶能令劍血新也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居明夷之世者乎笑輔下

觀劍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禮公族朝于內朝親

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與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饗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夾紀以服之精粗為序不奪

人之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

辟九已已諸是樂而已矣以是為笑樂也趙盾已

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畚者

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吳也齊人謂之鍾自閨而出者官中之門謂之

劍筭

卷十三 輔下 三

闕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謂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畧為出乎閨始彼何有

等物之謂畧視知其為畚乃言夫呼之不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

至極而呼曰于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

之謂問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趙盾就而

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趙盾曰是

何也曰膳宰也上宰制殺膳者熊蹯不孰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謂擊也擊支解

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趣而入靈公望見

趙盾愬而再拜趙盾者驚貌趙盾臣拜然後君

天子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

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

趣而出已意莫當覺悟故出也靈公心

作焉作焉者本有姓字勇士入其大門則

往殺之記傳者失之勇士入其大門則

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於也

劍筴卷十三

是無人於閨上其堂則無人焉但言焉絕

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俯視也方食魚

殽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

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

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有也子為晉國重

卿而食魚殽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

矣負吾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頸也傳極

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

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

之由人曰知之自踏階而走踏猶趨也靈

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此周謂之契犬四尺

呼契而屬之契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

而跋之跋以足通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

契不若臣之契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

也子以示我吾將觀劍焉按吾劍當拔而

劍筴卷十三

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

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

之由人曰知之自踏階而走踏猶趨也靈

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此周謂之契犬四尺

呼契而屬之契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

而跋之跋以足通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

契不若臣之契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

也子以示我吾將觀劍焉按吾劍當拔而



而乘之

欲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

恩於子邪非所以意也

曰子某時所食

活我于暴桑下者也

某時者記傳者失之

者明人當

趙盾曰子名爲誰

後欲

曰吾君

孰爲介

介甲也猶曰吾晉君誰爲

子之乘

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也

矣何問吾名

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

名乎欲令蚤免

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

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趙穿緣民衆

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也

劍筌

卷十三

五

五

五

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

于朝

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

雖不君臣

而立成公黑臀

惡夫俾猶不

公羊傳

靈臺劍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太

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

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

晉獻公爲麗姬遶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

劉向

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

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于道也聞得國而

拜其聲非君欲也廢于道不孝逆君欲不

忠而使吾行之始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

將死御止之曰夫禍祥妖孽天之道也嚴

恭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

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

劍筌

卷十三

六

六

六

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

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

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禍祥而忘君之安國

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

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

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

劉向

晉獻公爲麗姬遶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

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嗣而膳于公

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麗姬易之易猶毒也公將嘗膳姬

曰所由達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

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

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呂氏春秋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

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

劍筴卷十三 下 七

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

苦喪夫人申生母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

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

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

吾苦喪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

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

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

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醢爲

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

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

者不可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起也以脯

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

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

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

劍筴卷十三 下 八

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

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

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

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

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

耳爲寄矣慮麗姬又懼重耳故以託里

楚辭惜誦篇晉申生之孝子考父信讒

而不好漢東方朔七諫晉獻惑于驪

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劒反桃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

劒策

卷十三

九

至德堂

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龜御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龜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

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晏子春秋

吳賜屬鏐劒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欲得吳也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劒策

卷十三

十

至德堂

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也越不爲沼吳其民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孫改姓爲王友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鏐以死艾陵伐也將死曰對吾墓櫝櫝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也越之極也

至德堂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

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

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

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

艾陵在齊東公虜齊高國以歸高國惠子讓

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

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

請試嘗之貨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劍筴卷十三 十一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

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虛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主王

前欲伐齊負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

王不備伍員負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

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

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史記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

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

殺四方之蓬蒿言子胥佐先王猶耕以立

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敗楚于柏舉今

大大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遽以忿怒則

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喪于吳齊師受服

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式用

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

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大以不

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而遂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

王心吳國猶世繼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

以取之

謂楚

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

謂不

謂復為

用能援持盈以沒

謂不

以時

不失

今王無以取之

謂不

至是

時也

命之短也貪不忍稱疾辟易

謂不

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

貪請先死將死曰

謂不

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

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

謂不

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鵠夷

謂不

而投之

謂不

劍筴

謂不

卷十三

謂不

三

謂不

松江國語

謂不

吳王伐齊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

達于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誓于楚

謂不

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

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

謂不

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

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

謂不

東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

謂不

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于吳則何力

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

謂不

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

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

謂不

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

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

謂不

國之命斯促矣貪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

之為禽貪誠前死挂吾目于門以觀吳國

謂不

劍筴

謂不

卷十三

謂不

四

謂不

之喪吳王不聽

謂不

千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

謂不

默忠臣掩口讓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

謂不

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讓攻忠將滅吳

謂不

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

謂不

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

謂不

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

謂不

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

謂不

創敘

卷十三

五

五

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  
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  
臣請辭矣子胥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  
于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  
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  
至于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  
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  
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  
之劍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  
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  
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  
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  
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  
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  
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忘我定國

創敘

卷十三

去

去

之恩及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  
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于齊鮑  
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  
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  
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  
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  
盛以錫夷之槨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  
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  
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光燒汝  
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  
弃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  
來往蕩激崩岸于是吳王謂被離曰汝胥  
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  
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

鮑氏以賜夷華注曰取馬華  
爲錫夷鵬夷恤形

史記

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茲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劍策

卷十三

七

吳王

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指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口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楚絕書

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徵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于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

劍策

卷十三

七

吳王

不用常快快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討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

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劉向  
高苑

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

對吳王曰夫語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

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

劍筴

卷十三

五

吳王

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

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慚然類欲有

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

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

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

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

可乎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

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與兵伐齊申胥必

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

之于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

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

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以伐齊也越在我

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

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

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王擇焉胥聞

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

劍筴

卷十三

五

吳王

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

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

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衽不玄帶劍

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

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

爲邦珪越王句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

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

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

越絕書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鯀魚皮裹吾尸投劍筭

卷十三

主

吳王夫差

于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馬

錄異記

樂毅報書燕惠王晉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達迹至郢大夫差弗是也賜之錫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楚辭

吳信讒而弗味亡子胥死而後憂

越賜屬鏤劍

越王及國召相國大夫文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

劍筭

卷十三

主

吳王夫差

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于吳王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鬼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王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于地

下謀吳之前人于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越王遂賜文種屬虛虛當作鑊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卒吳越春秋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三

范蠡去自齊遺大夫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記

淮南子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耻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劍而死此皆達于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命者也鄒陽上吳王書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

僞授劍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也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求孫家臣武叔之黨射音石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三

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傷以劍鋒未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轉諸發吳王亦用劍刺之刺七亦反遂殺公若

劍怒食馱馱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以駃騠

駃騠發馬也蘇秦雖有遠志而史會以珍奇之味史記鄒陽傳

杜郵劍

秦昭王攻邯鄲欲使武安君代王陵將武安君終辭不肯行乃使王齕代之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定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

劍筴

卷十三

五

秦昭王

杜郵杜郵故咸陽城有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記

渭水之北有杜郵亭咸陽十七里今名孝

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慙尹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水經

太史公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非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晉潘岳西征賦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轍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并矢言而弗納及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差王閻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

劍筴

卷十三

五

秦昭王

嘗饋賜劔裁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毋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怒遣司馬錯賜惲劔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枉死

劔策

卷十三

下

三

三

使使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

華陽國志

縮劔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

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

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

武安君收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正不合于趙

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

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

也之王令人代使趙趙願武安君至使韓

倉數教列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爲壽

劔策

卷十三

下

三

三

于前王趙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緹

病鉤短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不敬王起居也恐懼死舉于前不敬

故以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

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

相以就地也蓋爲木接手可纏之以布願公

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

之命

縮劍將自誅帝宮詐誅集乃曰人臣不得

自殺宮中遇司馬門宮趨甚疾此言殺之

也史言殺不受言傳得郭之也出諺門也別

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斲劍徵之

于柱以自刺口斲劍不自知其可武安君

死五月趙亡戰國策

### 沙丘詐劍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長子扶

劍劍筴卷十三韓下主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

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隱姓

名遺秦將軍章邯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

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王

第十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

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李斯相與謀詐為

受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

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

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

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

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

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

蘇居外不臣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共

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

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

劍劍筴卷十三韓下主

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

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

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

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

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

肯反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屬吏

劍聘

鄒陽既被譴于梁王王繫之獄乃上書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夜  
衆莫不按劍相吟者何則無因而至也前  
布衣家居之士身在貧羸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干當世之君人主  
必襲按劍相吟之迹矣

史記本傳

唐王維詩白首相知猶按劍朱先達

笑彈冠

李白詩越客采明珠携出

劍筴

卷十三

主

李

南閩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  
按劍懷琰空長吁魚目復嘲哂寸心增  
煩吁

劍叱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陳蕃以  
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  
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  
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

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  
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

婕妤乃反

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構誚事太后太后信  
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  
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  
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  
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  
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  
劍筴

卷十三

主

李

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  
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  
與蕃相迂

迂也

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

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

月之間費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

爲棟梁柱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

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重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驕驍  
也踞蹠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等  
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

後漢書

### 劔踊德陽殿

竇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

許在豫故事又不發于是以朱寓爲司隸

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

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

劍策

卷十三

孟

二

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彪立送北寺獄陳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

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水與尹勲侍御

史祝璿雜考彪辭連及曹節王甫勲水即

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

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

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

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

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

者長樂從官史其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

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

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劔踊躍使

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際信閉諸禁門

許有衣與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

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際傳密

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送北寺獄收尹勲

劍策

卷十三

孟

二

山水水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

後漢書

### 不及劔

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

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洩自出

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復當具

白土上欲以嘗知恪意答曰當力入散騎

常侍張約朱思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

常疑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

滕裔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裔不知峻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門直當進恪踟躕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富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則飲所貴酒數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着短服出曰詔取諸葛恪恪驚起杖劔未及而峻刃交下

築銀追劔

劍筌

卷十三 輔下

三

吳郡王

北魏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彭城王勰固執以爲不可肇于是屢譖勰于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偷逆肇誣勰北與兪通南招蠻賊總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于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

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

劍筌

卷十三 輔下

三

吳郡王

珍將武士賁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何罪見殺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已珍曰至尊何復可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鑲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鑲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輿從屏門而出載尸歸第云王因飲而夢勰妃李氏司空



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于東堂給東園第一祕罷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于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劍筭

卷十三

下

三

魏書

涼車

魏書

夢執劍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陁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

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魏虜託跋燕偕據平城軍侵涼境燕舅陽平王枉請高同還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劍筭

卷十三

三

魏書

齋七日懇懺肅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燕驚寤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肅於太子無復疑焉盖高誠感之力也

梁高僧傳

德宗賜渾氏劍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劍一口

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曰今賜卿筆  
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  
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  
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無相金彩尚有  
畫像少年表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彩  
袍胡須人表生善射郝將軍渾威寧少給  
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  
下夜中酒溺施必溫汾陽問之對曰向挾

劍筴

卷十三 下

五

聖德堂

法錄

漫

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

挺劍

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  
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  
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  
彈之又嘗賞花于禪智寺知訓使酒悻悻  
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

乘輿舟遂之不及以錢撾殺王親吏將佐  
無敢言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  
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強欲  
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  
淮軍于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  
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  
帷裏貯于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  
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  
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  
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  
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已擊悍馬于  
廐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  
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  
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  
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未障  
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

劍筴

卷十三 下

五

聖德堂

十八人與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  
于城使翟處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  
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

唐關史

劍登壇

南渡王將祀園丘前三日中書舍人鍾允  
章率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  
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

劍笑

卷十三

附子

望

章叱之彥真驅入宮告允章欲于郊祀日  
作亂南漢王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  
清宮使龔澄等共証之以彥真言爲然乃  
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  
薛用丕祿治之

五代史

劍笑第十四卷標目

謹應篇凡三十九條  
凡四十一事

劍帶笏

劍賞盜

劍斧

越大夫對劍

教民劍

計劍

劍笑

目

劍夢非古法

劍異

楚劍凡二條

孫卿論劍凡二條

劍客

尊劍

劍養

劍森

憂劒

考劒

劒偕

按劒識去就

劒擬黃門郎

劒權奸

劒不解身

橫劒

劒筴

劒叱部曲

勸還劒

劒媚

劒崇風教

抽劒立符登

劒倖

劒留免劒

劒防

劒無金玉之飾

劒異議

劒疑

劒斬狼子埜心

陳劒亂

劒諂

秦軍人不劒

禁賣劒

劒筴

劒干祠

策第十四卷

明賢錄希言講 海虞蕭靜訂 卷第十四

謹廩篇善龜藥石之言聖王所以為黨也其說在韓非子之論弋矣

策曰尋才始于毫端燎原基于燧燭故

知既生冥冥福生宵宵倚伏之間盈虛

之會見後事微不可不早已天劍之折

也必先有聖聖人見之早故萬物莫能

傷余志劍中之英識者上而邦君大夫

劍策

卷十四

一

聖德堂

下而謀臣策士其人不言則已言則干

國家成敗安危之理經權逆順之宜得

失是非之鑑罔不燭照數計于胸中者

焉其或嘉謀不用卒及顛越慨哉噴既

曾莫之恤毋猶懷刺犀之鏢而不善辯

厥鋒者哉鄭長者有言虛靜無為而無

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詩曰戰戰兢兢

又曰不敢戲談策謹廩

劍帶笏

周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

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

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

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劍之小也恐不

能殺敵恐其劍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正若

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兌耳目與口也

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

劍策

卷十四

二

聖德堂

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簪

而載之木簪被髮也水驚鳥解其劍而帶

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

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蓑以艮之鬼神以

良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藝又喪以亶

刑其家舍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

龍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

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

劍賞盜

郝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其郝

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木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

於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

詰治也從木則反詰起詰反

武仲曰不可詰

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爲司欸將盜是務去若之何

劍策

卷十四

三

三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

吾謂國中

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

去起呂反

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其次阜牧與焉

給其職役從阜至

其小者

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傳左

劍斧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

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

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

大陵僂大衍

僂朝焚燒

伐大木斬大山行

大火誅大臣收穀賦

之禁也

夏無遏水達

名川

謂僭塞小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

劍策

卷十四

四

四

傷伐五穀

五穀之藏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

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奸邪

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

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

謂流邑

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

草

謂草

天冬雷地冬震

秋榮蟄蟲不藏宜收者生宜蟄者鳴

六畜不蕃民

滕墓

謂草

山多蟲蠹

六畜不蕃民

多天衣國貪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廢之馬也追猶名也言馳車所以召寵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繁組者燔功之窰也明主知其然故達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管子

### 越大夫對劒

大夫文種范蠡對越王曰聞古人曰居不

劒筴

卷十四

五

三

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統三守累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漢易作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熾玄狐太公六

口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克之聖於是得大戒氏文馬豪毛朱熾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王百穀大具百朋玄豹黃熊青狎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克西伯羑里之當此云玄狐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劒無削刻之利百鍊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

劒筴

卷十四

六

三

暢達之兆哉

吳越春秋

### 教民劒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

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廢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轡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彊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致遠國

劍筴

卷十四

七

珍振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立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蔬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型用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劔爲刺則入擊則斷劔擊而不折此劔之利也票

計劔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

劍筴

卷十四

八

而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檠劫住而靡獎贍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劔乘車其列住辟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歿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歿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攻者



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反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 劍葬非古法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

劍葬

卷十四 雜錄

九

二五

葵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凡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絰之不合道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

此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椁壁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盞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插殮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

劍葬

卷十四 雜錄

十一

二五

### 劍異

子墨子曰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入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

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  
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  
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  
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北  
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  
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潤也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管者之慮也非  
劍策

卷十四

謹案

上

二

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  
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  
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  
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楚劍

劍策

卷十四

謹案

主

二

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王曰吾聞楚之鍊劍利而倡優拙夫鍊  
劍利則士勇奮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  
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  
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  
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春秋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  
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  
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

亡也卒以成霸焉

劉向  
說苑

### 孫卿論劍

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惟孫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慢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緩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若

劍策

卷十四

主

二、三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殽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

以阨徂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

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嚮竇之道耳夫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

劍策

卷十四

主

二、三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荀子  
史記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

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巳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知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

劍策

卷十四

五

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懷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距而詐桀猶有王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拂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隄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就與羣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芥若椒蘭歎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惜毒蟲蠱之人雖桀

距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劍策

卷十四

六

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韓詩外傳

劍客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

之客養必效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  
利不爲已者必效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  
其私此之謂威強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  
道成姦世主所以壘劫失其所有也不可  
不察焉韓非子

### 尊劍

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  
之士勇力也韓非子

劍策

卷十四

主

子

### 劍養

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  
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  
先生諸先生謂后儒以文學取犯禁者誅  
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俠皆法之所不容  
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  
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  
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譽之

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韓非子

### 劍龜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口稱先王之道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  
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  
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忘社稷之  
利害於國家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  
秋冬中正五官  
之禁比使士有害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  
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  
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  
財謂蠹也  
也蓄積待時而牟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  
蠹也蠹害也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  
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  
亦勿怪矣反言也收上  
意韓非子

憂劔

嚴安者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

聞鄒子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

也以節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有

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

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音族

秦節止也秦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劍筴卷十四九

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願也顯示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微末矣微末求

求不可徒得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

情情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競而世不

知知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往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采淫泰非所以

範民之道也範調為之今天下鍛甲摩劔

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轉輸軍糧未見休

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漢書

考劔

夫劔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

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

劍筴卷十四干

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

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于誣闇疑惑而已

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

十孫父母不察精悞則勲力者懈弛而惰

慢者遂非也耗家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

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摠役治

公事者哉潛夫論

劔僭

元帝初即位徵貢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列車輦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

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

創筭

卷十四

三

二十九

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輿亡調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于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

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省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下臣

創筭

卷十四

三

二十八

按劔識去就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及至朱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

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劍曰  
子與樊賊卒爲降虜且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遷出太原代郡反  
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鱗鳥合之衆轉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奔道聞光武  
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  
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  
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後漢書

劍策

卷十四

三

二十六

劍擬黃門郎

章帝時下邳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  
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  
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  
傭乎於是部吏望風首爭以激切爲事貴  
戚踟躕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寶驚從  
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言恣口篤

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禮  
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實放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寄  
市夜反也慘虐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後爲御史中丞後漢書

劍權姦

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迂者劔疾同  
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奉御內  
劍策

卷十四

三

二十六

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  
親任上旣不平之矣冀私憾焉殺議郎邴  
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  
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單超  
左悺上呼超悺音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  
專朝迫脅内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昔今欲  
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  
之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



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奸臣脅國當伏其辜復

何狐疑于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得數言恐爲人疑惑冀心疑超等使

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徐璜具瑗勅交收憚自外謀國不軌於是帝幸便殿

召公卿勤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吏比景卿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劍士卒千人

劍筴卷十四 漢書 二五

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

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絀者二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東觀漢記

劍不解身

樊楚字文高爲郎每嘗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劍不解於身每齋祀恐失時張

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慎重東觀漢記

橫劍

趙憲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

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

誅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必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

劍筴卷十四 漢書 二五

謙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帝甚

嘉之後徵憲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

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選

事思爲久長規也規謀憲上復緣邊諸郡

并二州由是而定建武六年從雲中五原人于常山居庸關至二

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  
苟合未有還人蓋意至此請從之今蓋也  
三十年意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  
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意受遺詔與喪禮  
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  
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意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  
卑後漢書

### 劔叱部曲

劔笈

卷十四

主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  
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  
多歸之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  
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  
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  
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拔劔以  
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  
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

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翟奉江宮  
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  
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魏志

### 勸還劔

法正既臨蜀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  
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從橫將  
軍宜啟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  
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

劔笈

卷十四

主

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翔不  
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  
人才捷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劔侍  
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華陽  
國志

### 劔媚

王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  
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爲會稽

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嬖安陽  
及道子輔政遷中書令與道子持威權扇  
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  
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  
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惡罪衣女子衣  
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  
晉孝武帝故得原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  
俾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惡遂諂媚於  
劍筴 卷十四 二五  
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帝於內省面責  
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帝崩安帝即位  
國寶復事道子叅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  
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  
國寶爲名道子旣不能俱欲委罪國寶乃  
收付廷尉賜歔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  
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  
滿其室 晉書

### 劍崇風教

吉成說南安人也風韻秀發確然不群每  
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稽  
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詆聞而  
歎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劍求  
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說 後秦錄

### 抽劍立符登

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謙欲廢之而  
憚其宗強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  
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  
旦事發及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會七夕大  
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之路  
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而志

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苻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

前秦錄

劒筴

卷十四

主

二五二

劒倖

馮跋立夕陽公高雲爲主跋進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事無大小皆決于跋兄弟初跋宴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苻命之應跋戒其勿言太平元年高雲爲倖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

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拔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群僚請跋爲主

北燕錄

說留免劒

宋太始中晉平刺史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休祐從上于岩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曰欲聞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

劒筴

卷十四

主

二五三

拉殺之先是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詔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

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  
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于上而誅之

### 劔防

宋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  
弱王侯江夏文獻王義恭乃上表曰古先  
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  
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劔筴

卷十四

孟

孟

孟

上爭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  
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  
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親稼  
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參自往而  
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  
相由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  
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  
疾不自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

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  
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于上而誅之  
劔防  
宋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  
弱王侯江夏文獻王義恭乃上表曰古先  
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  
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劔筴  
卷十四  
孟  
孟  
孟  
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  
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  
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  
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  
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  
貴王罷甲於私爲用益寡自金銀裝刀劔  
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  
之素庶善者無惡惡者止好

劔無金玉之飾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謁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于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勛舊性好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援干劍筴

卷十四

三

二十六

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史

劔異議

李達字萬歲幼有龍虎骨與群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達持杖叱之復爲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達昆季平勵鄉人欲圖扣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達乃按劔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辭自守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達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達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

史北

劔筴

卷十四

三

二十六

劍疑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惠孝  
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  
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  
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李達曰立子以嫡  
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  
嫌請即斬偽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  
至此信又自陳說達乃止於是羣公並從  
劍疑

卷十四

主

三

軍復鎮弘農

北史

劍斬狼子埜心

後周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有膂  
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  
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

拔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

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

議執元進祐曰狼子埜心會當反噬今若

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太決也于是召

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龍賊逆亂與諸人

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

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

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

劍疑

卷十四

夫

三

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奸人之頭因按劍臨  
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  
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  
以視于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  
此知重之

周書

陳劍亂

崔融則天朝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稅關  
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

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未遊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歛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暗易則彎弓睚眦則挺劍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不南走蠻則北走狄劍筌

矣唐書

卷十四

五

二五二

劔詔

唐趙履溫爲司農卿詔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倏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砥痔權門詔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蹠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

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塞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諛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劔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臍骨肉俱盡

開野

秦軍人不劔

王播字明敷曾祖璉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叅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

劔筌

卷十四

聖

二五二

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類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



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  
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  
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號州刺史李異領  
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  
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  
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  
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  
禽紆而捕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  
劍笏

卷十四

聖

唐書

禁賣劍

德宗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甲辰禁賣  
劍銅罷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  
除鑄鏡外不得鑄造二月庚戌朔先是宰  
相以三節次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

錢分

劍于祠

明宗長興中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  
位于其子希聲殷卒遣命諸子相繼寘劍  
于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  
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  
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  
而已

史

卷十四

聖

劍筌第十五

恢度篇凡三十九條

劍和凡二條

雅琴奏劍

盜跖按劍對孔子

拔劍屬屈盧

劍鶴

解劍爲弟子

劍筌 目

劍聞

帶劍出胯下

陳兵觀劍

劍共車

守劍凡二條

解劍去仇

手劍責張讓

按劍叱督軍

劍驕

劍激

劍濟

劍

答劍

掣劍

席下劍凡二條

引劍事

劍筌 目

劍憚

讓劍表

劍頸色不變

却劍

劍升殿

懸劍凡二條

封劍往蔡州

郝劍

罷劔備

俟劔

按劔結衣襟

劔逐重臣

劔計事

劔策

目

度

三

劔策第十五卷

明魏賈希真撰 豫章鄧洪訂正 黃陵張大猷校鈔

恢度篇

德大則無所不容故曰恢度

策曰荀子有言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

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夫民有血氣則有

爭心讓之與爭相去千里唐許以天下

讓而擔大爭一錢之微豈非有餘不足

之謂歟古昔聖賢所以守道不變恭謙

劔策

卷十五 恢度

一

畢德厚金

自衛臨患難而罔思苟避履危機而能

以歸全雖白刃當前曾無撓色匪大勇

之若怯也抑虛懷之足受乎故君子服

劔將以擁衛安身而實有絃章之義焉

採聖哲揆賢豪要若孔子之於匡人何

踐並未始有其讓焉者也卜商而下數

公者之度恢乎美矣雖仲尼之門不能

過也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策恢度

劍和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盛惇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女欲聞劍筴

卷十五 三

名爲戮我於天下爲女悲歌而感之女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瓦解而去

葉操

孔子之宋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史記孔子過匡顏淵吾人此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常暴匡人于是遂士孔子狀顏

陽虎因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

曰惡音易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世俗之惡好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爲咎謂獲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圍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命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

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

八解甲而罷議苑同莊子曰孔子遊于匡宋

劍筴

卷十五 三

人圍之數匝而依歌不聚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免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命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受從者爲審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

雅琴奏劍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歿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窮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樂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陽一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歿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樂至大王所劍策

卷十五

四

盜跖拔劍對孔子

趙鼎

孔子往見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歿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惠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惠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惠也凡人有此一惠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十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百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惠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劍策

卷十五

五

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辟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創筴

卷十五

六

六

子六十五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耳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崇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創筴

卷十五

七

七

子六十五

飾行非世抱木而歿申徒狄諫而不聽  
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所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歿此四者  
無異於磔磔尸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  
臣者莫若王子比于伍子胥子胥沉江比  
劍筴

卷十五 懷慶

八

二十六十五

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歿者有時操有  
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  
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  
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  
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  
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  
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  
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  
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無往見盜跖  
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爲無病而  
自災也

莊子 雜篇

劍筴

卷十五 懷慶

九

二十六十五

拔劍屬屈盧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  
拔劍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

與我必殺子屈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  
盧可乎吾聞知命之士利不動死不忍人  
臣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劫乎白公勝  
乃內其劍劉向新序

### 劍錫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錫也  
錫去乃縱鳩錫逐而殺之信陵君暮不食  
曰鳩避患投我竟爲錫所殺我賢之令左  
劍筴 卷十五 十一  
右捕錫百餘頭以進信陵君欲盡殺之不  
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鶴獨低頭  
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由是義聲  
益著 烈士傳

### 解劍爲弟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  
非子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  
聞先生非聞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

歟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  
榛薄折兇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  
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  
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  
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  
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  
臣聞君辱臣歟君退則可不退則臣以血  
滅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  
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  
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  
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  
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墨子

### 劍鬪

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  
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緒彘則援劍戟



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荀王

### 帶劍出胯下

韓信釣于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我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子也。○劉

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云：字王孫，非也。德云：秦末多失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

劍笑。卷十五 懷慶 土三

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

我袴下。」袴一作袴，一作袴，音枯，反然。尋此文

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于是信執視

下，即胯下也。何必須作袴下？于是信執視

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戲一作

所知名。史記漢唐李白詩：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

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與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 陳兵觀劍

建武三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于

湖。湖縣，故城在今號。禹復敗走赤眉，遂出

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于峭底。峭即

故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

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

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效耳。」樊崇乃

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

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珪劍及玉

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

縣，故城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峯對峙。

軍次同熊耳。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餓，十

餘萬人皆得飽飲。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臯當應歟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輩者釋名輩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者臣計議歸命聖惠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

劍策

卷十五 愾

五

二十七

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鑠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錚錚金也鑠之錚錚言微利也佼佼好貌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高勝也後漢書

### 劍共車

寂恂拜潁川太守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

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僥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蔣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醪兼汁醇酒也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于道

劍策

卷十五 愾

五

二十七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

### 守劍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學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惟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惠感人若此

劍策

卷十五

去

子手五

王烈字彥方平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質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惠立還歸舊廬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彥方知

之耳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聞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以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人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

劍策

卷十五

去

子手五

行失劍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面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彥方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祗有感乃至  
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

魏志

### 解劔去仇

後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  
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  
相遇因出門解劔長跽曰前無狀相犯咎  
皆在荆不祗相教兄旣早沒一子爲嗣如  
全歿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  
劍斃

卷十五

後漢

十一

後漢

### 手劔責張讓

盧植剛毅有大節常立澄清當世之志不  
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爲九  
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  
入拜侍中尚書張角起兵以植爲北中郎  
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  
自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

魏志

### 按劔叱督軍

高堂隆字升平太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  
也少爲諸主太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  
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叱督  
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  
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劍斃

卷十五

後漢

十一

後漢

### 劔驕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  
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  
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直性肥中領重失鑠性瘦共召優使說肥瘦直負貴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直愈恚持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尔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尔不搖喉咀尔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飲劍筴

卷十五

後漢

王

三十八

便罷也

吳質別傳

### 劍激

太元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苻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効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時

原之今以成功贖鼻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我也

三秦記

### 劍濟

石勒后劉侍中劉閏中妹復

一作部胡人

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惠寵張禪及于

襄城后拔劍斬之勒賴后得濟后性敏慧多幹略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

劍筴

後趙錄

卷十五

後漢

王

三十八

### 留劍

宋文帝既即位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

脫矣未幾謝晦進號衛將軍徐羨之等欲  
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  
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  
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  
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  
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宋書

### 荅劍

宋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  
劍筴

卷十五

賦

主

三十五

異之謂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  
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樂獻赤鸚鵡晉  
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  
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  
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  
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謙希逸月賦  
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  
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

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  
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  
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礫  
礫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  
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帝因宴問  
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  
郵之賜土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  
書

南史

劍筴

卷十五

賦

主

三十五

### 掣劍

北魏叔孫建長子俊字醜婦少聰敏年十  
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  
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  
在外紹逼俊以爲已援俊外雖從紹內實  
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  
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  
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太宗即位命

俊與磨渾等杔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

魏書

### 席下劍

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植之八

劍筴

卷十五

懷漢

五

晉書

世孫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質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

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魏書

北魏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植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

劍筴

卷十五

懷漢

五

晉書

賴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正史

### 引劍事

魏世宗夜崩崔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  
迎肅宗于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  
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  
逕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  
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王  
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懷  
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意橫劒當  
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  
劒筴

卷十五

後漢

主

三十四

劒憚

齊謝朓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  
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朓舉止閒詳  
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性甚敏瞻嘗與  
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朓曰苟得其人自可流瀟千日俊甚  
慙無言明帝廢鬱林領其入殿左右驚走  
報朓朓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朓  
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朓曰  
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少者命也何足  
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  
等與席朓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  
劒筴

卷十五

後漢

主

三十四

讓劒表

許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太昌元年孝  
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



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籍  
閱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  
文友蚤及封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  
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感爲之憂孝通神  
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  
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  
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劔履上殿  
表猶使爲文

劔策

卷十五

五

齊書

却劔

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  
武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  
劔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劔坐以安  
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勅勒歌神武  
自和之其辭曰勅勒川陰山天下似穹廬  
籠蓋四挐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

羊  
樂伎錄

劔升殿

侯景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暉晷率數十  
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  
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  
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  
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討定  
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旣攻不下人心  
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

劔策

卷十五

五

齊書

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  
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  
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  
投景景以爲儀同使至關下以誘城內乘  
馬披錦袍詎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  
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像同于是奴僮競  
出盡皆得志景造諸攻具百道攻城邵陵  
王綸湘水王繹等赴援景立柵相拒食稍

劍筌

卷十五

援

三

景

盡人相食者十六初援兵至非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侯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腹味頓絕簡文上厨惟有一肉之膳車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壤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敝省間鬻之襍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飢

劍筌

卷十五

援

三

景

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足時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楊王慍頓江津並未之進旣而有勅班師景旣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旣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舉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二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

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悅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南史

侯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劍策

卷十五

策

三

三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悅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

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南史

悲劍

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珮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廳事乃常服以蒼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沓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慚

封劍往蔡州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破懸孤城禽吳元濟裴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摠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

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  
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  
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闖殺外餘  
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  
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  
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  
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  
節度使元惡就禽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  
劍筴

卷十五  
孟  
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  
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摠爲  
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諧度沒入元  
濟婦女珍珪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  
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廻  
至鄆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旱加  
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  
乃徑赴闕下

舊唐書

滕劍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  
道唯以公亮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碍於惠  
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  
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鳬鍾而尋繹未嘗  
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堂每退朝獨處其  
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參唯所愛卑脚犬  
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啣公衣却行  
劍筴

卷十五  
孟  
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  
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  
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  
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  
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鬘衣短後衣色貌黝  
瘠頰首再拜唯曰奴皐公止之且詢其來  
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  
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惠復爲

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舍龜壽畢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女以不來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襁嬰請于閤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邇來相尋及鐸覺龜壽盡室亡去

三小水廬

### 罷劍備

劍策

卷十五

漢

三

李

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爲太子少保貶李迺虔州司馬萬榮薨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既受詔與即儻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

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旣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乏始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 俟劍

劍策

卷十五

漢

三七

李

鄭仁誨初仕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事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 按劍結衣襟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王米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

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脇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北夢瑣言

### 劍逐重臣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關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

卷十五

懷慶

三十一

重榮字堂

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受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滂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脅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

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遂令北門出乎具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滂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堦而上謂滂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滂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滂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它日爲部將劍笑

卷十五

懷慶

三十一

重榮字堂

常行儒殺之時號鍊條以其剛也

北夢瑣言

### 劍計事

劉彥貞兖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群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有功王遇之甚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仗一劍弃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

南唐書

劍筭第十六卷

藥賦篇凡三十九條

下車免劔

直劔

授書伏劔

劔臂射

劔學

劔無足

劍筭

劔斷旗

吹劔

鵲籠思劔

劔臂士

西閭喻劔

劔長人短

罪劔非攻國

去琴按劔

舞劔還齊凡

喜劔

揭劔

晉劔緩楚人

劔舞

犯劔咸陽宮

漏月劔

劔喻客

劍筭

說劔歸漢

舞劔請爲歌

幸脫劔

劔賤侯

劔肉

借尚方斬馬劔

礪劔不斷髮

陳劔害

提劍起義兵

恐劍

劍斷豕

詠劍

說劍鎮常山

劍入椒殿

錚九劍

劍策

圖

策

三

三十四

劍策第十六卷

明羅尚銀希言撰輯 華亭金廷諤訂 長安盧繼授錄

藥獻篇

韓子曰無嬰兒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風亦藥也抑東方生謬謙之義乎

笑曰聖王有言藥食先嘗于卑然後至

于貴藥言先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故進

忠益廣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諭啟沃

漸漬匡抔補導斯皆古者臣鄰之義焉

至于言之者無辜而聞之者足以戒聖

劍策

卷

藥獻

一一

言美

人亦曰吾從于諷矇瞽之誦又可少哉

紛紛帶劍入朝豈無磨礪其君之思然

嬰鱗者不過數人何寥寥不概見乎將

微服背之毛多干羽副之美邪其以劍

諷者亦皆辨智從橫辭令捷給開說左

右有所發明雖舌鋒如楚龍淵尚亦思

警覺曉寤而不自同于術沽者也易曰

納約自牖笑藥獻



下車免劔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劔笑

卷十六

藿食

二

三

直對劔

及臣之身臣與其愛深臣安得無與國  
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  
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劉向  
說苑

劔笑

卷十六

藿食

三

三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劉向新序

### 授書伏劍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魏絳戮

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

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

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臯不

劍策

卷士六

梁獻

四

二七五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僕人晉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軍事有死無犯爲

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臯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臯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用鉞斬揚臣之臯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使戮之

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

爲請請使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

及殺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

禮食食音嗣又

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屈梁

劍策

卷士六

梁獻

五

三

揚干悼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僕御公謂

羊舌赤赤羊舌曰寡人屬諸侯屬會魏絳

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戮辱爲我執赤對

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臯不避刑

其將來辭陳其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士魴張老交止之

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責於揚干

不忘其死日君之使使臣粗中軍之司馬

日前日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顧順軍事  
有必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君合諸侯  
臣敢不敬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請死公  
跣而出足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  
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及役  
與之禮食會盟而及禮食今之佐新軍上章  
日以魏魯爲不犯使  
佐新軍是也晉語

劔警射

劔筴

卷十六

樂毅

六至八

二五十六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  
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  
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  
者太山之南鳥號之栢驛牛之角荆麋之  
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  
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  
獨走其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  
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郤四指如斷

期悅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  
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  
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劉向新序

吹劔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德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  
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  
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熟

劔筴

卷十六

樂毅

九

二五十六

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  
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  
聽也季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  
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

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  
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  
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  
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  
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  
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劍筴 卷十六 葉 十一 二五十六  
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  
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  
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落也  
吹劒首者吹音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莊子  
鵠籠思劒

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  
天遂不復及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  
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  
劒刎頭腐肉暴骨於中墊也爲吾君貴鵠  
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  
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來獻空籠  
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  
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劍筴 卷十六 葉 十一 二五十六  
里願獻于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  
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  
乎遂出不反 說苑  
劒譬士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  
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  
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  
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  
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  
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  
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綺綺  
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  
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  
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  
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于將用  
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  
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韓詩

劍策

卷十六

策

三

宋燕

傳外

西閭喻劍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  
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  
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

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  
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曾曾不如瓦磚隋  
侯之珠國之珪也然用之彈雀曾不如涖  
左騏驥騾駟倚衡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  
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于將  
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  
契鏃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  
錢之錐今子持倕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  
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  
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無  
異夫未視之狗耳劉向新序

劍策

卷十六

策

三

宋燕

劍長人短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人甚薄  
之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  
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

王曰止吾但戲耳即與髡共飲酒

劉向新序

### 罪劒非攻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

劍筴

卷十六

樂府

止

聖德集卷五十五

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梏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

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 去槩按劒

劍筴

卷十六

樂府

五

聖德集卷五十五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槩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嘗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者若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本也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柔亦相同也急爲清濁琴緊其弦則清攬之深醇之愉者

騶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

政令也鈞

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駟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

劍策

卷十六

去

翠微堂

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駟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舞劍還齊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薛而之薛與

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效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

劍策

卷十六

去

翠微堂

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

始信

後反

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

過謂豐順過

人豕多反視

若是

郊師

郊師衛姬子

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

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此爲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嬰封

於薛

閔王也而曰受於

雖惡於後王吾獨

謂先王何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

爲二閔王太息

氣也

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爲二閔王太息

氣也

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爲二閔王太息

氣也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姝不知客骨  
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  
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賜閔王自  
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  
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  
強辭強辭同也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  
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  
之不爲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  
劍筴

卷十六

樂患趣難者也

戰國策

無有王方爲太子之皆辨謂靜郭君曰太  
子相不仁過顛豕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  
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  
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  
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二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  
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其倍地易薛之  
少辨勸靜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  
云可也

卷十六

五

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于後王先王其謂我何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太息動  
於顏色動變也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一猶也寡人少姝不知此少小故不客骨  
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也劑兒辨答曰  
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  
劍宣王自迎靜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靜郭



至國請相之謂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相也爲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呂氏春秋

### 喜劍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燕相它國故至楚獻象床

爲床象齒郢之登徒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爲姓非直使

送之直也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

曰戊音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

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一作標賣妻

劍筴卷十六 主

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珪

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

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

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

國所以皆致印於君者聞君于齊能振達

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出

千人曰英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議談之以事所以累之

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

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

閨特上之臣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

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

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珪劍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

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

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郢送也

劍筴卷十六 主

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珪劍孟嘗

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

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

得珪于外者疾入諫戰國策

### 揭劍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者貧乏不能自存

使人屬孟嘗君屬屬願寄食門下孟嘗君

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

之也食以艸具具艸不精也居有頃倚柱彈

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飲與俱去食無魚

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

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

下之車客乘車于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

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

劍筴卷十六孟嘗君

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

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

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

君出記記職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

也今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青貨同集

署曰署書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

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吾負之未嘗見也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是是謂慣於憂憤

也以憂思而性憊愚憊當作憊沉於國家

之事開舉于先生得舉於先生不羞乃

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

約車治裘載券契而行之券亦契別書辭

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

劍筴卷十六孟嘗君

悉來合券券徧合赴赴取者與者合收

矣乃來矯命託言孟嘗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券民稱萬歲視孟長驅到齊行不晨而

求見孟嘗君惟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

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

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

竊計君宮中積珍珎狗馬寶升廢美人充

下陳陳猶君家所寡有者以我耳竊以爲

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捐愛子其民拊循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

晉劔緩楚人

管鼻之魏人恐令翟強與秦事鼻之不欲謂魏王曰鼻之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

卷十六

孟

三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劔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食

其傳注止息舍不是以舍之守衛之盛強

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強王貴臣

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厚可以

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戰國策

劔擗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曾連謂孟

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廕除棄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

劔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劔而操鉞耨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

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

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弃之使人有奔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

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戰國

劔笑

卷十六

孟

三

犯劔咸陽宮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耶嫪毐封以爲長

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

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

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嬖人于何敢

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廢恩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

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

一本作  
城陽宮下

今曰敢

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  
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  
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  
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  
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  
劍筴

卷十六

策

策

策

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  
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  
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歿有國者不諱亡  
諱歿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  
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  
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  
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劍筴

卷十六

策

策

策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贅陽宮  
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  
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  
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  
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  
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  
自行迎太后贅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

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說苑

鄒陽書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墮脫死如毫厘矣

### 漏月劍

劍策

卷十

秦

天

秦漢書

秦王爲荆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效琴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

燕丹子

### 劍喻客

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對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史記

### 說劍歸漢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隨何說淮南王曰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勝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劍策

卷十六

三

史記卷十六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史記

舞劍請爲歌

劍策

卷十六

三

史記卷十六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以劍起舞請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疎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史記

唐李白贊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升光陰虹照虛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

劔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方昌  
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幸脫劔

爰益名重朝廷常引大體忱懷兄子種數  
諫之及徙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  
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  
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其計吳王  
劔笑

厚遇益

漢書  
卷十六

三

三

三

劔賤侯

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  
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  
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大王不思先帝之艱  
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築盛  
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  
布衣甚過夫貴布衣一劔之任賤侯王之

位不智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于大王之手明白甚爲大王不取也

劔肉

上以東方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  
日三伏之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朔獨拔劔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  
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劔笑

劔笑

漢書  
卷十六

三

三

三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  
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細小也朔自比于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  
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  
君

君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炙于細君

借尚方斬馬劔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  
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劍斨斨前也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  
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劓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  
也旌表也  
後漢書

後漢楊賜嘗仰天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  
未嘗不憤志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愛壻朱游欲得尚  
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後漢班固贊安昌侯殖朱雲作嫗  
元帝諫爭篇贊朱雲折檻遂其倖直  
陳正爲大官進災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  
劍斨斨前也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  
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劓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  
也旌表也  
後漢書



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賤譏諂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陛下不識妄授茅上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納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

劍策

卷十六

漢書

主

三

劔起義兵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并見袁紹

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管昱士也曹公甚器之蚤卒公與荀彧書曰志才亡後莫可計事者汝潁固多奇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公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公曰備有英雄志今不蚤圖後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劔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劍策

卷十六

漢書

主

三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公笑曰  
君得之矣

魏志

### 恐劔

河間王慶果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  
密守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  
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  
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  
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  
劍策

卷十六

三

三

三

良異天親芝焚蕙 歎事不同此江都荒  
洏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  
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  
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糈支計僅有  
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  
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雁以  
還報竟知何日正恐禍生七首爨發蕭牆  
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

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  
亦三思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

非史

### 劍斷豕

唐太宗擊破武周部將朱金剛追至太原  
武周恩而北走唐儉乃封府庫收兵甲以  
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心存朝闕復  
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  
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  
劍策

卷十六

三

三

三

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  
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勛恕一死仍除遂州  
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烟閣貞  
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  
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  
對曰箇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  
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  
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

利北走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孟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飛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因爲罷獵舊唐書

劍策

卷十六

唐

聖

聖

詠劍

郭代公少有大志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召欲詰之公上珣劍篇云何言中路遭奔捐零落飄淪古畝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後覽嘉歎遂得擢用

劍入椒殿

天祐元年八月壬辰朔壬寅朱全忠令左

龍武統軍朱友恭右軍統軍氏叔宗樞密使蔣玄暉弒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爲辭而帝英傑不羣全忠方專西討慮變起于中故害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

劍策

卷十六

唐

聖

聖

夜一鼓蔣玄暉選龍武衛官史太等百人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丈人啓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中使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劍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

身亦爲大所殺  
后來天子玄暉玄暉以全忠止害帝釋后  
而去帝歷年三十八

舊唐書

### 鷓九劍

唐元和中白居易謨新樂府五十篇大抵  
皆以諷諭爲體播于樂章歌曲焉中有鷓  
九劍一章思決壅也鷓九人名其辭曰歐  
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鷓九鷓九鑄  
劍筌  
卷上六  
望  
聖德堂  
二子  
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鍊騰精火  
翻焰踴躍求爲莫邪劍劍成未試十餘年  
有客持金質一觀誰知開匣長思用三尺  
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劍無口客代劍言告  
鷓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刺  
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  
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蠶蟲昭蘇萌動

### 劍筌第十七卷標目

式勇篇凡四十二條

搯劍

吳楚之士舞劍

劍斷軫

咄劍言勇

謹劍厲田單凡二條

劍莊

### 劍筌

目十七式勇

吳粵之民用劍

武臺劍對

劍軍中女子

劍繫

叱劍立奇功

劍番丘

石里劍

劍投虎

劍靡

虎侯劍客

投鞭劍虎

右執劍

陣劍稍

劍突陣

劍斬小成奴迦

壯劍

劍策

目十七 式勇

二

卷十七

賜劍授龍驤

狀虎賜劍

劍先登

劍勞

劍守門

寶劍賞陳崇

劍起

劍浮江

周留城獲劍

劍虎還婦

劍諱門

駐軍揮劍

拔劍斬賊柵

劍虎腰

劍斃石筒溪虎

一劍下常州

劍策

卷十七

三

劍破契丹

輪劍

劍杜心

劍筴第十七

明寶錄金言輯 雷簡陳繼儒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式勇篇

式用也聖王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故紀武威之戰以及搏虎有力者

筴曰禮有云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行

禮義也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若不用於禮義戰勝

而用于爭鬪是謂亂人勇之不可徒用

也如此余所次春秋戰國而下騎勇之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二五十二 聖德堂

士若而人皆古一時名將良臣大者宣

力中原揚威絕漠次亦批擣磔裂鼓敗

爲銳者乎至乃列國羣雄戰攻侵伐不

可勝數雖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

不義然亦君子所必書也若徒以彊有

力聞于世者將不登于明堂是謂漁父

獵夫之勇何足美哉何足算哉聽鼓鼙

則思將帥之臣筴式勇

搃劍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

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

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

由基怒釋弓搃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

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

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

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

劍筴

說劍何

卷十七 式勇

二

聖德堂

息矣

說劍何

吳楚之士舞劍

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

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彊弩以與貉虺

騁于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

應鑣論

劍斷軫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視者也司馬子期獵

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

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輶援矢於箚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劉向新序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三

單傳

咄劍言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棼道遵行人卜商御者載而反君曰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棼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子夏若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君從子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

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棼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軻而坐吾君單軻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軻而去之看子耶我耶棼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四

單傳

于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援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棼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上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辜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

人而無儀不效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辟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韓詩外傳

### 諍劍厲田單

田單將

爲大

攻狄

狄北

往見魯仲子

也連仲

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

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

劍筴

《卷十七》

五

單據實

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

寇若箕

箕筴

修劍挂願攻狄不能下壘枯

丘

壘單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

田單乃懼

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

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簞

齊

也立則杖插

插鐃同爲士卒倡曰也倡導可

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

亡之兆其日已

人歸于何黨矣

黨猶鄉也言無所歸

當此之時將軍

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

此也

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

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

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

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

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

城

厲激

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

枹擊

劍筴

《卷十七》

六

單據實

也狄人乃下

馬諷對諸葛亮曰謂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其言

出于此

戰國策

田單爲齊上將軍與師十萬將以攻翟往

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

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

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

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

曰大寇如箕長劍挂願攻翟不能下壘于



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黃立則杖耜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婦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劍筴

卷十七 武勇

七

事蹟堂

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劍筴

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鎧盾入到營衛止噲直撞入

音義曰

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皆皆血出

項羽目

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斲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持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崑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音義曰

晉潘岳西征賦樊抗憤以卮酒咀斲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

吳粵之民用劍

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

武臺劍對

李陵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

劍策

卷十七

九

李陵書

陵召見武臺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捉持之也余中所指名處即中之也願得自當一隊隊部也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御讀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以少學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壯而許之因詔強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漢書

劍軍中女子

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謂虜見漢軍少且前就營陵搏戰攻之手對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劍策

卷十七

十

李陵書

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抵當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漢書

唐王維詩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

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見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莫沙漠陞戰聲烟塵裏

### 劍疊

李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奸利亦有勇骨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士

三十一

從落中以劍所絕纍欲刺虎落與絡同謂當時繼絡之而下也上壯之遂救止焉虞書

### 叱劍立奇功

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喜許史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

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壯擊伊

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

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邊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

也悍勇也剽悍也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

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衆兵驅師之令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士 三十一

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也千載之功可一

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言凡庸之人不能達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會

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

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

沮衆邪沮止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

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置校耳揚持新置

此等諸校名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以爲威聲也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

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

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

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

劍筌

卷十七

式勇

三

星樓軍堂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重謂輜重也

湯縱胡兵

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

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

漢書

劍番丘

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

即誅未振將大于番丘

番步安反

會宗恐大兵

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

執婁地

婁音廉

選精兵三十弩

三十人持一

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骨

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效使者

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未振將兄子

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

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

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

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

劍筌

卷十七

式勇

三

星樓軍堂

食之邪

飲於禁反食讀曰餽以下同

會宗曰豫告昆

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

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

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

烏孫即誅番丘

即就也

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漢書

石里劍

商亮字子華年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兩

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按劍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殷氏世傳

### 劍投帟

太石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之甚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廂起乘輿孫禮拔劍投帟于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

東觀漢記

### 劍靡

初平元年關東諸郡亦舉兵討董卓衆各數萬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帝都長安自留屯洛陽遂焚公室紹等聞卓兵彊莫敢先進太

祖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留太守張邈等

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

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

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

祖得夜遁去及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

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太祖兵

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

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

劍筴

士卒多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

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

人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

### 虎侯劍客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

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呂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凝故號曰虎凝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

劍策

卷十七

士

三十九

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祚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

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將軍封侯者數千人都尉百餘人皆劍客也

魏志

投鞭劍虎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魏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諭獄自首既

劍策

卷十七

太

三十九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獵于大石山有虎突出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所虎詔令禮上馬

魏志

陣劍稍

秦主苻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

爲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鋒鎧爲亥休字每戰以劍稍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十六國春秋

### 劍突陣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統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劍突卷十七 式勇

卷十七 式勇

五

三

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搥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彊弓接矢繞搥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兇即散走稱神燉煌實錄

### 劍斬小成奴迦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任爲秦州牧鎮東

將軍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陀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陀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笑卷十七 式勇

卷十七 式勇

三

三

### 壯劍

常山王長子可悉後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戊虔令一號將與陵相擊兩衆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

忍其救至未及拔劔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

史北

### 賜劔授龍驤

北魏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

劍筴

卷十七

主

三

沙門僧彬所匿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譙

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將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援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

北史

### 狀虎賜劔

劍筴

卷十七

主

三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劔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劔嗣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兖州堯廟蹋鋒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  
悉皆破碎

南史

### 劍先登

太尉劉裕軍于馬頭

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

聞徐達之與魯軌戰歿甚帥諸將濟江  
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岬置  
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  
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

劍笑

卷十七

孟

孟

孟

抽劒指晦曰我斬卿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  
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  
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岬  
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  
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

南史

### 劍勞

傳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

劍笑

卷十七

孟

孟

孟

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  
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  
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  
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朝廷以西南爲憂  
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  
給銅印千餘頒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  
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  
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  
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  
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寂蔑萌豎眼分道諸  
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  
小劒大劒賊亦指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  
璽書慰勞賜驛騾馬一匹寶劒一口後轉  
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

北史

# 劍守門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繩度見稱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以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圭

三

## 寶劍賞陳崇

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惶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圭

三

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阮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劒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

劒策

卷十七

圭

書

大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

劒起

天監四年武帝詔臨川王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年所未有有軍次洛口前軍討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

亦善平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歿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大怒齧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援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歟

劒策

卷十七

圭

書

劒浮江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轡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趁仗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問陳亡人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泗水過楊子江爲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

送於姑蘇到虔亭遇夜伺守者寐繫縶其兵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啣二首級携劒復浮渡大江深島楊素獎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

續表錄異

麥鉄杖遼東之役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煞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及戰歿帝爲之流涕

隋書

劍筭

卷十七 武勇

五

三

周留城獲劒

顯慶五年太宗征遼令張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

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曰平壤軍廻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

劍筭

卷十七 武勇

五

三

藉鄉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艸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旣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

于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  
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  
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  
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  
源若射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  
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  
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  
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

劍策

卷十七

三

三

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  
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  
獲其珪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  
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  
城皆復歸順

唐書

不勝忿怒當破吐蕃時得利劍是晚因仗  
劍而行以請林氏行八九里會暴雨天晦  
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

### 劍虎還婦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元健兒隨軍  
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  
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  
勵還父母具言其婦改嫁始末自勵聞之  
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  
呻吟徑前捫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  
婦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  
勵策

卷十七

三

三

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  
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不已遂持  
巾于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  
今猶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  
我即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  
投劍而來相訪何期以此相遇乃相持而  
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  
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

出尋而月明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叫益甚自尔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後竟無恙

廣異記

### 劍諱門

朱泚反陳利貞及張挺芝所統士衆幽薊河隴人故與挺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諱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唐書

劍筴

卷十七 奇勇

三

三十三

### 駐軍揮劍

中令白敏中方居邸署未有知者唯朱崕相李德裕時特以國器重之于是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刻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賁賁任負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

別聞者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負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迴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問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悅

劍筴

卷十七 六勇

孟

三十三

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

者爲誰白公對以賔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因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

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太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遂爲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大戎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有得於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酋帥衣緋茸裘繫珎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旣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

劍策

卷十七

三

三

三

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爲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

劇談錄

拔劍斬賊柵

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悛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悛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辛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拏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悛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劍策

卷十七

三

三

三

更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廢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并厚本持之謹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令人心遂固淮南六將李湘率師

劍筌

卷十七

三

三

五千里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錢鏐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劍虎腰

鍾傳豫章人少侗儻以勇毅聞于鄉里不

晨暮恒好射獵熊鹿羣獸之者無不被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值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里溪谷深遠有扁黑文青質額毛圓白耽耽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奮即以僕夫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

劍筌

卷十七

三

三

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躊躇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大以展其心計兩相拏據而僕夫但號呼于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群盜四集傳以鬪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



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  
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  
書令

耳目記

### 劍斃石簡溪虎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領  
石簡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  
行軍人帶甲列隊而去亦遭攫搏時遍鋪  
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

劍斃

卷十七

五

唐

役不守規避仍持托權利劍前後于稅人  
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韋莊作  
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

唐末見聞

### 一劍下常州

唐景福中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  
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  
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  
聞儒疾瘥縱兵擊之會大雨晦暝儒軍大

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頔儒于陣  
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于行密行密過  
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  
下之不亦壯哉

唐開史

### 劍破契丹

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明日至曲陽王  
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令萬餘人  
邀晏球等于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

劍斃

卷十七

五

唐

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今日  
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  
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  
其陣大破之僵尸蔽塹契丹死者過半餘  
衆北走都與禿飯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  
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

史

唐

五代吳周本少儻有猛虎爲暴擊之敗  
死于穴由是知名初仕宣州趙陞常衣緋  
衫襖持劔出入行陣軍中壯之後與楊行  
密戰被執密曰吾久聞周虎子之名恨見  
之晚釋縛以爲裨將

五代史

### 輪劔

五代劉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  
入敵勇出諸將

五代史

劍筴

卷十七

里

聖德堂

### 劍柱心

燕之舊將周鼎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劍柱  
心乃自背出而不死犇于梁爲騎將之先  
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  
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于獵場席地俾  
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  
牧節度留後

北夢  
遺言

### 劍筴第十八卷

廟勝篇

凡三十五條

太公兵法劔

鑄劔試狗馬

明劔泰舟之野

銚鑄當劔

劔斷鞅

用劔

劍筴

目

吳宮劔隊

劔備梯

劔備水

劔備穴

劔守城

劔驗節

叢戰劔

劔非將事

從說劍

權藉不在劍

劍登丘

頻劍

劍定從

爲大國說劍

禮劍

劍距敵

劍笑

私劍

選劍

劍地

冠帶帶劍

離席按劍

劍南奔

按劍今諸君

劍出

目

二

早

劍力戰

劍還

劍捷

劍輕言

劍立臨川王

劍笑

卷十八

三

劍筭第十八卷

明賢義希言

吳郡申用懋

長安崔蘭進

廟戰篇

此篇惟帳之奇是曰戰勝于朝廷焉

筭曰古者明王用兵必先勝而後戰又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此之謂尊俎之上乎故曰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權與謀合神焉妙矣夫陰符黃石之秘至于天地不及知鬼神莫能測世稱奇之又奇者焉則豈非以謀合于權故哉余所輯劍事紛紛彼料敵應變之才亡論矣凡諸戰守攻備之法坐作擊刺之方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後先之度防自太公備于最崔無不具焉如必車犯輶鼓出庫而後稱佳兵是戰之下也辟諸墨陽輕用則缺詩曰不素餐兮筭廟戰

劍筭

卷十八

二

二五五

太公兵法劍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寂遯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三軍拒守劍筭

卷十八

二

二五五

鑄劍試狗馬

恒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已害難以達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疆店良切邊音亦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也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資資財也積土爲封而重爲之皮幣劍策卷十八 齊威王以驟聘覲於諸侯重直隴切覲通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好呼報切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嚮所玩弄而好也嚮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上徹切監說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實則其國安盛則其國險參論上下君臣也玩好物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

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變也兵乃次管之屬鎧也兵乃次管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  
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  
學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  
秘長丈六只兵鎗切輕學贖以可贖之爲甲戟車轂也  
密學犀甲屬也贖盾一戟贖求佞切  
文如織也犀牛器切別音月小學贖以  
金分分符問切小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金  
有刑閒居學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  
楚宜切有閒學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  
劍筴

東矢素所白切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老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也十二矢爲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失取然而不及也罰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國馳通切下並同沼有馬切  
美金以鑄劔戟鑄治也試諸狗馬爲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櫨也所以刑奸子也斤形也試諸壤土甲兵大邑

期劔泰舟之野

管子入復桓公曰穆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彭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劍矣

卷十八

期

五

管子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鉞爲名千其內鄉爲功千其親家爲德千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莒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莒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其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管子

鉞鐔當劔

劍

卷十八

期

六

管子

以秋至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黑朝侯卿大夫列  
士號曰繇趣山人斷伐具械耨趣道人薪  
藿草足蓄精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畊而不  
畊民以不令不畊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  
艸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  
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  
劍筴

劍筴

卷大

七

聖德堂

戰械備矣

管子

劍斷鞅

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荀偃士句以中軍  
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驪盈以下軍克  
郭在陰西有郭山郭音詩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范鞅門  
干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千門中殺大  
孟莊子斬其櫜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  
櫜木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千晉大夫  
如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  
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以  
劍筴

劍筴

卷大

八

聖德堂

子抽劍斷鞅乃止

左傳

用劍

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戎宋易枝鳴廚人濮

曰濮宋廚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

齊及後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貢吳大

夫惟古合及國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宋

師公欲出也也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灰

劍劍矣卷六九

死可簡使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後

亡亡君絕句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戰夫勝負

志反又昌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

正東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耻也豈專孤之舉也齊烏枝曰用少莫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

多兵矣諸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敗北

走廚人濮以囊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

吳宮劍隊

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

世人莫知其能子胥乃明知鑒辨知孫子

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

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

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

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

劍劍矣卷六十

孫子曰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

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

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兵器

所以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

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爲戰形于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

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

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



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有絕纓顧謂執法

曰取鉄鎖鉄斧也 鎖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甲卒

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

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

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聲下之

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

劍策卷六 土

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

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

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于是乃報吳王

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

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吳越

謹按史記孫子傳作齊人以兵法見于  
閭閻不言子胥七薦與吳越春秋小異

### 劍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再拜頓首願問守道

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

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吾城爲

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

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

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毋廣

劍策卷六 土

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

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

爲爵穴燂佩施各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

等雜亦間以鑄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

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

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

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寧實行罰以

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

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劔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高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縣火

劍築

卷大

三

三

三

四尺一鈎櫂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煙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亥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什夜半城上四面鼓樂適人必或有此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者也則雲梯之攻敗矣塵子

劍備水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深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入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輜輶二十船

劍築

卷大

三

三

三

爲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劔甲鞮臂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命食以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輜輶決外隄城上爲射機疾佐之

子墨

劍備穴

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

整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壘深平城置板亦上棚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台桐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蔕藜皆長極亦戶戶爲環壘石外垣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棗棗以牛皮鑪有兩鑪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入疾近

劍筭

卷十八

去

子 七

水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鉄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鉤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鈎客穴者爲短戟短弩蚤矢自足穴徹以闢以金劍爲難長三尺爲釜木屎尿有慮校以左客穴戒持罌容三十斤以上埋穴中又一以聽穴者敵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傳置具全牛交棗皮及祛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所屎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鏹財自足爲錢校衛穴四爲中槽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槽甚具棗泉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醞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醞置穴中丈金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醞上及以油目

劍筭

卷十八

去

子 七

劍守城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蘭旗死士爲倉旗之旗竟士爲雲旗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荏旗劒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劍策

卷十八

主

劍驗節

寇近而收諸雜鄉金罷若銅錢及它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發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竅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一矣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

關與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閱之上通者名池水廡有要

劍策

卷十八

主

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簞簞尺廣二步斬干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廡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廡廡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徃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慘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善其上  
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  
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

子墨

### 叢戰劍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  
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于後叢戰之  
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  
場五里一應偃戟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  
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  
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歛之士殿其後列強  
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  
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  
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  
兵以倅之設堅柵以衝之順其流而擊之  
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  
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劍策

卷十六

五

五

五

子吳

### 劍非將事

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符  
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春秋後語

### 從說劍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以韓卒之勇被  
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  
劍策  
卷十六  
五  
稱東藩築帝宮受劍帶祠春秋交臂而服  
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令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  
効  
也  
呈見  
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  
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  
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雞口雖小主也從謂牛後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

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

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

人雖彥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劍笑

合從諸侯棄而美之故稱曰主君

權藉不在劍

蘇子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

天下者愛為天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

與國而後人必怨之又夫後起者藉也

為之主泉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

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

不能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所

在也上言後起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率帥同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

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而能有成者寡矣

今雖千將莫邪劍越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劇利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

達殺矣矢非不銘銘利而劍非不利也何則

權藉不在焉戰國策

劍登丘

蘇代謂燕昭王曰昔者楚取章武屬諸

侯劍策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諸

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土地

取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燕蓋嘗及得而朝

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彊弱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

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

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

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杙戟祗劔杙牙柄戟蓋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于宋南罷于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以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說齊也戰國策

頓劍

劍策

卷十

王

聖德堂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

救晉此晉趙也以趙破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敵秦無後夫齊罷國也能疲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灘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三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

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三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

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

與晉楚同患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故趨晉楚劍策

卷十

王

聖德堂

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類則秦及受兵四也是晉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及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項劍是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

之救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 劍定從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  
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可也

劍策

卷十八

平原君

五

史記卷八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  
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  
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  
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  
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  
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  
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  
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萬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  
公從者請是耳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劍策

卷十八

平原君

五

史記卷八

血來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又  
此據言盟之用血故云毛遂奉銅槃禮則  
取雞狗馬之血來耳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  
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戰國策  
史記

唐李太白詩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

爲六國說劍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  
衆不足以爲彊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彊則



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覆矣曰趙

疆何若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舉

右案魏厥案萬乘之國廉言案二國千乘

之宋也宋于七國時為千乘剛平趙地缺

則剛平乘今使齊魏如之衛無東望此詳

取之衛也芻牧新採芻州也以食馬牧養

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贗還反言改

劍策卷十八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

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因退為逢澤之

遇開封東北有逢池乘夏車夏取其文禮

稱夏王國也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元作太公太公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

抱質執壁質與貨同蓋請為陳侯臣齊陳

之後故稱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也亦趙

始皇文諱楚威王年伐齊敗之寢不寐食不飽即天下

百姓以與申綽遇於泗水之上傳齊將楊

諸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

桑桑一曰平桑疑即此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齊戰敗不勝謀則

不得使陳毛釋劍振夜威者解擊引也

也委南聽罪面之尊西說趙詭使人北說

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齊不攻于是

劍策卷十八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牖之間牖元本臣豈以郢威王

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句臨天

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嚴國策

禮劍立節明豪俠執操不侵經怨言過於

耳於隨之以劍有怨世主必從而禮之以

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關之

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闕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勇收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四

劍距敵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豪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于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于清潔矣

劍策

卷十八

廣

三

聖德堂

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聽則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近習者愚則不計其智也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

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隱非子

私劍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范福李斯而為焚書之舉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之條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軒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考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疆此之謂王資王資所資以與者也既畜王資而

劍策

卷十八

廣

三

聖德堂

承敵國之業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隱非子

選劍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

劍無擇爲是鬪因用惡則不可簡選精良  
兵械鈺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  
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春秋

### 劍地

漢文帝拜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  
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  
兵臨戰合力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

劍策

卷十八

三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漸讀曰濺山林積石經則丘阜常流之水也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

也猶彌延也平厚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遠離仰高

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

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蕭也葦葭也

山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蔽也山矛鋌之

地也鈺利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今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七陛下又興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此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

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言不以其術則雖大必小

劍策

卷十八

三

夫以人之效爭勝跌而雖彊必弱也不振蹉跌不可復起言失據也則悔之亡及也漢書

### 劍曹帶劍

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仰讀猶子弟之嚮

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

我歡若親戚若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

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

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掘以桀詐堯若卵投

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緩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企事小敵肥則踰可用也論與僚同事謂諸且也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上一身一解禪一腰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劔贏三日之糧个枚也冑甲也蓋也冠冑帶者著兜鍪而又帶劔也

卷十八

廟勝

重

重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中試試之而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前漢志

離席按劔

昌邑王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音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審此人不立議而可何不建白太后白之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光下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圖謀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名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凡言愕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

卷十八

廟勝

重

重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令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謹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也如若將軍雖效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言速決也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何匈不安

光當受難受其憂責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  
姓之命在于將軍唯大將軍令言一聽光  
即與羣臣俱白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  
以承宗廟狀廢歸昌邑漢書

### 劍南奔

齊王芳車駕駕朝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司  
馬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  
浮橋奏爽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劍策

卷十八

美

三

所爲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  
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  
奔爽宣王知之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  
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義弟爽曰當今日卿門戶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  
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  
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

爽使早自歸罪爽于是遣允泰詣宣王歸  
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克爽兄弟以候  
還第魏書

### 案劍今諸君

初孫桓別計劉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  
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  
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  
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  
劍策

卷十八

美

三

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  
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  
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  
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  
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  
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  
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  
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負重  
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  
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  
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  
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  
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敘  
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

劍筭

卷十八

南唐

三

晉書

劍出

晉太和元年秋七月劉曜濟自大陽圍石  
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  
汲郡河內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  
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  
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  
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粮

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  
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  
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  
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  
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  
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  
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

劍筭

卷十八

南唐

三

晉書

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  
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略鸞旗  
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  
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必攸集  
勒笑曰光言是也我軍若出必禽劉曜勒  
其從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

劍力戰

後趙錄

蜀李勢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師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无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溫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留叅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軍

劍筭

卷十八

高麗

元

三十一

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千成都之竿橋文選注溫前鋒不利叅軍龔護戰歿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劔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思無復鬪志中書堅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蜀錄

劍還

翟琨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琨爲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琨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資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闕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琨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

劍筭

卷十八

高麗

聖

三十一

私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  
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  
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  
史俄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 劔捷

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阪林子  
於陝城與劔軍檀道濟同攻蒲阪龍驤王  
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  
劍英

卷十八

唐書

聖

唐書

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大岨  
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  
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  
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  
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  
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  
奔相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劔曰下官今  
日之事自爲將軍辨之然二三君子或同

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見  
相公旗鼓邪塞并焚舍亦無全志率麾下  
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  
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賞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  
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  
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  
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  
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

劔捷

卷十八

唐書

聖

唐書

### 劔輕言

侯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罷  
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千子  
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  
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擊之乃  
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  
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士偉等  
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  
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

南史

### 劍立臨川王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工隸書能  
鼓琴涉獵書傳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  
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  
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

劍策

卷十八

原序

望

三

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射平侯景並力戰有  
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  
守後武帝與齊軍戰于幕府山命安都自  
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  
進號雲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武帝崩安  
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  
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  
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  
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  
斧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  
空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  
入致書于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憚召安都  
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  
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  
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

劍策

卷六

原序

望

三

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

南史

劍書

劍筌第十九卷

羽袂篇凡二十三事  
凡二十四條

鋒鋌劍

命魔劍

分景劍

澤精劍

騎劍戴昇天

劍過蔡經家凡二條

劍筌  
目

茅君劍

綃衣劍

劍產童子經

劍柳

道君劍

帝舜劍

南岳魏夫人劍

杜蘭香劍授

車門劍聲

天女劍

孔宣父具劍

玉皇劍

山神劍

蕭君劍

仗劍衛神丹

金人劍

劍筌  
目

天尊劍

策第十九卷

明龔開錢希言譚華亭宋應登訂長安崔爾撰錄

羽袂篇

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注云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羽袂出登真隱訣語

笑曰世有遠遊陵舉之事長年久視之  
儔或精契上玄遂登真品或鍊形度地  
隱化飛行或綜理山嶽考虔作牧或消  
搖瀛海吸露餐烟或溷跡金門或藏名  
酒肆品既涇渭途亦逕庭總經丹錄不

劍策

卷十九

羽袂

一

聖德堂

勝汗矣陶氏之言曰欲合則乘雲駕龍  
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  
亡余讀其書欣然庶幾遇焉夫燕昭秦  
始之所甘心焉者非其人歟冲舉尸解  
莫不用劍劒非徒以代形也凡超虛躡  
空攝神制逆無不千焉耀靈揚采是上  
尊服御之所必資矧修習之士可去畜  
哉詩曰將翔將翔珮玉璫琚策羽袂

鋒鋌劍

老君所居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  
冠絳鋌之劒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  
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  
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  
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

抱朴子

命魔劍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

劍策

卷十九

羽袂

二

聖德堂

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戰蚩尤於涿鹿  
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  
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  
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  
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  
應居數日大霧冥冥盡晦玄女降焉乘丹  
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  
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

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  
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  
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  
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  
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  
勝負握機之圖五岳河圖策精之訣九光  
玉節十絕霧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  
霓旂翠輦綠輶虬驂虎騎千花之蓋八鸞

劍策

卷十九

羽林

三

聖德聖主

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王鉞神仙之物五龍  
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  
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  
驅騶騶雜妖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  
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于  
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

墟城集仙錄  
九天玄女傳

分景劍

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  
嶽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  
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  
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  
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  
之女對曰我壩城玉女王子登也偶爲玉  
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  
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

劍策

卷十九

羽林

四

聖德聖主

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聞人  
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  
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  
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  
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  
命祿真靈官也帝于是登延靈之臺盛齋  
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于冢宰焉到七月

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  
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  
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  
之饌帝乃盛服立千階下敕端門之內不  
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  
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  
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  
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  
劍筵

卷十九

羽林

五

聖德堂

金襴襦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  
腰佩分景之劒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  
之冠履玄璫鳳文之易視之可年三十許  
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  
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  
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眞妙非常豐珍  
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萐薶芬芳填累清香  
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  
劍筵

卷十九

羽林

六

聖德堂

瓊鼓震霜之簀婉凌華拊五霧之石范成  
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于是  
衆聲徹明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霧之  
曲于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嚮官使駕龍  
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  
止

漢武內傳

唐陸龜蒙詩擊霜寒玉亂丁丁花底秋

風拂坐生王母來看漢天子滿倚蘭殿

劍筴

卷十九

七

七

環珮聲

澤精劍

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  
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帝因問王母  
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  
宮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  
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  
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

服青衣光彩耀目眞嚮官也夫人年可二  
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明服青霜之袍雲  
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  
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  
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澤精  
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  
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  
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  
劍筴

卷十九

八

八

八

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  
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  
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屈脅  
虛之靈而詣孤島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  
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  
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閬  
之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勵  
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

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啟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霧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勅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霧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選擇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

劍策

卷十九

九

唐書

度以示帝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夫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采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漢武

事故

唐羽士曹唐詩劍珮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王建霓裳詞絃索縱縱隔采雲五更初發滿宮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覆

騎劍載昇天

沈義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義有功于

劍策

卷十九

十

唐書

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馬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虎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耨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

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千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

仙事

### 劍過蔡經家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遍戴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初遠欲東

劍筴

卷十九

異事

十二

聖德堂

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日如此二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

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髣髴鬚髮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塵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

劍筴

卷十九

異事

十三

聖德堂



父母私問經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歿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數十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輶歸家

神仙王遠傳

劍英

卷十九

列傳

三

漢孝桓帝時

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逴遊冠着朱衣虎頭鞞雙五色之綬帶劔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

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

劍英

卷十九

列傳

四

漢孝桓帝時

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千年十八九許于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是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

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禽時畧半也  
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  
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  
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  
且止刃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  
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經常  
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  
劍筌

卷十九

五

三

神仙傳

茅君劍

西極攄眞君者茅司命之帥也生於商末  
服青精飯九轉丹用曲晨劍解之道治西  
城山宮年三十着繡衣美容冠把鈴帶劍  
一漢元帝時降陽洛山授玉清虛上經三

十一卷晉時又降魏夫人於陽洛臺每次  
三月十二月亦同來句曲推校學仙別有  
傳未顯於世神仙傳云降蔡經家者是此  
君也

茅君傳

綃衣劍

眞人張道陵復領昇長往霍鳴山亭午之  
際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版一人異  
幘綃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  
劍筌

卷十九

五

三

奉上清真符召眞人游于閬苑須臾東北  
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鶴龜鱗魚鳥之騎執  
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  
丁甲卒無執騎東來迎眞人次有黑龍駕  
一紫轡玉女二人引眞人登車旋踵至闕  
眞人既至群仙禮謁良久二黑衣吏持天  
符佩劍執圖籍而至即皆上朱陵府矣眞  
人視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一日

李真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欲引劍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

真仙奇紀

### 劍槲

許長史諱穆世名謚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祖少張來過江居丹陽句容之吉陽里長史以晉太和元年營宅茅

劍筴

卷十九

六

漢書

口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寔盧樞于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達飛劍之槲在焉

真仙奇紀

### 道君劍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蠱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飢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毒瘴煩斃者多閭里凋荒歿亡枕籍纂于靜室飛章告玄

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

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紛空際俄而

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銳之士三年

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頃之珠幢珥幡蜺旒

羽節紅旂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

節最居後又四書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

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

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屏兩面若有備衛

劍筴

卷十九

七

漢書

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五十人

以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簧

駭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爍豔逸一人

佩劍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干

是百珽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太道君侍二

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

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謁跪伏于地道

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剝心投血感

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鑒躬于子矣纂  
匍匐禮謝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  
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于纂曰勉而  
勤之陰功克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  
騎西北而舉昇還上清矣纂按經品齋科  
行于江表疫毒鎮弭生靈又康自晉及茲  
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

神仙感遇傳

### 帝舜劍

劍筌

卷十九

主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  
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金丹府由是感  
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  
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歲  
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  
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  
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  
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爛亂眼不可相視

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鳳皇  
龍霍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  
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霍蓋鳳車導  
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珥冠佩  
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  
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  
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  
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

劍筌

卷十九

主

者且大道在于內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  
它人玄經所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此蓋  
修之自己證仙成真非它人所能致也吾  
觀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  
守道不邪存念真神遵稟玄戒汝亦至矣  
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弃人也此山九峰  
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珎玉五  
金臺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

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  
主掌巨虬猛獸騰蛟毒龍以爲備衛一曰  
長安峯二曰萬年峯三曰宗王峯四曰大  
理峯五曰天珽峯六曰廣德峯七曰宜春  
峯八曰宣城峯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闕各  
爲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  
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  
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  
劍筌

卷十九

羽林

主

雲臺堂

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  
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集仙  
南岳魏夫人劍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  
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  
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  
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扶  
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  
劍筌

卷十九

羽林

主

雲臺堂

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  
彊適太保祿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  
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  
幽霽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  
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  
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  
景林真人小有仙夕清虛真人王褒來降  
氣謂大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

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勅我授子神真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  
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  
鑒爾勤感大極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  
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  
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  
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  
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劍笈

劍笈

卷十九

明秋

重

重

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  
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誦和三魂五藏生華  
色及嬰孩乃不疾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  
各命玉女禪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  
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  
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嬰備訖徐乃別去  
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消彈丸  
氣之瑛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  
劍笈

卷十九

明秋

重

重

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仕  
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  
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  
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  
化形靈丸使頻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  
乙玄仙遣魔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  
去徑入陽洛山中

集仙錄  
廣初志

### 杜蘭香劍授

劍筌

卷十九

羽族

三五七

羅漢堂

杜蘭香者有漁父于湘江洞庭之岸聞兒  
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  
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  
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  
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  
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  
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  
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

之坐內握手慰之謀曰吾與山中之友市  
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  
里櫻桃園圍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  
隙當尋我於此遂條然而去敬伯到廣陵  
十餘日事少閒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  
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  
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  
秀似非人境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  
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  
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謀也裴慰之曰塵界  
仕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焰于心中負之  
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坐窗戶  
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雀有頃四青  
衣捧碧玉臺盤而至罷物珍異皆非人世  
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  
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

劍筌

卷十九

羽族

三五

羅漢堂

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  
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  
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  
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  
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  
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  
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  
階登拜裴席前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

劍筌

卷十九 羽林

五

五

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  
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  
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  
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  
投之趙顧敬伯潛繫于衣帶妓奏之曲趙  
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  
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  
絕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

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  
到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勞苦  
無辭也趙拜而去敬伯亦拜謝而去復五  
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  
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

續玄  
怪錄

### 天女劍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  
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崔寧

劍筌

卷十九 羽林

三

五

嘗有密切之事至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  
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  
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  
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  
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  
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瓊食頃得所  
封表草墜于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  
表之時封題印置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



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捨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爲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千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思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爲畏

劍筌

卷十九

三

孔宣父具劔

仙傳拾遺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驚不肖姚之子稍長于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于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莫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徑重深葛塵不到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

劍筌

卷十九

三

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

粲麗逾于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

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子引

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肴珍備果實

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

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

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

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

劍筴

卷十九

三

三

三

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

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

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

孔宣父須臾具冠劍而至夫人勞問之曰

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

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

通咸若素習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

爽悉將相之具矣

神仙感遇傳

### 玉皇劍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名

嘗採藥于青城山下遇一大瞽藥斲之深

數丈其根漸大如瓮此人斲之不已漸深

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

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塲分必亥矣

忽有見一穴旣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

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

劍筴

卷十九

三

三

三

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

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

桑柘花物艸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

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

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舸子渡之

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

飯柏子湯諸葢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

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

劍筌

卷十九

集

三

三

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雀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瑤諸人俱以次入謁獨留此人于宮門外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瑤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劔列左右玉

劍筌

卷十九

集

三

三

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勅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勅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眞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劬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仙原

蕭君劔

大曆初有道士謝修通者宜春人也入山不出凡四十年如堊人後遇一人引入溪原于溪中得一碑長三尺乃蕭侍郎清虛之館碑更行半里見宅基古甃瓦石皆異

遂拈菴居之長慶初入都木坑偶見一宅  
重扉須臾有一青衣童子招修通入見一  
人紫綬綬冠佩劔立堂之左一人碧綬素  
簡立堂之右童子曰左者蕭君右者隗君  
即梅福也通乃叩頭再拜求住修通好食  
小蒜二君曰子乃葷腥之人安能住此贈  
修通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頃時服之服  
之半二君乃令歸精神似不足眼目睢

劍英

卷十九

三

三

三

野門人相謂曰師修行不出凡七十年爲  
邪氣所亂如大道何通至寶曆初夢人告  
曰造一精舍將君住之既寤且曰我當歿  
矣七日而卒門人來備棺槨空然見衣冠  
而已年九十八

玉簡  
山記

仗劍衛神丹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  
白山有道士出于樹人中揖自東曰某棲

心道門懇志霧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  
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  
修之有日矣今霧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  
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  
劔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  
否自東踴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劔從  
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峰將半  
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

劍英

卷十九

三

三

三

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  
劔當洞門而立君見有怪物但以劔擊之  
自東曰謹奉教爰立燭于洞門外伺之俄  
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  
將欲入洞自東以劔擊之似中其首俄頃  
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艷  
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劔拂  
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

駕霍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首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頂上采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

劍筌

卷十九

羽訣

三

聖賢金鑑

金人劍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幼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因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于

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此虎令去自是虎患頻息後至一百一十八歲化形于蓮花峰下張超谷中

本傳

天尊劍

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文及頂光焰鋒鏦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珰之蓋後有鸞木寶花照耀八極眞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

道微靈驗記

劍筭第

服奇篇

凡二十六事

帶利劍

凡三條

劍容

法服劍

劍違聖教

齊晉之君服劍

晉楚之君服劍

劍筭

目

荆爲長劍

經侯帶劍

襄成君帶劍

趙平原夸劍

姚賈舞劍

劍表 凡二條

董君劍客

給劍

櫛具劍

駭犀玉具劍

劍不離於身

魏臨苗舞劍

劍耿介

劍容 凡二條

齊魯劍

劍謂昭陽殿

劍筭

目

尋幢跳劍

腰品劍

畫劍

劍笑第二

聖賢書希言輯

黃陵張大猷校錄

服奇篇

子幼好此奇服者帶長

笑曰夫服心之文也誠中形外之理存

焉珪劔在躬寔爲威儀故盛飾君子未

嘗一日去身漂乎有不可撓之色寧第

游閒爲富貴容而已傳不云乎衣服容

貌所以悅目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

劍笑

卷三十

服

二

聖賢書

民之目悅矣禮教頽敬讓廢傲慢成俗

夸炫爲容褻衣博帶之士真雖存矣僞

亦馮焉彼有疾而爲顰無惠而折巾者

不衷身菑可無辨歟予所隸劔飾者若

而人斯並公族英華邦家令望煥乎可

紀者也玄冕無醜士蓋自管歎之何必

聞道乃有芻豢之色禮曰范則冠而蟬

有韃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笑服奇

帶利劔

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雜施是

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

甚虛服文采帶利劔獸飲食財貨有餘是

謂盜夸非道也哉

老子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端正

所謂兒

施也者邪道也

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劍笑

卷三十

服

二

聖賢書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

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

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

不務桑

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

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

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

利劔刺之

嚴爲刑罰

故曰帶利劔諸夫飾

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

私家富臣之家

聚斂入於私門 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故曰必富也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

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奸作則小盜隨

百官之奸邪作於上則庶民之餘俗成於下 大奸唱則小盜和

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鐘瑟皆

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奸作則俗之民

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荷利

劔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劔筴 盜竿為盜之先 倡也 韓非子 卷三 服奇 三 聖德堂

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

乎夷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為而功成無

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背之

用其聰明任偽廢道反地遂天尊知貴巧

欺鬼侮神飾治邪淫婦偽去真創作改制

起事遂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

加以采文以知為準以巧為繩詐為之斧

斧

偽為之斤秉術操數簡織賤耕田穢不修

莠莠並生田苗不起囷倉虛空衣重五采

錦繡玄黃氷紈綺縠靡麗輝光利劔堅甲

彊弩勁弓輕車駿馬多挾凶人權重名顯

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妒廉嫉讓

疾忠毒信結邪連偽尚爭貴武無不侵凌

使通境外常議弑君食重五味殘賊羣生

剗胎殺穀遂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

劔筴 卷三 服奇 四 聖德堂

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珎擬于人君

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眾絕俗超然獨存

亂世高之稱為大人 漢嚴遵道 德指婦

劔容

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

信貞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婦

婦 婦者取利而 歸富 婦者取利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歸富 婦者取利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歸富 婦者取利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遂幽隱不避法罟走死地如驚者驚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榆長袂躡利屣躡一作站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間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集神極能爲重脣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貴貨也此有知盡祗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更記

劉策

卷十

五

五

五

法服劍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珌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犍于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文中上

儒服劍

劉策

卷十

六

六

六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探玄索難知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行務怪異而以犯上爲抗悖逆犯上以爲離人之羣也以抗悖逆犯上以爲離人之羣也人主者說辯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言人皆務文寡學而解耕戰堅白無厚之詞革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上

劔違聖教

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初諷咏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勿則筆墨乎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尋文巧法徇私爲已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美權幸上則實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劔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

劔筌

卷于

服奇

七

聖德堂

齊晉之君服劔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犂羊之裘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

國治昔者越王勾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

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霍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

晉楚之君服劔

楚莊王裾衣博袍

裾衰也衣裾也

令行乎天下遂

伯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大布粗布也

犂羊

之裘韋以帶劔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

禮之謂禮乎

鄒孟子邑魯孔子邑

是故入其國者從

劔筌

卷于

服奇

八

聖德堂

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

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

徒保不徒保也

結軌

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因矣

淮南子

荆爲長劔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

子之服邪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

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

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保

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  
夫種出焉西戎左袵而椎結由余亦出焉  
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  
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  
子眞爲勇悍矣余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  
鄰之關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瞬而足  
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  
劍笑

卷十

九

九

九

經侯帶劍

勇悍也

劉向新序

經侯性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  
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  
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珪乎太子  
曰有經侯曰其珪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  
百姓上戴此魏之珪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  
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邾辛治陽而道不  
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  
劍笑

卷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稷成君帶劍

傳歟

說苑

襄成王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舄立乎游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蘭比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

劍策

卷三

風奇

十一

翠縞縞

音畢楊樾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予昌檀澤予昌州州饒州焉乎秦胥之纓予乎昭澶秦踰滲倜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于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寨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詬耻心幾煩而不施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

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楊樾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于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楊樾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于長者矣未嘗遇儻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劍策

卷三

風奇

十三

翠縞縞

趙平原夸劍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年步八年取魯封魯君于魯十四年滅也

以荀卿爲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于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  
爲璚琕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史記

### 姚賈舞劍

四國爲一燕代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  
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劍筴

卷三

三

三

三

寡人屈於內財力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  
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  
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  
衣以其衣以王衣衣舞以其劍古者飲則  
以王卿賜之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  
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懷不  
工二說之實與李知之曰賈以珍珠重燕秦

燕秦之說也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燕秦

使荆齊非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  
必合也而珍珠重燕秦盡於內是賈以王之  
權自外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  
監門卒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  
賈其子也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  
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  
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  
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

劍筴

卷三

三

三

三

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其  
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有婦天下願  
以爲妃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  
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  
焉用賈之身桀聽說而誅其良將紂聽讒  
而殺其忠臣至身歿國亡今王聽讒則無  
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  
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

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

婦逐之也朝

歌之廢屠賈肉不售子良之逐臣木棘津

之讎不庸後志琅邪所海太公所出又釣

與人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

人也五郎為鄙蓋鄙鄙之人南陽之敝幽

以貪困此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

年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

以五羊之皮養性者以五發羊皮齋之

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劍筴卷辛五

於城濮信二十八年晉文公用答犯之此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於天下明王

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卡隨務光湯之聘申屠狄糾時人自人主豈得其用

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譽其為已

用汗者非首雖不取不聽知其為故可以

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八尺不賞是以羣臣莫敢

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秦王曰然乃復

使姚賈而誅韓非戰國策

劍筴卷辛去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越

王陸生至尉佗繼結繼音推謂為誓一箕

僂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天子聞君王

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

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

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蹶然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典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萬物殷富政

劍笑

卷二十

七

七

七

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珠玉之寶也送亦千金非橐中物故曰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畧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

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瑟侍者十人珥劔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必家得珥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通音戈其數見不鮮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漢書作無久恩公爲也恩音見不鮮之物也數擊鮮數音擊無久恩公爲也恩音見不鮮之物也公賈自謂也今汝

劍笑

卷二十

七

七

七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珥劔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見獨異志

董君劔客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寶太后之女故月寶太主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歿主寡居年五十餘

矣近幸董偃與母以寶珠爲事偃年十三

隨母出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好美麗也主召見

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

射計謂用美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尉出則

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

財交士令中府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

劍筴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

之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也安陵爰叔者爰盎兄也

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皇將欲安處乎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懼

曰憂之夕矣不知所以以用何計也爰叔

曰額城廂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荻即

也有飲割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

上須躬親行當有宮故宜獻此園也

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長門在長安

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

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

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

大說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

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

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遣臨疾

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

劍筴

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

賞賜邑入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

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卒讀

曰粹酒音信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

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

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公主閣中有山

記山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

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



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項主疾愈起謁上以

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

宰敝膝爲賤者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

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珥玉飾耳者

也音徒跣耳者頃首謝曰妾無狀自言所行惡無善狀

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之

也董君綠幘傳華人也韞以轉左右手於事便也

劍笑卷三主

隨主乃贊進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

再拜謁胞與苞同前伏殿下主因叩頭謝上爲

之起有詔賜衣冠上上上偃起走就衣冠

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

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

從官金錢襍繒各有數千是董君貴寵天

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鞍劍客輻湊覆十六反

董氏常游非宮馳逐平樂觀雞

驚之會肉狗馬之足角循校也上大歡樂之漢書

給劍

武帝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

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

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

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

劍笑卷三主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

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又無

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綉耳將奈之何於

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

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

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

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

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  
貧何爲出此言軼軼如有移德於我者何  
也後猶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  
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  
第也史記

### 櫛具劍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  
賊督課郡國督謂察東至海以軍興誅不

劍筴

卷三

五

暴勝

從命者

有所追捕及行誅

威振州郡勝之

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  
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櫛具劍

劍首以玉作井甕虛形上刻木竹山形如  
蓮花初生未數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

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也袞衣博

帶袞大袞也言著袞大盛服至門上謁

若今通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

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躡履起迎履不着跟曰躡履謂納

也山也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聞恭公子威名舊矣漢臣也公子勝之字

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

祿樹立勝之知不疑非庸人也敬納其

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

劍筴

卷三

五

事皆州郡

選吏選州郡吏之最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

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漢書

駭犀玉具劍

班固與弟仲叔書云近買侍中升仲駭犀

標首玉具劍一也漢書注玉具劍標首

劍不離於身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

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并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劍策

卷二

吳志

王

二

魏臨苗舞劍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苗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

入坐不先與謀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銀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耶鄆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頗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

劍策

卷二

吳志

王

二

劍歌介

應璩與魏文帝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蕭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壘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

應璩集

謹按魏書云璩字休連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齊王芳

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  
應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  
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  
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 劍容

王儉字仲寶生而管綽遇害為叔父僧虔  
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  
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  
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  
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  
劍笑

### 卷三

王儉

王儉

王儉

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請憶  
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  
讓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今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徬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  
惟有謝安蓋自比也

### 劍笑

### 卷三

王儉

王儉

王儉

今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鉗插幘簪朝野  
慕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  
相惟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事  
流選用奏無不可南齊書

### 齊魯劍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  
人膺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  
尺二十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

劍筌

卷十

齊書

五

慕容德

觀群書性清慎多才統慕容嵩之僭立也  
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尹加散騎常侍廣  
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  
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德  
嘗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  
矚顧謂其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鄉田之徒蔭

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  
辭奮談天之逸辨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  
則丘陵生韵至于今日荒艸頽墳氣消烟  
滅永言千載祗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  
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  
而有知寧不啣荷矣晉書

### 凡人弄劍

劍筌

卷十

齊書

五

慕容德

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平  
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  
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  
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  
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  
訣况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  
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誦  
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

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達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大周孔蓋是高大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劍筌

卷二十

服青

主

二六十五

永足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攝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况過于此者乎

抱朴子

劍謁昭陽殿

北齊文宣帝沉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

以爲不及文襄副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稱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祇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何故對曰爲尔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惟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于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懷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

劍筌

卷二十

服青

主

二六十五

失色

北史

尋橦跳劍

恒王王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陳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劍筭

卷二十

樂

三

二十四十一

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計其事怨心愈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封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泰者輒愈數月常命宮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

椎髻翦彩爲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

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

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

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

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

舊唐書

腰品劍

唐劍具稍短常施于脅下者名腰品劍隴

劍筭

卷二十

樂

三

一十九十二

西人韋景珍不樂卑官有四方志衣玉篆袍佩玉鞬兒腰品劍飾若神人李白嘗識之故其感遇詩有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齒劍

吳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劍不知木劍創于晉代也

唐小說

唐李潛紀物之異同有白玉劒長二尺餘者秘寶紀聞

川

冬

服

三

三

劍笑第二十一

蔡淵篇凡二十六事

神仙制劒法凡二條

陶隱居論神劒凡三條

天台道士劒

造劒戶解法凡四條

劒解次第事迹法度

劒解之道

劒笑卷三十一

劒丹

以午日鑄劒

蟾血寫劒

抱朴子制雌雄劒

裴君論劒解凡二條

老君劒

桐柏山真人劒

班劒名子千



第七神仙劍

第五十五神仙劍

三劍之法

橋山劍凡三條

四靈子都劍

卓劍

斬邪劍

賜雄劍

劍筌

卷三一

雷平山劍化

震景劍

劍善老易

廬山淬劍

劍筌第二十一

閱寶錢希言撰 雷馬時可訂 長安崔通撰

藥淵篇月呂生藥淵出真 誥東華靈妃歌語

筌曰華陽丹綠之秘奇羽陵脉望之詭

異論解形則遺冠委易談効鬼則雷迅

風行莫不蘭玉其辭烟雲並吐然而車

俗淺見猶謂荒唐是處牛蹄之涔而嘲

溟渤之浩翰矜蜉蝣之羽而駭朱鳥之

劍筌

卷三一

二

春秋達者所為浩歎也大闔閭得石室

素書仲尼識之子亦何嘗不語神哉神

仙之劍變化無窮非可以一類求之其

不能控景登空立升太微者則有解劍

之道焉委形冥化微乎妙哉而談者謂

劍通于仙其術不試亦可立致冲舉則

吾不得而知也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筌藥淵

神仙制劍法

太極真人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經曰制劍之法上宰摠真西城王君昔授於紫陽公施行道成摠真昔用劍解之又授九轉丹方於里張先生即此周人也金光藏景錄

劍筌

卷三

樂周

二

半陽堂

受而不用故云付耳茅君傳南嶺魏夫人傳楊君故安妃云可尋劍解道但不知遂用不耳許長史既服朕石或當不必爲其事椽從鎮南夜解則又非此法椽許長史子也若是太清解及單用劍者應不得及望故鄉而椽遊處方臺還本居邦也神劍用之而解化則能遊宴太極採五星之靈軌煥七元之威光以範儀烈映真氣故

軒轅橋山之葵劍易在焉王子勃海之家劍鳴空櫛王喬京陵之基劍飛冲霄其斯實真驗九玄精應太靈神方靈致威劍之妙化也諸以尸解者以劍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劍皆自然還其處以劍解者不必止是用丹書者空劍亦可幽響無聞悅惚難尋不可得言矣不可得言爲之者見之者惟當應之于心耳神奇歛悅變動無力非劍筌

卷三十

樂周

三

半陽堂

復物理所期正當因心任化即事從宜耳爲之者亦不覺其所以然見之者固莫測其所以然軒轅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火叅鑑開而軒轅疾崩葵榆山五百年後山崩珪劍赤易在焉一旦又失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日蔡華營家渤海山吳襄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入適欲取

視其劒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携與乘雀共登嵩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耳故戴遠遊冠者晉葛洪云陰君授鮑靚尸解之法後次理石子崗有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此是解劒法而不能飛法此是周靈珪太玄陰生符朱書刀矣太清之下故得主者而已按玉清靈傳說摠真帝劒

劍筌

卷三

四

五

以古人作劒三年然後成也薛燭亡歐冶鑄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今以此合燒則煉多而不燥剛利而銷其鍛人亦須溫良新衣沐浴造劒之日尤不得飲酒食肉及遊履滄穢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謂背脊上近柄間令厚三分半也至兩刃際可減一二厘耳又向刃邊先殺背二分乃立兩至抄亦以漸令薄也抄九寸爲左右兩處當從鑲項定度整三尺効背爲刃六廣三分八厘必使中脊餘六分也抄九分合殺兩邊令尖殺抄鋒令有兩稜如戟抄殺鋒也其柄用長短適令鑲高二寸四分身長二十四分則餘一尺二寸六分以柄爲銕因當中央令廣九分厚二寸與鑲相連柄操梓材近鑲圍四寸

劍筌

卷三

五

五

九分兩圍三寸九分皆以鉤竟爲正若作  
劒裝則促扁於此也劒頭可安錄鑲謂鑲  
始鍊剛仍使鑲身相連勿別作模合作鉤  
連之都使外形大小厚薄相似乃鑿除應  
空之內亦可先鑽作數孔鑿爲易其伏基  
處鑿鑲之都卑今大環高二寸四分橫分  
廣處對中徑二寸八分內方負徑四分鑲  
形古今多法或正負或狹長或如聶耳爲  
劒筴

卷二十一  
木

有十許種種此經中所負亦是顯其左右  
法耳非正定形也謹准製古今取其合度  
立圖如古文鑲之內不得正負如竹亦不  
得正方如界盡當今內面小方而外落稜  
角必令得刻已刃字不甚邪轉佳使長三  
尺九寸耳尺寸度數厚薄形制並備如別  
圖尋古今尺長短不同九章筴法皆稽毫  
釐之度晉中書監荀勗善音律伎藝常恨

八音不調後有人地得一玉律銘題周  
世短晉尺四分半以政定音律聲韵合度  
今宜用此尺爲准所以示者摠真桐柏並  
以周時作劒甲周尺也錄鑲者鑲刻劒鑲  
止左右面刻之作刃字面有九字也鑲背  
上刻作九字已也深刻字皆從刀背而下  
順刃謂兩邊刀及字已皆對從刃背邊起  
俱下就刃故曰順刃也順鑲而刻之隨鑲  
劒筴

卷二十一  
七

曲轉故曰順鑲也諸刻處欲得一金銀間  
之益分明佳也劒身刻象鑲中央復有豎  
起如小羊鑲者名之曰伏羲之義謂爲月  
月之基隱伏光景也內鑲老面爲日字內  
鑲者即小鑲之中伏羲也刻右而爲月字  
先又負刻日月之外爲韞也五百年還出  
以揮五岳入以藏無間謂潛鑿遁迹隱影  
藏形也下以制九陰謂可攝召九陰之神

也上以承玄冥星主隱變也衛足以逐邪  
魔威足以鑒七情謂控威乘勢鑒照七星  
也仰以映五色謂五行之氣常相映也俯  
以代身化行矣欲知劍之左右內外以見  
正指南使劍背在上使劍刃在下也于是  
以東面爲右西面爲左也東爲內面西爲  
外面此劍及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  
乃太極四真人靈劍之模範也上清真人

劍策

卷三

九

亦皆帶劍上清之劍並是太極所造耳故  
此經爲太極之法乃四真人定範何必須  
昆吾之金剛玉之鋌也此益明不必須精  
鉄所存者模範而已王子喬劍乃凡下之  
鉄耳橋山尸解之劍非昆吾之流金也此  
是步綱之詞以解化後乃行前真多  
有此此劍經前章也太極上化符以飛精  
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鏤右以曲

晨飛精書劍左面今至劍抄也又太極藏  
景符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劍  
鞘右以曲晨飛精書劍右面今至劍抄也  
又太極錄形符以飛精書紙臨去之日服  
之身生七色之雲自有電光右以曲晨飛  
精書劍背今皆兩刃之際也又太極化符  
恒日或一符七年去朱書竹中帛秘要也  
是合曲晨丹成臨欲解化時以題劍七年

劍策

卷三

九

東鄉

九

九

九

九

陶隱居論神劍

晉永嘉中劉愷呼麥切多奇識亦云是異人  
作此劍乃依佛符字殊細設姜羅鏤曰大  
乘而法鐵甚快利宋來便恒供衛上名曰  
劉愷鏤尚千年刀同實父已易去鏤摩刻  
處亦漸漸欲滅又見有四五故鏤並似  
如一不知其劍身何在東山顧居士造

此諸人有同時共製者今猶存焉大抵邊  
故刀如此並可說乃有銅鑄作銀以釘鑄著  
隱居所匠深辨心解亦詳理極夫知必同  
大極模範不耳凡試刀之利鈍取中形些  
數被急束以一髮懸其秘紫如杖頭今一  
連計芸多少為優劣劉櫟銀千失刀背舊  
所十三芒又有一百鍊剛刀所十三芒國  
中惟稱此為絕而近造神劔所十五芒觀  
其鐵色青激光彩有異蓋薛燭所謂渙如  
冰之將釋者矣頃來有作者十餘人皆不  
劍筴

卷三十一

忘淵

十一

三六七

及此作剛村是上虞謝平鑿鏤裝治平是  
石尚方師黃文慶並是中國絕手以齊建  
武元年甲戌歲八月十九日辛酉遣於茅  
山造至梁天監四年乙酉歲勅令造刀劔  
形供御用窮極精巧奇麗絕世別有橫法  
剛公家自作百鍊黃文慶因此得免餘役  
為山館道士也周禮制劔長三尺柄居五  
寸是六分之一也兩刃廣二寸半重古秤

一斤四兩今秤二斤十兩也今公家劔長  
四尺七十柄居一尺五寸是三分之一小  
減也刃廣一寸六分輕重不定此班劔長  
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而經有刀劔兩名  
晉武帝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張華等按  
定鍾律八音不與古樂相諧由漢來用尺  
漸長乃更依周禮積黍法制尺以量鑄新  
器募求古物得周世正玉律比之毫釐無  
劍筴

卷三十一

忘淵

十一

三六七

差因擊古鍾以律命之此亦響合兼以七  
鍾古物相課皆會又得汲冢竹簡亦長二  
尺四寸公是施用謂之古尺阮咸聽荀樂  
聲以為高功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有人掘  
地得銅尺長前尺古之四分半時人以阮  
咸之解音遂復施行謂之官尺會司農相  
承以制五尺并取積寸以作斛斛也宋元  
嘉中大將軍彭城王義慶制物每欲廣大

又加官尺寸半民間復有相與之室今謂之尚方御府都水材官用尺乃復長民一分推如衆例則以古尺爲勝鍾律宮商自然響會是合精神冥數且周世又二眞製劍之時兼荀張窮極精巧時又有束皙雷煥之徒妙貫神鬼阮咸雖善音樂而性度縱誕不能親切故以單綬爲好用掘地銅尺內應是後漢時事也梁天監四年又更

劍筴

卷王

三

士

校尺以調正鍾律定用張荀古尺半分於事合表今施用名曰法尺

若欲潛遁名山隨時觀化不願具官隱浪自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以曲長飛精青劍左右面先逆自托疾然後當抱劍而卧也謂先爲稱疾寢卧數日乃密脫劍青囊援出題書及繫符都畢于是抱之而祝須天馬迎至解衣而遊勿令人知覺也又以

飛精藥雀拭劍環呼劍名字祝畢忽見太一以天馬來迎於寢卧之前于前上馬若女子則以輜輶來迎舍來諸仙多有托以余物前用竹杖或巾履惟鮑靚見太清尹法此神變糾怳假類會形不可理趣相求真奇事矣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古畫圖有此獸形皆昔眞人所顯相傳示也吉光似鹿騰黃類馬男則單騎女則駕輶也

劍筴

卷王

三

士

太極眞人命太一使者賁馬執控并迎以寶衣糾忽而來不知所以然也太一主仙變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孫滿側我易服來劍流景變跡而不覺我之云爲也所謂化遁三辰顛倒月精呼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抱升

太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鞘詩仙人多以竹杖不必盡得

劍法或是太清術耳假物變化不可一類求之抱朴子

夫修真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鄉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鄉世畜神劍與之起居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不必須藥書之若不辨作藥七年之後但以丹書劍亦能潛化也单行此法似不可反故鄉矣自不及曲晨之精妙吉光騰黃之延劍筌

卷十一

總論

十四

五十八

控也雖单行此猶賢于太清雜法兼得改形練化遊冥太極其丹它藥得居解非是靈瓦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太清尸解之法那得比太極之化通乎今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主符又用牛脂煎錫藥丸兩事耳無復余方也佩用制劍之法具在符圖訣中其後用解化之道人非常修之事故並不得載而畧之抱朴子

子

### 天台道士劍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積修介潔早佩畢道法錄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銅造劍勒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于黃巖縣修齋勒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劍筌

卷十一

總論

十五

五十九

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禪將李生領徒廢其墓欲以取劍見其尸柔輒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視其劍咤吼有聲羣黨驚思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道藏靈驗記



造劍戶解法

真八用班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當  
自齊戒百日乃使鍛人用七月有庚申日  
八月有辛酉日作精利劍使長三尺九寸  
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以鈔九寸為左右  
刃處其柄任長短取適也頭可安錄銀也  
惟使長三尺九寸耳金光藏錄  
錄銀者錢刻劍銀也銀左右面刻之作刃  
劍筭卷五  
字面有九刃字也錄背上刻作也字作也  
已字也深刻之字刻皆從刀背而下順刃  
也順銀而刻之也金光藏錄  
諸刻處欲得以金銀廂填之益分明佳也  
劍身中有刻象在後錄中央復有豎起如  
小半錄者名之曰伏基內錄刻左面為日  
字刻右面為月字先又圓刻日月之外為  
郭也所謂伏日月之光基五百年還出以

揮五岳入以藏無間千以制九陰上以承  
玄冥衛足以逐邪魔威足以鑒七精仰以  
映錄五氣俯以代身化形矣欲知劍之左  
右內外以劍正指南使劍背在上使劍刃  
在下也于是乃以東面為右西面為左東  
為內面西為外面所謂迴顛黃赤縱到五  
行步斗舍陰斬電割風者也斗謂七星陰  
謂六丁之神也劍鈔九寸有兩處並刻兩  
劍筭卷五  
刃中脊上內外各作三丁字從兩刃頭  
始作丁字分以三寸為一丁字字順向劍  
鈔金光藏錄  
此劍恒置所卧狀上枕櫛被褥之間使常  
不離身以自衛也既足以逐辟邪魔又可  
以照映五形爾乃神藥頭之即得還景潛  
冥九金光藏錄  
此劍尺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乃太

劍筌

卷主

太

卷主

極四真人靈劍之模範也。或謂曰：分景或曰：揮袖刀，但當論鈺質有利鈍耳。上人皆陶昆吾之石冶西流之金，禱而作之，準其成範也。此之上質，非丑人所得，但取精鍊按而作之，亦足以流景逸真，隱靈化形。藥既陳矣，將不待西吾之質，乃成其妙也。凡鍊亦皆可用也，所存在於範質而已。夫虎狼惡獸，聞麟唱而竄，人百易羣遊，聽鳳鳴而絕響。麟角豈銳於虎狼之爪牙哉？鳳聲豈猛于鵬鶚之蹶乎？所貴在於靈音神氣，道妙發煥德為群物之軌，真為至空之柄，足以鎮萬精之眩惑，威千凶之用矣。奚必須昆吾之金，剖玉之鈺耶？王子喬劍乃凡下之鐵耳。黃帝今所帶劍，是橋山中尸解劍也。若是者，復非西昆之流金也。

金光藏景錄

劍解次第事迹法度

劍筌

卷主

五

卷主

若欲且逕潛名山棲身高岫，或欲隨時觀化，逍遙林澤，或欲斷兒子之情，令始終道畢，外割親悲，內遏希尚，不願真宮，隱浪自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以曲晨飛精書劍左右，而先逆自託疾，然後當抱劍而臥，又以津和飛精作丸，如大豆，于是吞之，又津和作一丸，如小豆，以口含緣拭之於劍鏤，密呼劍名字，祝曰：良非子干，今以曲晨飛精相哺，以汝代身，使形無洩，露我當潛隱汝，暫入墓五百年，後來尋我，路今請別矣。慎勿相悞。上登太極言功，入素祝畢，因閉目咽氣九十息，畢開目，忽見太一以天馬迎于寢臥之前，于是上馬，願見所抱劍已變成我之衣，尸在彼中也。臨時當易著太一迎服，留故衣巾以覆劍也。乃乘馬躡虛任意所適，或可改名易姓，還反故鄉，無所

忌難劒成少尸與真不異又有曩氣又及生蟲既劒入棺即復劒刑不復爲尸形也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太極真人命太一使者齋馬執控并迎以珪衣恍惚而來不知所以然也馬去之時雖衆賢侍疾子孫滿側而我易服束劒流景變迹徒相衡比肩對目而不覺我之云爲也所謂化邈三辰巔徊日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劍策

卷三

王

珪衣無縫衣也劒字子干名良非若未用劒之時眠臥常視呼劒名字曰良非子干神金揮靈使役百精今我長生萬邪不害天地相傾當各祝於劒鏤之中上馬時以藏景錄形需丸二枚著劒青囊中結空囊口著被中良久已復變成向者囊中劒也二三年間乃忽然自失之耳此曲晨飛精一名七陽日精之華蓋琅玕之併例矣此

復能流通散形分景藏毫四海不能容其體粟米固能纏其外者也隱迴七度昏蔽三光實其妙矣

金光藏景錄

解劒之道

九華真妃授楊君書曰夫處無用於嵩塗乃得真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載皐之舟車耳榮華於世爭競微時適足

劍策

卷三

王

以誨愆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皐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咀嚙和氣漱濯清川欲達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詔絙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吳足汲汲于人間之貴賤投身于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于泥漬珪玉投糞以招塵褻衣振血濁精

歸真玄通達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  
火之烟欲抱真形于幽林者可且尋解劍  
之道作苦終之術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  
之迹臨時分處有任于明君矣陶隱居真誥卷一

劍丹

夫還丹者極一冲二和三譽四旋五通六  
達七政八霧九極十具無上之真道豈不  
明明可觀其義乎凡人有才貌不可學苦  
劍筌

卷三

三

遇大丹即變見如意故經云無可無不可  
皆可矣按參同契太易誌圖言一象此圖  
含象衆美方得通需又古經及元君訣并  
草衣子碧通子變化圖皆鍊丹之名或號  
如意珠天帝得之爲絳宮珠天龍得之爲  
頂上珠鑄劍則伏萬邪萬凶大還丹要秘圖  
威喜巨勝法取金液及水銀左味合煮之  
三十日出以黃玉甌盛以六十泥封置猛

火炊之卒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  
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又取此丹一  
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以  
塗刀劍辟兵萬里抱朴子

以午日鑄劍

以五月丙午日月中鑄劍桂新燒之鑄成  
以劍炭系之而令童男女進火取牡銅以  
爲雄劍取牝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  
劍筌

卷三

三

帶之以入水則蛟龍不敢近人抱朴子

謹按典論云建安二十有四載二月甲午魏太祖造百辟寶劍乃知午日鑄劍自然矣

蟾血寫劍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  
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  
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  
人常爲先登鋒陷陳皆終身不傷也鄭君

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乃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徬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戟時常納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月中時作燕居龍虎三囊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

劍策

卷二王

五

五

抱朴子制雌雄劍

葛洪常以五月丙子日月中時鑄五石下

其銅五石即雄黃丹沙雌黃礬石會青也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漆之內太一神呪中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冶之取其牡銅則以爲雄劍取其牝銅則以爲雌劍帶之以入河則蛟龍巨魚而水神毫不敢進也欲知銅之牡牝當令童男重女俱以水灌銅以其在大中當赤時也則其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則牡銅也凹陷者則牝銅也

劍策

卷二王

五

五

裴君論劍解

尸解之仙不得名華蓋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諸有單用曲晨飛精劍解者得八素列紀惟奉瑤秘不修行皆白日尸解其有作水火病兵及用大力竹杖解去者先詣名山並爲太清尸解凡修劍解之道並紀名紫簡上隸高仙諸有宿功善業陰德

信其神得詣朱火丹陵官受學仙道爲  
九宮真人諸用太極尸解之道夜半去者  
職爲地真應尸解者或學功淺深志高顏  
廢或爲祭酒精勤救治者並得爲三十六  
洞天文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轉武  
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得  
進補仙職

裴君傳

紫陽公傳西城劍解之法修佩神劍七年

劍筌

卷三

三

三

三

朱書符解化去者以曲晨飛精題之有立  
能變遁隱化太乙遺吉光蛭衣來迎

老君劍

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  
陌亭長六寸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  
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  
可先知也或召六陰正女其法六十日而  
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

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  
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卧而  
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  
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  
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  
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  
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  
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  
劍筌

卷三

三

三

三

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  
虎冠服采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  
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識其衣  
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惡則害  
人也爲之卒欲得靜漠幽閒林籬之中外  
形不驚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  
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不  
得執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

弗咎也。或有侍從暉暉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眞形。老君眞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眞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深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鏃之劍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竊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

抱朴子

### 桐柏山真人劍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真人紫微左夫人一紫微上清宮九華眞妃二上眞司命南岳夫人三紫陽真人四清靈真人五茅中君六茅小君六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美

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解者。恭敬紫微上眞九華妃也。皆禮揖稱下官。

陶隱居眞誥

### 寶劍名千子

真人用瑤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千子。千子最

劍英

卷主

卷主

卷主

卷主

非青鳥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鈎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傳先生入然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鎖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允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西陽雜俎

### 第七神仙劍

太和者天之鬼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

在右方人亦有之烏擡鄉姓角里先生宰  
澗澗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劍捧白幡侍道  
君在右方從仙人曲文子思之亦長三寸  
起坐行止常在已右其妻青腰玉女衣青  
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老子枕中經

### 第五十五神仙劍

子欲制百邪百鬼及老精魅常持符利劍  
亭水瓮上于中視其形影凡行出入卒逢

劍筌

卷五

五

五

非常怪物于日月光中視其形影皆可知  
也以丹書制百邪符置于瓮水上邪鬼見  
之皆自然消去矣

老子枕中經

### 三劍之法

真君曰劍法有三但以鏗鍊銀爲利刃吾  
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人俾汝揮擊邪  
氣銷鑠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  
分野爲災國家軫慮當以上劍治之或山

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駭閭閻侵毒黎庶當  
以中劍治之或魘魅之徒藥障之輩挾邪  
暴物作崇害人當以下劍治之

洞聖傳

### 橋山劍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  
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  
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于卒還葬  
橋山山崩柩空無尸惟劍易在焉仙書曰

劍筌

卷五

五

五

五

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  
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羣臣百僚悉  
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  
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  
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列仙傳

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  
恬玄于此王莽更名上陵時山上有黃帝  
冢故也帝崩唯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



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

水閒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

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

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水經注

軒轅自採首山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

視火參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橋山五百

年後山崩空室無尸惟寶山赤舄在耳一

旦又失所在也真誥

劍筭

卷五

三

三

三

黃帝鍊九鼎丹服之逮至鍊丹成後以法

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

所紀藏於九嶷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王覆

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識也夏

得之亦仙化又云藏之帝又以所佩靈寶

五符真文書金簡一通封於鍾山一通藏

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名題上

古之字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薰風

至神人集成朕代之志即留冠劍珮易於

鼎湖極峻處崑臺之上立館其下崑臺之

軒轅臺也時有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

妙思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閉目師皇視

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

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

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卜云還宅

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

劍筭

卷五

三

三

三

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

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

收收髯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

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至

王時封號叔於此因曰號州也其後有臣左

徹削木爲黃帝象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

慕靡所措思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

置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冢在上谷郡

廣施縣有黃帝祠四所黃帝曾遊處皆有  
邠州橋山黃帝冢在焉  
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赤易在焉  
一曰亦失荆山記

### 四霸子都劍

司馬季直漢文景時人受四靈子都劍解  
之道在委羽山有大服明宮丹之華抱扶  
晨之暉貌如子女鬚長三尺有男名法霄  
一女名濟華同得道真誥云季生服靈散  
劍焚卷王  
梓升猶首足異此語處以作劍兵解法兵  
解則不得在太極而其女尚讀洞經便是  
別修高法也列仙傳

### 卓劍

蘭真人卓劍處在今浮梁

### 斬邪劍

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夜  
月明張道陵真人在崔鳴山鑒珮珊瑚天

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睽目東瞻紫  
雲之上有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  
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  
立玉女綵衣花帔雲髮顏肩各執一幢上  
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  
紺首垂環曳裙各執一幡上左青龍右白  
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幡復次二人朱袖  
金甲各執三氣十絕旌節上有丹榜素衣  
劍焚卷王  
曰劍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  
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  
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  
治都功印其餘翼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  
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徹見  
車中一神人容儀若冰玉手執五明珥扇  
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  
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怖即太上

老君也真人歛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

曰吾等降蜀山立二十四治乃二十八宿

之下圖實陰景黑簿之司分掌人丑亥生

罪禍子可爲吾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

晝夜復興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

吾以汝名在丹臺當爲真人故委汝也真

人叩頭謝曰欽佩道旨謹當奉行老君遙

召三五功曹須臾四方有五色氣勃勃而

劍策

卷三

三

三五

三五

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

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

繡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

五功曹乎速爲吾開紫陽南宮玉宸內殿

取正一盟威秘錄吾欲傳授俄傾之間南

方起二十四生氣祥光瑞彩決然滿空其

中各列玉童捧一玉函貯錄一品皆玉札

金文及都功版券職錄以授真人謂曰與

卿千日爲期

華頂先生張天師外傳

賜雌雄二劍

張道陵後會老君于閬苑老君復以三清

衆經九百三十卷符錄丹竈秘訣七十二

卷一千二百章雌雄二劍都功印二儀交

泰冠驅邪帔褐魚鬣衣方裙朱履等賜之

令制科律佐國行化行之千日則邪鬼不

敢正視傳度已訖于霍鳴山研味秘文按

劍策

卷三

三

三五

三五

法遵行修之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

千神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

攝伏精邪行錄中三步九跡交乾履斗之

道即魁罡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沒皆得

自然遂依告命戰鬼于蜀時有八部鬼神

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西蜀青城

山頗有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

癘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易真人以

安二年九月一日佩盟威秘錄往青城  
山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于青城  
山黃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使六  
天鬼王歸于北鄴八部鬼帥領衆竄于西  
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釋之乃乾丹筆曰吾  
筆所止鬼衆盡滅要之鬼分治幽明異  
境不欲盡滅汝類即與盟誓折石爲券刻  
作天地日月之形埋于黃壇之下絕噬之  
劍焚

卷三十一

三

三

三

上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復行必盡  
誅之勿留種矣乃以神印封盟營使不  
得相通盟誓之後鬼衆躊躇不去眞人口  
敕神符一道飛上層霄于時風雨天仙兵  
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

漢天師  
外傳

劍經

陶弘景字通明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  
景老而彌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

深耻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  
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邪皆以銅  
鑄非鍊也隱居序云夫刀劍之由出已久  
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  
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埋沒慨然  
有想遂爲記云

虎豹符

雷平山劍化

陶通明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明目疎  
眉細形長耳少時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  
養生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  
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手勅招之  
不出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  
謂之山中宰相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  
悟之金樓子云余于隱士重陶貞白士大  
夫重周弘正其于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  
名士也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

劍焚

卷三十一

三

三

三

寅朔十二日癸丑生化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劔易比干之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賦有告逝篇云性靈昔既肇綠業人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澹悲欣冠劔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此昭軒侶結彼瀛室賓倘若踵留轍爲子劔筌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二六八

道玄津邵陵王蕭綸遂銘其碑陰曰留易表化奔劔凝神司馬子微亦記其事曰代劔未飛陰丘尚閉

本傳

震景劔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父之辭几席徧遊名山廬天台

構層軒于壇上目爲衆妙臺明皇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劔進之命光祿卿韋滔至其居按金錄設祠厚賜上封太山因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小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于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劔筌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二六八

廟時女貞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貞良師也靜貞既還請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

乃寒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月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仙經

### 劒書老易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守今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齋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唐遺事

### 廬山淬劒

洞賓游江洲廬山真朱臨砌淬劒道士侯甲晦問之曰先生劒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洞賓

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筯頭題劒詩一首于壁初見苦無字而墨跡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劒法曰有道劒有法劒道劒則出入無形法劒則以術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劒殺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爲母氣爲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去其氣而人將自沒或假于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崑也言訖因擲劒于空隨之而去

劒筌

卷五

唐

里

一八

劍策第二十二卷

蹈節篇凡四十五事

劍衣法

碎劍

申刺劍呼天

子囊伏劍

劍迎申包胥

劍逆

劍策  
卷二十二

從劍

退劍

劍傷風木

伏劍謝漢使

罵劍

偽臣效劍

劍啗鬚

祭劍

按劍募進兵

劍發

劍戰長安城

習珍效劍

劍殉

劍討叛

劍嬰城

排劍

劍策  
卷二十一

乞賜劍

劍抗

不降劍

劍免冑

引劍

劍効命

舞劍酬國恩

靴中劍

得劍烹

劍衛

劍令軍

田布伏劍

膏劍

劍策

卷三

三

劍策第二十二

明魏忠義希言撰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授錄

蹈節篇

筴曰絕絃生繁會之音委灰揚芬芳之烈自古貞臣誼士何伐無之有幸有不幸耳矯矯諸君或投七尺之軀或徇一顧之感或膏飴鼎鑊或慷慨陸庭靡不歟炳旂常光流竹帛嗚呼休哉匹夫之

劍策

卷三

蹈節

一

授錄

志雖不可奪無翼胡飛不脛胡走豈非春秋戰國英雄有以風之也耶至魏晉橫流之際有以屏賢嬰鋒兇強砥行者庶幾疾風勁草之思焉君子之于忠義造次顛沛必于是也母氏聖善貞姬殉身蓋女節中之錚錚者歟然僅見一二不其難乎不其難乎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易曰王臣蹇匪躬之故筴蹈節



劔衣法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死于君父公曰官有貴賤爵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非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

劔衣

卷二十二

二

平陽書

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今之曰官有上下罰

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雍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

劔衣

卷二十一

三

平陽書

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它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

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于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劉向新序

劍策

卷二十一

四

辟劍

萬嘗與莊公戰莊公即魯莊公獲平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數月然後婦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博極其勝此者也魯侯之美也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于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

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爾虜焉故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官執虜魯侯之美惡乎至至魯侯故稱譽耳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人語也仇牧聞君試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手拊技劍萬臂殺仇牧碎其首被首被首齒著仇牧之平門平門鬪鬪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獲虎伏雞搏雞搏程精誠之至也爭搏執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

劍策

卷二十一

五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婦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于口絕吮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于門攜劍而叱之萬擊仇牧而殺之齒著于門鬪仇

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劉向新序

漢書游俠傳序李路仇牧死而不悔

申劓劓呼天

齊崔杼弑莊公申劓漁于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于天下不可死也申劓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劓至門曰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

劓笑

卷二十二

六

齊崔杼弑莊公

勿內申劓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與示崔杼杼陳八列今其入申劓投劓呼天聞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左傳

崔杼弑莊公邢劓贖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劓贖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劓

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

食其祿者歿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劓贖可謂守節死義矣歿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

劓笑

卷二十一

七

齊崔杼弑莊公

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劓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

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撓綬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交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劉向新序

劍策

卷二十一

論衡

八

聖德堂

子囊伏劍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臣固終爲天下弱

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銅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于國

說苑

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王而遁

也遁走也

至于郊使人復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

劍策

卷二十一

論衡

九

聖德堂

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

撓撓撓

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呂氏春秋

劍迎申包胥

吳人郢申包胥勃蘇羸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崔立而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水漿無入于口秦王聞而迎之冠劍不相及

左秦其首右濡其口于是秦救楚退吳師

### 劍逆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范鞅逆魏舒則強取之則成列

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

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跳上車右撫劍左

劍筴

卷二十二

十一

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裴豹隸

也著于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宣子曰苟焚丹

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

君焚丹書者有如此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

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憑短督

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公臺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

屋灰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

退攝車從之左傳

### 從劍

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修會夷儀叔向命召行人子貢欲使答秦命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

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大夫何以黜朱於

劍筴

卷二十二

十一

朝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

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左傳

### 退劍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

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

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

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

劍策

卷二十一

主

聖德堂

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干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劉向新序

劍傷風木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避車而下問曰

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對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劍策

卷二十一

主

聖德堂

三人

伏劍謝漢使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鄒陽陵母既

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

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

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

漢書

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厲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劍而死杜預女記

後漢班彪王命論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況大丈夫

劍策

卷二十二

古

漢書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晉陸機漢高帝功臣蒯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罵劍

單于使衛律仁蘇武辭而取其對也武謂

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燼謂聚火無者也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婦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論說今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降也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自謂

劍策

卷二十三

五

漢書

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舉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爾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平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  
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

言何用見

### 偽臣歟劒

王莽敗傳首詣更始縣尸市百姓共提擊  
之也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

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歟仁將其衆降已而  
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歟其事援劒自刺死

劒策

卷二十二

六

### 劒街鬚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  
二年騎都尉弓里戌將兵平定北州到太  
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戌見序奇之  
上疏薦焉于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  
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  
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刼宇謂序

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  
受國重任分當効忠義不貪生苟背恩德

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  
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

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  
以劒序受劒街鬚于口顧左右曰旣爲賊

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劒而歟序主簿  
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歟光武聞而憐之

劒策

卷二十二

七

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旁爲冢地賻穀千  
斛繼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  
爲鄒平侯相慶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

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

塋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後漢書

溫序遷護羌校尉行郡至襄武爲隗囂將  
荀宇所獲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  
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搃殺數



人字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時  
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

汚血遂伏劔而死

東觀漢記

溫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

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

怒以節撻殺賊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

義士欲死節賜劔今自裁序受劔時鬚者

口中歎曰無令須汚土遂伏劔死更始憐

劍筵

卷二十二

六

漢書

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

平侯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壽即弃官上

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後漢書

### 祭劔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

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歿遂亡失尸骸

武昔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

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  
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靈  
魂不返因哀慟絕命

後漢書

### 按劔募進兵

傅燮字南容北地需州人也爲漢陽太守

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放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

通但前後多

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

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

劍筵

卷二十二

九

漢書

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

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

任治中程球爲通奸利士人怨之

漢書

功曹從事皆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

即治中也

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鄙

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

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

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放曰時北胡騎數千按

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皆夙懷燮恩其

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

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

以免進諫曰國家胥亂遂令大人不容于

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

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

劍筴

字曰別成字彥林汝知我必死邪蓋聖達

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城曰前志有且殷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

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

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效于此汝有才

智劬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

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

太守善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

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

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即若

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後漢書

劍筴

憂侯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羣兒爲

之渠帥戲必列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

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陰奇之使讀項

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

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宴會景陵一座

辨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弟榮

字勿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秦

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將里刺也  
客示之一寓目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  
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  
不肖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歟乃奮劍而戰  
遂歿陣

### 劒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嵩之次子  
也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

劒英

卷二十一

三

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  
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  
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  
爲司空明年以地震免復爲太常李傕郭  
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种拂揮劍  
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賊致使凶  
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 習珍拔劍

習珍爲零亂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殺  
關羽諸縣響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驅甚  
崩之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不素精  
難以成功不如屈節于彼然後立大功以  
報漢室也珍從之乃陰約樊冑等舉兵爲  
權所破珍舉七縣自號爲邵陵太守屯校  
夷界以事蜀潘濬計珍所至皆下唯珍所  
師數百登山濬數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  
左右自到山下求其交語珍遂謂曰我必  
爲漢鬼不爲吳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  
還共攻月餘糧箭皆盡曰受漢恩厚不得  
不報之以茲諸君何爲者即伏劍自殺劉  
備聞珍敗爲發喪追贈邵陵太守張邵伯  
難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敗  
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當見捐  
于昔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于一世也

劒英

卷二十二

三

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掘習郁冢作炭竈  
時人痛之珍子溫襄陽耆舊傳

### 劔狗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  
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  
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入  
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  
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  
朝臣惡處彊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  
將軍孫秀知其將歿謂之曰卿有老母可  
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  
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歿  
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  
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  
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  
西大將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人臣

劔筌

卷二十二 蜀書

五

五

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時  
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  
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  
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  
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今終言  
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  
救左右勸退處按劔曰此是吾効節授命  
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  
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  
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  
沒晉書

劔筌

卷二十二 蜀書

五

五

### 劔討叛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忼慨有不可奪之  
志裴頠爲僕射言之于司空張華華辟之  
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檐賤士本

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慙而無厭  
弃典禮而附賊後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  
行邪裴常有心托我恐洪濤蕩岳餘波見  
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  
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  
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  
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  
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爲  
劍策

卷二十一

美

至德堂

劍嬰城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  
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  
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  
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貸也及光  
與楊虎相攻各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難敵

救光難敵求貨于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  
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  
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蓑居前  
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蓑大破之孟  
蓑及其弟援皆歿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  
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  
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  
退也聲絕而卒

劍策

卷二十一

美

至德堂

排劍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松立之于前左  
右令松拜松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  
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  
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于劉氏豈不能忠  
于我乎松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  
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入  
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乞賜劍

晉愍建興中漢大司馬劉曜獲建威將軍  
魯克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  
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  
下不足定也克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  
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歿爲幸曜曰義士也  
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  
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  
劍筴

卷二十一

賜劍

天

晉書

且一婦人而事二夫又安用之曜曰貞女

也亦聽自殺肯以禮葬之

晉書

劍抗

愍懷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  
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劍抗詈而死

晉書

不降劍

趙將軍王擢擊張仲華襲武街執護軍曹

權胡宣徒七十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

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

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

恒將之以禦趙恒壁于廣武久而不戰涼

州司馬張耽言于重華重華召艾問以方

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

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

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

劍筴

卷二十一

賜劍

天

晉書

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

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

劍而歿

十六國春秋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

以爲金城今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

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

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此身

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晉書

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張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太赦境內建元永樂輕賦歛除關稅省圍囿恤貧窮遣使奉章于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劍笑

卷三十一

主

晉書

劍免胄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于邢崗相拒十餘日據密擊遂人破之由是顯名

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修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蠡斯出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蠡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

劍笑

卷三十二

主

晉書

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于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

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歎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前涼錄

### 引劍

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不求假道東歸不弗許與永戰于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不忌之既劍策

卷二十二

三

晉書

不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慕容永殺不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登既嗣位追謚曰哀平皇后

前秦錄

### 劍効命

蕭嗣鄱陽範王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効力範劍策

卷二十一

三

晉書

### 舞劍醉國恩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

永所殺

晉書



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黑闥  
反叛攻之城陷被禽黑闥重其才欲以爲  
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  
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  
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  
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  
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  
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劍笑

卷三十二

五

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  
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

唐書

### 乾中劍

涇原兵叛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朱泚嘗繞  
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群寇無帥  
幸泚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父囚空宅  
若迎而爲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

騎迎泚于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  
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舍元殿明日移處  
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  
迎鑾駕旣不合泚意皆遽巡而退源休至  
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  
符命勸其僭偽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  
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于禍亂鳳翔涇  
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

卷三十二

五

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  
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  
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父失兵柄故推心  
委之遂發統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  
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  
震驚法駕乃潛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  
兵及絡繹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  
逆順之理而海賓于靴中取匕首爲其所

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  
休象勿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  
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恟恟然李忠臣馳  
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謀集秀實  
海賓遂併見害

唐書

### 得劍烹

唐咸通中龐勛反于徐州時崔雍典和州  
爲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

劍策

卷二十二

三

唐書

之冀紆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  
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于  
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  
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  
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  
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今烹之翌日  
召雍赴飲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  
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

唐書

### 劍衛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唐  
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梁將劉鄩在漁水  
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孫西南河曲  
間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  
譟爲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島  
得兒等奮命戰決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  
外救至方解魯奇持槍構劍專衛莊宗手  
劍策

卷二十二

三

唐書

殺百餘人是役也烏得兒被禽魯奇所傷  
盈膚

唐書

### 劍令軍

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李愬檢校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  
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  
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

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撫帥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爲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珪劔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劔立大勳吾又以此劔平蔡寂今鎮人叛逆公劔策

卷二十一

天

### 田布伏劔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罷元會乙未以蕤州刺史王承弁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賊攻下博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唐子勣憚兵自潰於南宮縣戊申魏牙

將史憲誠奪師田布伏劔而卒己酉以魏博中軍先鋒兵馬使憲誠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是日大風霾

唐書

### 膏劔

殷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蒙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劔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婦左

劔策

卷二十一

天

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唐書

劍筭第二十三卷

立義篇凡三十七事

劍扣馬

延陵劍

承劍

劍盟

不盟劍

操劍白髮嬰

劍笑

漁丈人縱劍

橋下劍

軹深劍

劍不入齊王

劍舞翼沛公

愧劍

誼劍

劍無撓



帶劍奪璽綬

手劍歿赤眉

後劍

辭劍

劍去艸

劍爲友

義劍納喪車

劍憤

劍笑

楊修劍

劍義

僞懷劍

劍旌烈

請代劍

劍吏

奮劍代管平

劍額

卷三十三

二

席下劔

劔捍齊文宣

劔喻節

許虔侯劔効

隸人捍劔

埋劔

劔僕

劔筴

卷二十三

三

劔筴第二十三

開羅金希言撰 霽間元臨訂正 臨川鄭元昭校錄

立義篇

首陽延陵風高千古  
後有與者庶幾淨烈

筴曰無欺志無信言故能敦誼明信以  
成其仁不者徒博名高耳以余所聞古  
昔賢豪義至高或許身或許心其於事  
之成敗雖各逕庭然均之乎不負匣中  
三尺者也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斷

劔筴

卷二十三

一

金彼夫悠悠之徒始非不刎頸相慕而  
後乃背棄則豈非以二心故哉若乃婢  
妾隸卒初非有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  
素而亦能慷慨引決以身殉主愛其志  
甚于愛其生此不獨成于感激蓋得之  
天性然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又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斯蓋彤管與青  
編並汗矣筴立義

# 劔扣馬

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齊拔劔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望曰循大行者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懲遂剋殷誅紂於牧野於是天下晏然萬民歡欣武王援琴而歌之

大周正樂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二

聖賢堂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

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

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王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史記

# 延陵劔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言於是乃解其珪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聖賢堂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史記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珪劔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于晉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劔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珪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

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  
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  
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于是  
季子以劍帶徐君墓封而去徐人嘉而歌  
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  
帶丘墓

劉向  
新序

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嫵而生卵以爲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四

聖賢集

不祥棄之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  
獵于水側得棄卵啣之以來歸獨母以爲  
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  
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讓君徐國  
後鵠倉臨死生肉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  
昔之徐中今見有狗鰐焉偃王治國仁義  
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  
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

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  
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闢遂爲楚敗  
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  
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霧  
民人請禱焉依文即事似有符驗但世代  
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  
陵季子解劍此所謂不違心許也

水經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五

聖賢集

君墓季札解劍挂劍則斯地也

郭緣生  
述征記

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

季子挂劍之徐君也

括地志

陳陰鏗詩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縣  
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承劍

朱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  
馬多僚爲御士

公羊傳

與貍相惡相惡乃譖

諸公曰：「將納亡人。」亡人，華也。「聖言之公曰：

「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

司馬，則如亡。」若愛大司馬，則當云走失國。「死如可逃，何

達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以意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

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馬使逐，猶也。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

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劍策 卷二十三 六

乃與公謀逐華。猶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酌之。酌，酒也。賜及從者。司馬亦如

之。亦如，張何尤之。張何尤之。尤，益也。曰：「必有故

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訊，問也。子皮華，宜

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何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僚，司馬心已甚。吾又

重之，不如亡也。」臣傳。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

襲鄭，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

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

人誑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

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

劍策 卷二十三 七

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

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

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

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

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在此，讐不達矣。」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郤余翼。」



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甯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甯乃甯而楚又遇一人曰君胡甯國人望君如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劍焚

卷二十三 五

九

子孫家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舊宮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以劍僚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剝形洗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士傳劍焚

卷二十三 五

十

子孫家

劍盟

石乞將盟屈盧拔劍而屬之盧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于盧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死故上知天命下知神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劍也諸宮舊事

不盟劔

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杼與崔封相之刼諸將軍夫及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墁其下以甲于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劔而入獨晏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劔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

劔筴

卷二十三 左傳

十一

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崔子無道弑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子曰子變子言齊國與子其之子不變子言戟在脰劔在心惟子圖之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摧之嬰不革矣崔杼

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

晏子春秋

操劔白晏嬰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閉梱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

通之也

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劬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也仇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劔奉箚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早懷堂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歿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箚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歿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驛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呂氏春秋

北郭驛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聞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古

早懷堂

不若先歿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景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自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說苑

漁丈人縱劔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

劍錄

卷二十三 五

五

五

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汧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照照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澚澚當作澚四尺外信切曰澚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侯我此對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益漿求之對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

劍錄

卷二十三 六

六

六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我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氏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吳越荆平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胥而并殺子

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  
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被山帶河其民重  
移于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  
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  
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  
兮蘆之蒨子胥即從漁者之蘆蒨日入漁  
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  
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

劍筴

卷二十三 立業

七

至德堂

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  
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  
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  
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  
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  
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  
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千斧之津  
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

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  
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今之露漁者  
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灰江  
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變絕畫

五貞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  
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多知精問所其王俗  
主也不足與舉舉猶去鄭而之許見許公  
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

劍筴

卷二十三 立業

太

至德堂

五貞再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  
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  
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氏族  
也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  
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  
國之法得五貞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  
爲副禮也後說仙主吉爵之昔者子胥過吾猶  
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乎五貞過於

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

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

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

也江上丈人無以爲乃大有而無以爲之

于五貞也故曰而無以爲也而無以爲之

名不可得而聞也身不可得而見其惟

江上之丈人乎春秋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

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

劍筴卷三十三 立義 九

無舟而楚人購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

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

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

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

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

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贊曰笑辭星劍意

進鮑魚匆匆告別安用名爲皇甫謐 高士傳

### 橋下劍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

以爲飲髡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

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仇

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

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

其扞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殺之趙襄

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

劍筴卷三十三 立義 王

無後而其臣至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

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

以變其容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

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

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于是趙襄子面數豫

讓曰子不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

行氏而子不爲報仇反委質事智伯智伯

已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

劍笑

卷三十三

主

三六

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按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戰國策

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而擊之衣盡出血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古本戰國策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餉奴破川支王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

劍笑

卷三十三

主

三六

伯則我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刃兵曰欲爲智氏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厲音賴惡毒病也此漆有毒近之多思瘡瘻若癩病然故吞炭爲啞身

爲厲激鬚去眉以食其容爲乞食人其妻  
曰狀兒不似吾夫其音之相類也遂示  
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  
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  
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  
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以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

劍筌

卷二十三 立義

五

單備單生

者極難耳請令爲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  
厲亞也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言寧爲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  
也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于所當過之  
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  
也使入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  
讓曰子不甞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  
而子不爲報仇而反委府臣于智伯智伯

劍筌

卷二十三 立義

五

單備單生

亦已灰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  
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  
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數布腹心于是襄子  
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  
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  
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唐李白樂府詩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

成



軹深劒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

名殺入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

嚴仲子事韓哀侯

嚴逐字仲子宋表聶政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

實與韓相俠累有讎

戰國策俠累名槐也二人相害也嚴逐舉韓槐之過韓槐叱之

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俠累者至齊齊人

創策

卷三十三 五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

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按戰國策

爲得也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

鎰爲聶政母壽曰將用爲夫人產穉之費

得以及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

曰臣所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

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不遠千里在車騎而交臣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者爲誰仲子具告之曰臣之仇韓相俠累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而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尸暴于市政姊榮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創策

卷三十三

五

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劒刺韓王不得走政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將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相思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為泣乎即別去

劍策

卷二十三

主

琴瑟堂

及母即自剗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知乃梟磔政形體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為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剗面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寃結陷塞遂絕行脉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

劍策

卷二十三

天

琴瑟堂

劍不入齊王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

潁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顧國策）

### 劍舞翼沛公

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伯者其字也名繼）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以俱去毋特俱

死（沛公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

劍筴（卷三十三 宋 元）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

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

（毫成之時端極纖細）籍吏民封府（待將）

軍（籍謂爲）所以守關者備它盜也日夜望

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

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

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

大公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

（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

沛公（勳曰以）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劍筴（卷三十三 宋 元）

君王爲人不忍（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

（此言爲沛謂進爵於壽者而無強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

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漢書）

公莫舞今布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

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若

害漢王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也

志沈

晉潘岳西征賦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

而未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以約莊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

而不噬寔要伯于子房唐李賀公莫

辭歌方化石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

甕軍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

橫眉簷錦生紅緯日炙錦燭王未醉腰

劍筌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二二五

下三看瑤瑛光項莊掉節欄前起材官

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錫雲

瑞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錢樞缺捷

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環漢王今日須

秦印絕臚剗腸臣不論

愧劍

項王遣武涉說齊王韓信欲與連和信曰

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

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

背叛之內愧于心前漢 汝異

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白臣故事

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

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之劍臣背之

內愧於心楚漢 春秋

誼劍

漢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霍

劍筌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二二三

光召尚符璽耶思欲變故欲耶不肯授光

光欲奪之耶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耶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以此事為多光

劍無撓

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

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

詔遣覆考燕兄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

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劒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掠楚詞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後漢書

### 帶劒奪璽綬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

劍笑

卷三十三

三

三

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閔

未央宮有宣德殿

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

閔宮中之門也

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

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後漢書

### 手劒歿赤着

始脮廉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爲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千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哀蘇草游劍笑

卷三十三

三

三

### 後劒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莽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  
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  
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  
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李業同郡  
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  
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  
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  
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  
劍筴

卷二十三

三

聖德堂

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後漢書

### 辭劍

漢邴原字根矩以喪乳方熾遂到遼東時  
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遠東人圍奪太守公  
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  
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身入懷原曰  
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

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遂以攀付之攀臨  
去以其手所仗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  
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隙而欲殺  
之者但恐其爲蠱蠱耳今攀已去而尚拘  
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毒螫必滋甚矣度  
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邴原別傳

### 劍去州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  
劍筴

卷二十三

三

聖德堂

建武中元家奴沒佳兒續始生善親自哺  
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  
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  
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墓未至一里乃  
脫服持劍去州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  
自執俎鼎以脩祭

楚國先賢傳

### 劍爲友

敘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曼俱學

涼州曼後爲渤海王象所殺祺仗劍至夢  
家值象病象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  
爲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殺  
象由是察孝廉爲灞陵令濟陰相

華陽國志

### 義劍納喪車

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蠡吾里  
人拒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  
聽斌乃投經放縗操手劍瞋目厲聲距踊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琴堂

而前曰哭不哀者耶君也喪車不前者戴  
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

東晉書舊傳

### 劍憤

扶風蘇固爲漢中太守張魯遣其黨張修  
攻固城里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  
門下掾說固守扞禦敵之術固不能用踰  
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  
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

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聚  
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歿魯遂有漢中數  
害漢使焉

華陽國志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  
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卻儉從事使  
在葭萌與從事董襲張胤同行儉爲黃巾  
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胤胤  
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歿用生何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琴堂

爲獨歿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  
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修所疾殺  
嵩痛之仗劍直入修營殺十餘人幾獲修  
宏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歿聚賓客百餘人  
攻修大破之進攻修營乃與戰以傷死

華陽國志

### 楊修劍

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

班劍與帝帝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傳文士  
劍義

龐濟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  
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  
今敢有臨喪效不救濟聞之棄官晝夜奔  
走號泣喪所訖請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  
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  
劍筴

卷二十三

三

聖德堂

龐濟字子異酒泉襄氏人也初以涼州從  
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  
邯鄲商猛今日敢有臨商喪效不救濟聞  
之棄官晝夜奔走號泣喪所訖請猛門懷  
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濟聞  
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舉此人以至忠爲  
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耶遂

勅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  
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濟奔  
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  
初疑未肯發兵濟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  
爲典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效濟乃  
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魏典  
偽懷劍

魏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  
劍筴

卷二十三

四

聖德堂

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  
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  
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  
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  
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  
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  
張邈舉義兵上軍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  
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



力後屬憂侯倬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好酒  
食飲噉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飲長歌左右  
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  
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提一  
雙戟八十斤

魏書

### 劔旌烈

晉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三能屬文  
蚤知名師事譙周周稱爲子貢性方亮嚴

劔旌

卷二十三

聖

聖

整待士無倦輕財好世不營產業仕蜀爲  
太子舍人再使于吳吳人稱焉大將軍閻  
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  
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  
擾動邊江長吏皆弃城走憲斬亂者一人  
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  
三日吳聞蜀敗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  
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

虜乎于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  
吳又使步協西征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  
經年採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  
犒犒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  
百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爲  
也畢命于此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  
退奉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  
罷幹可給鼓吹又賜以玄玉珮劔卒追封

劔旌

卷二十三

聖

聖

西鄂侯謚曰烈

襄陽耆舊傳

### 請代劔

劉平爲彭城吏龐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  
萌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劔乃止萌中瘡  
氣絕蘇求飲平以已瘡血飲之

### 劔吏

須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史其逐嗣  
嗣饒鬚乃以嗣內羊蘭中始興太守尹虞

聞之大怒手劒功曹晉書

奮劒代管平

劉敏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至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蹇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公若欲役之老不堪役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劒筴

劒筴

卷二十三 立義

聖

聖德堂

君伯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晉書忠義傳

劒額

初呂光欲立呂弘爲世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摠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達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劒直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偕即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效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晉書

劒筴

卷二十三 立義

聖

聖德堂

呂纂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譽爲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于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搃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邑劍筴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五

五

席下劍

北魏司馬楚之字德秀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明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

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賣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接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劍捍齊文宣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五

五

北齊王紘字師羅太安人也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讀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元貞稱之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儒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承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

北史

### 劔喻節

隋李達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

劔策

卷二十三

望

三十七

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達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賊胡琰侵逼原州達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達乃按劔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達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鋒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惟達兄弟並爲人所匿

得免達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達字可嘉令扶帝升殿授都督原州刺史

北史

### 許虞侯劔効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素重翃乃具饔請翃飲酒酣李

劔策

卷二十三

四

三十八

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翃于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妝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翦髮毀形寄

跡法霽寺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婦第寵之專房及侯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  
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會淄青諸將合樂  
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  
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  
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  
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緹胡

劍笈

卷二十三 主家

哭

聖德堂

佩雙鞬從一騎逕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  
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  
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  
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  
塵斷脰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  
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

志

唐施肩吾詩一言感者熱鐵心爲人劍

下偷青娥得非有感韓柳之事而賦邪  
隸人捍劍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  
元衡遇害之日度爲人所刺義捍刃而死  
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  
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埋劍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昉昉善歌舞雅

劍笈

卷二十三 主家

至

聖德堂

多風態尚書旣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  
小樓名燕于昉昉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  
十餘年幽獨塊然賞賦詩云北邙松柏鎖  
愁烟燕于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  
紅袖香銷一十年白樂天嘗識之感舊游  
作二絕句首章云蒲聰明月滿簾霜被冷  
燈殘拂卧牀燕于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  
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盼得詩而泣快快旬日不食而卒

唐詩紀事

劍僕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今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劍筭

卷二十三

空

三十一

劍筭第二十四卷標目

書關篇凡三十五事

標劍凡五條

劍及門凡二條

車諸進魚腸劍凡四條

手劍梓要離凡二條

要離死劍凡二條

厲劍凡二條

劍筭

卷二十四

書關

劍與吳爭死

劍圖吳凡二條

請下劍

跽劍謝

劍刺咸陽宮

海曲劍

奮劍仇頸

奮劍殺張叔

要劍容

劍首祭孫翊

劍戰長安城

劍斬地

夷劍

偽劍入轅門

劍衛

抽劍召乾拔泥

劍焚

衛無忌劍

劍首祭父

挺劍

卷二十四書第 二

劍筴第二十四卷

魏書纂言議稿

雲間范之臨訂正

校錄

書闢篇

此篇紀忠臣幸

筴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繁而善偏

戰耻伐喪而榮復仇以天下之大三百

年之戰攻而復仇者二焉故曰無義戰

也傳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以余觀于

要離專諸曹沫荆軻唐雎數子微獨玩

劍筴

卷二十四書第 二

二

要離專諸曹沫荆軻唐雎數子微獨玩

十二諸侯若小兒醵鼓乃目中遂無虎

狼之彊秦匹夫不奪庶幾有焉是非徒

以善劍故苟焉而已也其真立意較然

要無可議者歟至如白公來丹與後莊

丁蘭蘇謙鮑出之儔皆能以身殉父俱

靡而莫悔則又賢者之所難焉名汗簡

帛不虛耳彼笑趙娥不忘襲仇窈窕之

傑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筴書闢

標劍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

若死矣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

曹子手劍而從之

劍筴

卷二十四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曹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

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

曹子手劍而從之

劍筴

卷二十四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曹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管子曰



帶劔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

若以文兵割于

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

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君如

是以退可忌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食于君若果弱魯君又以此名

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

故加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

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劔之爲人也

劔筴

卷二十四

四

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

不可以盟

桓公

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劔曹劔亦懷劔

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

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提桓公右自承曰均

之死也戮死于君前且手舉劔將抵桓公曰吾迎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

將殺君汝自後故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

管仲走君曹劔抽劔當兩階之間曰二

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拔劔當階所以拒魯仲言齊魯二君將欲

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違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

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

其政不修于兵華自圍辟人以過弭師

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生者之過故再息其師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

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

曹劔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

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劔曰聽臣

劔筴

卷二十四

五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

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

與曹劔皆懷劔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

右抽劔以自承也承位曰魯國去境數百里

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

君前也管仲鮑叔進曹劔按劔當兩階

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

封于汶則可不則請苑管仲曰以地衛君  
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  
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  
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  
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  
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  
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  
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劇賊也信于仇

劍策 卷二十四

六

賊又况之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  
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  
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  
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  
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  
乃欲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  
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

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論以為長尺八寸其  
頭類七數曰匕首也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  
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  
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廢齊境  
本魯數侵魯魯之城  
壞即廢齊之境也  
君其圖之桓公乃許  
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  
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  
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六天下之援不如與  
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  
亡地盡歸于魯

劍策 卷二十四

七

晉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  
曹劇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  
靡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  
死曹劇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劇手劒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厯境君不圍  
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  
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  
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標劌而去左右曰  
要盟可倍曹劌可仇請倍盟而討曹劌管  
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  
不仇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  
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劍策

卷二十四

八

若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達國皆來南伐彊  
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  
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于柯  
之盟也

劉向  
新序

劍及門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中解無畏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  
扶宋公僕馮汲水及惡法

聲援數

曰鄭昭宋驪

昭明也晉使不害我

乙及

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

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是我比其邊鄙  
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履及于

室皇

室皇寢

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劍策

卷二十四

九

晉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匡傳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於宋不先假道

還及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

假道是以宋爲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

君之僕于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于孟諸請

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楚王方削

袂聞之曰嘻

嘻怒

投袂而起履及諸劍

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吳師

圖宋九月國宋在魯宣公十五年宋人易子而食之

折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困病

也曰大國若宥圖之惟命是莊王曰情情

殆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于

廬門之闔廬門宋城闔門闔也所以爲成而歸也氏呂

春秋

### 專諸進魚腸劍

吳公子光謀殺王僚陰結勇士子胥乃進

劍劍策卷二十四 十一

專諸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專諸曰凡欲

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

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膾魚之炙也

專諸乃夫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

坐待公子命之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葬而

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

子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

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

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

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

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

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

且光眞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

伏甲士于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劍劍策卷二十四 十一

曰公子光爲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

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

王僚乃被棠錢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

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

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裏足使專諸置魚

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擊

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胷斷

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  
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  
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吳越春秋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使延州  
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遷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  
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強弱也楚秀尹然工尹麋  
劍英  
卷二十四  
主  
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土有復除者  
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  
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強故吳求奪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從在外國  
不堤以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  
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鱣設諸曰聘還鱣設諸曰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弱託光也  
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  
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堀地爲室使甲坐于  
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來  
之以鉞羞者獻體政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承  
執羞坐行而入坐行膝行也執鉞者夾承之承執  
羞及體以相授也鉞及進羞老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  
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鱣設諸實劍於  
魚中以進全魚抽劍刺王鉞交于胸交鱣  
遂弑王闔閭以其子爲卿闔閭光也以鱣設諸子爲卿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  
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  
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  
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

劍筴

卷二十四

古

五

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肖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使延陵季子于庸路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復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頊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劍筴

卷二十四

五

五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一作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鉞，兵也。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一作炙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閭閭乃封專諸之子爲上卿史記吳公子光享王僚令專諸侍置劍于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獨異志手劍梓要離椒丘訢恨怒要離將往攻之要離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恨蔚悲願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訢立

訴與往見其門不開登其堂不關入其室  
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訴乃手劒而淬要  
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  
不知訴曰子辱我于大家之衆一死也歸  
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  
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  
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訴曰不知要  
離曰吾辱子于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  
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  
子劒手挫碎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與我豈不鄙哉于是椒丘  
訴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覘者  
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吳越春秋

周班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訴以勇聞于  
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  
馬必死丘訴曰以丘訴之言飲之其馬只

劍策

卷二十四

去

子

死丘訴乃去衣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  
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  
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訴出送有喪  
者要離往見丘訴于墓所曰雷神擊子十  
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  
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  
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衆人之中必來  
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訴至夜半果  
來拔劒柱頸曰子有必罪三辱我于衆人  
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  
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  
役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劒不刺二不  
肖也必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  
毒藥之友耳丘訴收劒而去曰嘻天下所  
不若者唯此子耳

要離死劒

獨異志

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劍筴

卷二十四 書問

大

吳王問

皆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聞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于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憂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臯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臯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弃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終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于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顛而

卷二十四 書問

五

吳王問

揮之三粹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我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今還吳以旌其忠于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忠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



吾貪生弃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劍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越春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劍策

卷二十四

王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于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

吳之無道也愈甚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

幸活要離而汝要離

劍策

卷二十四

王

王

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而殺新王臣以為不義夫掉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

特德直也

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

伏劍而死

要離

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

不忘其妻子虜死之辱以取

唐李白詩

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

子亦何辜焚之買虛名

厲劍

白公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郊余翼而長之以易爲險楚國第荆士之我必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遂作亂

劍筴 卷二十四

王

左傳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却惠王左傳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咲曰勝如郊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

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于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昭夫人即惠王母葉公聞白公爲難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史記

劍筴 卷二十四

王

史記

劍與吳爭死

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干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自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寬老弱之

潰病潰亦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

食之足也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也曰

願一與吳徵天下之衷徵求也今吳越之

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歿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償也此孤之大願

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

吳傷敗也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則之害吳也

孤將弃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刀變容貌易

劍筴卷二十四名姓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也以與吳王

爭一旦之歿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也首足

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

焉將必死也于是異日果與吳戰于五湖

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

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春秋

### 劍圖吳

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

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計之范蠡曰

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

須臾弃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

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

祿與賢良遜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

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

不敢殺王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王

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

劍筴卷二十四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

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

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仇自圖之

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妻于卑猶之

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亡越絕書

吳師累敗遂復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

係賂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

人差敢布腹心異日得舉于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邪今日得而弃之其計可創筴

卷二十四 書簡

三

三

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厲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

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

吳越春秋

請下劍

魏黑卯以匿嫵殺丘邲章

匿嫵私恨也

丘邲章

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

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偪兵以

報之耻假力千人普手劍以屠黑卯黑卯

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

麥矢鏖鏑摧屈而體無痕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簡

三

三

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鷺也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珪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

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  
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  
黑郊時黑郊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郊不覺來丹以黑郊之歿趣而退  
遇黑郊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郊  
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  
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郊既醒怒其妻  
曰醉而露我使我監疾而腰急其子曰嚙  
劍笑

卷二十四

天

三

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  
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列子

### 跪謝劒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  
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  
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  
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年十八亡魏年二十而君以五十

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

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廣其地也

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

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

劍笑

卷二十四

天

三

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

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也唐雎曰此庸夫之

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吳王僚也白虹

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

天休吉徵辰辰自三千言之爲言與臣說文浸精氣感祥也休字猶吉祥

而將四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撓擾也正曰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至於此寡人諗矣諗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

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國戰策

### 劍刺咸陽宮

劍筌

卷二十七

三

三

荆軻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怆慨士皆瞋目

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

顧遂至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

樊于期頭山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陞不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既取

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

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

室謂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

王秦王環柱而不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不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

寸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劍筌

卷二十七

三

三

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

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負劍遂

授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

以擣秦王擣與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俎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辨輒懷數年之謀而事特也秦王操于不意列斷于是左右既前貴者介七尺之利也

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戰國策

魏阮瑀詩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晉陶潛蘇荆軻詩燕丹善

劍策

卷二十四

三

養士志在報疆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榮左思

詠史詩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

和漸離謂若旁無人雖無壯士節與車

亦殊倫高眄題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

若千鈞唐李白擬恨賦至若荆卿入

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仇

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慨而死

劍首祭孫翊

劍策

卷二十四

三

孫翊爲丹陽守矯覽時爲都督督兵戴負爲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其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

祭畢乃除服薰容沐浴更于它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大小懷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共出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纓經奉覽負首以祭翊舉軍震駭

### 海曲劒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

劒筴

卷二十四

書用

重

犯小罪筴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之東漢書呂母子名育為游微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貢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

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虎相類也今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于塚復還海中

劒筴

卷二十四

書

重

### 募劒客

蘇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司隸校尉收謙掠次獄中嵩又因刑其尸以報管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塞而不葬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乃藏母于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遂變名



生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曷于諸陵間不刻

會曷遷太司農時右校劔齋在寺北垣下

說文庸劔齋也音工外反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膏中夜則鑿地盡則逃伏如此經月遂

得傷達曷之寢室出其林下值曷在廁因

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去曷大驚懼乃布

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

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

劍筌

卷二十四 曷有備乃日夜飛馳逕到魏郡掘其父阜

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

君遷父頭曷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

里私掩塞冢棹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

悲感傷發病嘔血歿不韋後遇赦還家乃

始改葬行喪

後漢書

### 陽球擊劍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薺奴

縣南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

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

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

### 木人淚劍

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

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

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

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呼

劍筌

卷二十四 爲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

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

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

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形象于雲臺

也

孫盛逸

曹植靈芝篇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

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

犯罪以忘形木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劍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嵩之次子也初爲司隸從事累遷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姓多避兵种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种拂爲寇令時南陽郡吏駢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恭謁以愧其心自是劍策

卷二十四

宋

敗必

漢親  
春秋

劍斬地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詔優使說肥瘦真負貴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啖咀爾不搖牙何敢劍策

卷二十四

宋

襲劍

魏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襲劍白日刺壽于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

赦得免

魏書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歿壽聞大喜謂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仇之心及

劍笑

卷二十四

望

二五十五

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差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待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便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娥親遂弃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于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

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

刀所之并傷

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祝尋復就地

所之探中對蘭折所持刀

被創未死娥

親因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

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平左抵其額右椿

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

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

不變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

劍笑

卷二十四

望

二五十五

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忿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劒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冤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列女傳

偏劍入轅門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善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歿

劍筌

卷二十四

望

二十

主母聞張幸有身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  
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商後二日主母  
之子使人其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予我  
兒弃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來求者許諾  
張齧指血書帛弃兒山中其詞後張氏爲  
其家所賣嫁爲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  
中有老狐能變形爲人誑惑男子行于  
山中見所弃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  
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爲寡婦請寄所弃兒  
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  
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一冒姓商氏  
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  
帛書輒晝夜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爲桓  
溫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親爲人長  
養而不與其難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爲  
報仇而歟因挾七首僞爲言事者直入轅

劍筌

卷二十四

望

二十

門刺殺之左右大戮復擊殺數人因自刺  
佯歿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  
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  
聞者無不流涕初其母張氏從賈人之會  
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  
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  
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歸  
闔中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  
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爲姓以致報德之  
意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殷芸  
小說

劍衛

劍召紇拔泥

焉北史

吐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

下吏爲帛

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歿乃抽劒召其將紇

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貢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

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

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立吾

劍筴

卷二十四

書

置

三六六

無恨也抽劒而歿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爲

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

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

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朝夕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于先讐

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心耳

前燕錄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

帛城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體呼子葉延

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

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御

葉延小兒欲授與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

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

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劒而歿嗣位十三年

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

十歲縛艸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

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讐賊諸

劍筴

卷二十四

書

置

三六六

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夕自苦如此

葉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葉

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

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

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

秦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

渾氏焉

宋書

劍首祭父墓

沈林子以父讐未復從朱高祖討京城進  
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  
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  
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持劒直入預  
第男女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衛無忌劒

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  
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

劒策

卷二十四

哭

二七十一

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設  
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劒擊殺之  
旣而詣吏稱父讐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  
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  
特令免罪給傳乘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  
禮嫁之

唐書

張琇挺劒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紕其軍中贓罪勅

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  
所劫對殺汪告事者胥汪令白審素無罪  
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  
州奏稱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  
家子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  
歸汪後累遷殿中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  
十三年瑄琇候萬頃于東都城挺劒殺之  
瑄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爲之旣殺  
劒策

卷二十四

哭

二七十一

萬頃繫表于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  
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  
爲吏所獲時人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  
父讐合從矜恕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  
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玄宗以爲然  
乃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敎成律有  
正法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  
爲父報仇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

存父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  
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  
戮肆諸市朝且付河南府杖殺理瑋既歿  
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市人歛錢千外處造  
義井并葬于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  
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痛悼如此

唐新語

劍筵第二十五卷

龍狙篇

凡三十四條

劍鼻

劍御

劍謝孟嘗君

奪劍挺

誠劍

劍刺船

劍筵

目二十五

龍狙

劍斬郁成王

劍琨

劍遺兒

換劍

抽劍劫新婦

請觀劍

劍負人

劍割髮

詐取劔

使木人擲劔

詐劔斬張咨

禁劔

劔勿泄

謝劔

留劔

索挂劔

劔笑

階劔

弦投劔客

劔顛

劔于市

劔取

朗人劔

請劔願先登

目二十五

二

劔笑第三十五

門思錄希真註

聖黃陵張太師授經

籠狙篇

應變出奇不可語平仁義故曰籠狙及其濟也歸成於正

笑曰子列子有言聖人以智籠羣愚亦

猶狙公以智籠羣狙古稱智與衆同者

非人師也爲其智之不大乎夫步于林

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故機

詐權術即兵家奇變縱橫攻堅乘瑕之

劔笑

卷王五

籠狙

十一

聖門五堂

道論劔者所莫能廢也夫以機詐權術

用之于倉猝間者雖譎而不正何憚之

損君子亦節取焉予旣著謹廩廟戰諸

策復采漢魏南北唐李之跡以誦智顯

于劔者若而人系之于篇春秋無義戰

自昔則已然矣豈謂紫色蠅聲而或妨

朱亂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詩曰無敎孫升木笑籠狙



劔鼻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五年越子勾踐禦

之陳于檣李勾踐越王勾踐患吳之勢也

使疾士再禽焉不動吳使取死之士往觀為

取之而使舉人三行屬劔於頸以劔注頸

吳不動又之往反而辭曰二君有治族也臣奸

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衣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劔筴卷三十五二

大敗之左傳

劔御

張孟談此下著書便厚以便名也去權所

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

於負親之丘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

政也此美耕三年韓魏齊楚一作燕有楚

無燕必負親以謀趙言五國皆約襄子往

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胥氏之地趙氏

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

諸侯復來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

負劔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授吏

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

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

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劔譟孟嘗君

劔筴卷三十五三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

為臣此遣其就國而為之辭猶漢世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

道中終元作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

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

三窟僅元作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

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謂梁元作

王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尔於諸侯先迎之者

富而兵強于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

將軍從故相為上將軍而遣使者黃金千

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

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

之君臣恐惡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賞黃金千

劍劍文車二駟文彩也服劍一王所自封書一

書下無一字則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

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舉於君寡

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友國

統萬人乎統攝也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

王之祭罷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

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

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

經介之禍者通介之禍者介齊馮煖之計也戰國策

### 奪劍挺

秦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閭里門也秦閭左之人皆遣戍

也勝廣皆為屯長為其所聚曰屯行至蕘大

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

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

死死國可乎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

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事成有

劍劍文車二駟文彩也服劍一王所自封書一

假託鬼神乃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

中罾魚網也形如仰卒買魚烹食得書已

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此言密于廣

西兼祠中為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

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土卒多為用將

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已以激怒

其衆尉果辱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尉尉  
自拔出廣因奪取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徇斬以東

史記漢書

### 誠劔

陳涉等起大澤中會稽假守通謂項梁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

卷三五

六

先即制人後即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胸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胸字者流俗耳于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數十百人者八百人府中皆嚮服莫敢復起遂舉兵使人下收下縣四而諸邑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漢書

### 劔刺船

項王使項悍拜陳平爲都尉悍音下賜金二十鎰居亡何亡何猶言無幾時也漢攻下殷項王

卷三五

七

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劔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富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書

### 劔斬郁成王

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近上國近分爲數軍從南北道伐尉王申

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

之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

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禁往攻破

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莽追至康居康居

聞漢已被宛出郁成王與莽莽令四騎士

劍筌卷三十五 龍征

縛守詣大將軍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

漢所毒言毒也今主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

先擊無有主意上邦騎士趙弟援劍擊斬

郁成王莽等追及大將軍漢書

### 劍璣

丞相朱博奏莽不宜有爵士請免爲庶人

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

有作護字者莽切責復令自殺在國三歲

吏上書免訟莽者以百數言其合官朝政不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

訟莽功德上于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

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義進

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結歡休不肯受莽

劍筌卷三十五 龍征

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瘕創也美玉可以滅瘕

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瑑音衛劍鼻也又瑑音後轉竊者詭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

其賈耶言其所有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

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漢書

### 劍遺兒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

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因聚族人爲遺書

今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不與兒族人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占女實寄之耳夫劔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知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以與子

風俗通

### 揆劔

劍策

卷三五

漢

十

星

魏武嘗云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矣又表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劔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當因帖臥床上劔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伴東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斫殺自爾

莫敢近之

嚴芸小說

### 抽劔劫新婦

魏武少時常與表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蘆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今在此紹逼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世說

### 請觀劔

劍策

卷三五

漢

十一

星

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間備備悟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問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蜀漢

### 劔負人

魏武過城阜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爲供具聞其食罷聲疑其圖已夜手劔殺

八人既見食飲乃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  
人負我

漢魏春秋

魏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  
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  
夜殺八人而去

世語

### 劒割髮

魏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  
犯者或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持于是太  
劒筴

卷三五

魏志

主

三三九

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  
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  
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  
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曹瞞傳

### 詐取劒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  
骨美兼行艸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  
雲之志亦所謂劒則干將莫邪焉會嘗詐

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兄弟以  
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  
兄弟入見便大感勗勗書亦會之類也會  
隸行艸章艸章並入妙

書斷

鍾會是荀濟非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效  
會手蹟作書與其母取劒劒直萬全竊去  
不還也

魏志

### 使木人擲劒

劒筴

卷三五

魏志

主

三三九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爲博士  
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  
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  
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  
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

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釣居京師城內有地可以爲圍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獻以問釣可動否對曰可動獻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瑯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劍策

卷三五

西

魏志

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創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

魏志

詐劍斬張咨

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又不見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劍將騎五六百人營省堅堅臥與相見亡何卒然而起拔劍罵咨遂執斬之

吳志

禁劍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外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外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外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梃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梃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梃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

卷三五

圭

魏志

劍勿泄

北魏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于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爲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

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竟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着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睿不顧恩義逕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

魏書傳

### 謝劒

莊帝之將圖尔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

劒筴

卷三五

魏紀

去

聖德堂

乃爲匿名書自牘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墜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出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遼州

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烏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

北史

### 留劒

劒筴

卷三五

魏紀

主

聖德堂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雲虐思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



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  
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達邇之望也會雍  
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  
之等欲即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  
鎮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譙晦已至  
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  
深布誠款晦亦厚結納彥之留良馬利劍  
名刀以與晦晦繇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劍策

卷三十五

太

索挂劍

憲宗之伐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靜邊患  
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  
師人作叛逐其師又懼朝廷討伐因圍集  
垣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  
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

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  
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  
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勅安存至則一無  
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罷仗溫  
亦不誠之它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下士並  
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  
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  
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劍而食遶巡行  
劍策

卷三十五

九

劍珮

貞元三年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

余二十年前職干

缺

歷而記之矣

見王氏

受命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  
勳自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盟會所  
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澄城節度  
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結贊  
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瑊與尚結贊  
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盟夏二州結贊  
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土梁討又  
請盟畢歸二州辭遣使與結贊等同奏上  
創筴

卷三十五

三

三

三

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  
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  
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番中皆  
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  
侍中已下服衣冠劔佩以俟命蓋誘其下  
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持進宋鳳  
朝等皆入幕次坦無它慮結贊命代鼓三  
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它  
劍筴

卷一

三

三

三

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鬣而手  
加之凡馳十餘里衛方及口故追騎之矢  
遇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  
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  
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弁並爲亂兵所  
殺

太和四年

階劔

太和四年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

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  
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  
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  
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  
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  
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  
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  
劍筴

卷三十五

唐書

三

唐書

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今  
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酣未至  
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  
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  
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  
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  
使兵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  
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  
劍筴

卷三十五

唐書

三

唐書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  
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斷號今者斬三斷  
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  
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尸於江

唐書

唐榮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起閭家于  
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驅捷馬  
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

風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  
迷失道縱馬行見有門宇乃神廟也生  
以馬繫門外將正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  
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宰宰然生疑其  
鬼因引弓振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  
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  
倚劍揚言曰我盜也尔豈非盜乎鄭生曰  
吾家于輦維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  
劍筴

卷五

龍山

重

重

尔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  
避賊旣去生懼其率徒再來于是登木自  
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  
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于村  
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  
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  
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  
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即馳  
劍筴

卷五

龍山

重

重

劍頭

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  
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  
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旣  
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  
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

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菰若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援劔掘地曰馬入地下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什于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劔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箠而遺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

話聞

劍策

卷五

五

五

劔于市

田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郭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命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于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无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賞吾印劔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劔擊

劔馭

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劔于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劔授之而送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

劍策

卷五

五

五

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疑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以迪等仗劔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審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曉令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

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瓊首于  
堙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  
署瓊弟玳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瓊竟  
弃城投揚州

北齊書

### 朗人劍

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  
三千陣于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  
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  
劍笑

卷三五

龍丘

天

郭德安

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  
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  
創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陸擊攻長沙

唐書

### 請劍願先登

唐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  
一日踈躁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  
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

邑也池湟堅牢人心懾悍晝夜攻擊以至  
疲竭旣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  
姓來投軍中李周爨收于部伍聞乃謂周  
爨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  
然抽茶檐子揮擊周爨頭上中檐幾仆于  
地左右乃禽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  
降本意欲窺策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  
辨誤中周爨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言

卷三五

龍丘

天

郭德安

### 板橋王氏劍

五代馮暉魏州人軍鎮靈武行至梅成蕃  
夷稍稍來謁暉頃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  
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  
也爾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  
者及其騎從十餘人皆殺之

劍

唐出兵趣六合宋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歿者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宋太祖陽爲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歿

宋史

### 劔招爪語

刁彥能字惠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

劍笑

卷五

雜

三

宣

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詎舍而從公敢請歟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劔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用其子知訓

### 劔笑第二十六卷標目

朗詒篇

凡四十七事五十二條

傳說劔笑

公父文伯劔友

子路劔學

閻立卽劔對

司馬劔工劔

荆卿好劔

劍笑

目二十六

朗詒

項籍少學劔

高陽酒徒劔謁

趙田叔喜劔

楚田仲喜劔

齊張仲學劔

司馬相如學劔

東方朔學劔

朱博劔立

尹翁歸喜劍

馬嚴好劍

朱暉劍志

許嘉劍帶樹

趙玗歎劍

劉陶募劍案姦軌

种嵩劍當車

田疇善

劍筌

目二十六

二

蔑劍中鄧展

任城王好劍

崔琰好劍

嚴幹好劍

魯肅學劍

太史慈歎劍

戴淵投劍

褚炫質劍

苻堅厲劍凡二條

弃劍抱苻子

劍比張子房

叔孫俊執劍

河間抗劍

秦王舞劍

江文遥劍

陽固好劍客

劍筌

目三

三

馮道根劍奮

宇文貴歎劍

蕭歸獻劍

劉生劍

李密善劍

李白劍銷

哥舒翰劍憤

衛伯玉劍歌



蔡襲劒勇

李存審誠劒

劒英

月二十六

四

卷二十六

劒英第二十六卷

觀貞錄希言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長安崔繼授錄

朗詣篇

此篇並載古今英奇顯武時望國華以明盡各之致焉

笑曰夫人寓綬宅而廩稊米者塊然形

耳與厥株何間曷恃焉惟志則匹兩儀

斤八極焦火凝冰甚于鋒鏑其君形者

平士平居高視濶步介焉超俗要自其

志之所養卓立不渝故綺繡未離而景

劒英

卷二十六

朗詣

二

雲間吳爾成訂正

光已見其進也若麟鳳之游退也若魚  
龍之夜比之山淵尋雲無景吾何以測  
其詣哉苟無奇懷異量而徒抱只尺之  
義錄錄桑榆中其人焉能有無猶諸燕  
支不發虹霓之采而蜚景銷于積壤也  
劒雖小技乎各言其志而已余取劒士  
惟非常倜儻之人稱焉必也狂狷聞乎  
孔公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笑朗詣

傳說劍築

傳說衣褐帶劍築于批傳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說苑

公父文伯劍友

公父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眄之  
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  
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  
而數之曰昔王武王罷朝而結絲朱絕左  
劍筭

卷二十六

二

聖德堂

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  
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  
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日而三吐哺  
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贊而見于窮閭監巷  
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  
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  
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  
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

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  
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耆倪  
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  
成人矣漢氏春秋

子路劍學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  
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  
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異言子路曰學豈

卷二十六

三

聖德堂

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無人教  
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失所依聽  
此章句多叶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  
反於槃以正弓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  
聖書木從繩則正受學重問孰不順成能  
順成其志而善告之矣毀人惡士必近於  
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  
弗揉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革犀牛

最堅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美質自然子曰  
括而羽之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速也鏃  
而砥礪之鏃箭刀鏃以利之使透物也其  
入之不益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拜曰敬受教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  
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  
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

劍策

卷二十六

四

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  
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  
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  
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說苑  
昔仲由冠雞帶狔囊珥鳴蟬杖劔而見拔

劔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砍任掘強之自  
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  
登四科之哲抱朴子

閔丘卬劔對

齊有閔丘卬年十八道遶宣王曰家貧親  
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閔  
丘卬對曰不然嘗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  
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

劍策

卷二十六

五

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犀角驂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  
髮墮顙而後可用耳閔丘卬曰不然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驥騮騷驥天下之俊馬  
也使之與狸鼯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  
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  
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  
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閔巨闕天下之利權

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鏖使之與營葉決目  
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葉也由此觀之華  
髮墮顛叩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  
俱歸而用焉

### 司馬劄讀工劒

司馬劄讀天下之工擊劒者也

桓譚新論

### 荆卿好劒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

劒筴

卷三十六

六

荆軻

之慶卿荆軻與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

美而稱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古相尊

書擊劒持短入長以術說衛元君史記

### 項籍少學劒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臨淮縣

初起家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

世楚將封于項

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

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  
人敵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  
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書

### 高陽酒徒劒劒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

高陽縣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

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

劒筴

卷三十六

七

酈食其

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側注冠一名高山冠沛公曰爲我謝之

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

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

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者曰走

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一本言而公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矣謁

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史記

### 趙田叔喜劍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按下文字少卿陘其音那縣名屬中山

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本燕人樂之後也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

諸公

史記

### 楚田仲喜劍

劍筴

卷二十六

八

史記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

弗及

### 齊張仲學劍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

下史記

### 司馬相如學劍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

好讀書學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史記

也相如既學按秦密云文翁慕相如之遺相如受七經

爲人更名相如以貨爲郎事孝景帝爲武

騎常侍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

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

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

劍筴

卷二十六

九

史記

賦

### 東方朔學劍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高祖功臣侯愛類是則厭次

之名也其來久矣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

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多士書言得失自衛鬻

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天子已聞其所

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姦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子貧

冬日及得學書言文十五學擊劍十六學史之事足可用也

詩書擊劍還擊而中誦二十二萬言十九之非新刺也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之節也

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縣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劍劍策卷三十六十一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

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以爲

大奇令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漢書

### 朱博劍立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

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奸窺客及少年而追捕擊

搏搏無所稍遷爲功曹伉俠好文伉健隨從

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

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

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博爲人廉儉不好酒

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

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

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

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

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漢書

### 尹翁歸喜劍

尹翁歸字子兄兄讀河東平陽人也徙杜

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

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

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

不能禁變也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

廉不受餽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漢書

馬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

### 馬嚴好劍

馬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

低東觀記曰余卒時穠七歲依姊婿父允

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

貴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

文授從車駕東征過無安乃將兄弟西嚴

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邸朱仲孫舍大奴步

之也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

劍習騎射劉歆曰注其故門生業門後乃

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

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因覽百家群

書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罷異之後漢書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宋微子之後也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

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

行解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援劍

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

劍筴

卷二十六

士

三十七

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

內力遂舍之而去後漢書

許嘉給縣功曹嘗持劍侍月朔晨朝并持

炬火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即投

火于地以劍帶槐樹趨謁府門謝承後

趙瑯字孔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長亭

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爲堅吏所輕

耳于是解劍挂壁曰瑯不乘輜車佩綬不

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

行厲操名德遂稱除莠王今乃解劍帶之

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

櫛廣州先

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

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

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以命紆臧于是剽輕劔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紆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

种暉劔當車

劔策

卷三十六

朗詒

五

三

种暉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相請救事皆被寢還暉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効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親知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

之擢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暉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紆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敞曰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暉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後漢書

劔策

卷三十六

朗詒

五

三

种暉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刺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袞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回至橫門暉當劔爭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三尺詔書安知非挾紆耶今日之爭有死而已梵不敢爭續後漢書



東漢順帝時太子炳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暭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暭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安知非奸梵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

東觀漢記

### 田疇善劔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

劔策

卷二十六

主

三十三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乃更上西關出塞傷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因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

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謝承後漢書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劔劉虞嘗爲從事魏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魏書

### 魏文好劔

劔策

卷二十六

主

三十三

帝之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劔舉茂才不行

魏書

### 薏劔中鄧展

典論曰余學擊劔聞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恒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

劍策

卷三十六

太

五

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虞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蔑便以爲杖下殿數交正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

任城王好劍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也一坐盡歡

魏文

劍策

卷三十六

五

千格禽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忼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倣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于懸髮時樂浪獻彪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勇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仁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捫其

負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并巴蜀如鷗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薨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晉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歿者歡於地下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

劍筭

卷三十六

王

王

崔琰初藏于秘閣

王千一  
拾遺記

崔琰好劍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朴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遺而穀盜充斥西道

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表紹聞而辟之

魏志

嚴幹好劍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一名恢皆馮翊東縣人也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操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郭

劍筭

卷三十六

王

王

吉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樵採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干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床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

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

魏志

### 魯肅學劍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族劍策

卷三十六

三

三

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吳書

### 太史慈歎劍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芬圍外萬人莫不稱美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富歸孫權統

卷三十六

三

三

### 戴淵投劍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襄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

吳書

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曰戴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結軌驥驤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瑛璠倫乃辟之不就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出爲征西將軍

劍英

卷二十六

五

三

褚炫質劍

劉義慶世說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貢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日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暈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驪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敦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食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襍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

劍英

卷二十六

五

三

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實

### 符堅厲劍

符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奉法健每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母荀氏常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劍筴

卷三十六

男

吳

三六十七

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

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健泣謂堅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搖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劍筴

男

卷三十六

男

主

三六十八

符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弟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

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  
頭堅腹軟字之曰堅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  
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  
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  
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  
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  
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  
劍筴 卷三十六 天 二七二  
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  
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  
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貴相  
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  
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  
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  
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  
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

成况汝戎狄異類世起今乃求學耶  
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執年十一便  
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于曲沃夢  
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將  
軍翼日乃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  
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  
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  
厲士卒莫不憚服于是要結豪傑以圖緯  
劍筴 前秦錄 卷三十六 天 二七二  
世之宜  
棄劍抱苻子  
苻朗家罹楚難朗棄千金之劍抱苻子而  
趨曰夫千金之劍利割之所在焉苻子之  
善大道之所居焉 金樓子  
劍比張子房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  
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關達有

大志

一作節

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鑒識

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劍策

卷三十六

三

主

三

居多

後趙錄

叔孫俊執劔

北魏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惟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明元得俊大悅以爲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宋提王悅懷刃入某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

原缺第三十一、三十二葉

改封平原公

北史

江文遙奮劔

魏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劔請行遂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遷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干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于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劍策

卷三十六

三

三

三

陽固好劔客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劔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



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剛雅了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侍書御史

非史

### 馮道恨劔奮

齊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劔焚

卷二十六

孟

三

### 宇文貴歎劔

後周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定中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傳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

### 蕭肅獻劔

母初孕貴時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劔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余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余朱榮有功封華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

卷二十六

孟

三

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  
在王公之上端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  
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  
親餞於淮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  
妃又欲以其子場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  
親待臨終上表并獻所服金裘劍上覽而  
嗟悼焉

劉生劍

劍策

卷三十六

主

三十八

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爲劉生辭者  
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  
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按古今  
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疑  
即此劉生也

王僧虔  
樂府錄

陳江暉詩五陵多美選六都盡良家劉  
生代豪蕩標舉獨榮華珪劍長三尺金  
尊滿百花唯當重意氣何處有驕奢

唐盧照鄰詩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  
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張劍鞘  
黃金飾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怯百身輕  
楊炯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  
辭鳳閣鉞騎繞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  
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李密善劍

李密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  
劍策

卷三十六

主

三十八

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  
至于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禽之功出天  
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  
應變無窮

魏徵撰唐故邢國  
公李密墓志銘

李白劍銷

李白少喜縱橫爲任俠骨鍊劍劍長九尺  
故其詩云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及貶  
夜郎還劍可藏眉

此矣

哥舒翰劒憤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部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個儻任俠好然諾縱捕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劒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倓倓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搥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干苦援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

夫充判而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

蔡襲劒勇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劒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左僕射爲振武節度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酌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

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  
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益已功籌策未  
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  
者至匈奴營動搖令入河東界沔深然其  
計遂遣襲往命將校石雄王峰等與襲皆  
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  
主于馬上出數十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  
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  
劒策

卷二十六

聖

三十二

奪之歸

李存審誠劒

後唐莊宗同光中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  
出于寒微常誡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劒去  
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分一  
生矣

五代



劒策第二十七卷

乘化篇

凡四十二條

魯石公劒

南林劒

蘭子劒

市儉劒技

司馬氏劒

荆卿劒

劒策

劍隱

許真君遇劒仙

飛仙劒技

虬髯客劒

韋生劒

京西店老人劒

蘭陵劒

嘉興繩技劒

五十一

車中女子劍飛

聶隱娘劍

精精兒劍

空空兒劍

薛家青衣劍

長安婦人劍

義俠劍

劍俠

劍俠

目一

乘化

二

聖德聖主  
八十四

三鬟女子劍

田膨郎劍俠

長安戲場劍

旗亭婦人劍

荆十三娘劍

盧生劍

四明山劍術

壁飛劍技

劍俠第二十七卷

聖賢錄希真輯 雷簡龍名臨訂 長安崔邈授錄

乘化篇

方術之在天下軌之皆事不軌之皆道故紀仙俠並存劍俠焉

笑曰世傳劍術是遜之高志者故曰天

遜考諸淮南五遜劍其遜于金者乎然

軒轅負荷高陽飛騰玄女兵符周官擊

刺所從來遠皆是物也迨夫含光承影

之珪出而劍之軼妙極矣要之傳者其

劍俠

卷二十七

乘化

二

聖德聖主  
八十四

跡不傳者其秘耳懷公蘭子而後習劍

者其辯于唐人哉二三跋扈靡不委裘

其君然一遇歟士則無所逞其威福變

化若鬼瞬息千里索之不可見聞之者

栗如負芒噫神矣技矣庶幾所謂下神

仙一等者歟而九國志稱劍俠爲鬼鬼

乃陰物故婦人外道多學之此其言河

漢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策乘化

魯石公劍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  
變無形像優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寵之守  
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闇  
不及聆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  
翼尚在肱北蒼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况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  
者也未及夫折衝于未形之前者揖讓乎  
劍筴

卷二五

兼花

三

二六五

南林劍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  
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煩于兵弩  
今予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  
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  
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

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

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擊之術處女將

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表公問于處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

所隱惟公試之于是表公即杖筵筵竹

思吳郡賦云竹有實籥筵筵晉武昌藏劍

之撰竹譜注云筵筵華薄而廣越女試劍

也竹枝上頤橋未墜地女即捷未表公

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

劍筴

卷

兼花

三

二六六

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  
之中長于無人之埜無道不習不達諸侯  
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愛于人而  
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  
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  
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  
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  
布形候氣與神俱往者之若日偏如騰兎

追形逐影光若佛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越絕書

唐李賀詩見買若邪溪水劍明朝歸去事倭公

### 蘭子劍

劍筴

卷三七

兼化

四

二、四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蹻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列王

### 市儉劍伎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儉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儉也願以技齋一卒宿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試

劍筴

卷三七

兼化

五

二、五

齊師愈强于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于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淮南子

司馬氏劒

晉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由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漢書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劒筴

卷十七

六

六

六

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世善傳劒也一日傳手搏論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荆賸其後也史記漢書略同

荆卿劒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呂氏劍杖曰持短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于墊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姓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入

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

劒筴

卷十七

七

七

七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使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史記



劍隱

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  
辜能變易物形以誑人

後漢書

許真君遇劍仙

晉王將乳真君許遜乃弃官東歸嘗憩于  
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珪劍來獻真君異  
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  
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

劍英

卷二十七 果花

八

二四二

與吳君游于丹陽黃堂聞譙姆多道術遂  
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道骨仙  
名在天籍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  
爲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  
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  
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密悉以傳之真君方  
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

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  
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  
君還見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遂建祠宇每歲必朝謁焉

十二傳

飛仙劍技

北隋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  
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  
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歿並以傭書爲事

劍英

卷二十七 果花

九

二四三

光獨躋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  
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  
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  
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  
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  
至龍頭繫繩單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  
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爲肉飛仙

北史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楊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遠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劔仙也

### 虬髯客劔

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霧石旅舍既設床鋪中烹肉且饒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

劔筌

卷二十七

虬髯客

十一

三六八

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袂前問其姓卧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

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鑪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術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時到太原達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遠

劔筌

卷二十七

虬髯客

十二

三六八

韋生劍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下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俱懷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于靴中取弓鉞彈懷劍筭

劍筭

卷二十七

果化

士

三

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俱懷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執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它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擗腦後五九墜地焉蓋腦斷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撻不翹過也有頃布筵具蒸饘積上劊刀劍筭

劍筭

卷二十七

果化

士

三

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殺殺之毋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又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劒筌

卷三十七 乘化

十四

二五六

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別

唐語林

### 京西店老人劒

韋行規自言少時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畱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艸中尾之韋叱

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鞭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籊籊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忤也老人笑曰客劒筌

卷三十七 乘化

十五

二五六

勿恃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箛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一二焉

西陽雜俎

### 蘭陵劒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

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  
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  
返白黎黎大懼因敝衣懷公服與坊卒至  
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  
惟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  
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  
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  
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

劍筌

卷二十七 梨花

去

早梅堂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  
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  
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  
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  
遂入良久紫衣朱鬚擁劍長短七口舞于  
中庭迭躍揮霍焜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  
若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袵黎  
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

曰向試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  
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  
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  
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  
往室已空矣

西陽  
雜記

嘉興繩技劍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  
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

劍筌

卷二十七 梨花

去

早梅堂

由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君有諸戲劣於  
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  
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  
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  
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  
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  
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  
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重吏云此囚人所

累述縉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  
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  
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  
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纒細  
如指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躑翻  
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  
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  
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

劍筌

卷二十七 果花

十一

三五六

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三丈次四五  
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  
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  
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達颺望  
空而去脫身往往在此日焉

原化記

車中女子劍飛

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  
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士

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千東  
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  
宇極整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  
客據繩床對坐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  
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  
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  
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  
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服統素  
劍筌

卷二十七 果

九

三五八

二人羅拜此女亦不荅士人拜之女乃荅  
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二人及客  
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  
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  
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父聞君有妙技今  
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賜觀乎士人早  
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儒經絃管歌聲  
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也君熟思之先

所能者何事客又尋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者輒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爲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乃起行于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廻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士人驚歎恍然不樂

劍筌

卷三十七

主

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士人飢甚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

經念呪餘無它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速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于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剗逐二女攀緣漸覺身

劍筌

卷

三

主

輕如風二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

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人曰計甚驚  
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  
也云共君出矣以縋重繫士人胸臍訖緝  
一頭繫女子身女子聳身騰上飛出宮城  
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  
之計望俟它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  
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原化記

### 聶隱娘劍

劍筌

卷

花

三

聶隱娘

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  
年方十歲有左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  
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  
曰任押衙錄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  
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  
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  
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  
歎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

人舍以藥化爲之水又五年某大僚有罪  
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  
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  
上至頃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  
如是某曰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不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  
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  
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  
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後遂嫁  
之傳奇

劍筌

卷

花

三

聶隱娘

### 精精兒劍

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  
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  
已知其來召衙將今來日早至城北候一  
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  
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對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出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盡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

劍英

卷七

五

五

五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聲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

空空兒劍

劍英

卷三七

五

五

五

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觀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輓轡而一至京師極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于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校道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即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劍筌

卷三十七

卷

三

七

劍筌

卷三十七

卷

三

七

人見隱娘矣

傳奇

薛家青衣劍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箴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

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艸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姻姪使益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十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筴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至公憂嵩以其

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  
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  
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勦伐盡矣紅  
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誓到魏  
城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  
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  
它則待某却廻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  
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  
劍策

卷二十七

飛化

天

飛化

也乃入關房飾其行具乃梳易蠻髻貫金  
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鞋履胸前佩龍  
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  
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  
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  
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廻矣嵩  
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  
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

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  
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  
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于庭傳叫風  
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  
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  
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  
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  
威玉帳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寢蘭堂不覺  
劍策

卷二十七

飛化

天

飛化

命懸於手下寧勞禽縱只益傷嗟時則蠟  
炬烟微爐香篆委侍人四布兵罷交羅或  
頭觸屏風軒而彈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  
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  
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  
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醉  
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

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翼減主憂  
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  
昨來暮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  
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  
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  
馬筆槌門非時請見承嗣遂出使者乃以  
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  
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

劍筭

卷三十七 宋化

主

三

使齋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  
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  
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  
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  
外宅兒者本防它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  
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  
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  
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  
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  
證某誤以羌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  
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  
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  
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  
榮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  
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劍筭

卷一 宋化

主

三

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恩烈  
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  
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栖心物外  
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  
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  
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僚友夜宴中  
堂嵩以詞送線酒請座客吟朝易為詞詞  
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  
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  
所在

出澤謠

### 長安婦人劍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其色  
莊其氣顓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  
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異  
也遂歸于同里人既生一子是後則忽有

劍筌

卷三七

集化

三

二五十一

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  
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  
有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  
它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  
先置人首于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  
怒悲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  
且前曰我生于蜀長于蜀父爲蜀小吏有  
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酤者陰以非

法繩之卒弃市當効力不任其心未果殺  
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願無駭又  
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  
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人爲非  
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既  
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去

崔籛本傳

### 博陵劍俠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

劍筌

卷三七

集化

重

二五十四

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  
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  
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  
妻婦人曰我非士人與君不敵不可爲它  
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  
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  
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  
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奸頗

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討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

劍筌

卷十七 乘北

三

二十四

慎思驚歎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聲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義俠劍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

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旣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北

三

二十六

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今宅唯隔一牆客于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太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弃于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

名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  
倭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  
止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幸使我來取君  
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  
吾義不捨此人也公旦勿睡少頃與君取  
此宰頭以雪公冤此客怕懼愧人持  
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  
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記原化

劍筌

卷三七

素

三六十一

三鬟女子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鵬肆  
也 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  
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  
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于妻孥  
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珪之  
不但通貨財它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  
年藏鏹數萬遂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

第千京師常珪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  
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  
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它物亦無所  
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  
主藏者常識京兆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  
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并獲竊  
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它日  
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

劍筌

卷三七

素

三六十一

子年可十七八衣裘縑纈穿木屐立于道  
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不迭之直  
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乎又罷隨  
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  
蓋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它事熟之遂爲  
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  
者往往經千累日或設有羞時有水陸珍  
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幸臣外京輦

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週歲矣超一日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子曰每感重恩恨無荅若力有可施必能止渴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元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時之女子曰劍策元卷二十七 果化 天 三十八

日訪之已空室矣廟藏錄田膨郎劍俠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珍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宅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于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劍策元卷二十七 果化 天 三十八 苟求之不獲且虞它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元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元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跡元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庫蕃將王敬弘常畜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麗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元以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至座客歎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有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視復三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救駭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寔罷及劍筭

卷二十七 樂化

早

卷二十七 樂化

明遂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小僕曰偷枕者呂彭郎也市廛軍伍行

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見彭郎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者不怕他人惟懼于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劍筭

卷二十七 樂化

早

卷二十七 樂化

于是昇至左右軍款而服上喜合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盜內外囚繫數百人于是悉令原宥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劇談錄

長安戲場劍

唐貞元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劈而墮足

自脛而脫善擊球搏捕戲又善舞劍數丹  
九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  
戲塲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衡山志

### 旗亭婦人劍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  
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萍

梓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曉

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誡

劍笑

卷二十七

乘化

甲三

甲四

乘化

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立曰謂

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

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先

給即曰僕之厄塞貼于溝瀆如止到昔

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

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

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

期尚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

以須冬集可矣立遂成焉閱其家豐儉得  
所至于扁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  
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  
帛以付立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  
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

歲產一子惟日中再歸爲乳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

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

劍笑

卷二十七

乘化

甲三

甲四

乘化

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

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

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疑

慮事不相縈遂擎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

立開門出送則已不父矣方徘徊於庭遽

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罄

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  
寒帳小兒首已離矣

集異記

### 荆十三娘劍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  
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

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田

赤史

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

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之父

劍笑

卷二十七

集異

器

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

勾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

已偶話于荆娘荆娘亦

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

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

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

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北夢  
實言

盧生劍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  
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  
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  
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  
相捨因邀同之南岳盧

見故在

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

集異

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

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

劍笑

卷二十七

集異

星

只得此術豈可輕道邪盧復祈之

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

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閒

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

集異

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眇之良久曰某

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

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

之如扎唐恐思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

殺舅此得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  
其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  
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父得乘蹻之道者  
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  
此事戒之西陽雜俎

### 四明山劍術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劍術  
日有大婦偕諸山居攜一壺酒寂

劍笑

卷三七

乘化

異

今日離劍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

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請

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

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

之入之

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

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

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追曉

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

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  
學之乎寂辨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  
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却徘徊間不見  
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

### 壁飛劍技

唐駙馬柴紹之弟有材

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

上碑城直至女牆手無拔引又

劍笑

卷三七

乘化

佛殿柱至簷頭檢椽覆上越百

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

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

朝野  
餘載

劍笑二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字簡棲吳縣人是編亦載歷代  
創事採摭繁蕪分類尤爲冗瑣

考古圖十卷

〔宋〕呂大臨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考古

圖十卷》提要

考古圖記

莊周氏謂儒者逐迹喪真  
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  
芻狗之論重以漁父盜跖  
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  
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  
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  
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  
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  
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  
王之可法克已從義謂之  
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  
至于坑殺學士燔藝典籍  
盡愚天下之民而後儼然

最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  
多堯舜禹皋陶之言皆曰  
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  
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  
王之陳迹稽之好之者必  
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  
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  
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  
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  
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  
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  
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  
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  
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

警教不意數千百年後尊  
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  
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  
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  
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  
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  
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  
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  
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  
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  
寫寢盈春軸尚病竅啓未  
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  
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  
其言形容髮髯以追三代

之遺風如見其人至以意  
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  
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  
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  
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元祐七年二月汲郡呂大  
臨記

考古通攷物也六一翁劉  
遵父窮年捕撿至趙明誠  
金石集錄浩如煙海震異  
商鑑紀觀秦匱鑄物肖醫  
彈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  
更精麗奇偉倚以與刑峻  
嚴辭語觀深相去不知迥

隔幾塵凡物興替各有時  
鼎淪而泗水波劉藏而牛  
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總律  
然其器亡其書存可也器  
之寶傳或弊書之流傳匪  
窮汲郡呂公彙諸大家所  
藏尊古敦孟之屬繪為巨  
編兵後多磨滅吾弟箕備  
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  
兄更翁臨本耳更翁刻以  
傳世并採諸老辨證附在  
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  
至狀蟲魚花草畫雅知愛  
誰肯挂眼是器是物把既



真若在身周旋揮灑盡代  
間奇哉惟先秦無物操經  
典尚多安得模取曲阜之  
履岐陽之鼓笏戈和弓封  
父繁弱輯為全書情之觀  
覽并濯曾次俗氣

大德已亥冬至古迂陳才

### 子謹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遊心  
徑目間冥搜歷覽未盡留  
意及得先秦蠶洗鐫鈐奇  
物多珍襲不釋手偶閱汲  
郡呂先生舊輯考古圖十  
奏慨慕古先聖賢制作大

意真若隔世曾次芥蒂不  
能從棄命友臨本刊訛刻  
傳且採諸君子辯証附其  
下或嘆予刻精芻狗之器  
者予曰物生而有象物成  
而有器器即道道即器本  
不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  
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  
深衣十三幅寓暮而閏也  
錯然而陳惟理之存窾乎  
而虛惟德之居豈徒器乎  
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  
之義觀周敦者知嗜慾之  
失觀叔向諺鼎者知昧爽

正顯之動靈賢君子或曰  
 是洗心若鄙為器則世方  
 熙々壤々輿接為構古道  
 且弗貴而矣但器乎寧刻  
 此以淑好古者  
 大德已亥陽復日茶陵陳  
 翼子翼備識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古人制器尚象蓋有深意  
 存焉而道未嘗不托乎其間也宋  
 儒正字呂與叔先生圖古器物并  
 錄其銘篆彙為十卷將使好古之  
 士考古人制器之義因粗以求精  
 下學而上達也其嘉惠後學之心  
 不亦深且厚哉

考古圖所藏姓氏

秘閣

太常

陳立炎

內藏 皇祐中賜付  
錄文供樂所

河南文氏 淵公

丹陽蘇氏 子容

臨江劉氏 達公

河南張氏 景先

睢陽王氏 仲至

新平張氏 景先

廬江李氏 伯時

開封劉氏 伯玉

京兆田氏 景先

扶風乞伏氏

京兆呂氏

京兆薛氏 子瞻

眉山蘇氏 子瞻

潁川韓氏 持正

京兆范氏 子瞻

洛陽魯氏

東平蔡氏 子瞻

河南寇氏 子瞻

丹陽蔡氏 子瞻

河南許氏

河南

扶風王氏 子真

京兆孫氏 子瞻

鄴郡竇氏

河南王氏 子瞻

鄱陽法相院

河南李氏

東平王氏

京兆母氏

京兆李氏

東明劉氏

京兆陳氏

華陰宋氏

京兆孫氏

成都大慈寺僧

廬江高氏

淮陽趙氏

古書流通處

序例終

考古圖第一



清宮藏書



默齋羅更翁考訂

鼎屬

庚鼎

辛鼎

癸鼎

晉姜鼎

公誠鼎

董鼎

鮑氏鼎

東官方鼎

孔文父飲鼎

鄭方鼎

牛鼎

雲鼎

直耳饗餐鼎

直耳簋帶鼎

王子吳飢鼎

宋君夫人餗釭鼎

乙鼎

饗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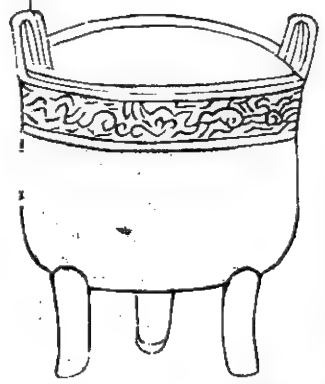
庚鼎 廣江李氏

垂 乘 庚



辛鼎 同

辛 辛 辛



癸鼎 同上

癸 癸 癸



右三鼎皆得於京師

庚鼎高六寸有半深五寸有半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

辛鼎高六寸深四寸有半徑七寸容一斗

癸鼎高六寸有半深五寸徑八寸容一斗

銘皆有一字在其腹攬度量皆用今大府決有六  
秦尺秦斗量者各識其下  
 按史記夏商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為號  
 則此三鼎疑皆夏商之器

李氏錄云自庚至癸一體每變以大而文  
有加庚癸二字與說文小異許慎云庚者  
秋時萬物庚々有實今庚作肅無垂實之  
象此本字乃有之今癸作癸具四少而此  
宋字一少三少癸次丑而居寅之前有紐  
而未引達之象又癸鼎文作龍虎中有獸  
面蓋饗饗之象呂氏春秋曰周鼎饗饗饗  
育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

傳縉雲氏有不才子食于飲食冒于貨賄  
天下之民謂之饗饗古者鑄鼎象物以知  
神義鼎有此象蓋示飲食之戒又按陶隱  
居刀劍錄云夏孔甲一名曰甲銘止  
一字

晉姜鼎  
藏江

集古竹  
魏城鼎



涯王九乃乙亦醫藥曰全涯司牒老姑  
羽醫報今不形義慶至韓明德宣  
此秋獸用醫戶辟辟醫了卷勅徒  
不家謬置食已辭我醫氏東恩我  
手醫貴子四三醫今侯醫金是是申引  
征垣燭縣以了寺金用止燭燭吳用  
蕭隱及金燭縣吳子醫表用勸醫  
傾惠主重醫醫吳半醫醫用合用

100

100

姜尚平

我醉日醉至辛辛

易人先明愛不亦疑象作

旅字古文旅作未而省

蓋書文會旅省三字通

輔我萬民。遐我

開古作  
 尸假借也  
 白  
 齒或胃字  
 中象贖形  
 胃

勿瀆文侯類今疑

但用左者尚右故斗在

人作不仁言

象穿貫宝貨形貫字

詩有串夷字俗用為

稱通人吐征安  
字多通用

臨江寶豐陶鼎用康

字書之卷  
之字是也。由古西字故。

安字蓋古緘字省

字讀為祈 於音偃

今車厠讀為析近當有

自嬰勞今憐為許刃而養也

示之為詩殆無在焉



歷十又三邑  
 感止  
 皇  
 王  
 子  
 孫  
 永  
 寶  
 用  
 享  
 于  
 皇  
 且  
 考  
 用  
 乞  
 眉  
 壽  
 萬  
 年  
 無  
 疆  
 子  
 孫  
 永  
 寶  
 用  
 石  
 得  
 于  
 上  
 維  
 徑  
 尺  
 有  
 七  
 分  
 高  
 八  
 寸  
 八  
 分  
 深  
 五  
 寸  
 八

分容斗有八升銘四十有一字  
 按惟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  
 或云十有九月疑銅王居長雖踰年未改元故  
 以月數也吳雖或宮名如西雒之類  
 集古云雖公不知為何人原父謂古丁寧通  
 用蓋古字簡畧以意求之則得尔

黃鼎  
 魏闕



黃

右銘一字餘未考古黃字全象黃形疑人  
 名若公孫黃之類周景王十三年鄭公  
 黃立



欽氏鼎 河南



曾山白 欽氏鼎

欽氏鼎

重應作 欽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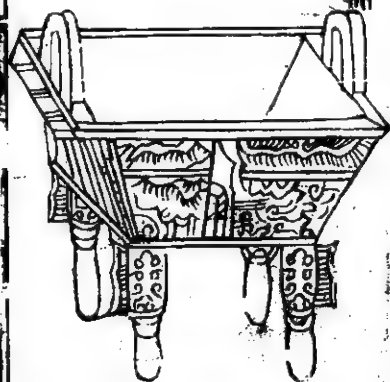
欽氏鼎

來寶用

右銘十字餘未考

按欽姓祝融之後亦作 欽文王補文作

東宮方鼎 扶風 欽氏



東宮

東宮

右得扶風重慶未考銘二字

孔文父餗鼎

東光四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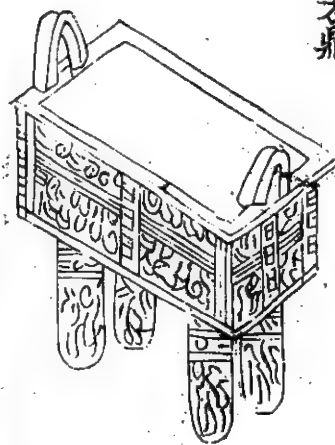


隕三月孔文父作此鼎以饗于孫寶用

右銘上有四字餘未考

按此器銘謂之鼎而制度乃類尊壺之屬  
疑古人制器規模亦有出入不一者不然  
或文同而音異皆未考也

鄭方鼎



右元祐丙寅春新鄭野人耕而得之高七  
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縮六寸衡四寸有半  
容二升有半無銘識

按此器與東宮方鼎相似

李氏錄云春秋左氏傳晉侯賜鄭子產  
之三方鼎今得之新鄭蓋鄭鼎也

牛鼎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較之深八寸  
六分徑尺有八寸容一斛無銘識  
按今禮圖所載牛羊豕鼎各以其首飾其  
足此鼎之足以牛首為飾蓋牛鼎也

雲圖鼎  
母陽蘇氏



右不知所從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鼎口及  
足皆以雲氣為飾

直耳象帶鼎 前年張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鼎腹有  
篆文皆隱出

直耳象帶鼎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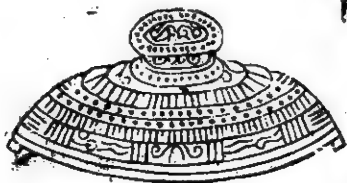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奉正心仙吉王平知齋與吉金  
皆止飲野食累書變課子孫永保  
用也

惟正月初吉丁亥壬子吳昇釋其吉金自作  
飲飼鼎其肩書無謀期子據永保用之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  
尺有三寸半容四斗三升有半銘三十有  
一字

按此器銘云作似鼎鼎字字舊誤為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鄒子鐘相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

宋君夫人饒仁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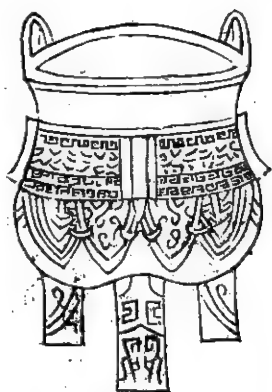


宋君夫人之餗鉶

宋君夫人之餗鉶

右得於京兆惟蓋存徑七寸高二寸銘八字  
按鉶字疑作鉶省增王子異似鉶從鼎此  
從金又于字與升字筆畫相似而不類亦  
未可考

乙鼎 河南王氏



乙

右得於鄆郡重甲城高五寸八分深二寸  
七分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  
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  
文所從得蓋商器也

饗餗鼎 鄆郡重氏





右得於鄴郡漳河之濱高五寸有半深三寸四分徑四寸有半容二升一合銘一字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愚謂銘字從作茂蓋乙鼎庚鼎之屬

# 考古圖第一

# 考古圖第二

默齋羅更翁考訂

高齋鬲

丁父鬲

弁口鬲

父己鬲

號叔鬲

某父鬲

上旅鬲

方乳曲文大鬲

方乳曲文次鬲

垂環鬲

直耳鬲

四足鬲

叔穀穀鬲

伯勳父圓旅鬲

仲信父方旅鬲

圓篆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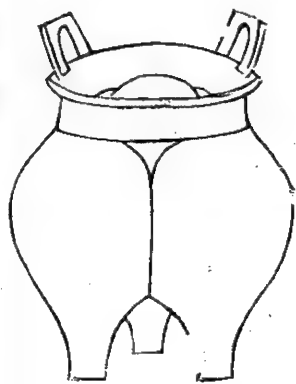
文足鬲

圓駢

度駢

細文鬲

丁父滿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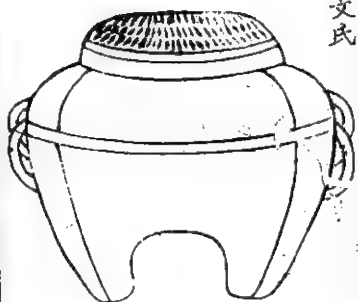


丁

孫父丁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深三寸二分  
徑四寸有半容二升銘三字  
李氏錄云爾雅欵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  
通足間若股膊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作  
商器也號叔萬父秘閣所藏二周高南有  
潤足為欵者有自下為欵者皆圓而不  
分三體與此少異

辛父萬 河南文氏



右無銘識餘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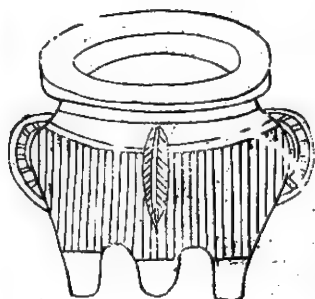
父巳鬲 京兆呂氏



父巳鬲  
父巳鬲

右得於郟城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徑二寸有半容二升有半銘三字

號叔鬲



號叔鬲  
號叔作尊鬲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有半深二寸六分徑五寸有半容升有上合重二斤十兩銘五字

禁父萬 河南漢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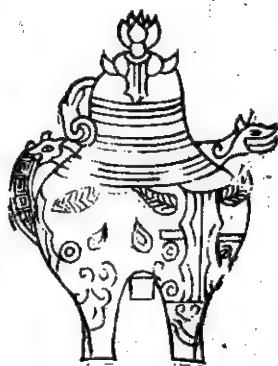
秋山止饌萬子孫永

庸用

仲疑孔 父作 膳尊 萬子孫永實用

右熙寧中 鳳翔益屋高三寸八分深  
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  
字

上旅萬 河南漢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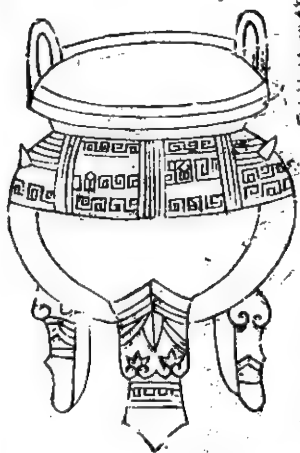


秋

按國慢功勳銘內萬字主作 疑此作上旅萬  
右禮器記萬又旅等分徑寸容五升銘三字  
按此器銘有上字李氏所藏父已自有非此乃其  
半皆不可考古文鐘字作 似近之形制有款是故  
名曰萬其文皆陽起作獸面亦饕餮象然有稱  
有流流只作牛首蓋有連環系手柄與他萬小  
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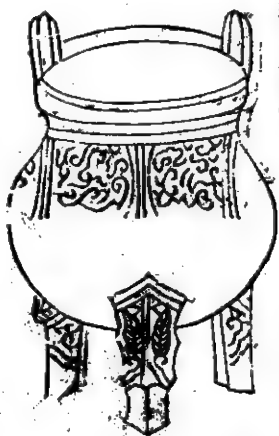
方乳曲文大鼎

內藏



方乳曲文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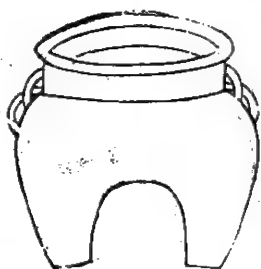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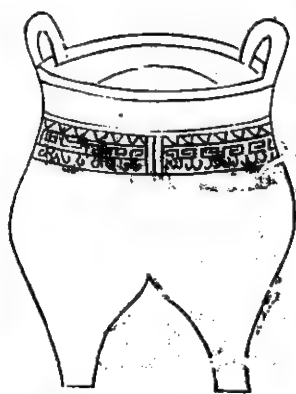
右三器不知所從得以秦尺秦量校之六者  
深尺有一分徑尺有四寸耳高四寸內唇厚半寸  
容一斛次者深寸九分徑尺有三分耳高四寸容  
五斗足皆中空有界篆方乳曲文為飾無銘識  
按周禮陶人為甒萬實五甒又豆實三而成甒  
四升為豆甒容斗二升五之則六斗皇祐中詔定  
大樂有司校之皆與周官不合

垂環甗

河南文氏



直耳卣 河南張氏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四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徑四寸六分容一升六合

四足萬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得得高七寸七分深五寸六分徑三寸八分容三升半無銘識

收穀穀萬 魏穀皇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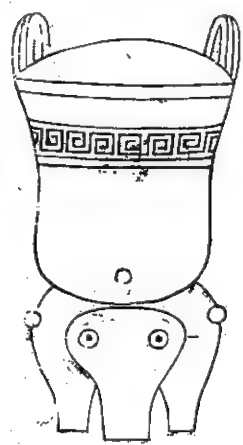
樣開 施與前號收萬同銘少異尔

鼎父止 父穀穀萬

異號 革止 伐 穀穀 穀萬

右不知兩從得銘八字形制未傳

伯勳心國旅觀 內藏



右不知兩從得以黍尺黍量故六極有三寸

分有厚而 自口至底廣六寸分耳四寸又中

空容三斗顧容三十六升銘六字

按周禮門人為 實三鬴四升為豆四豆為鬴

區為鬴鬴容六斗四升二鬴則斛有二斗八

皇祐中詔定大槩有司校之與周官不合文自據

者旅食而用 司官尊于東極之西兩室公

尊元大而有 士旅食于門西兩室言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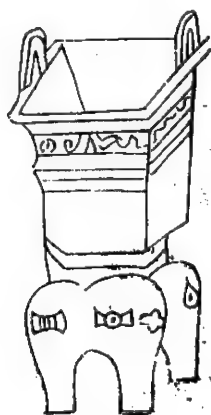
以別公尊與皇上尊也餘器皆然故此圖附有

旅彝旅萬旅尊旅自旅既皆此義也最按禮說

文云無旅既也重軒語僅 案案無四初

仲信父方旅甗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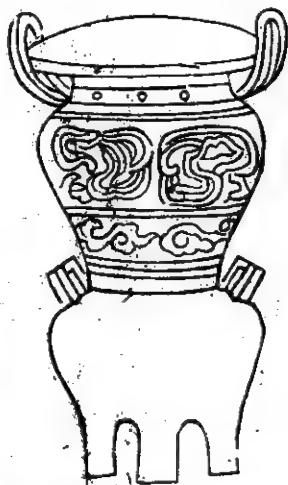
延介勿吉史勿也止物戲甘吳考

子孫三子願用

惟六月初吉史勿也止物戲甘吳考  
右得於好時以泰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寸  
自晨至隔底深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  
容斗有六升

按舊圖云咸平五年好時令黃郭攬是器詣朝以數  
詔司中正杜鎬詳其文作史字楊南仁讀不必讀

史書為中甗仲  
集古中鼓銅甗可以開闢製作主事  
圓篆甗 淮陽趙氏



右不知所得甌口徑尺公陽徑六寸有  
口至底隔深七寸有半下有三角  
徑六寸深四寸足高三寸中實上下皆有  
耳形制與圓盤甌相似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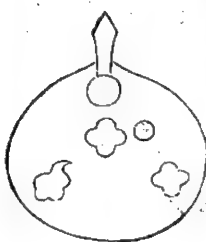
文足甌



右所得甌與上圖略相似  
按此甌與上圖略相似

圓甌

河南文氏  
并陽底



右所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甌與伯勳父圓盤甌相似



美觀



前日樂人姚莊

庚午為應姊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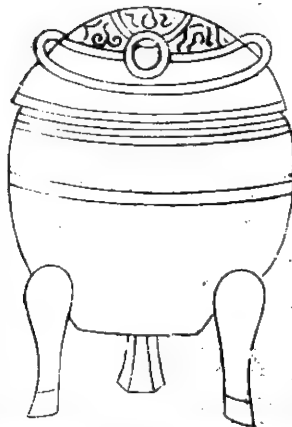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高六寸有半深五寸徑五寸容二

升一合銘六字按古甌皆下體連萬此器

殊小未知所用銘文惟辨字餘不可訓釋



細文甌 河南文久



右得於樂陽高七寸深四寸二分口徑五寸有半

腹徑六寸有半容四升無銘識文極細巧多為

物象不可圖寫

按爾雅甌謂之萬甌文云鼎大上小下若甌曰

萬

# 考古圖第二





路亦廟

右得於乾之永壽高六寸深四寸徑六寸五分容九升三合蓋高五寸銘三十有二字

以太初歷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即位之四年敦文曰惟至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

文合武王時散氏惟聞散宜生季疑其字也永壽在幽岐之闕皆周地

按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種敦之六瑚鬯之八簋敦簋屬也所以實黍稷上古以瓦亦謂之去盥非子輯中古始用金少牢禮主婦執金敦黍是也古敦形制尚質未有耳足士喪禮所用廢敦是也又謂之敦則內冠亦象之所謂近夏后氏之冠今禮園所傳母追全似敦

形敦年母追聲轉耳周人以簋為祭器乃以有

虞氏之敦為用器士喪禮用器兩敦士大夫祭器則有之以

文為貴則貴者用文而賤者用質故士喪禮朔月

莫用瓦敦虞禮特牲饋食皆有兩敦黍稷少牢

饋食有四敦黍稷而一金敦聘禮待鄰國之卿則

八簋二簋簋實黍稷簋加稻粱也公食大夫則

六簋二簋掌客王待諸侯上公簋十侯伯八男六

簋皆十有二則天子諸侯不用敦矣周官玉府若

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蓋金敦而以玉飾今李氏

所藏小敦其文猶有可以裝玉飾者蓋玉敦也

此圖所載敦形制不有如鼎三足腹旁兩耳大腹

而卑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卻之可置諸地

者如散季敦鄉敦也唐父敦周敦雁侯敦之類有

如尊而夾腹兩耳足有伯父敦是也有如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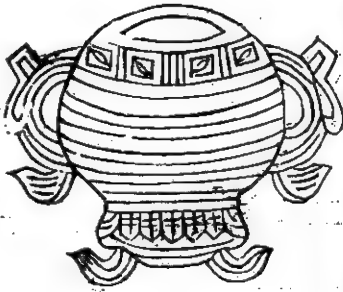
而高圈足而兩者敦是也有略如散季敦而圈

足足下又連一圈高三寸許者收敦是也宣古

制器自為規摹皆在法度之中亦容有小有周抑  
世表禮壞備偏不常未可考也今禮圖既重  
正如伯父者殆學禮者止能傳其一二少在禮教  
南首鄭氏謂其飾象龜今所圖無有象龜者則其  
首當以足文獸形之首為正

屨教

歸江劉氏



夏止皇自其公令公峰日主我  
○懷蘇愛其昭其英考與陽  
廟令其另孫永廟用合于廟  
夏作皇祖益公文武伯皇考愛系白伯  
年無疆露令門結露令令其孫永  
寶周享于宗室按夏字廣韻於建切注大兒  
右得於盤屋徑七寸三分深四寸容八升銘中

按禮記而銘云鼎彝鼎彝者舉器之總名故  
不言其度必大夫也祭及四世則知古之大夫惟止三  
廟而祭必及高祖大傳云大夫士子始及其高祖武伯獲伯其祖考之  
為大夫者以繼配字如文仲穆伯之類益公文公其曾  
高祖為諸侯者大夫祖諸侯來世之傳亂也

邢敦

一昨江氏  
一京兆孫氏



及二考更利吉王  
 昔于宮中受命內門水  
 王馬內受冊命鄭王曰鄭答老玉  
 命其止邑解五邑祝令侯歸  
 命手伐赤木夙興黃龍而用  
 責穀糗饘省穀對湯天子休命  
 穀用止肺呈芳穀曰陳穀穀曰  
 顯者導呼樂壇是孫亦廟用舍  
 惟三年正月初吉王十在周初昭  
 格于宮射樹毛伯內門立中即  
 時內史册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  
 命汝今余惟歸亂薛釋咄舍  
 邑祝今余惟歸亂薛釋咄舍  
 命汝錫汝赤帑同冕裳齊黃  
 拜壇相省敢對虜揚天子休命  
 考拜襲伯尊穀敦邢甘其費  
 無疆子孫永寶用焉

王平內史冊命王甘  
 命代止邑糧邑之祝  
 會近任炎市風邑之  
 科龍眉黃教傷天子  
 肺白素野白黃的  
 衆量三錄初殿申會

同

右三敦得於扶風惟蓋有藏於臨江劉氏後又得一敦穀蓋具全藏於京兆孫氏制度款識悉同高一寸有半深四寸口徑五寸九分容六升一合蓋徑六寸六分高三寸四分銘皆有七字

按此敦二器同制同文則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  
器皆有是銘也鄉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古考作祭  
器也宣榑者蓋宣王之廟也榑射堂之制也其文作

升古射于親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射射後  
 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射射射後  
 王之廟制如榑故謂之宣榑春秋記成周宣榑火以廟射宣  
 宗廟之重而書之如威儀公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  
 器非也後有載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云格大室赤廟  
 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祭之曰獻君行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  
 召右執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

廟毛伯伯門立中庭右祝鄉者毛伯執政之上卿也入廟門中其庭立祝與鄉皆在其右也王時內史彘命鄉者內又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也王曰若史執策者王命以告鄉也亦蒞同席齊黃纁幣兩錫車服者黃者馬青色也鄉拜籠首用作皇考葉伯實皇皇敦者所謂受書以歸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番多有是辭故詳釋之按集古作毛伯敦云劉原父考按其事謂史記武王克商尚父受牲

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鄭者伯  
 若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數乃武王時器此當櫛為  
 宣王之櫛則非矣

伯康父敦  
陳江劉氏



又二少及金白鹿山王姑月差  
 燭奴與前廟用

惟惟二月戊寅自伯康度康父作王姑月舟差釋

姜尊殷敦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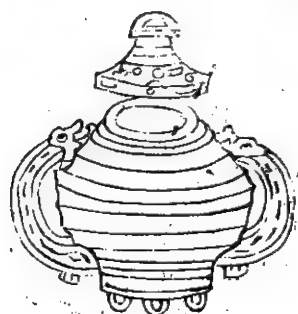
右傳於鼓風徑六寸深四寸容六升有半

銘有九字

按此器稱王姑舟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  
 之母也作器者乃庶父未詳或謂王姑者

王父之姊妹然王父姊妹當從人否則有  
 歸宗及殤祔祭可也亦不容制器以祭

周敦內藏



夏三四月吉王十辟宮廟序又又唐  
金王冊命舍曰王代禽米其○○金米  
我以放萬尹女肅成時所用解了  
自美貴食餘之燭小女臣對周道  
自美貴明王休命用止食美餘好由  
是孫永廟中

佳惟三四月吉王十辟宮廟序又又唐  
金王冊命舍曰王代禽米其○○金米  
我以放萬尹女肅成時所用解了  
自美貴食餘之燭小女臣對周道  
自美貴明王休命用止食美餘好由  
是孫永廟中

雁侯敦 扶風之侯氏



東事帶心於故簪中第汴成肅周燕藏昭明尔矣  
用餅了乃且初章考史事官銘下為漢小射底敷  
數周禮精皆首萬對訓揚王休命周作文事  
考辭殷數曰平之孫之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以泰尺黍量校之徑八寸  
四分深五寸二分容二斗銘七十有四字

屨戾止以蕭也歸時必與之永  
懷申

雁鴈戾候作敵也雁遵母隨尊  
般教其萬孝  
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銘十有四字

按雁之雁字謂雁侯或其名主婦人以字配姓如伯姬仲  
子之類也此姬遵母者然雁侯之妻母遵必字也姓如字  
上與伯姬仲子不同母字又在其下不知何義

號善教 雖陽氏



號善教 雖陽氏 申神冠青于豈美  
更中制以蕭德也氣神永永金  
般善且與之歸蕭也福難疆  
已孫永願申舍

號善教實尊教用禪德孝于皇考與忠中什  
新此最康號慶也此右社通乘 永命號善其  
萬年眉壽受福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不知所從得惟蓋存徑尺九分高四寸

六分銘四十有四字



伯百父敦 臨江劉氏



伯百父止集古 咎美 屈 般 申 囙 又 合 申

白伯百首集古 作同 父作周美寶敦用夙夙夕享用

新萬葬壽 白百父止 咎美 寶 般 申 又 合 申

右得於驪山白鹿原皆徑六寸五分深三寸容二升半銘十有六字

中書父旅敦 同土



中書父止 咎美 屈 般 申 囙 又 合 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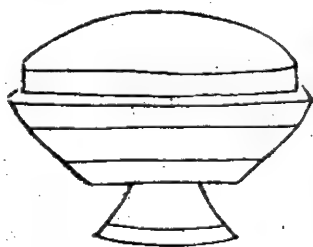
中仲制 尊 必 作 旅 敦

右未知所獲得惟蓋存徑四寸六分容升有一食銘六字

按此敦與諸敦形制全異及一作四蓋一作目皆當作百字  
集古云尚書周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

截敦

廣韻載之異切  
河南張氏



倭正尹子王各于公室蘇公人司  
葬去車曰外簡王曰葬舍在止  
土宮變穆田乎也葬日交焚○市  
龜俗楚徒象的廣五取用支敦  
道當對鼎王休用止鼎人前  
經曰子孫永用

惟正月乙子王各格于大室室蘇公入右佑  
戴立中國庭北嚮王曰截命女作鈞治土官治

簾田錫汝截玄衣赤瑱市帝簪畫旂楚楚  
徒為取廣五取用事截拜稽首對凱王  
休用作朕文考寶敦其子孫永用

右得於扶風惟蓋存高二寸有半深一寸四分徑七  
寸有半銘七十有三字

按此敦形制與伯冏父者略相似而無耳其銘與鄒  
相似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祭彝亦曰丁子月辰剛柔  
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實人得取其

同類未甚區別不然殆可考據博古或去事其  
公城濮戰獻楚俘於周馴介百乘徒兵千而楚  
有目楚徒者乃以楚之徒兵錫之禮諸侯不相違傳  
天王得錫侯國  
愚按前云惟蓋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者略相似而  
無耳圖象亦非蓋形必是謬誤

牧敦

京兆范氏



王十卷之三四生霸十甫王  
十周十師料之宮者太室以全  
公全昭人式料古者之王平內夷  
知無命枝王也自枝答老王錢令  
夜止朝士色令嘆或感以令在拜  
百周武同夷也 也多屋不用  
老王止共介至勇廣民了昭廣司  
泰不共不車 國度方囑田邑倉

司惠之皇古故王白投也屯  
老王止四井用事了昭廣司泰  
史或不明不車不共了申致夷  
史或不明不車不共了申致夷  
余了命王也昭廣司一也金軒  
米軒泰軒山木族也離唐自  
東倉城全三取銀屯明囑了  
司器時食枝料武自武武武

王不<sub>照</sub>休用止<sub>此</sub>望介<sub>考</sub>然白  
寶牌時技<sub>日</sub>異<sub>考</sub>南<sub>考</sub>是<sub>照</sub>不  
形<sub>照</sub>用

惟王十年<sub>主</sub>父三月既生霸<sub>殿</sub>為十甲寅王十<sub>在</sub>  
周十<sub>在</sub>師評父宮各格太室即立<sub>位</sub>公今<sub>子</sub>  
入右<sub>在</sub>技立中國<sub>是</sub>王<sub>考</sub>內史是<sub>吳</sub>册令<sub>命</sub>技王  
出<sub>若</sub>日技<sub>昔</sub>先王既令<sub>命</sub>汝作<sub>給</sub>治土臣余  
唯或城<sub>家</sub>命汝辟<sub>四</sub>百<sub>客</sub>案有同<sub>事</sub>

凶<sub>連</sub>多<sub>受</sub>受<sub>解</sub>不用先王作<sub>共</sub>亦多<sub>唐</sub>唐<sub>虞</sub>  
民<sub>乃</sub>咄<sub>鋪</sub>庶右<sub>春</sub>不刑不中<sub>凶</sub>乃<sub>侯</sub>出<sub>之</sub>  
廟<sub>幼</sub>今<sub>既</sub>司<sub>屬</sub>信<sub>父</sub>幸<sub>罪</sub>乃<sub>故</sub>王曰  
技汝母<sub>取</sub>先王作<sub>明</sub>刑用<sub>雪</sub>乃<sub>故</sub>庶右<sub>春</sub>母<sub>取</sub>不  
明不中<sub>不</sub>刑乃<sub>申</sub>政<sub>更</sub>母<sub>取</sub>不<sub>許</sub>羣不中<sub>不</sub>刑今  
余<sub>惟</sub>余<sub>乃</sub>命<sub>汝</sub>錫<sub>女</sub>也<sub>考</sub>也<sub>二</sub>百<sub>金</sub>車<sub>卷</sub>  
華<sub>料</sub>新<sub>書</sub>書<sub>卷</sub>來<sub>統</sub>自<sub>危</sub>斯<sub>毛</sub>虎<sub>百</sub>見  
要<sub>練</sub>裏<sub>族</sub>今<sub>命</sub>三<sub>四</sub>匹<sub>臣</sub>取<sub>步</sub>也<sub>故</sub>報<sub>風</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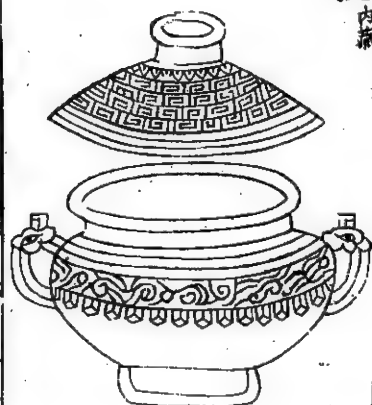
夕勿勿<sub>嫌</sub>法朕命牧<sub>料</sub>得<sub>稽</sub>首敢對<sub>凱</sub>揚王  
不<sub>王</sub>顯休用作朕<sub>望</sub>皇<sub>食</sub>相<sub>考</sub>益<sub>益</sub>白<sub>白</sub>  
寶<sub>囑</sub>導<sub>跋</sub>技其萬年壽<sub>考</sub>子<sub>孫</sub>永  
實用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sub>考</sub>銘二百三十有一字  
按此敦形制與諸敦不<sub>類</sub>其銘與邠敦<sub>敦</sub>敦<sub>敦</sub>敦<sub>敦</sub>相  
似所錫有<sub>拒</sub>也<sub>一</sub>百<sub>及</sub>虎<sub>見</sub>練<sub>裏</sub>之<sub>類</sub>與  
寅<sub>蓋</sub>相似司服所掌五<sub>具</sub>九<sub>無</sub>虎<sub>見</sub>先儒釋

堯之章宗<sub>彝</sub>為首宗<sub>彝</sub>有虎<sub>雖</sub><sub>音</sub>故謂之  
堯<sub>豈</sub>是<sub>考</sub>之<sub>虎</sub>見<sub>即</sub>堯<sub>見</sub>也<sub>如</sub>荀<sub>卿</sub>云天子山  
見<sub>山</sub>見<sub>即</sub>龍<sub>象</sub>也<sub>有</sub>山<sub>龍</sub>之<sub>文</sub>故或曰<sub>見</sub>或曰  
龍<sub>象</sub>比<sub>皆</sub>舉<sub>一</sub>物<sub>以</sub>名<sub>其</sub>服

螭耳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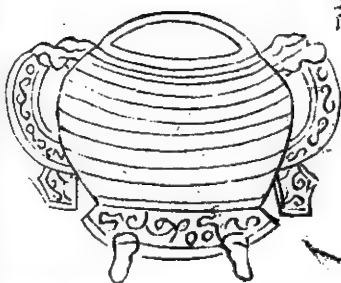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四寸  
一分徑尺有八寸容二斗無銘識  
按此敦與散季敦邠敦相似但圈足為異  
而伯百父敦亦有圈足當名為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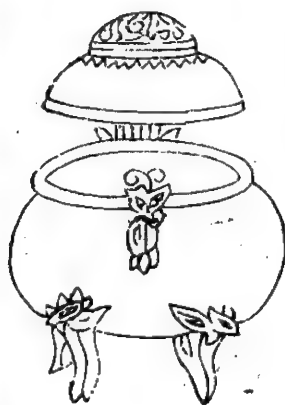
篆耳足敦

何陋文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與散季敦邠敦相似

四足疏蓋小敦 廣江李氏



右敦蓋師有品足蓋有圖足圖足高四寸縮六寸  
半衡寸半容三升無銘識  
考氏錄在生禮數書商首述謂有首象形明堂  
位兩敦四種六期八簋皆黍稷器則形制大體相若今  
四足形義兼備也兩敦關口有飾玉處若非敦即琬琰  
也耳為鑿鑿足為畢尤亦若金器之戒  
牛人金器之戒  
七隆將經引廣成子傳云論到畢尤安帝之後銅破  
空是陳絕牛皮為鼓九擊而芝尤不能飛走遂殺之

三牛敦 廣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惟蓋有徑九寸高五寸半容  
三升重四斤四兩  
按鼎數多三物為飾卻而可置諸地  
語在金飾不鼎篇此蓋伏三牛以為足蟠  
三蛟以戲於中

巳丁敦 曹氏



五 人 人 人

孫巳丁

右得於龍游高七寸深四寸八分徑四寸  
八分容六升銘三字

叔高父旅簋 臨江曹氏  
旅簋古作旅



禮記·禮運·孔子作春秋

禮記

叔高父作旅簋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得扶風縮五寸衡六寸九分深二寸八分容

三升有半底蓋有銘首十有六字

按簋舊制度不見于經而傳注之說方曰簋圖曰簋

曰簋於方內圖簋於圓內方惟周官饔人爲簋圖饔人必

圖則簋可知今附圖三簋其形皆美而不方有四隅

而利之亦可謂之圓矣饔人之簋實殷之容斗二升古

量三升爲規今量三銅爲升大略古量當之古斗二

升爲今三升止容三升有半與周官近之

集古云原青曰簋容四升其形內圓外方而兩端之似龜

有首有尾有足有脊有腹各禮家所作亦於內圓而其

形如桶俱其蓋刻龜形與原父所得不同然意謂謂

禮家不見其形制故名有實亡原父所見可以正其

謬也此云容三升有半未知孰是

禮記

寅簋 聯陽王氏





又獲復學授以正門師氏以掌  
以故出禁報知也出報同里漢  
尚稱了簡了師出止令一門師王  
白聖教四引州用辟我二一諸妓  
了州內深多事華表紹曾等喬  
妻共愈了非也命出武疾機刀  
是頃輔天膠聖不以唯好可也  
臂留一古了也而衣肩練軒

米歸樂終固整范百革食書  
韓肅軒為金甲身三死聖教  
敬呀刀三樣胎命筆舞魁首  
對翊天子不顯高休用也  
錦已授以衣故思考是陳清  
廟中

又有進進身霄邦人正之師氏又有學又有  
故出西繼取報服印女故途刀縣縣宮 是

優後 霄唐征逐乃君乃師乃作令余一人臥

服王曰墨寅敬明乃必必用詩我山人萬善故乃  
双交內辟辟勿事親禮崇崇從獄受褒雜戲  
且行道乃非正命乃敬故疾疾議人勸則唯輔天  
降靈喪不這唯的 死狎錫女拒豎一自乃此  
并市市交赤官湯餽軒軒米朱軒輦采  
車繞回厄製 笔虎宜見東練裏畫  
輦車畫軒輦 爵金角馬三四匹 修鑿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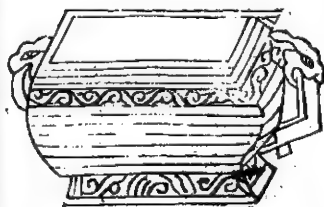
敬夙夕勿懈 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不  
顯魯魯休用作寶蓋叔邦父叔故姑驪  
季子孫永實用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有半 一寸六寸縮尺  
有一寸衡七寸半容斗有二升四合銘一百五  
十七字

按此蓋容受亦與旒人不同

師突父旅簋

河南張氏  
一開封劉氏



師突父止旅簋

師突父止旅簋

師突父止旅簋

師突父止旅簋

右張氏蓋得於扶風高六寸深三寸有半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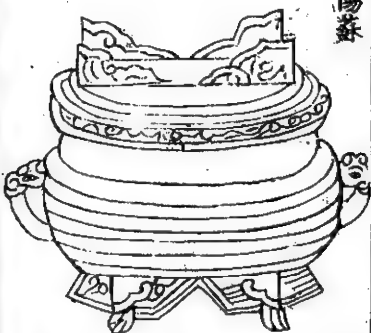
八寸六分衡五寸有半容四升七合底蓋有

銘銘皆六字

劉氏蓋不知所得高七寸深三寸三分縮耳

寸長容五升半銘及形制與張同而銘筆畫小異

小子師簋 丹陽蘇



大師小子師簋

太師小子師簋

大師小子師簋

右不知所得得高六寸三分深三寸縮七寸三分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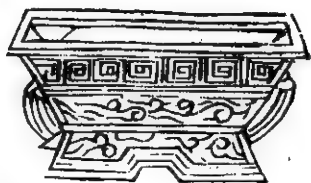
五寸二分容三升八合銘九字 按此器銘曰鼎彝

而其制蓋也蓋鼎彝者祭器之總名為銘必有眾器

故其銘其總名而曰大師小子師或言號服其也服字

書所不載不知其音愚謂疑作服

太公望 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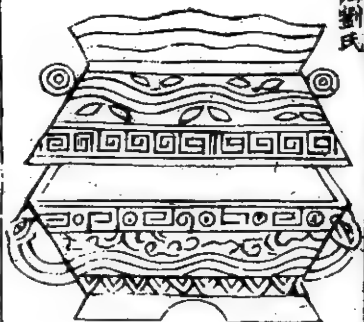
內公止麓顧子所願  
用會

太公望 寶匱 在子好孫永寶用享  
右得於鴻翔以泰尺泰量授之縮尺有寸衡  
尺有寸四分深三寸下接容三寸銘十有三字  
按舊圖云咸平年間州民湯善德獲於河湄以  
獻此器與後所圖距中及史刻二器形制全相  
類銘皆從匱 與仁同而文不同此器後在距中  
書方

器從夫史刻器從由亦無字 匠字即古蓋字  
在與蓋聲相近又形制皆如蓋而方文雖不同  
疑皆蓋也

距中匱

臨江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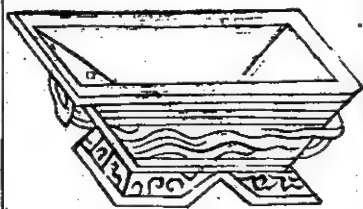
于此

右得於藍田形制皆同縮七寸有半衡九寸有半深二寸容四升唇蓋有銘銘皆五十有一字

按原父新得者蓋二器四銘字有不同今附于前詩六月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

史記

音金 扶風侯氏



史記

史記卷作圖

右得於扶風景陵有銘銘字

杜鵑鋪廬江寺氏



辭以作林陳鑲鋪永順  
 致刻公作林陳鑲鋪永寶用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有半深寸有半徑八  
 寸柄高四寸銘十字  
 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于鉶鉶文  
 从金即金豆也此器字从金从甫其形制  
 似豆而卑以為蓋則非其類以為豆則不  
 名鋪古無是器皆不可考

簋蓋廣以李氏



右傳於京師惟蓋存徑八寸無銘識  
 李氏錄云管仲鑄蓋注刻為虫獸則此蓋  
 之類其國君所用者乎  
 按鑄蓋必外為刻鏤之文而不疏疏則不  
 可以實黍稷其蓋之制文與前圖諸簋有  
 異皆未可考

# 考古圖第三

# 考古圖第四

東漢

自宋元

默齋羅更翁考訂

單白尊壹壺

單白尊壹壺

商兄癸彝

單癸彝

單癸從彝

同上二

同上三

同上四

同上五

單從彝

父辛旅彝

單伯彝

師餘象彝

麤彝

五彝

虎彝

後帝彝

祖丁彝

父己人形彝

主父己足跡彝

號叔彝

父癸方彝

父丁彝

樂司徒從彝

田彝

立戈父己卣

持戈父癸卣

父乙卣

木父己卣

父己足跡卣

龍文三耳卣

中朝事後中尊

象尊

圓乳方文尊

足跡壺

方壺

獸環細文壺一

同上二

同上三

壺尊

挈壺

獸環大腹四廉壺

召中丁父壺

小方壺

方文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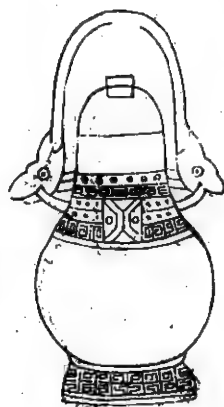
三耳大壺

獸環壺

同上二

三耳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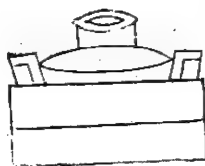
商兄癸彝 潁川韓氏



王壬戌四月十日  
 癸王九祀世昌正  
 王壬戌四月十日  
 癸王九祀世昌正  
 子王壬戌四月十日  
 癸王九祀世昌正  
 十九月佳惟王九祀世昌正  
 右得於鄴高七寸腹徑三寸有奇口徑少  
 差蓋底皆有銘銘皆廿有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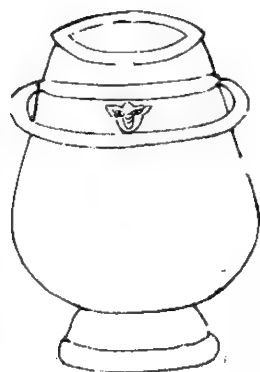
按河董甲居相即鄴都其文又稱九祀為  
 商器無疑云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  
 也故祀其先王或稱祖如祖丁貞之類或  
 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之  
 類商人實無謬誤以甲乙記

單癸彝 河南張氏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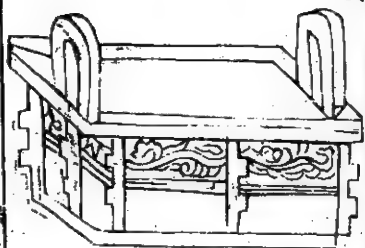


日與并單器其形如刀以兩余物  
 起日己子豈止又其亦茂父  
 其日其己子一作其  
 凶與并單器其形如刀以兩余物  
 爾宗則其以父子豐作父癸旅仲文考曰  
 癸乙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五寸有半深四寸三分縮  
 三寸二分衡三寸九分銘三十九字

按此器與商癸彝相似以有提梁今不存初河  
 濱岸崩聞得千數物今所存者此彝外尚有五  
 物形制多不同余列于後皆曰單作從彝疑五  
 物者為此彝陪設故謂之從彝以器銘不著其  
 名故皆附于後  
 又有箭字當作彝蓋隸古字筆畫必有少差  
 音誼又愚按廣韻誼字下但作昭問字下却同  
 當止音問

單彝從彝一河南張氏

右方鼎而鑿足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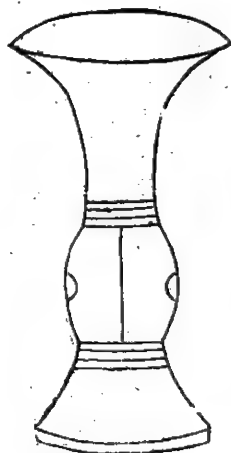
引從

單

引從

右高二寸有半深二寸二分縮四寸銜五寸容一升三合銘五字  
按此器蓋屬

同上二同上  
若無而無按



單

引

單

單

引

單

引從

右量度未考銘五字

同上三



單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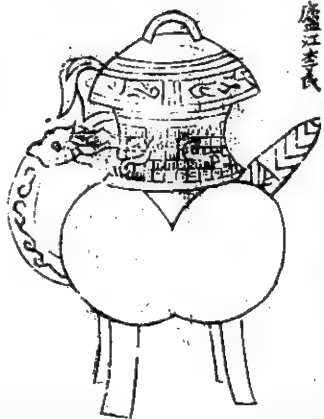
單

單

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  
容二升三勺銘五字

同上

與伯穀蓋同  
廬江李氏



單

單

右高七寸七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有半  
容二升一合銘五字  
按此器與伯穀蓋全相似蓋調味器也戶  
或謂臥二切

同上

乃縣南中有號底藏  
河南張氏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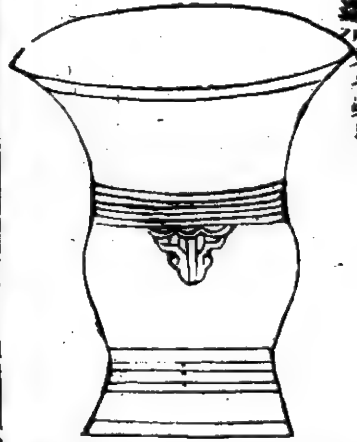
少龍金

甬上



右高九寸七分深五寸藏下又深二寸三分徑七寸九分容五升二合藏下又容一升七合足中空銘五字

獸從孫  
東平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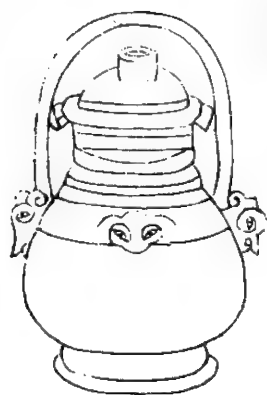


匕

世作  
引從  
單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六寸一分深五寸一分徑五寸有半容二升二合銘三字

父辛族之辨



斂美止作父辛

右不知兩從得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徑縮

四寸衡三寸容三升有半銘七字

按此器與單鼻父癸彝相類兩耳之間皆

犬首為飾公食大夫禮云士設俎魚右牛

南膳腸胃亞之亞也在正俎之次則此彝

單伯彝 河南文氏



皆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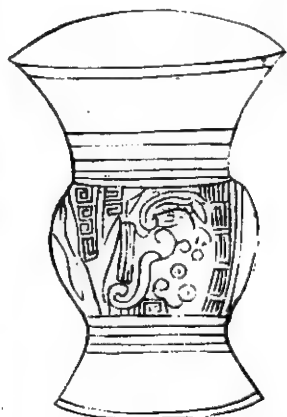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一寸半深九寸有半

徑五寸三分容斗有六升銘六字

按此器與諸彝小異兩耳及腹間為鼻皆

有弁環文有皆字從三口而一覆在下不知何字或云為品字

師餘象鼻 昨陽王



王父之侯師餘從王父政近師餘金鼻影  
 對陽入遠中止ス又方酌之其象鼻  
 王政上侯師餘從王然失辨錫師餘金鼻則對揚乃  
 德用癸人刀交文者實鼻孫子實  
 右得於京兆高六寸七分深五寸三分徑六寸二分容  
 二升七合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略如今禮圖所載其腹文為象禮有象  
 尊而不聞象鼻疑託有脫略

象鼻 銅象鼻同  
 新平張氏



省止廟傳  
 此貝 止寶傳 鼻鼻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徑七寸四分  
 容五升七合銘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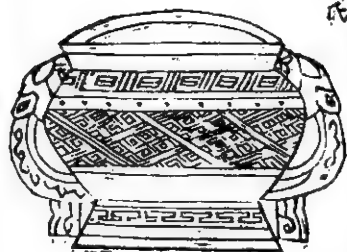
五耳  
新平張氏



五

右不知所後得高五寸徑八寸容四升銘  
一字  
按此器與前相類

虎鼻  
唐江李氏



五耳

右作廟寶嚴鼻

右得於新鄭高四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徑六寸容  
三升六合銘三字

按此器與前鼻五耳相類兩耳飾以虎首蓋  
虎鼻也司尊鼻四時之間祀也享朝享裸  
虎鼻雄鼻皆有舟

簠 簠 京兆田氏



作寶尊彝

右不知所得蓋存徑五寸一分高寸有七分深寸有三分銘四字

按此器似敦而蓋文曰尊彝如簠簠五彝虎彝之類面徑略相近皆無蓋此獨有蓋皆未可考

李氏錄云銘之可辨者祖丁商王昭祖丁也上為兩日中為兩牛下為兩龍此作畫象時方尚質故至周有黃目尊犧尊畫漆如於此而分以名尊廣備乎

祖丁彝 丹陽蔡氏



兩目下作冊 祖丁  
兕牛形 冊 祖丁

右所得及度量皆未考銘六字

按此器與前圖二彝彝父辛彝相類必有提梁不存當名曰彝

李氏錄云銘之可辨者祖丁商王昭祖丁也上為兩日中為兩牛下為兩龍此作畫象時方尚質故至周有黃目尊犧尊畫漆如於此而分以名尊廣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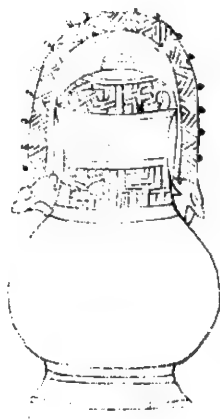


父己人形彝 廬江李氏



右得於壽陽縣金山其蓋得於隰之硤石  
下經六寸銜八寸高足有一寸深六寸五  
分容一升五合銘五字

主父己人形彝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三寸深九寸七分徑三寸四  
分容六升一合銘四字  
按以上二器雖大小不同其形制與 夔彝父辛  
彝相類當名曰彝推父己之器皆商器也語在  
父己鬲篇自祖丁彝而下三篇皆作書象蓋  
造書之始其象形者如此後世漸六漸更筆畫

此傳於書其文有若大小之形者蓋謂孫興子小  
 孫大者子如孫子孫永寶用之類未詳若足迹  
 者如以足手形之為左右也李氏又有一器  
 為左足跡幾古之左右字如此

鏡叔彝

京兆田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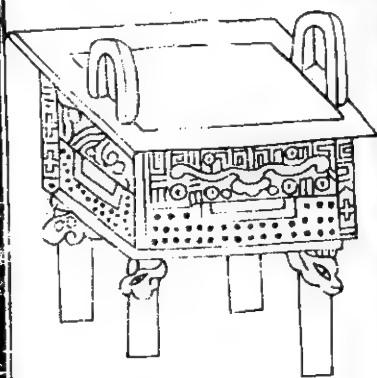


駢字  
 駢字  
 駢字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四分深三寸徑五寸  
 半容二升有半銘三字

父癸方彝

京兆田氏



止作子父  
顧事立葬

右得於京兆高七寸六分深三寸縮五寸七分  
分衡四寸六分容三升三合銘六字

父丁葬

形制未傳

乙酉商王甲午三月己未

漢坑志之三曰至天福三曰晉內  
張訛商豐工用止祭漫發示

乙酉商昌 王曰不申弋勅乃申不弔我

整饬 武 乙三四曰惟王去祀三四曰在惟內

投畀豺虎商賈盟之  
用賂作父又于傳

尊  
廢  
不  
示  
子

右得於洛郊銘四十字

樂司徒從官 開封劉天



樂大輅徒子史生子沙止菴錄其  
顯壽子孫永嗣用

樂大司徒子象之子弘止作虛從斷

占其翼眉壽子孫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九分深八寸八分

縮四寸衡三寸有半容八升七合銘二卜

有二字

按此器三耳必有提梁今不存其文作𣪠

𣪠二字上从𣪠從下字从𣪠从比未却  
 何字推其義當作從𣪠所加於比未詳繫  
 氏宋大夫則宋器也詩書兩稱𣪠所以盛  
 賜也爾雅曰𣪠中尊也其制大於彝彝  
 亦盛也如二彝父辛彝之類皆與𣪠相  
 似

田𣪠 新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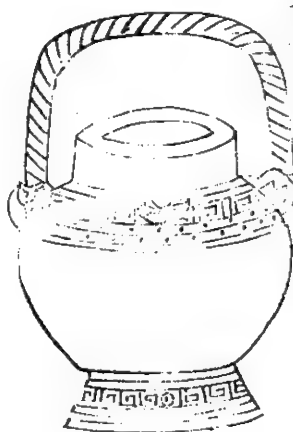


⊕ ⊕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有半徑五寸容三  
 升四合底蓋有銘銘皆一字  
 按此器文飾與樂司徒相似而有提耳其  
 與者兩耳而已銘曰田疑人者

田疑父已𣪠

洛陽曹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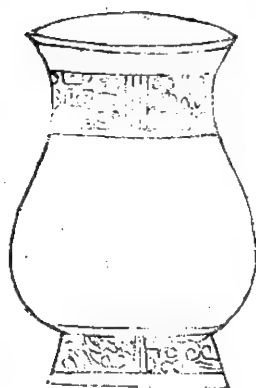


父乙

立戈形 父乙

右得於龍游高七寸徑三寸衡四寸有半  
容六升銘三字  
按此器文作立戈狀未詳

持戈父癸 廣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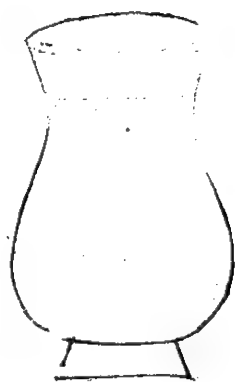


父乙

作特戈形 父癸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九分徑縮三寸衡一  
寸有半容六合銘三字  
按此器作人持戈形人如已丁敦文戈如  
父乙自文未詳其義

父乙自



鼎父乙

析隱謂當手孫父乙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九分徑縮三寸衡

二寸有半容六合銘五字

按廬江李氏所藏人形父已卣文作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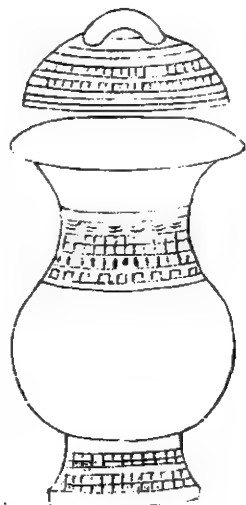
又為大小二人形相重此器亦然惟改井

為鼎疑皆析字父已之文省也彼曰父已

此曰父乙蓋兄弟行也

木父已卣

水牛梁氏



木父已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深四寸一分徑衡

三寸三分縮二寸八分容八合有半銘三

字

按父已即其名或字云木者恐氏族也

父已足跡卣

廬江李氏



父己 足跡 未

右銘五字餘未考

按兩圖古器有數作父辛故彝有單鼎作父癸故彝有鬲文曰父丁有彝文曰父己曰主父己曰父丁有自文曰祖丁又有鬲文曰父己而李氏錄又記兩傳有曰父甲者有曰父乙者如父丁又稱惟王六祀則

凡稱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質為其祖考作祭器者猶稱父也李氏所藏主父己彝有足跡此自亦疑疑人所作也其形制與丁父鬲略相似

龍文三耳自 鄧陽漢



右得於彭澤漢山園中景康未考無銘

按此器亦三耳與樂司徒自相類但文飾而煩差細今注相院僧傳摹其器以示人有誤指為陶淵明酒壺

中朝事後中尊 雅陽王氏



金鑑卷之五十五

產木以介考十四日生雨之米日  
公師日中辨山夫日中裁對瑞  
不斗王日中用止瞬針榮後中鑑  
中中用止開榮金鑑中中甘日  
疑三和願中

惟十又有六年十月既生雨疑亦爾字當作老漢乙未  
白伯大師江錫女串僕山夫伯官教數瑞天右  
苗王佑双是用作朕袞舉 後中鑑尊中中

王米壽無疆中其子孫永寶用  
石得於岐山高尺有六寸深尺有二寸半徑五寸  
有半容二斗三升銘五十有七字

按周禮遺人掌朝事之遷醢人掌朝事之豆司  
尊彝辨比皆用彝春祠夏禴朝踐兩獻尊秋嘗  
冬烝饔餼用兩者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太尊燕  
齊用兩山尊四時之祀惟燕嘗饔餼祠禴追朝皆不  
饔餼食止有饔豆之為故謂之朝踐詩云饔豆有

金鑑卷之五十六

踐踐行列也朝踐即朝事也其意加體宗故知不  
饔餼食也既饔然後進尸乃薦朝事之饔豆而  
有獻此朝事所用尊也祠禴朝踐用獻尊追朝  
朝踐用太尊先儒謂獻讀為犧音莎云飾以青  
翠不知何所據太尊為毛尊即瓦大也今觀此尊  
環頸飾以山而腹文若龍蛇相蟠糾謂之山尊則  
追朝再獻所用非朝事也又非犧尊毛大皆不  
考竊意獻尊不以為飾名尊則斯尊也歟



其物中者三仲也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也

象尊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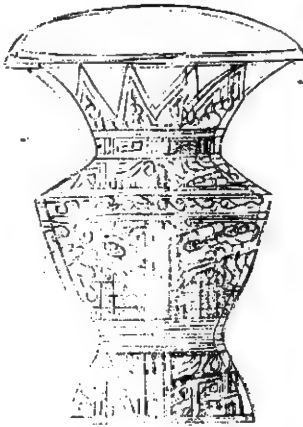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一寸徑三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容九升四合無銘識  
按司尊彝春祠夏禴再獻用兩象尊鄭衆謂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之阮璣禮圖曰畫象形於尊腹王肅以為犧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有尊龍太和中西州掘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形背上有尊先儒之說既不同乃為立象之形于蓋上又與先儒之解不同

圓乳方文尊 新平張氏



右兩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安此器形制與虎尊相似而無耳蓋  
 尊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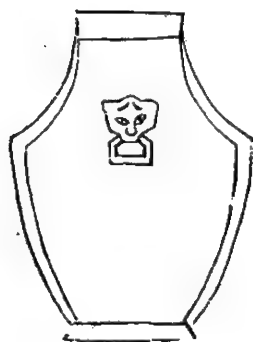
足跡壘 璧山李氏



右得於鄴高九寸八分徑九寸六分深七寸六分容六升二合有足跡文一  
 聞此器在洹水之濱曹甲墓旁得之司尊  
 彝祭祀裸皆有彝獻皆有尊酢皆有壘彝  
 為上尊壘金下尊上者宜小下者宜大此  
 器形制與師解彝略相似而容受加大蓋

壘屬也詩云我姑酌彼金壘壘亦用金也  
 環頸之文與後所圖獸環細文三壘相似  
 或以為象山形謂之山壘然此之中中朝  
 事尊之頸文則彼之山形著此不甚似也  
 但其文極細物象頗多中有右足跡又圈  
 之與主父已足跡鼻相似語在本篇

方壺 河南文氏



右所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周禮司宮專于東楹之西南方壺此器  
無文飾挾腹兩鼻皆銜方環

獸環細文壺 廬江寺氏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高尺有一寸四寸  
三寸七分深九寸容斗有一升無銘識

同上二 京兆弓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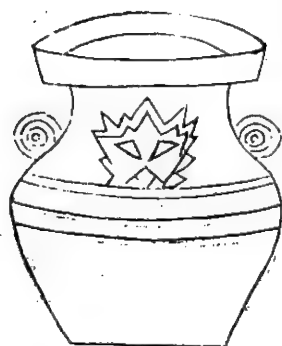
右得於乾之永壽高尺徑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無銘識

同上三 東明劉戈



右不知兩徒得有蓋為三鹿形高尺有四分徑三寸三分容六升二合無銘識  
按此三器形制文飾全相似但大小精粗有差古文臺字作象形此器類之當名為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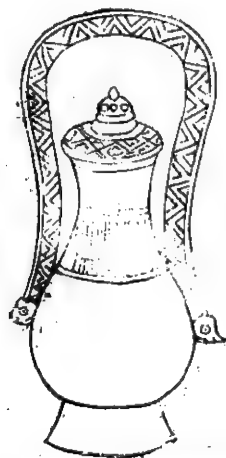
臺尊 內款



右木審所得以未尺者量較之徑一尺四分深  
九寸一分容六斗四升無銘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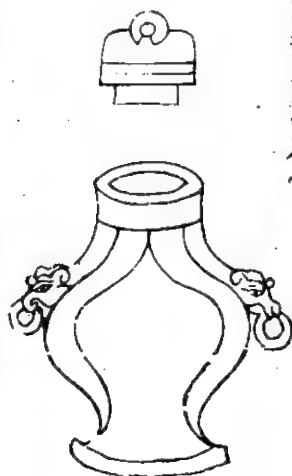
皇祐中議樂官既遼胡琴等云明堂佐有尊  
尊注云著地無足舊題曰黼黼無脰而有足  
曰臺尊有脰春秋傳所謂尊者魯曾臺是也  
今按此器有脰無文飾腹為獸面拱肩有兩  
耳著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為臺尊可著地  
無足則可名著尊

子壺 廬江李氏



右得於河濱高九寸口徑三寸二分腹徑  
四寸深六寸二分容升有蓋無銘識  
按此器形制文飾與父己人形尊足跡尊  
相類而差小必同時物也 其類而有提  
故謂之著臺

獸環大腹四廉壺 新平張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著無幾  
按此器似方壺而口頸不方

召中丁父壺 廬江李氏



召中丁父壺  
此金甌用  
召中丁父壺  
其方壺  
召中丁父壺

惟六月初吉丁亥召中丁考父自作壺用祀  
用饗多福滂用斲眉壽萬年無疆子  
孫永寶是尚

右得於京師高尺有四寸半深尺有二寸

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五字  
 李氏錄云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曾壺用  
 饗也周官司尊彝春饋獻用兩壺尊用  
 祀也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圓壺坊記曰  
 敬則用祭器故祀饗兼用也

小方壺

周封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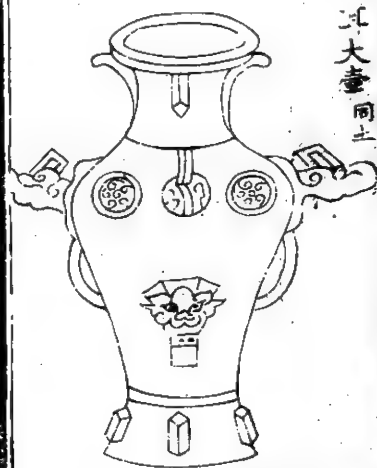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四分  
 徑二寸一分容升有四合無銘識有蓋  
 按此器形制甚小疑是明器

方六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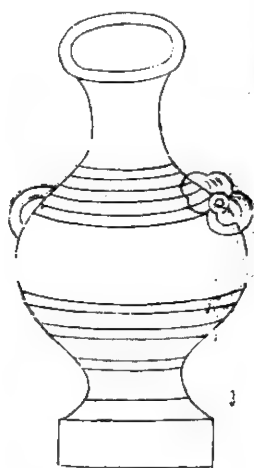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八分徑三寸二分容八升無銘識

三耳大壺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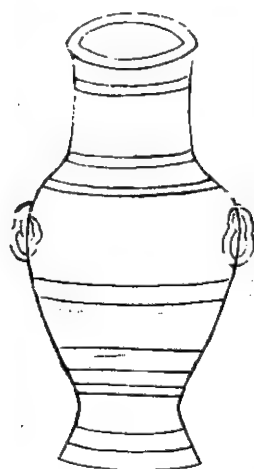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尺五寸深二尺徑八寸八分容一斛

獸環壺 河東文氏





同上 京兆呂氏



右無銘識  
一得於京兆呂氏  
一不知所從得文氏  
餘未考

三耳壺 東平榮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一尺六分深九寸徑二寸三分八釐無銘識

考古圖第四

# 考古圖第五

卷五

爵屬豆屬雜食器

點齋羅夏翁考訂

父丁爵

已舉爵

主人舉爵

中爵

言父爵

單爵

簋帶爵

細足爵

豐甲觚

觚

葵舉

齊豆

篆足豆

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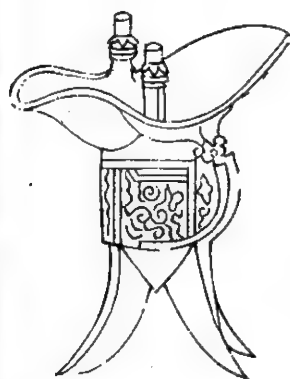
伯玉敦盃

伯父鎮盃

龍文甗

獸環細文甗

父丁爵 廬江李氏



見下

父丁

右得於新鄭高七寸五分縮五寸有半衡  
二寸有半深三寸柱高二寸足高三寸容  
二合有半銘一字在左柱二字在腹當耳  
止一字人形者與父已彝同亦疑爲子字

已舉爵同上



巳入舉

右得於壽陽城金山高七寸縮六寸衡二寸有半足高三寸容四合銘二字在腹當耳 巳下有八亦恐是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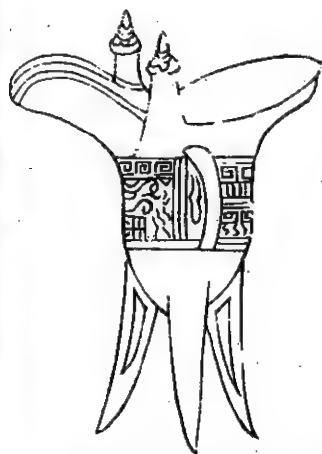
主人舉爵新平張氏



人舉主

右容四合銘二字在耳餘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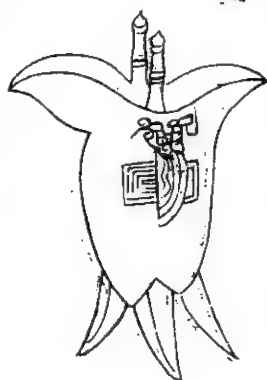
中爵 開封劉氏



中

右不知所從得高寸七分深三寸縮四寸  
九分衡二寸六分銘一字在腹當耳  
以上四器形制文飾相似謂之舉者舉亦  
爵禪之名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器曰舉  
如柱貴洗而揚解以飲于公因謂之柱舉  
是也鄉飲酒記凡舉爵二作而不定爵知

言父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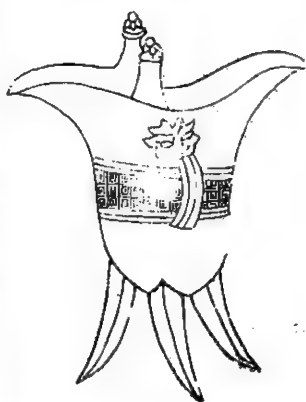


言父

言父

獻必舉爵也主人奉者主人所賜屬賓  
爵也今禮圖所載爵皆不雀背有銀經傳  
所不見固疑不然今觀是器迹正喙後若  
尾足脩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其名又曰  
舉其量有容升者則可謂之爵無疑粹人  
器爵一升父丁爵客  
二合半乃占一片今兩柱為耳所以反  
爵於站如鼎敦蓋以二物為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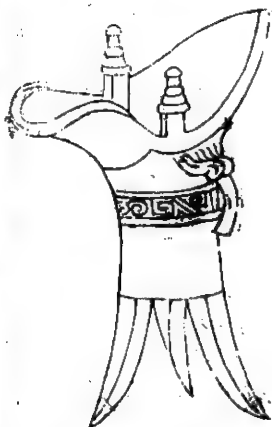
單爵 河南劉氏



單

右二器得於洛陽量度永考一有銘二字一有銘一字 按此二爵與前所圖父丁以下三爵形制大同而質少文飾去虞禮三獻主人洗慶爵慶則無足主婦洗是爵有足而無文賓長洗續爵續則如慶之續其文在中也屢有納續純錄口總從底言父爵有足無文蓋是為心也單爵及後篆帶爵環腹有篆飾如帶蓋清為也總爵猶未純古如前三爵口腹間無篆飾也

篆帶爵 睢陽王氏



篆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五分縮五寸三分衡二寸有半柱高寸有五分足高二寸有半容三合有半銘一字在左柱解見前

細足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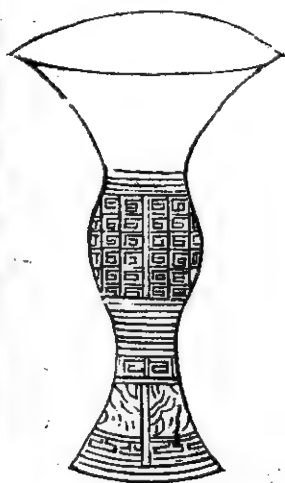
京兆薛氏



右不知所得得高四寸一分縮六寸三分  
深二寸九分柱高二分容三合無銘識  
按此器與諸爵文飾不甚精外唇前後平  
兩柱極短三足如箸上大而下細形質小  
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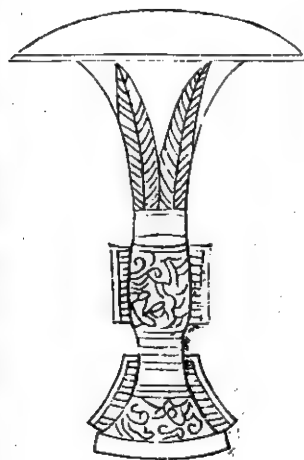
夏甲觚

河南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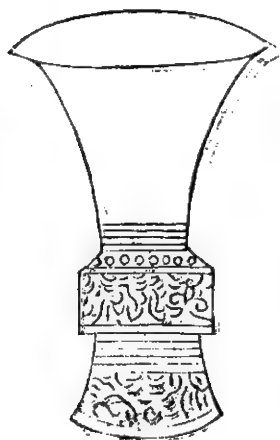
右得於鄭郡曹甲城高八寸四分深五寸  
六分徑四寸四分容一升無銘識

觚廬江李氏



右得樽京師高尺有一分口徑五寸有半  
 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半容六  
 合足半之 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三爵前  
 圓是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外傳也腹作四  
 稜削之可以為圖故曰破觚為圓足之四稜漢宮鳳  
 闕取以為角隅今四隅乃故曰上觚稜四稜也爵下  
 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愚按論語子曰觚不觚  
 觚哉觚哉疑即此也

癸舉新平張氏



父 夔

右容三升銘二字在足餘未考  
 按此器與前觚形制略相似其容受有加  
 與禮書不合姑附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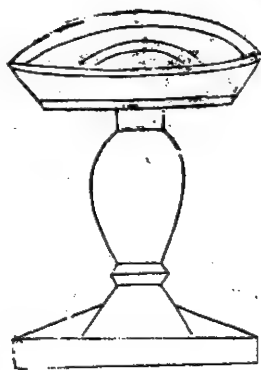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并蓋高九寸深三寸有半  
徑五寸有半容二升無銘識  
按此豆其蓋與齊豆異

鐙

京兆蘇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有半面徑五寸深六寸  
無銘識 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湑實于鐙  
从金即金豆也爾雅瓦豆謂之登則金豆不嫌  
同名漢制多有行鐙形制類此其中有主以爲  
燈炷而加膏油爲說文主字作生亦象燈形古  
之燈燭皆以薪蒸未有膏蜜厥後知膏油可  
以供照爲於鐙而用之因名曰鐙按詩于豆  
于鐙注豆木豆登瓦豆也字上从與登字不同

伯玉敦盃

河南文成



白王叔止嗣錄其具天子  
永嗣用

伯玉製作寶蓋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徑五寸二分  
容三升四合銘十有四字 按蓋不見於經說  
文曰盃調味也蓋整和五味以共調也洛陽  
匠獲一器形制類此名曰單舉作從彛蓋  
為彛陪設是器已附見于彛屬

伯玉饋盃 河南許氏



蓋銘

紅中山孫曰族自止饌  
盃永嗣用

之孫伯玉自作饋盃永保用之

唇銘

臣八刀初吉甫今紅中山孫  
曰族自止饌盃永嗣用  
為雙匱

惟八月初吉庚午卯仲之孫伯玉自作饋  
盃其肩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右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有蓋高五寸有  
半徑七寸有半容四升有半銘三十有一  
字在唇十有四字在蓋一李氏錄云說文  
卯在濟陰玉篇云饋滌飯也既甌也大口  
而卑用食又山陽部有盃合覆蓋也徐鉉  
謂今俗作普非是細詳盃字音頭百足而

加於皿定非甌字乃是饋盒以捧逆湯飯而加覆蓋項商大器以字非模範中來故也

龍文甌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八分徑五寸二分可容六升有半無銘識按此器文銘有圓乳龍文獸面與孔文父飲鼎相似內有二鼻必以貫提梁不知何器說文云甌甌也大口而卑用食疑為此器姑以甌名之

獸環細文甌 秘閣



右未知所從得高九寸深八寸徑二寸七分容斗有一升無銘識

按秘閣所藏此器及小方壺皆二器謂之重甌則比常器為小疑皆明器也此器制度亦大口而卑與龍文甌略相似但二環在外為異

考古圖第五

考古圖第六

默齋羅更翁考訂

伯父甌盤

史孫鑄盤

距伯叔區

季姬區

仲姬叔區

牛區

季姜孟

獸環孟

弩機

戈

削

伯父類盤 河內許氏



金王刀初吉丁亥江中出日祥  
自止盤用勳是古盤卷  
遷是既初廟用止  
惟正月初吉丁亥印仲之孫伯父自作類  
盤用勳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之  
右得於河內徑尺深二寸足高寸半銘三  
十有三字按此器與饋盒三物皆曰印仲之孫  
伯父自作同得於河內太行山石室中

史孫盤 京兆田氏

樣明

史孫盤  
史孫錢作。

右不知所提得銘五字形制未傳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兼古盤字象形

張伯旅盤 臨江劉氏



鉅白斗匳

鉅伯作旅匳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藍田徑四寸有半深二寸七分容

二升銘十有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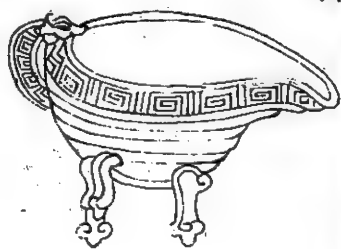
按鉅字係前鉅仲簠當作張匳余支移尔

二切左傳秦匳沃盥器也說文杯匳有

柄

季姬匳

河南文氏



季姬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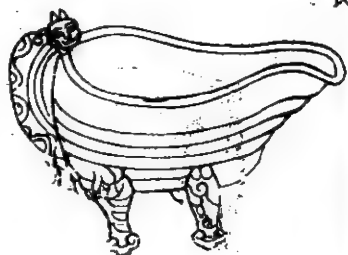
季姬作匳

右得於京兆高三寸六分深二寸七分縮

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銘四字

仲姬旅匳

廬江李氏



中故義也止形如箕其大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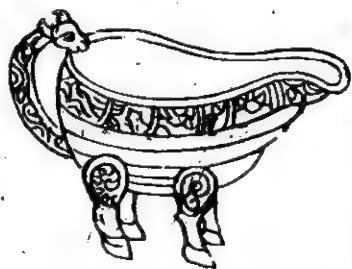
亦匱用

仲姑義母作旅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八分闊尺衡六寸一分深三寸有半足二寸有半容四升銘十有七字

牛匱

丹陽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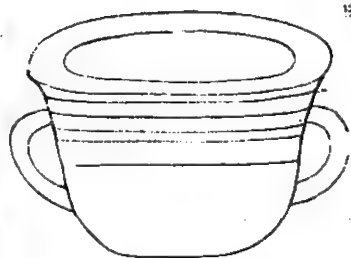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授得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七分縮九寸三分衡五寸一分容三升二合無銘識為牛首衡柄下為四牛足

按公食大夫禮具盤匱君尊不就洗也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皆設盤匱尸尊不就洗也匱水錯于盤中南流匱所以注水也沃尸盥者一人奉匱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此用匱之事也婦人之侍君子亦

用之晉公子重耳使懷嬴奉匱沃盥今所圖數匱有季姬仲姑者是也有謂之旅匱者少者賤者為所尊貴執事非一人共用斯器故曰旅足多象牛順事也

李姜孟 雕陽王侯



日廩史止李姜廟孟公  
吳孝子孫永用

伯索史作李姜寶孟其萬年子孫永用  
右不知所從得深六寸徑尺有二寸半容  
斗有六升銘十有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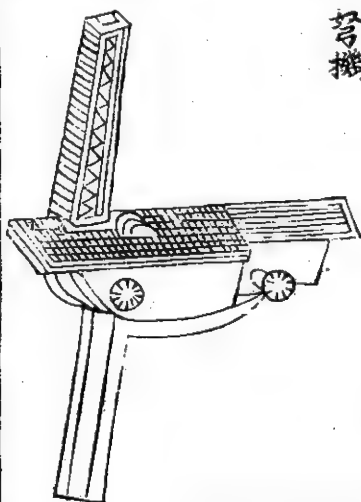
獸環孟 新平張氏



右容七升無銘識餘未考  
按說文孟鉢器也禮記玉藻浴出扞履溺  
席浴器亦曰村則大小不一也荀子曰紫  
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則方圓不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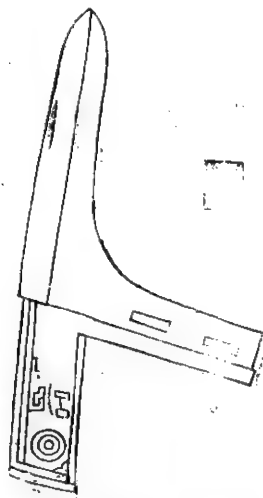


弩機



右得於要之蘭溪重一斤六兩  
李氏錄云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孔氏注謂機有度以準望此機在度  
以銀約之為五寸以省括以準望世俗謂  
之望山子但立人物而無尺寸蓋準省之  
法不傳元祐三年春虜使射于天津園其  
首所用弩有度豈胡中尚存其法耶

戎圖上



金文象形  
篆度肩每  
所謂蛟脚  
旁低鵠頭  
仰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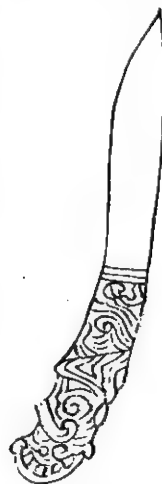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右得於壽陽然金山漢淮南王之故宮以  
前所圖古弩機之度度之刃廣寸半內長  
四寸半胡長六寸援七寸半胡有銘六字

鐘為書黃金文 李氏歸云考工記治氏  
 為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鄭司馬  
一公援直  
 其子胡 五之倨句中矩今兩度正廣考工  
 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也  
 鄭氏云戈曰甸子戟一曰鷄鳴子橫棹之  
 微斜向上也楊雄方言曰甸子戟楚謂之  
 戈王莽時甄豐文字部六曰蟲鳥書以題  
 幡信晉王愔文字志亦有虫書象形張懷

璫書錄云往在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二尺  
 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篆金  
 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其  
 精類如此

削



右得於京師以博為寸其長尺重三兩  
 李氏錄云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  
 六而成視鄭氏謂之書力以減青削整如  
 仲尼作春秋案削是也少儀曰削授拊注  
 拊謂把削人者通把也

步古圖第六

# 考古圖第七

皇清  
乾隆  
御覽

鐘磬鐃

交鐘

鄉子鐘

楚印仲嬭南和鐘

特鐘

遷父鐘

秦銘敦鐘

特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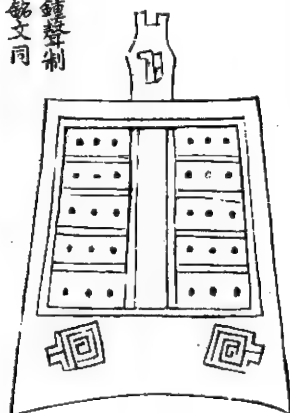
編鐘

鐘磬

鐃

交鐘 太常

五鐘聲制  
與銘文同



在止州皇自介亦廟縣鐘  
在甘異夫已陳之永廟中倉  
委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委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五鐘不知所從得其銘同文皆廿有二字  
一鐘中今黃鐘下二律長尺有九寸八分內角  
衡長六寸九分兩舞相距尺有三寸七分橫  
七寸三分兩彎相距縱尺有六寸五分橫

九寸三分 今律即景祐中李照等所定不同

一鐘中今槌質下二律長尺有八寸八分內角橫長六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五寸橫七分兩旁相距縱尺有五寸橫七寸

一鐘中今太簇下二律長尺有九寸五分內角衡長六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三寸一分橫八寸六分兩旁相距縱尺有七寸三分橫九寸七分

一鐘特懸中今林鐘律長三尺二寸五分內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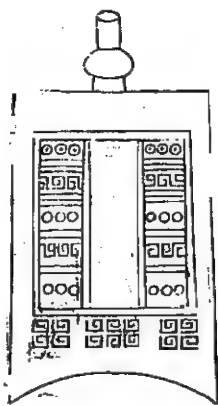
衡長八寸二分兩舞相距縱尺有寸一分橫九寸兩旁相距縱尺有寸四分橫九寸有半

一鐘特懸中今太簇律長三尺八分內角衡長七寸三分兩舞相距縱尺有寸一分兩旁相距縱尺有七寸半橫尺有九寸半

按集古云景祐中修大樂治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

餘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扣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命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奏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餘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

遲父鐘 同上





惟正月初吉丁亥鄉士將以擇其吉金自  
 作鈴鐘中縣且揚元鴻孔醴稽和鍾用宴

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數鐫萬  
年無期眉壽母已子孫永保鼓之  
右得於潁川高寸七分縮五寸衡三寸八分重四  
斤十二兩聲未考銘六十有五字按史記鄭  
悼公元年鄭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鄭音許許公  
靈公也左氏傳魯成公五年許靈公嬖鄭伯  
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以是權之許靈公  
即鄭公鄭許文異而音義同

秦銘勲鍾



肅公曰至顯赫皇直母天命  
 經之三國十一公不主卡麗  
 辭意天命保疑了森然支  
 經意曰余羅小子餘誅棄明  
 達獻事多其奏教財祀也至  
 多福新蘇萬民皆用乃粒極  
 養生是輕成古而群少士藍  
 父志銀穀不註變變因提子

森觀崇止墨紉繆乃名曰替指  
其言鐵二難二孔堂乙記書前  
官乙受中曾多釐闢前愈僅  
暖世十立高為茂則心三才  
永願會

秦公曰王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  
公不蒙 在上最奉寅天命保業乃秦統  
事繼夏曰余雖小子辨師素明德敷夢明

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呼風夕

萬生是賴咸畜百辟胤士 文武鎮靜不庭顯

職作 西夏燮百邦于秦執事作福和鍾乃名曰

邦其音統二難二孔煌以昭格孝享以受純嘏

多釐眉壽無疆安惠在位高強有慶數宥

四方永寶宜

右不知所從得口徑衡尺有五寸緒尺有三寸六  
分深二寸六分頂徑衡尺有三寸緒尺有寸柄高

寸卦柄四垂為卷雲藤文之飾聲未考銘  
首有三九字

楊南仲云秦鍾其銘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  
始邑非子于秦為附庸平王始封襄王為諸侯  
非子至宣為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為十五世  
可考知矣

集古云按史記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  
公襄公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

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  
鍾為諸侯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  
為十二公而銘鍾者當為景公也未知孰是  
姑俟博識君子定之

楚印仲嬭南和鍾 眉山蘇氏



更正少凶吉丁亥壁王賡江中倫南蘇  
鍾其聲義與檀子左預三亦保川上  
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賡印仲嬭南和鍾其眉壽  
無疆子孫永保用之

右得於錢塘量度聲未考銘二十有九字  
按類編云賡送也嬭好也蓋楚之送女之器謂之南  
和鍾者樂縣在南也儀禮大射禮云昨階東笙聲  
西南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西其南鍾

雙鍾 河南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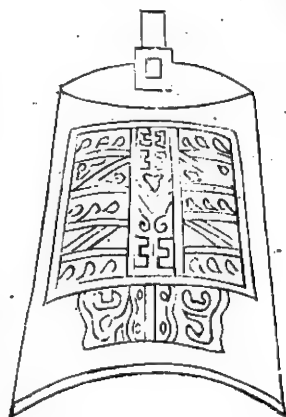


向金牟藏手雙金 三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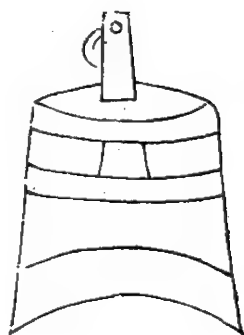
官令宰僕錫聘鍾 聘嚴拜稽首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九分兩兼相距縱  
七寸兩旁相距縱八寸八分銘十有四字  
聲未考



特鍾 京兆呂氏



編鍾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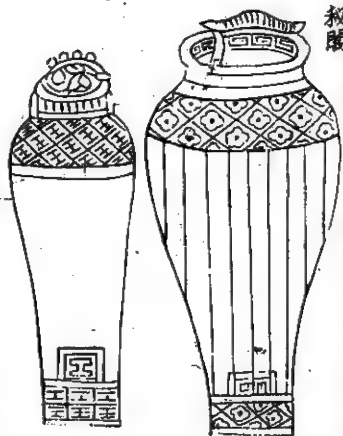


造磬 扶風王氏

樣關

土韻了益日劍少聖書巧唯來  
自止應設？石目書后其音錦鑑  
起竊乙皮吧夾十五天君賜止也  
釐編其吉石交乃具々  
舜公王始上釐樂也本變手因

鐃 樞關



右二器皆得於豫章

一器高尺有九寸五分，圍五尺一寸六分，底徑二尺七寸一分，厚三分，重三十六斤。

一器高尺有三寸半，首圍二尺四寸六分，底徑尺有八寸九分，厚二分，重十有五斤半，皆無銘識。

考古圖第七

考古圖第八

玉器皆廬江李氏所藏  
默齋羅更翁所訂

琥

琿琕

璧

瑞玉璫

水蒼珮

玉帶鈎

玉杯

玉鹿盧

白玉雲鈎

玉環

玉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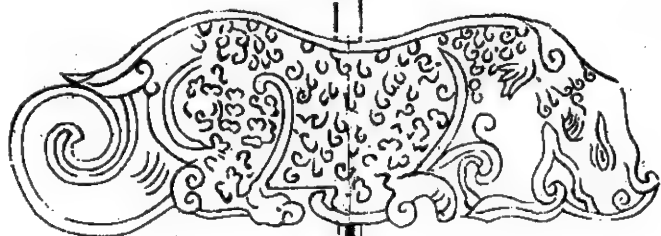
琀玉螭螭

玉環玦

考古圖卷八

子 11

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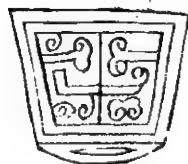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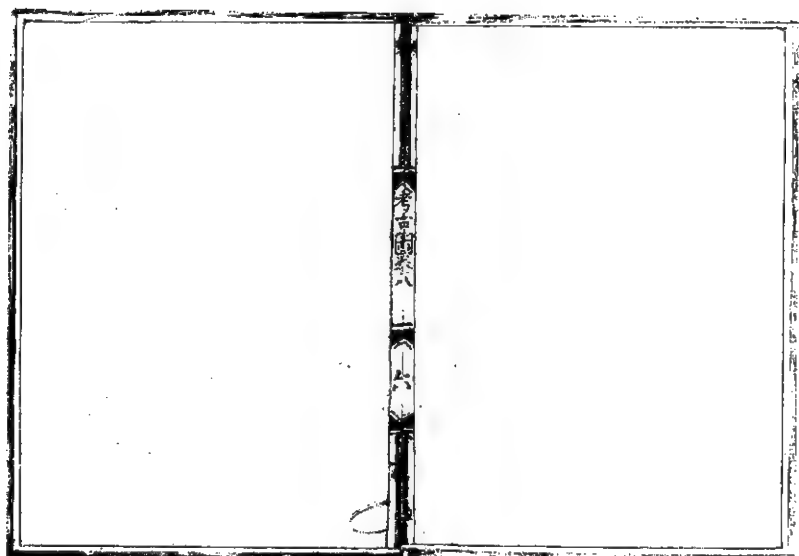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博守六分長八寸三分前足旁銘三字 令十

按大宗伯以圭作六器以白琥禮西方觀禮諸侯親于天子天子為壇祀方明如方明於其上設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禮選珪璋特琥璜爵蓋建璜璧璜璜之器以象天地四方天子以是禮神諸侯以是享天子而已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于經不知許慎何所據然漢

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於此文曰千十三者亦兵符之次第千字蓋以日辰為號或云千與五同發兵遣將事咸以待如虎之將得卷尾屈足俯地而伏此器之虎形則然魯哀公疾賜子象子雙琥一璞而為二物是以可以為符矣嘗見世有得古金至者旁側汗蟻有若蟻穴不可磨洗蓋親身之父雖玉亦淪此器亦然又疑如典瑞所載琥璜之渠肩也

按東坡沈玉池銘維伯時父爲古嗚泣道達玉佩  
解駱推食餽璣璣必錯落其室復齋漫錄云李  
伯時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  
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  
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具刻其形  
於四旁予爲子銘其唇而號曰沈玉池所謂玉  
者凡十有六玦璫三鹿盧帶鈎璫璫璫琢杯水  
蒼珮螳螂帶鈎佩刀柄玦璫璫璫璧是也伯時既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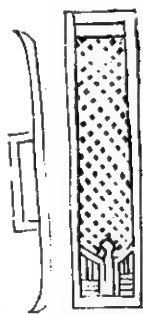




右得於洛陽

季氏錄云爾雅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瑗  
肉好看一謂之環邊曰肉中空曰好此邊  
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天之用文非  
蒲穀非子男兩執其加幣贊藏之器也

蒲穀



右得於壽陽

李氏錄云璫玉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藁

言璫玉色如之璫劍鼻也

維例切

王莽進

休玉具劍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癰即

解其璫碎而獻之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

解賜玉具裝劍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絃

正此物非劍鼻而何

水蒼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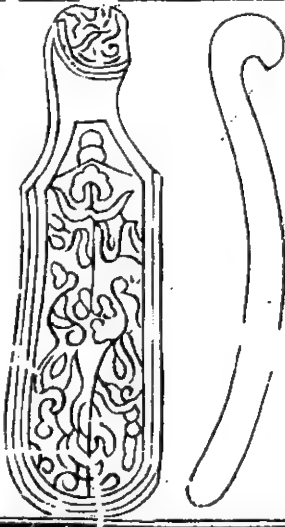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

李氏錄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

佩水蒼玉注云山玄水蒼玉之文也此周

玉水中亦有魚尾文

玉帶鉤



右得於長垣

李氏錄云聶宗義引古衣服令大裘章帶  
玉鉤也列切鹿盧玉具鉤以祀天也至  
於服袞冕祭宗廟冠通天袍絳紗朝元會  
並用之此三代璊玉鉤也說者謂璊肪昆  
吾刀能治之如蠟觀其饒文深妙緣飾高  
下委曲圓平盡滿人意信其說之非妄自  
秦漢以來無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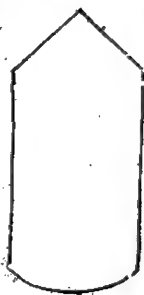
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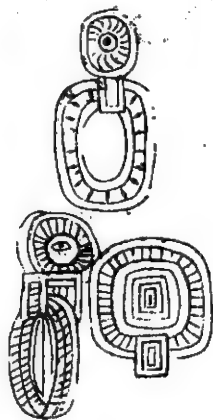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錄云漢高祖以玉杯為太上皇壽以  
橫長故後人謂之玉東西  
按淮南子闕面於盤水則圓於杯隨面形  
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  
也隨當讀橫拋果狹長也蓋古杯之形皆  
狹長又聞使虜士大夫言遼主燕用玉杯狹  
長有舟其世子亦用之形制少異

按本此三物  
無名號堅所  
謂玉杯者  
錄所謂佩綃  
即此



玉鹿盧



右得於長垣

李氏錄云古衣服令有玉鹿盧玉具紐古樂府曰腰間鹿盧紐此需以塊然之璞既解為環中復為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絛髮作宛轉其間令之名玉玉皆變其所本觀按漢無不疑帶紐與紐具紐晉灼曰古長紐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觚末世其此

白玉雲鈎



玉環



玉玦





琺瑯玉蟠螭

玉環狀



右不知所從得諸遺帶鈎狀也

# 考古圖第八

# 考古圖第九

秦漢器

默齋羅更翁考訂

首山宮鴈足燈

甘泉上林宮行鐙

甘泉內者鐙

車宮承燭檠

漢鐙

有柄行鐙

有柄鳳龜鐙

蛟鐙

一華鷄足鐙

辟邪鐙

鹿盧燈二器

龍虎鹿盧燈二器

犀燈二器

羊燈

雙魚四錢大洗

雙魚洗四器

秦權二器

丞相府漏壺

大官銅鍊

周陽侯顧鐙

好時共廚鼎

軹家金

軹家甌

黑鐙

金飾小鼎

曲耳小鼎

方耳鼎

環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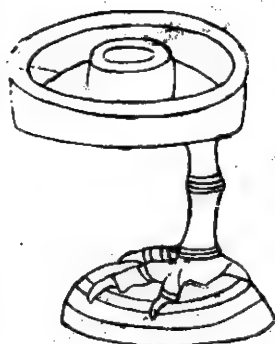
直耳鼎

侈耳區鼎

侈耳鼎

高奴鼎

香山宮鳳足燈 京兆李氏



蘇州香山宮銅鳳足八寸並臺  
 尺八殆四卷二日工價廣設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三分面徑四寸有  
 半足縮四寸銜三寸七分銘廿有四字

蘇州

甘泉上林宮行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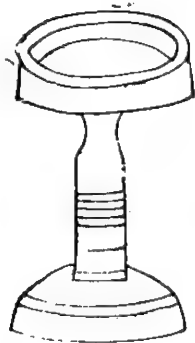


泗水魚目泉上林宮造天錯重  
八尺十兩五鳳二季參冒大山王  
從第二 曾三

右不知所從得惟承樂存徑七寸有半深  
寸有三分銘三十有一字并薦足燈共重  
三斤一十四兩

甘泉內者鑑 京兆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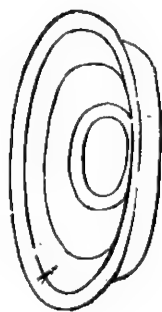
甘泉



內者元肅二年三月泗水魚目泉  
圖王軒造重廿五斤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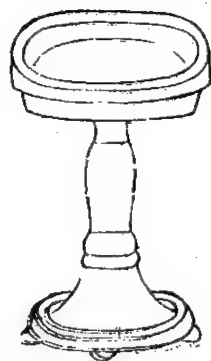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一寸面徑六寸三  
分底徑五寸七分中有仰錐長二分重十  
斤四兩銘大小三十字

車宮承燭槃 京兆母氏



車宮銅兩燭槃重三斤兩五釐西漢趙扶  
右不知所從得置子京深谷底傷等三分重五兩銘字  
必四錄皆漢宣帝時器地理志潯陽城有首山祠其宮  
即祠宮也甘泉上林皆以衡所掌內者有今丞少府  
之屬掌中存張諸衣物奄人職也車宮不知在何所  
所權輕重以今權校之首山上林二鑑五兩奇內者鑑  
六兩半有奇車宮槃六兩當漢之一斤數皆不同

漢鑑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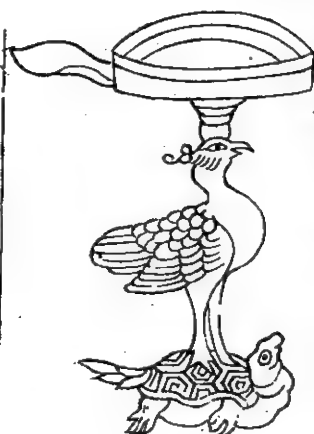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重十有二兩無銘  
識  
此器與內者鑑相類而形制卑踳無銘識  
亦漢器也

有柄行鐙 廬江李氏



有柄鳳龜鐙 京兆薛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面徑二寸八分  
下有銘皆四字

三三

此鐙以鳳為柄龜為其上有柄如上行  
鐙

蛟鐙 蘇臺蔣氏



右不知所得高三寸八分口縮三寸橫  
二寸無銘識

一華難足鐙

開封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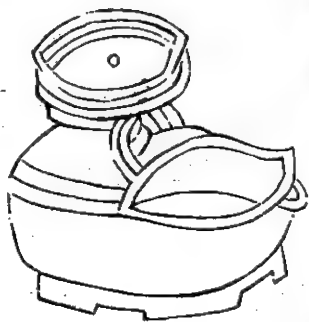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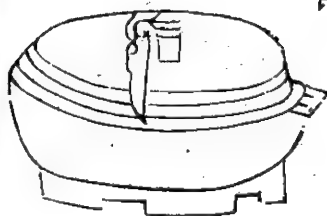
辟邪鐙 盧江李氏



右得於河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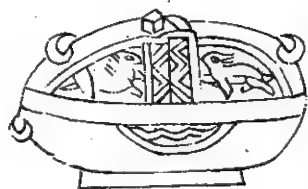
李氏錄云古人以盤貯油立獸其中負炷  
于背穴使穴氣吸油曾竅入作明無窮後  
漢李元金羊鐙銘曰金羊載輝作明以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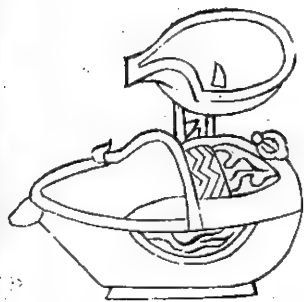
鹿盧燈 亭兆田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七分徑縮四寸半  
衡二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無銘識有蓋  
為轉開鹿盧以開闔蓋上貯油以仰錐為  
炷

龍虎鹿盧燈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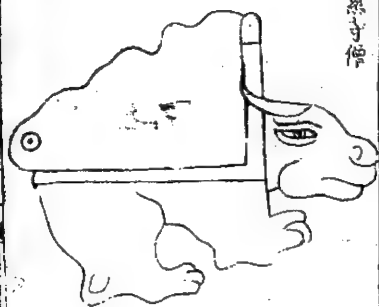


宜子孫

宜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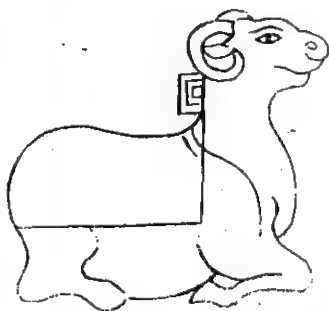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銘三字  
以上二燈形制一體並有龍虎文為飾

犀燈 咸都大慈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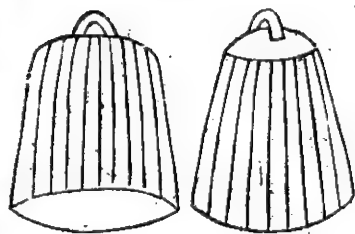


羊燈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無銘識亡其蓋  
以上二燈與鹿盧燈略相似但其蓋不為  
鹿盧形亦無仰錐以為炷但於蓋背有圓  
空負炷如辟邪之比也

秦權 一河南李氏  
一國京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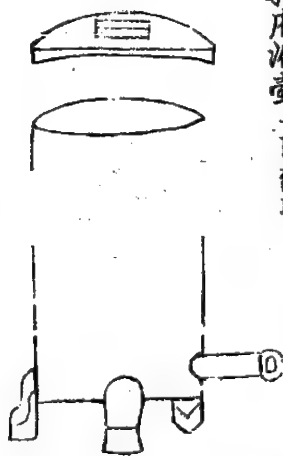
廿六步皇京盡焚其兼天下諸侯數皆大  
宛立預與皇京了詔簡相於相繼繼度  
量助不重續相消自肥直亦元多粉詔  
簡相斯合狀驕度量盡詔皇京象上其旨  
動錄易合藥藥所錄不稱始皇京其於  
久謹設如後嗣象上者不稱其取盛德而  
出詔如所任像世楚 考賜尺  
右不知所從得各高三寸徑寸有九分容

合重六兩銘首有二字又有三字曰平陽  
介王氏同

按秦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平六國號皇帝  
一法度衡石丈尺丞相綰者王綰也二世  
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畫始皇所為也今襲  
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  
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  
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言請具刻詔刻石

同明白哭臣昧死請制曰可始言金石刻  
而卒止言刻石據權之文云故刻左則史  
記石字當為左字丞相去疾徐廣非應曰  
姓馮

丞相府漏壺丹陽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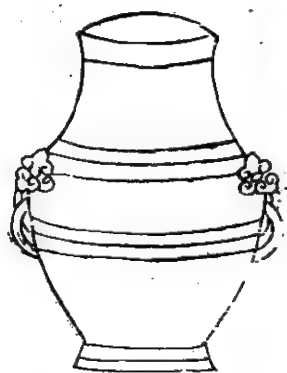
廿一尺十二兩

介字三刀己可金當福

二隨正源相府

右不知所得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  
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蓋銘廿有一字  
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  
有旅蕭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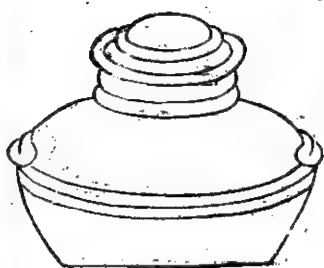
大官銅鍊 雅陽王氏



大官銅鍊容一斛連蓋十九寸五分  
趙孟頫曰此或金銀呈大端紅綠  
蒼黃

右不知所從得以忝尺度之高二尺口徑  
八寸腹圖五尺一寸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形制如壺而謂之銅鍊未詳或云  
鍊或从重字與銅鍊同金鍊量器也

周陽侯甌鍊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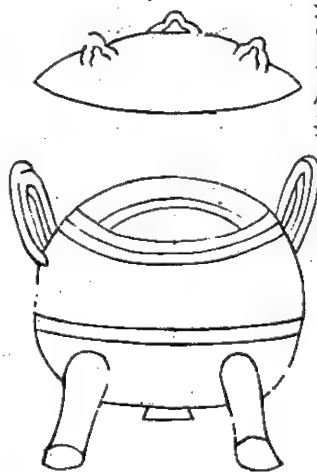
周陽侯甌鍊三習 甌鍊容五考  
重十八斤介兩係信國王孝王刀國  
輸策四

右所從得及量度皆未考銘三十有一字  
按說文鍊大口釜也鍊上有甌故曰甌鍊  
言三習甌者習重也其制三重也  
甌字未詳疑讀為高漢恩澤侯表有周陽  
侯二淮南王長男趙兼孝文元封六年免

孝景太后弟田勝孝景後三年封傳子祖  
元狩三年免文曰侯治門五年自以侯受  
侯嗣位之年數也此疑宣帝時器二字皆  
未可考

好時共廚鼎

廬江李氏



蓋

好時第百三十大中中令第八百  
介十壹樂宮廂三尺二兩四百廿五

腹

好時第百三十大中中令第八百  
右不知高從得高五寸深三寸徑五寸有半容  
三升一合重三斤六兩有銘十五字在腹三十有  
二字在蓋據下解廿  
有六字

按此器文曰好時共廚鼎又曰好時第百三十  
又曰長樂宮第百廿五大回中第百六十好  
時在雍東秦以東郊祀上帝長樂未央建章  
皆在長安回中宮三輔黃太官授帝行幸移用  
其器而次第不一皆刻以記之備淆錯也此器刻  
云重九斤二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斤與  
車官禁之法同

軹家金 京兆孫氏

形制與今同

軹家金四毛五兩重十二兩九分三  
孝工丙諸策五

軹家金 同上

形制與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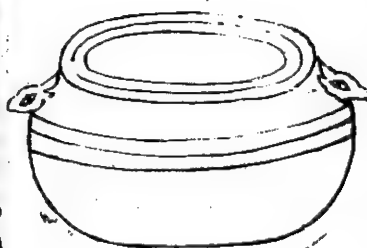
軹家容三毛三兩重十二兩九分三  
丙諸策五

右二器皆得於京兆形制與今器同更不  
圖寫

金重三斤十兩六銖容斗有九合銘有二字  
金重二斤七兩容斗銘二十有九字

按軹家不可考金甌皆漢器也以金權量  
校之金四兩七銖甌五兩十八銖當漢之  
一斤金三斗弱甌三斗一升當漢之一斗  
二器亦不同

素爐 盛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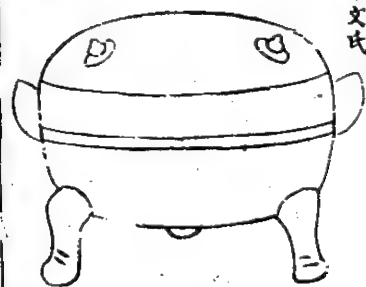
齊食金銅素爐容四斗四兩重六兩五  
斤六兩神爵四年四月間漢大司馬佐  
工司象鑄造英西廿  
右得於京師重一斤三兩錫三斗有六字  
按齊安宮不可考銘云重五斤六兩以今  
權校之三兩十八銖當漢之一斤

金飾小鼎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二寸一分徑三寸有半耳高一寸容二升有黃金飾無銘識  
按舊禮圖云鼎士以鐵為之大夫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祿權牢鼎之次有陪鼎差鼎皆小鼎也古鼎敦之蓋多以生物為飾卻而置諸地如鼎足然亦可以盛公食大夫禮賓平食會飯持牲饋食禮將養佐食力蓋銅皆分盛於蓋會亦蓋也養與饋同

曲耳小鼎 河南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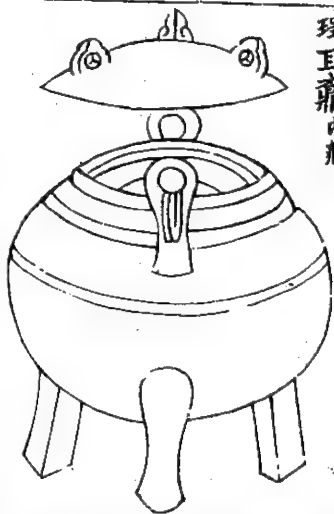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形制與金飾小鼎略相似

方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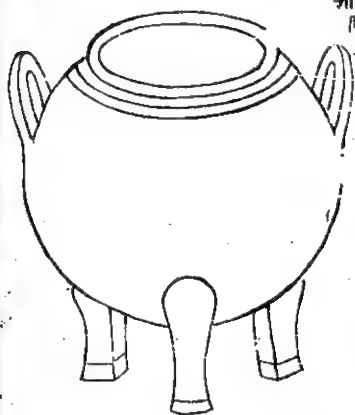
右兩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環耳鼎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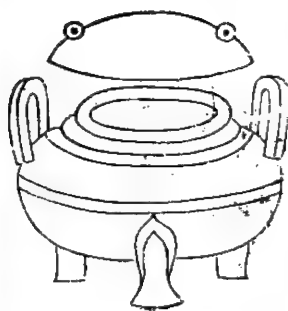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較之深四寸  
徑六寸容斗有二升無銘識耳如刀柄環  
按爾雅鼎圓弁上謂之鼎周官旄人豆實  
三而成載此器之容實一載與盛實同

直耳鼎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一寸  
徑九寸耳高三寸容一斗無銘識  
按此器舊說以為陪鼎非也其制亦圓弁  
上當謂之鼎

侈耳鼎 新平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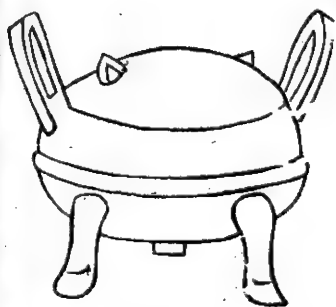


只 金 吳 寔  
右有銘二字餘未考



侈耳鼎

唐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量度未考無銘識與臣鼎形制全相類

高奴鼎 宋氏



高奴 高奴

右與前侈耳三鼎相類銘二字餘未考按此器銘曰高奴高奴工郡地名也

考古圖第九

# 考古圖第十

默齋羅更翁考訂

秦漢器

連環壺鼎

鐮斗

弁上象斗

螭首平底斗二器

携瓶

溫壺

一耳卮

兩耳杯

琖槃

有柄溫爐

博山香爐

三足香爐

獸爐

携奩

鳳奩

書鎮

舞鏡

玉甲帶鉤

金錯螭革帶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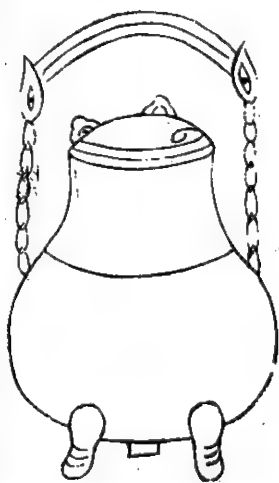
瑟瑟鈿山水字鉤

銀錯螭銀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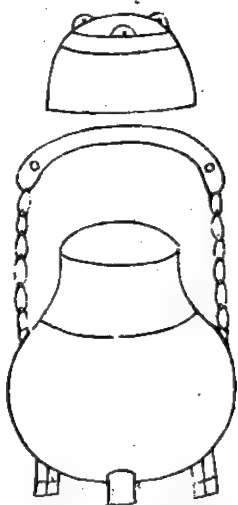
鵬狐鉤

寶釘鉤

連環壺鼎 唐江表式



新平張氏



右所得以度言是銘識皆闕決無可考惟  
樣存於此

鐮斗

樣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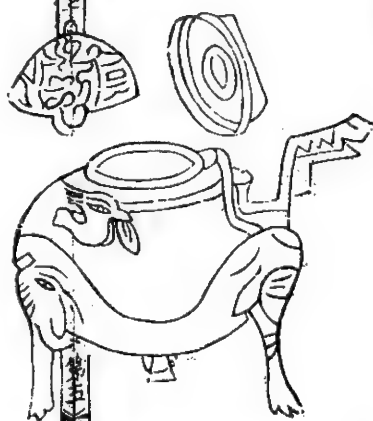
右得於京師高四寸深三寸徑五寸二分  
容升有二合無銘識

李氏錄云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此斗乃可挹者也又曰挹彼注茲此有流  
乃可注也於文斟从斗即此器酌从勺則  
用勺也聞長安有人收一器刻曰杜陵馮  
氏銅鐮廣韻云鐮刀斗也溫器三足而有  
柄蓋謂之斗者有魁有柄取象於北斗也

按史記趙襄子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  
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作以斟殺代王  
及從官古者行食以料所以盛羹錯也其  
形制雖不同凡有柄有流三足可以溫物  
而斟之者皆料也下有二器類此  
故舉是例

弁上象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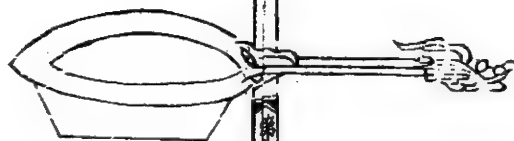
廣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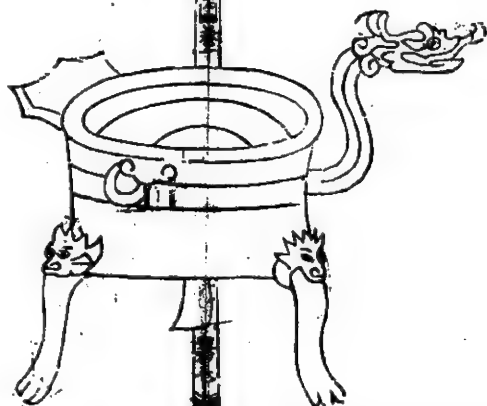
右得於天台臺度未考無銘識

鵝首平底斗

京兆呂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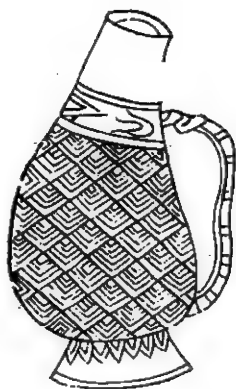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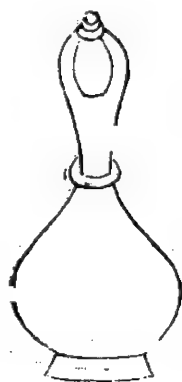
右得於郟城高四寸八分深二寸半徑五寸三分容升有半無銘識

携瓶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  
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  
李氏錄云吏部蘇尚書谷順使虜中於  
帳中嘗見之

溫壺 同上



右得於京師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三  
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  
李氏錄云溫器也以貼湯而窒其口自環  
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

一耳卮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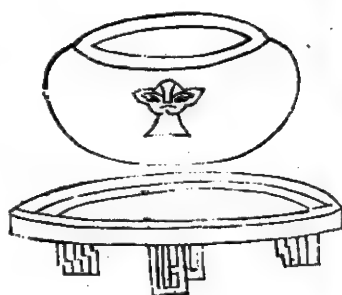
右得於投子山深二寸徑四寸有半容一  
升無銘識  
按此器旁一耳乃古酒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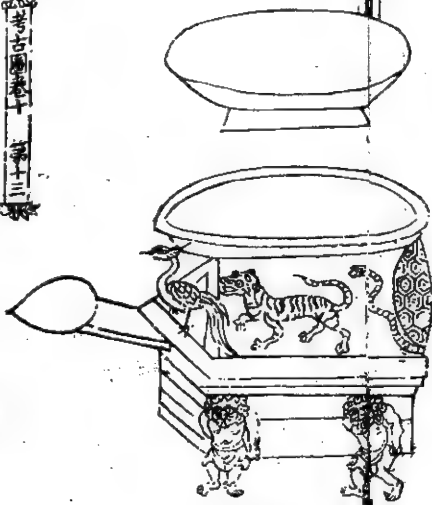
兩耳杯 開封劉天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二分深三寸一分  
縮三寸六分銜二寸八分容八合無銘識  
按古杯多狹長事見淮南子見玉杯門

琰盤 內務





有柄溫爐 廬江李氏

右不知所從得深二十三分縮四十九分衡六十  
有半旁耳有承槃如舟有足黍量挾之容三升四合  
按古之杯形皆甬也此器亦然周禮尊彝皆  
有舟注云若今承槃則漢之杯琖亦有承槃其  
形如舟即古舟也

博山香爐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重三斤三兩無銘識  
李氏錄云上爐圓而長周以鑄座四獸下藉方底  
為風窗承以一柱四胡人負之以火溫湯煮酒杯者  
也規模乃漢器與登柄同  
按四獸之名始見於曲禮出於三人含之象東方壽  
星大火析木蒼龍之象南方鶉首賜火鶉尾朱  
鳥之象西方北方亦然文龍為旂熊虎為旗鳥  
隼為旟龜蛇為旐亦此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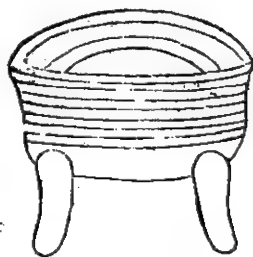


天爵子孫 富貴昌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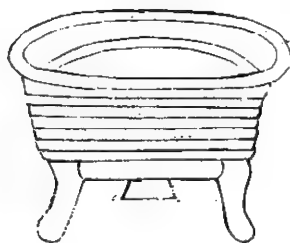
右得於投子山重一介七兩中間符葉有文曰天興子孫又曰富貴昌宜

按漢朝故事諸王出問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禁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

三足香爐 瀨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



獸爐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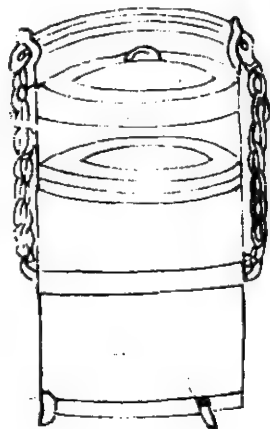


右得於壽春



携奩

開封縣氏



右不知所得高五寸八分深五十二分  
徑四寸容三升無銘識  
按此器與鳳匳略相似而有提梁蓋携奩  
也

鳳匳

廬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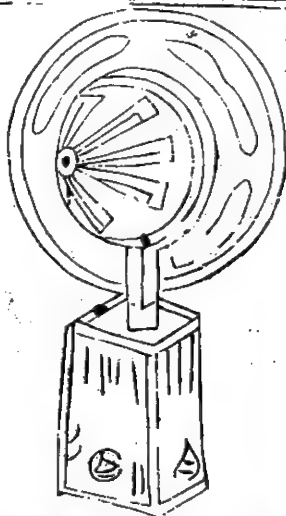
右得永京一高二寸徑六寸深五寸八分  
容二升八合無銘識蓋有立鳳為飾  
李氏錄云隋或作欽說文云鏡奩也後漢  
明帝上陵親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則非  
獨藏鏡也世說云彈基起自魏後宮粧奩  
之戲今觀蓋勢頗類基局  
按今洛都宮中有彈基局中隆外陀如奩

書鎮 同上



右不知兩從得重一斤五兩  
李氏錄云屈平九歌曰瑶席方玉鎮注謂  
以鎮坐席古詩云海牛壓簾風不起又觀  
古圖畫几案間多有此類皆鎮壓之飾

舞鏡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錄云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也

王甲帶鉤 廬江李氏 以下皆然



人蛇蟬華帶鉤

瑟瑟細山米字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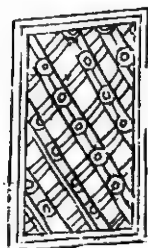
銀錯螳螂鉤



鵬狐鉤



寶釘鈎



右不知兩便得

李氏錄云春秋傳管仲射威公中帶鈎蓋  
胃腹之間能捍矢也脉經曰前曲後倨如  
帶鈎言其形也莊子曰以鈎注者憚亦古  
所重也傳曰坐客滿堂其帶鈎無有同者  
惟第一鈎有銘曰玉田鈎乎抱魚若守宮  
書似漢隸亦頗奇巧惟鵬孤鈎寶鈎鈎以  
佩懸物餘皆華帶鈎也注曰華帶博二寸

考古圖第十

終



宣統庚戌江陰繆荃孫重裝



晉語乾特之後 天集子稱鈎鈎遠  
於材而無怨 阮其曰鰈螳蝦鈎以相以  
帶謂之鈎鰈荀卿曰搢紳而無鈎帶蓋  
有鈎而無垂綴與佩而已易則搢於  
間

自晉語以下至阮其曰鰈句疑有訛誤



別本考古圖十卷

內府藏本

宋呂大臨撰大臨康書十六卷已著錄此本無續圖及釋文乃元大德已亥茶陵陳翼子所重刊附以諸家之考證已非呂氏之舊且亦自多謬誤如河南張氏哉敦條下云愚案前惟蓋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敦相似而無耳圖像亦非蓋形必是譌誤今考所云惟蓋存者乃中言父旅敦正作蓋形此條原文但有形制與伯百父敦略相似字無惟蓋存字翼子所云殊爲舛誤明萬厯中遂州鄭樸熙齋羅更翁考訂今考卷前陳才子序稱吾弟翼甫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且更翁刻以傳世併采諸老辨證附左方則似繪圖刊板並考證皆出更翁至翼子序則云命友臨本刊識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證附其下或噓子剗精芻狗之譽云云則似臨圖及篆者爲更翁增考證者實翼子兩序皆語意蹇澁其出誰手竟不可明今既未見茶陵刊板作何題署姑闕疑焉可矣

#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宋〕張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紹興內府

古器評二卷》提要

紹興內府古器評目錄

卷上

商婦庚鼎

漢甗尊

商欽姬鬲

周公卣

商父乙敦蓋

商若癸鼎

商子鼎

商父辛尊

周山雷爵

商祖丁盃

商持刀祖乙卣

商山花尊

商人辛尊

商父癸尊

周鍾

周單從盃

周寶鬲

周四山饗餐觚二

商橫戈父癸鼎

周淮父卣

周文王鼎

周單癸卣

周父戊觚

商立戈鼎

商祖庚爵

商父丁舉卣

商持刀父癸彝

周亞孔彝

周祖己爵

周虎尊

周召父彝

商尊

周犧尊

商子爵

商父庚觚

商父乙觚

商持刀父己鼎

周彝二

周季姬鬲

商木觚

周虎尊

商虎乳彝

商合孫比爵

周南宮中鼎

商舉己白

商卣白

商亞虎父丁鼎

商卣

周車鼎

商父己角

商父癸白

周己酉方彝

商父乙觥

周寧文鼎

商亞父癸觶

周尹鼎

商彝

周彝

周蟠螭彝

周獸足鼎

周卦液鼎

商象形饗餐鼎

商祖辛尊

周季嬭鼎

商婦庚爵

商癸鼎

商翟父鼎

商賁耳弓壺

周伯尊

商祖戊尊

鉅生敦

周言鼎

商父己觥

商己孫敦

周觚校壺

周尊

商提梁兕白

泰鍾

商夔龍彝

商乳彝

商子孫父辛彝

周鼎

商父己鼎

周南宮南

商齊高

周饗餐立戈壺

周壺

周宰辟父敦

周季姬敦

周刺公敦

周寶敦

商祖癸尊

周茂叔高

周父乙鼎

周父乙尊

商父己觶

商父辛彝

周仲丁壺二

商旗孫觚

周末尊

周史白

商德解

商父己觶

商龍鳳方尊

周鏡村高

周賁耳壺

周方壺

周鏡村高

周父癸尊

周犧首彝

周獸耳彝

周孟皇父彝

周雷紋饗餐觥二

周父乙敦

商箕父辛白

周舉己尊

商父丁尊

周鉅生敦二

商雷紋觥

周蟠虬觥

周父乙觥

商父己尊

商夔龍解

商象形饗餐鼎

商執戈父癸觶

周父己觶

卷下



周盤

周伯吉父匱盤

周公命鼎

商伯中鼎二

商父辛鼎

商乳紋鼎二

周冊爵

周頤氏鼎

商父巳爵

商牛頭爵

商孫爵

商徒采田鳳卣

周乳鍾

漢麟觥

周光卣盤

周獻

龍勺

漢羊鑑

漢辟邪爐

周敦蓋

漢小方壺

漢六環獸耳壺

周伯匱盤

周犧尊

周方鼎

商立戈父辛鼎

商夔龍饗餐鼎

周節鼎

周中爵

周孫父丁爵

商父乙爵

周立戈爵

商伯爵

周剡仲真父敦

周仲申敦蓋二

周帛女簋

周見盃

周虬組鍾

周樂司徒卣

漢宜子孫鑑

漢捐燈

周持刀寶彝

商父卣爵

漢鳳壺

漢魚壺

漢獸耳方壺五

梁博山爐

漢雲雷壺

漢素卮

漢盤

周淮父彝

商單從尊

漢金銀錯弩機

周壺二

商子孫巳爵

商立戈父辛爵

商祖丙爵

漢熨斗

漢綬

漢儀仗劍

周仲偁父鼎

漢獸耳圓壺八

漢提梁壺

漢牛鼎研滴

漢雲螭壺

漢咄壺

漢提梁小卣壺

商父巳爵

周單父乙彝

漢熨斗

商祖丙爵

紹興內府古器評

張掄才甫就達社居士而後改

商婦康高銘七字

東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於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朱繁之美夫人朱嬪之誅六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巳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 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鄭作許容作辜緣作穆之類不可舉舉知此則以商為尊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偏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以者也此鼎也而謂之尊最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龜尊無銘

詩人以水警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虎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虎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尊自孟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歟宣

和傳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皿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特物也

商欽叔馬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諡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欽叔者蓋其氏族也如以康公之諡為言則曰康女以城國為言則曰有城氏之女以姜姓為言則曰姜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觀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識在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同已判然是器既曰

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辭有尚質之風倘不以制作攷之安知其為周物也

周公奭孟與器銘共一字

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爵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寶商曰伯作寶尊彝此器曰公作寶尊彝是也觀其紋縷華綺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嗜觚簠此精妙耶

商立父鼎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數孟銘五字

上為孫形中畫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

必為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傳古圖載庚鼎庚之字作 又有庚爵作 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為損益耳

商若癸鼎銘八字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飾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着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記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錄商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為乎

商子孫鼎銘一字

歷攷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子子孫孫者雖詳畧不同然要之皆 傳之後也相承實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銘五字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於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彼血膋凡以此也

商父辛卣 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魯侯

和屯一卣繼之以彫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

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饋貝五貝為用饒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錫齊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饗餐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為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為飾雖無銘載其周物也

周祖已爵 銘二字

按商之若有所謂雍已者故凡曰父已祖已者皆商器也是器紋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已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盃 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於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若之號也中為犧形取犧牡享食之義蓋盃為調味之器故耳下為兩冊所以言冊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而曰冊畢周人有內史冊命之臣然冊之為字說文作 雖冊意備具要之終不若商畫為誌古也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三十八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數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寶尊數此曰寶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為一特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周雅頌之文相為求索榜確所謂周書噩噩耳殆百見於此也其詳已具麗敦茲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白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辨則執鬯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葬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幾祖乙則河壺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特去商為木速故是器銘載尚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頰頰上作山形通縣為雲雷繁縷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氣韻極古其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為形故閼有不能以獨旁解者蓋書法尚未備耳若此之類皆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它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以考正前代遺事具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乎鑒式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者於紋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此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徧牀如麟其狀可駭勝閼各端一穗口拱起於兩牛領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繁文縟采繁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子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也聖人以為武樂在商之特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為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葬器以子銘之者為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子孫孫之義一則蕃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鍾 銘二十一字

款識字形頰頰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鍾而此又奇怪不可識然攷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於是說文云與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字與商庚為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象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盍 銘二字

昔時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具興手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耶

商父乙觥 銘三字

亞之為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

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寶高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已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乎職者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乎職則如看齊則執鸞刀是也父已則雍已耳

周四山簠簠二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簠簠間以雷紋中又為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發渥赭一則黧如鉛

色為不同耳

周彝二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為雷紋簠簠一則徧飾作雷紋勝與設飾雖不同然其為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為後嘗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攷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為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觥有立戈獻於尊有立戈癸尊於爵則有執戈父癸自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

古人說意益亦深矣

周李姬卣

昔晉文公重耳曰李姬齊悼公晏季康子之妹齊曰李姬而父公母乃豈孤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李姬稱之則此曰李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高之與鼎雖致則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賓客饋饌必以鼎至於常饌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高特言其品而無斯義焉奉祭記者夫人之職此以李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並銘共八十二字

案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戊則如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

從淮父以戊後于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孔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自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則盛於缶其終則裸于彝所以求神于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巳實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觚與卿射與夫燕饗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先王創一器必有名指一名必有戒以謂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祗義故制觚者所以戒

其敗德而祗歟

### 周甬尊

是器鑒端有甬首之狀三足若鼎而較雷紋飾其兩柱三面者以鑒鑒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者虎於五德為義於五紉為金食與義皆主于剛而有斷所以制于酒也或曰甬為商器而周亦謂之甬何也蓋成周之時禮樂廢事襲用四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耶

###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主子以日為名自徽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

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難漬而間以錯花爛班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款而後知耶

### 商虎乳彝 銘一字並形內著虎象

是器銘一字並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廟中祗主石室是也故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 周季嬭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說文

以季嬭為山為是時徙于楚靈音意謂其山之林麓靜不欲徙其先命小臣安往見以知其居王至于居復還錫日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嬭者按說文嬭通作妣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妣妣而常妣以妣為妣姓之女則嬭乃其妣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尔

### 商合孫比爵

是器銘者形為兩孫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 商婦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為婦父作於祭祀燕饗之間者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三器

三鼎款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言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祭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祭之字從四而此祭則一而三也蓋祭於方為此於特為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少者少而已者多所以為祭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

猶未分也世觀商之器或古色斑駁或綠花青綠或紫瑤班或上清微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然有龍虎為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陽貢子川効却吐金紫乎歟浮雲寶鼎現今色紛紜煥其炳子被龍文者耶

商舉己酉 器與蓋銘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舉則有己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己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己蓋舉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舉也尊也爵也自也回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舉而洗揚輝以飲平公曰謂之杜舉是也己則商之雅己焉

商瞿父昇 銘二字

商器以父名者多矣而瞿者實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攷也然與商瞿祖丁同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湖卣 器與蓋銘共二字作卦象

是古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同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從橫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茲推於剛柔而生爻故奇比象半陽偶以象半陰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爻皆奇乾之象也內爻皆偶坤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又凡奇偶之畫其數皆八楊雄所謂一五三三三一部一者豈本於此乎

商爵耳勺壺 銘一字作方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重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為宗廟之器凡燕射皆得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數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內書虎象

商以丁為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也席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常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於此歟

周伯尊 銘六字

按寶器以伯為名者多矣尋敦彝爵自皆有伯作之銘  
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弟其叙或以  
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  
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寶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示有  
不以常法為貴者耳

### 商卣

是器蓋與純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與古  
真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魅古人作字以象  
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為害也提梁作鉤紐狀則又有繫維  
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 商祖戊尊 銘五字

然商九世考曰太戊蓋雍之世仲丁之父也雍已特同  
追已飛至太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為太戊作  
祖者因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繫於世俗之習故位  
置或左或右點畫或繁或省如以自為祖嗣為尊之類殆  
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 周車鼎 銘一字為車形

車軌則致敗而滴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  
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耳是器以犧  
首為耳為鼻履者饗餐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銘雲雷  
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鼎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 張生敦 銘八字

雅者恐其姓也如曰張仲作寶簋伯作旅匝則又知其  
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謚數曰生龍生鼎曰  
龍生之類歟

### 商父己角 銘三字父己上為人形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己者則是子銘其父之祀  
器也然繼雍已者第大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  
為之子耶天男子生索孤達失六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  
先有志於其所事太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  
宗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順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

至太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不可  
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  
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舉斯二者併寓意於象紐之器既已  
形諸饗餐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 商兄癸卣 器與孟銘共五十字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為兄作也取  
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  
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  
尊與此卣之類辭之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蓋  
作禹形者禹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禹識器凡飲食  
通而無間耳禹之取象於父已尊作祗而此則作亞是皆



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父已瓶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已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見者宜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手其位者邾商人號為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周已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為不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

中藏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宜去為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忘本者耶

商已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已故凡言已者皆雍已也此曰已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意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變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饗餐之形文鏤形質悉與已丁敦同但款識大一丁字耳當是一特物也

商父乙瓶 銘三字

按商以乙為號者六曰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為何乙也然必子為

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已瓶殊相類其為商無疑

周瓶校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為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瓶校四出腹著饗餐間以雙龍郁郁之文粲然溢目真周物也

周彝女鼎 銘二字

按縑索諸經傳記無可考獨於縑鼎蓋有銘曰宋公縑作餘鼎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縑之女作

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瓶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孝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是器純緣皆素饌足被饗餐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類周饗餐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父於潛壤者不能如此宜乎為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

癸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厥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數寡而昔人於此防其沉湎猶以饗餐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

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

器與蓋銘共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器

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充武備角然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為網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摹文鏤頗類商又舉自而又通縣皆作諸也綴以綠花在南器尤為美觀者也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文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獲其時日故曰惟十月二月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吉旁者如書所謂考死魄是也庚申則又

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人借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黝黑間以諸常補班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秦鍾

銘十六字

是器字畫皆作螭蛟螭之形頗類周螭篆鍾銘多有不可辨識也南此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鉦鼓枚篆之飾形象若鐸而絕小按周官凡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爾雅謂大鍾曰鏞中曰剗小曰鐸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用之數由是觀之此鍾蓋校之屬歟

商彝

是器純緣圓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蹂蹙夫夔龍之起蟄

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特則為害以彘者法也著之於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黝黑文鏤簡古雖無銘識可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圓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備走之狀說文謂夔神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者之於器將以防患耳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與古渾厚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知其為商物也

周彝

是純器麗之質朴而不雕土范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鼎

是器通縣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通則失所養矣故又者夔龍以戒其貪雷則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立理備古人取象於物之意宜不美哉

周蠡彝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狀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潤班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貪獸可係羈而遊蓋盛德之事也彝之為器所以享神於宗廟非盛德成功無

以享也由是觀之先王取象命意宜徒為文飾而已哉

### 商子孫父辛彝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小曰辛曰康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為何辛也曰析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宜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乎

###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獸以戒其貪鼎之為象蓋於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為周物無疑

### 周鼎 銘八字

是器銘載雖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鉅曰周器頗有商之遺風法宜去商未遠餘風尚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 周卦液鼎 銘二十三字

叔液者索諸經傳託無可考惟周之八士有卦夜焉豈其族歟曰饋鼎者如鉤鼎鉢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醴飯之意焉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螭首作蹄狀形製篆鏤皆周物也

### 商父己鼎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木形二字曰父己歷觀商器額取諸物形似以為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耳未有養

人之實凡取以為飾者當以是為義父則商之雅已也

### 商象形饗餐鼎 銘一字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為壘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為犧形兕形之類於鬲者為龍形之類於甗者為雉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為也

###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為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耳是鬲也而尊曰者與尊鼎尊彝尊敦同意觀其未作文鏤殆與周仲人鬲相似其為周物無疑

### 商齊鬲 銘八字

古者始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助則入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宜效法於此乎

### 周貫耳壺

是器腹足飾以雲雷繁紋鏤間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罕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為也

### 周饗餐立戈壺 銘二字上為立戈形下作鳥形

上古彝器著以立兵者經有之其意固可類推也鳥性至孝有反哺之德宜用於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通軀作雷紋繁饗實為周物而規模制作頗

類商方壺殆有乃但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為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劍處郁郁之文粲然溢目必周之精工所為也

周壺

是器也幾淫精而綠花澤綴純綠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易爵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甗卦鬲

按春秋左傳甗卦王季之穆也為文王鄉士勳右王藏于盟府然則甗卦蓋王季之季父王之母弟也甗以言國卦

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敦

銘七十五字

按晉有公子周是為悼公此曰周者必悼云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紀于辭器且以告于家廟如桓宅一旨告于文人是也是敦之銘亦曰周養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

銘六字

按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癸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癸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子者亦目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

銘十一字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瞿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必有一於斯也

周犧首鬲二

二器皆以犧首為耳為鼻制作亦略相類唯大小色澤有異耳蓋周物也

周刺公敦

銘二十八字

刺公雖不載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刺祖乙伯見於龜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刺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壺二

是器形方而微圓與他壺異文鏤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周初物也

周寶敦

銘三字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孟皇父匜

銘六字

昔魯盛公之後析為三族曰仲孫孫孫季孫仲孫於三戚氏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如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

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文詩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宜孟之字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

張 掄 才甫

商祖癸尊 銘七字

按癸者成湯之父號此曰祖癸有以見其孫之所耳作是器口圓而觚方四稜屹然制度與他尊特異蓋商盛時物也。

周雷紋饗簋二

二器腹與足皆飾以雷紋饗簋所異者前一器古色凝綠後一器上花點漬耳。觚之高器戒心已默寓其名後以饗簋為飾則又欲德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蔑敦高 銘九字

按宣和書古所載銘十有一字敦上髣髴是蔑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長若敦杜敦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敦者殆出於此耶。

周父乙敦 銘六字

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孟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宜癸公為其家廟而作耶。

周乙父鼎 銘五字

按成湯字天乙後世以乙為氏是鼎周器也而謂之乙父

者宜其苗裔尚存爲其家廟而作耶然則乙其氏也父則德劬之稱也與父乙異矣

商箕父辛卣

箕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於此後世食米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爲氏辛商君之號也旅葬者旅以言其公室其非一器耳如姬伯旅臣葬作旅臣之類是也作圖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爲宗廟之器矣

周饗簋

大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並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形器類皆不一此器圖之而下連方座通飾以饗簋足有者以夔龍考其制

蓋周物也

周舉已尊 銘一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和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散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脰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饗簋其周器也

商父己觥 銘五字

父己者商之雅己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有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爲一家之語詳略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

商父丁尊

父丁商號也商尚簡嚴故其文一二言而足是器純足皆素當其中爲從理兩端飾以夔龍土花紅綠點綴古意可愛非商無此物也

商父辛彝 銘五字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于祖明子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蓋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衆彩爛若古錦非智乃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爲觀美者也

周矩生敦二 銘一十八字

矩生者恐其姓也如曰矩伯作寶簋矩伯旅臣則又知其爲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齡數曰屈生危生鼎

曰危生之類歟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

周仲丁壺二 一銘銘八字 一銘銘三十七字

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爲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商商乎壺字小篆作土壺上爲蓋中爲耳下爲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金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爲奇古二器雖形制圖面或異銘識詳略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哉

商雷紋觥

此器純綠不加文鏤腹足間飾以雷紋饗簋觥爲飲器故取象制義皆存乎戒雖無銘款以考世代然制作淳古非商尤此物也

商旗孫獻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家也周禮司典凡有功則書于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周蟠虬說

是器有腹之間為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稚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束簠 銘二字亞形內作束字

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束則有所束矣然商婦庚自曰束子孫婦甲庚十周已酉方彝亦有束字見於銘識之末

豈皆其名氏耶是器純素與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

周父乙觥 銘七字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觥相類加銅色無漬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

周史卣 銘一字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曰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類殆是耶是器通彝作饗饗雷紋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所製也

商父己尊 銘三字

父已則商之雍已也上一字作萬形者蓋欲如商之炊氣

上下交通而已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為識者皆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亞亞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繁或簡乃所以為古耳

商卣解

是器制作朴質唯以卣飾其腰文鏤甚簡其商人之為乎

商饗龍卣

是器腰足皆飾以饗饗龍獸也卣在飲器中所取最寡者人猶以示戒蓋亦防微之意焉

商父己觥 銘六字

父已則商之雍已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故

康王命畢曰作冊畢周有內史冊命之臣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

商象形饗饗龍卣 銘一字象形

商畫多取諸物以為形似如魚鼎以為魚為龍鼎以為龍為象之類是皆書法未分而純質未拘世俗之習故耳夫饗饗龍獸也自商至周凡為彝器者往往取以為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者饗饗何哉

商龍鳳方尊

是器尊也而形模近類方壺制作純古其上為龍角此然下卷四校作鳳形過以黃目饗饗雷雷為飾在商器中文錄增華蓋其盛時所作也

商執父戈癸癸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

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直之橫或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改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父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茲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周號牂南 銘八字

按春秋左氏傳號牂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歲千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牂父也封於西號今之洪農郟陵孫東南之號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

周父已解 銘四字

已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為名故耳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已則未之見焉是器實素淳

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餘風猶未殄也

周蓋 銘二字

蓋蓋加膳蓋飲食用之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為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知禮象之季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

周伯匱盤 銘四字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名耶謚耶伯仲之序耶俟伯之爵耶蓋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統緣之下皆著饗養文錄周古其為周物無疑

周伯古父匱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

曰維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日從王折育書勲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惠也日敕不用命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古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誥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

周犧尊

是器規模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首突起然而起通牂飾以雲雷饗養其周物也自漢儒釋犧為莎制器者遂至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姿漠然曲從臆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為陋矣

周公命鼎 銘二十五字

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特日故曰既死魄又曰公命改死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牂則如號牂榮牂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識參以制作其為周物無疑

周方鼎

是器通牂作夔龍饗養之象間以雷紋足有雷花制作形模全與商亞父虎丁昇相類但無款識耳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商伯中鼎 銘五字

伯中索諸經傳說無可攷然觀其通牂純素不加文錄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為乎而又二器銘識皆



同形模大率相似唯前器銅色凝綠後器土花點漬為小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

商立戈父辛鼎 銘三字上一字作立戈形

戈於五兵為利器有傷物之意焉商之彝器多著此象者蓋所以示戒也故於是有立戈爵有立戈觥有立戈簋等有立戈父癸自之類皆與此同意父辛則商君之號也是推之其為商物明矣

商父辛鼎

商之君以辛名者不一此曰父辛者蓋子為父作於祭享燕享之間著祭其名耳歷觀三代彝器款惟愈簡則愈古此夏商周之辨也是器銘款既簡世可推加以文鑄精純

色備五彩非周以前而無此物也

商饗龍饗餐鼎

夫饗龍害物饗餐饗餼併著於鼎所以示戒者至矣昔禹之治水非惟水之為治凡為民害者莫不玄之及其已事則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知神姦使氏入川澤山林不逞不若故雖有魑魅魍魎莫能侵之今此鼎三面皆為饗龍饗餐之形且倣此乎

周乳紋鼎二

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駭不加雕鏤唯飾以乳而已鼎鉉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周節鼎 銘一字曰節

鼎鉉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成平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為三獸面以螭饗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蟬致蟲鏤精乃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髣髴寔晚周良功所鑄也

周冊爵 銘一字曰冊

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于王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宜皆當時受賜于君以昭其功者邪

周中鼎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

中不知其為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與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持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

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

周嬪氏鼎 銘十三字

嬪說文通作姁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敬伯雖不載於傳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蓋以兩冊蓋冊命也亦猶康王禽畢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周孫父丁爵 銘三字孫曰父丁

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之號凡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按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後世以為丁氏是爵周物也豈丁氏子孫為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耳

商父己爵 銘五字曰與父己其下象三矢之形而管之

父已者雅已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姓雅已者第太成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維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系祧連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

商父乙爵 銘七字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銘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乃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

商牛頭爵

是器以牛首為鑒夫牛之為物能強民功致民勳出作入息而服賦取之事先王之於器用所寓莫不有理瞿祖丁

白銘識作兩牛形亦此意也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立戈形

戈為兵器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進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

夫名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於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已爵商已爵爵大略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

商伯爵 銘三字

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伯而又於謚於名於字於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

商提梁田鳳白 蓋與銘共二字曰田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鉅邑二自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鉅邑一自詩書所謂鉅邑者蓋取其一粹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梁蠶之所自出是白銘之曰田豈追本而為言耶

周肅仲奠父敦 銘十七字

肅仲奠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肅得漢有齊辯士刺徹豈其由爾乎

周乳鍾

考之周官鼂氏所以銘範者有兩樂而為說說間則有子而鼓鈺舞與之相似次其上為銜角旋蟲以屬於虞而體備放篆擁隨之飾此鍾為環紐不作銜角較之周官制度固已小異矣然究其形模參以宣味博古所載知其為周物也

周仲申敦蓋二 銘皆十三字

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眾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廐曰旅觀曰旅旅蓋蓋曰旅蓋蓋率如此但惜乎二器皆不見其全耳

漢麟瓶

此古僕御供作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肯綮麟之為物昔人取以為聖時之瑞以此飾諸珪不徒設宣和博古圖六吏部尚書蘇頌言項使虜於昭中嘗見之亦類此然則當時所鑄必非一器也

周帛女登 器與蓋銘共六字

帛女疑宮女之主繡帛者然攷之周宮自九嬪世婦之外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與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况舊者經舊之具宜乎以帛女自銘也

周兕區盤 銘一字

是銘銘文上為屋字之狀而下作兕形與周兕敦款識略

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

周兕盥 銘一字作象形兕字

是銘銘一字作象形兕字蓋之上亦以兕為飾兕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况則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周獻

獻之為器其上則貌而無底其下則隔以獻氣蓋煖物之具也此獻而銘之曰彝者非周官六彝之謂特以法度之所寓而有常耳

周此組鍾

是銘銘文磨滅不可識故作旋螺之狀間以螭紋糾結交錯隨轉與舞上之亦如之不設銜角以虹為紐變古制也究其形模鑄治之工非秦漢所能及其為周物又何疑焉

龍勺

按禮圖龍勺周挹六彝之爵也以注於圭瓚者也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添亦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又明堂位曰夏侯氏以龍勺注云為龍頭今此勺漢物也考其制度與夫尺寸容量視禮圖所載迥出兩塗豈去古既遠無所考證諸儒各起臆說浸失其傳耶良可慨嘆

周樂司徒白

銘二十二字

周官有司徒之名列子方氏其為大司兵者即其所事也五年之一也此曰鄭司兵則兵者姓也按此器銘云作卽制軒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制也字體與鄭子鍾則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寸半容四斗三升

漢羊鐙

熙寧中得於鳳翔鎡屋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曰仲父尊萬子子孫孫永寶用蓋仰以承燭羊鐙同制即羊鐙也其巧妙非漢氏孰能然哉奇物

漢宜子孫鐙

省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為銘臣與詩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是器髣髴形上設闌紐及其背屹立以為鏤厯其腹容水以沃爐制作銘載其漢物也

### 漢辟邪爐

此薰爐也通軀為辟邪形軀其半為蓋及覆闌闌之口鼻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甚小可以實諸懷袖漢人制作之妙有足稱焉

### 漢指鑑

是器形質純素無所取象分其蓋之半作轉軸之反之于上以為燃膏之所其下則虛而有容可受以水漢人作鑑

制度大率如此

### 周敦蓋 銘九字

按此敦與自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也邠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古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

### 周持刀寶彝

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為子字古之彝器多此象蓋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匕取其血膏凡以是也古人之於祭祀致其盡者如此

### 漢小方壺

是器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獸耳方壺相類唯大小不同連環耳亦漢物也夫見於鼎之屬者則大曰鼎中曰鼎小曰鼎此壺也比他器為最小豈亦如鼎鼎之有別邪

### 商人舟爵 銘二字

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特凡詒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舟則宜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世訓顧不美歟

### 漢六環獸再壺

是器既以兩獸嚙環以為耳又附四小環於腹與它器特異貴飾繁縟精麗可觀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也

### 漢鳳壺

按嘉平漢帝時年號也鳳之高物有其特則見非其特則隱故孔子嘗與數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方是時漢祚已衰宜無此瑞而乃以此飾之於器則其思治可知矣

### 漢魚壺

魚麗之詩羨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為物潛逃深渺難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為飾意其在是歟

### 漢獸耳圓壺八

八器雖形模大小有所不同然皆以獸為耳體圓而純素不設奇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亦軀古而僅

能形似焉漢去古未遠故也

漢獸耳方壺五

五器規模制度大抵相似惟精粗差不同尔古者用壺豆於尊彝雖為用則一而其制乃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卿大夫所用以其有直方之理故耳

漢提梁壺

是器通牀純素不加文飾耳作獸口御環復以連環包若碧玉氣韻甚古殆漢精工所為也

梁博山壺

按中大通二年太歲庚戌梁武帝特也王仲達於史無傳莫能考其世系博山壺不聞於前代唯張敞晉東宮故事

云皇太子納妃有博山香爐二宜始於此乎是器蓋為山形通氣于上下作螭虎仰首以承之覆載以槃雖若其乃然較之古制殆未可髮髻也

漢牛鼎研滴

是器為一半形腹虛可以納水背出兩管為止水之具蓋研席間物也復有作龜形與蟾形之類者制度雖不同其為用則一而已

漢雲雷壺

凡壺之制其別有二曰方也圓也是器乃作十二稜與他壺特異大抵後人制器出於臆見務為新奇故不純乎古耳

漢雲螭壺

是器蓋也偏體以螭為飾而蓋作七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宜非香烟之所從出乎昔人以壺為香器者意有得於是也

漢素厄

厄之為器雖不載於六經然王厄無當之語見於韓子而戰國策亦有畫蛇賭厄酒之喻則知厄之所從來久矣

漢唾壺

唾壺不聞於前古獨世說載王敦母酒後輒評魏武帝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此乃漢器也豈晉以前已嘗有之但湮沒無傳耶

漢盤

按湯盤之銘曰德日新則知盤之為器其來向矣古人用樂或以承觴或以投物雖為用不一然率皆鑄銅為之故見於史者若毛遂與楚定從奉銅盤歃血漢武作承露銅盤之類是也是器輪圓而質素不加文飾攷其制度其為漢物無疑

漢提梁小匱壺

是器設飾不一殊無三代制度大抵去古愈遠則愈為奇怪正如汗樽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功也

周淮父彝 銘四十字

穆與淮父之名不載於經傳成則詩言遺戍役之戍謂穆

從淮父成侯于古古必地名也父死曰考此曰文考則追享之器小曰乙則舉其日之吉所以嚴其事也

### 商父乙爵 銘二字

父乙商君之號也是器銅色黧黑如鉛可見其埋瘞之久而花紋明白如印印泥非後世畢精覃思所能到也

### 商單從尊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頃獻靖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作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也與所謂陪鼎者同意

### 周單父乙彝

單則林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

姓乙不特為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之父祖乎

### 漢金銀錯弩機

是物金銀間錯細若絲縷漢宣帝贊以謂至于技乃工匠器械自元成間解能及之此弩機也不苟簡如此宣帝特物耶

### 漢熨斗

茲曰刀斗非也刀斗受一斗畫炊飲食夜持行以形如銅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

### 周壺二

是器設飾繁縟蓋作四獸封特蟲鏤精緻非周人孰能為之

### 商祖丙爵

丙者商君之號而商人銘器則又往往配以乃祖乃父如父丁父乙百此祖丙之類是也狐矢者男子之事此為天形於孫字之旁豈無意乎

### 商子孫乙爵

商君之號曰難已凡銘曰已者皆雍已也析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方之祀者有在於是耶

### 商立戈父辛爵

商人銘器為立戈之形者多矣辛則商君之號也按士虞禮主婦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是器純素不加飾豈所謂足爵者歟

### 漢儀仗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儀仗設劍意謂是數薛燭論歐冶子之劍曰赤堊之山破而出錫各即之漢酒而出銅乃知古劍通以銅錫為之其來尚矣

### 漢槍

古之兵器不特以鐵為之蓋亦有銅錫者焉此槍也精緻乃如許大抵古人凡作一器未嘗苟且放能傳之久遠使後世歎仰不可得而企及也

周仲稱父鼎  
凡鼎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制焉謹君命而  
銘之故於是書其名伯臯及仲傳父有代淮南之勲則賜  
作寶鼎乃其宜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內府  
舊本

舊本題宋張掄撰掄字材甫履貫未詳周密武林  
舊事載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園知閣張掄  
進柳梢青詞蒙宣賜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園  
掄進壺中天慢詞賜金盃盤法錦是年九月孝宗  
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則亦能文之士又王應  
麟玉海曰張掄爲易卦補遺其說曰易以初二三  
爻爲定體以中四爻爲變繫辭謂之中爻先儒謂  
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八卦互成剛柔  
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則掄亦留心於經術又張  
端義貴耳集曰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  
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輒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  
容宿撰其人有曾觀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忬劉  
鵬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  
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倖傳僅有曾觀龍大淵王  
忬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  
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跋稱晉得  
於范景文景文得於于奕正至奕正從何得之則  
莫明所自上卷凡九十八事下卷凡九十七事皆

漢以前物漢以後者惟梁中大同博山鐘一器其  
中如上卷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鼎商持刀  
祖乙卣周召父癸商父辛尊商父癸尊商父庚觶  
商持刀父己鼎周淮父卣周虎尊周季父鼎周南  
宮中鼎商癸鼎商翟鼎商賁耳弓壺商亞虎父丁  
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己酉父癸周卣棧壺周  
緡女鼎商子孫父辛癸周叔液鼎商父己鼎周辛  
辟父敦周刺公敦周孟皇父癸下卷如商翼父辛  
卣周畢己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壺商父己尊商象  
形饗簋鼎商龍鳳方尊周犧尊商伯仲鼎商夔龍  
饗簋鼎周節鼎周中鼎周婦氏鼎商提梁田鳳卣  
漢麟瓶周虬紐鐘周樂司徒卣漢獸耳圖壺漢提  
梁小匱壺商祖丙卣商子孫己卣周仲卣父鼎皆  
卽博古圖之文割剝點竄詞義往往不通其他諸  
器亦皆博古圖所載惟上卷商虎乳癸周言鼎周  
尹鼎周獻足鼎下卷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公命  
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爲博古圖所  
不收而已考館閣續錄所載南渡後古器儲藏祗  
省者凡四百十八事淳熙以後續降付四十事別

有不知名者二十三事嘉定以後續降付八十三  
事與此書所錄數既不符而此書所載商翼父辛  
卣父辛鼎周南宮中鼎周緡女鼎皆嘉定十八年  
十一月所續降付何以先著錄於紹興中其爲明  
代妄人剽博古圖而僞作更無疑義毛晉刻入津  
逮祕書蓋未詳考其文也



# 焦山古鼎考一卷

〔清〕王士禛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

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山古鼎

考一卷》提要

## 焦山古鼎考題辭

遊焦山者莫不知有古鼎而皆不曉其始末問之山僧不知也問之士人不知也卽考之郭秉亦未之詳也使非有新城兩王先生詩亦何由曉然于其所由來乎內子秋采大中丞以鈐磨偶幸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攜王先生詩來第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郵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招代叢書焦山古鼎考題辭卷二十六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後知鼎之出于權門而隱于僧寺者蓋欲待大人先生爲表章之不欲安于枯寂已也昔蘇東坡作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子僧僧之願以身寺與盟于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慨然憚然思不敢步嚴氏之後塵爲將來之口實則是此二詩者殊勝于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純古引證之博與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六

新安 張朝 山來 輯

焦山古鼎考

濟南王士祿西樵圖釋

侯官林 估古人增益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 足六寸一分

腹徑一尺五寸八分 深八寸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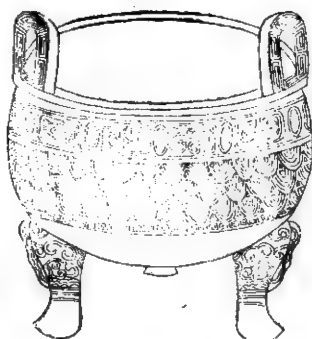
口徑一尺四寸五分

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卷三十六

一

潮安博古  
圖所處俱  
偏向後但  
所見者向  
裏一面今  
此鼎耳外  
有同文不  
得不偏向  
前一半若  
不相合觀  
者亮之



子孫永寶用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及于周  
 窋子于圖室  
 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  
 錫女元衣束帶戈瑀戟編鞞  
 彤矢鑿勒鑿旂農惠敢對揚  
 天子不顧數休用作尊鼎用  
 享于烈考用周萬年  
 子孫永寶用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卷三十六

二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及于周

窋子于圖室

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

錫女元衣束帶戈瑀戟編鞞

彤矢鑿勒鑿旂農惠敢對揚

天子不顧數休用作尊鼎用

享于烈考用周萬年

子孫永寶用

子孫永寶用

焦山古鼎歌 有序

王士禛 自撰

山有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爲

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高分安扣訪因時某公

官於朝分安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卽獻因嫁與焉

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賦由鼎

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郡郭山志皆載山有

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偶幸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尤駭華龍文獨許吾丘

和策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伏傳

事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三

西洛韓公序字伯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

已成虛劍去珠還事堪愕安陸飛龍亦英主元修晚

暮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萬金鉉平只用青詞博朝

廷仍收養士報錫洗妻妻如鴛鴦鼎錯有耳豈不聞

恥向迴風作秋得專山先生願養耳紛紛冠蓋多嘲

酢焉家奴屢年者士大夫多當時不卽趙師善于今

誰悔賈秋壑從來鑄鼎戒焚簪此物胡爲亦過樓山

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遺焦山訪唐應德

三尺古碑墨光錯雙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薛不

若老奴真欲懷歐陽廿載鈴山空寂寞史言唐裴歐陽氏見嵩  
蓋謂嵩曰不記鈴山堂培塿已拉水山摧有鐵誰  
二十年清寂即嵩其視之培塿已拉水山摧有鐵誰  
能鑄此錯裏回三款軒凡九檢目江天莽莽郭

焦山古鼎詩二十四韻

王士正 阮亭

曉入枯木堂怪禽驚翻翻清露滴松杉下見古鼎蹲

寶光耀咫尺吾中有飛廉宛上文君雷閣下文爲雲紆

神狀豈發伏兵氣豈尤昏辛壬與丁甲世衣迷夏殷

初疑周先彝復或虞雖敦敦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

瓊登歷錄鼎滿詭旅紀獻駭龍雜糾糾五指不敢捫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四

在昨思屈鼎識字驚樂蛇月照鬼神泣映疎疎清春

編書失却趙斯篆雜龜龍爰歷遺府今凡講職文圖

史辭久已毀皇象不復存軼書與並遺缺剔斷本根

不遇博雅流孰爲洗煩究諒比岐陽特或阿泗水滄

山僧與道石感激辭還存分安昔傍國氣勢俯崑崙

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細緇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徒

大哉宗廟器祀府豪貴門威力與輝富寂寞歸祇壇

午夜鳴鐘魚清蕙啼林猿聞人恒沙劫如彼殿在禪

我昔訪焦仙望氣矜不言五年隔揚子無酬思騰雲

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臥忘驚喧  
扁列析縹書卷尾搜藝文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騰鯨  
春江壯風靈警激雲詩源三歌鑑高唱海門上朝駭  
香歎劉原父李伯時薛尚功豐考功諸前話不得  
同堂接席當吾世克以奉教子王司勳王儀部金  
友玉昆間兩公絕韻聞神從山窮水盡之天為古  
鼎為照古人磨錫命貽後月路之錯之之不足兩  
公聚然嗒然微詞揚抑鼎之義較著也磨鳳龜龍  
龜軀養養禹力運變周人取法去古甚遠苟非博  
雅代叢書焦山古鼎考 五

物儒宗誰曾流覽及之鼎之集代以紛岐故善愛  
鼎必重中乎鼎之鑒誠則明夫善說詩者必探夫  
詩之大本乎西樵先生通身騷雅情有獨濃萬物  
理性溢洋咏吟以鼎中書書中借文質余為定誠  
強不知亦不容已勉釋字七十八闕疑者七疑似  
者八他者二縮精為圖且和招遊詩百一十二字  
紀跋其略與言無常直若懸焦子近魏兩公云新  
安程達

康熙己酉夏子同玉叔兄及華亭周廣庵家京口

諱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別鼎及宋真宗  
賜焦處士敕楊文襄一清玉帶賦詩紀事勒石寒  
鶴銘之傷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  
詩中商丘宋華

嘗考唐元和中進士劉師服投書郎僕喜與衡山  
道士軒轅彌明為石鼎歌句生勁奇險辭旨幽眇  
南陽韓愈為敘其事文情誠宕得其情狀後世文  
章之士無所學焉而至陽新城王氏之盛甲於天  
下餘部西樵公儀部貽上公詩人之冠冕於今公  
昭代叢書焦山古鼎考 六

比嘗遊焦山觀所為古鼎者雕鐫刻篆龍文九光  
各為一詩紀之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瀉且為之  
明本末微與摩多骨鯁慷慨之音期為有所省以  
垂萬世又縮精為圖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  
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  
二分足可六寸一分深可八寸二分釋字七十八  
闕字七疑字八他字二其第之文雖不全然應約  
可讀使後世之人觀覽詩詞不必登雙峰三詠之  
間而周鼎之源流形似盡在其指掌中矣吾不知

石鼎之在當時有刻篆否能釋其音義否其幾漢大小長短爲圖與否而愈之文與師服侯喜淵明之聯句皆不及焉其詩之凌遜兩公則有識者皆得而見之又母問也至於余文雖不必與退之較軒輊分優劣兩公之詩不可不有以敬之以貞諸石武鄉縣東莊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神家物時分空爲相國心欲此鼎因陷以鼎遂歸分安分空敗鼎入江南人家尋恐其不祥捨于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七

有周鼎一驗之銘解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之世矣然亦衛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日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窮恤衛國風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夜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侔之勳大命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讓其祖考之勳勞慶賞而酌之祭器以成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夫述其先德者也而殘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

爲圖縱橫尺寸備矣又序其初終又著之歌慨然得失慶典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亭先生以儒術兼備史治鉅過一丘一壑低可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其索陶不置焦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風流詩之雅頌之德音矣涇陽雷士俊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八

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卽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父子爭以博雅相高沿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初禮樂亦襲秦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岸薛尚功趙德甫之屬狼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所窮其字畫而詠咏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

昭代叢書

卷三十六

九

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娑鑒賞作爲詩歌以傳  
道之不啻數百言述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  
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鄆  
大鼎於宋試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其有  
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褒惡然則  
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  
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汙履氏父子然幸而得  
返其故渙自藏匿於窮巖絕壑浮屠氏之精舍固  
不可以卽鼎者相提而語詳請山林隱逸之士道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九  
羅思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尚也哉  
予故尹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  
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騰在長洲汪

境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視  
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  
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于闕室  
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  
曰官司□王□側□作錫女元衣束帶戈弭號

解形矢鑒□營旅實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數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彝壽萬年子孫永寶  
用凡饌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子之所釋也與  
胎上原文稍異江說又識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十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屈見之焦山佛寺中  
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  
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  
其弟胎上和焉而舉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  
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穆倩  
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  
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  
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  
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數休其人莫考  
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  
庭按毛伯敦銘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  
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爲公即位則是  
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諸氏讀也古之  
禮在王室者既受之間歸必銘其器論議其祖父



應休

卷三十六

三

龜牛虛懸處并問古鼎之大小。默識與瘞鶴銘之鑿江遺字。輒以爲憾。乙丑夏從金陵傅家得瘞鶴銘。已損十三字。皆楊曹秋岳侍郎程琬區處士咸稱華陽真逸原蹟。是木經山旁時所搨。後章陰王山史徵君見之。不能釋手。僕因貽之。山史老學好古。此銘可謂得所歸矣。茲遊三山。聞林子同人古人兄弟。皆博雅君子。同人著有昭陵墨蹟考。時作客皖江。惜未得見。古人則書畫局。秩收藏甚富。且精意六書。古友楊壽方伯

請爲篤學正人。宏與定交。因一再訪之。出示此冊。不獨古文奇字。辨晰靡遺。且味其文義。研其波瀾。異樣如真身。三代法物之旁。令人神氣肅穆矣。然阮亭兩先生之詩。純翁竹垞兩太史之考。論歎賞備極。感發皆可與此銘並垂不朽者乎。金陵吳晉

丁未二月雨中登焦山側身萬仞危岩下。觀瘞鶴銘泥沙污體。江濤打面。始得見之。已而入字。摩挲古鼎復讀二王先生詩。渴時曹侍郎倦岡

翁方收古人金石文字。因正僧人搨其銘而寄

之丙子端陽前三日晨。遊棲學齋坐桐陰下。古

人出示此本。頓還舊觀。回憶往事。已三十年矣。

爲之慨然。古人又以所藏甘泉宮瓦相示。古氣

渾朴。此日爲不虛矣。詳行周在淩

潮曾得焦山石刻古鼎釋文。與前所釋稍異。弟

不知爲何人所釋。附錄于後。以俟

考訂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悉于圖室司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十四

徒南仲佑世惠金立中廷王呼史瑞冊令世惠

曰宜治佐王顛側弗作錫女元衣束帶戈弼戟

編纂彤矢簠勒鑿旅世惠敢對揚天子不顯敬

休用作翁鼎享于口列考周周簠壽萬年子孫

永寶用

潮又按傳古圖所載周伯頌文鼎其形制及腹

上之紋與此鼎無異。即其尺寸亦不其懸遠。則

或以周尺與今尺之別。惟口耳純素無紋及銘

文不同。附載于後。新安張朝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綠之外飾以蟠螭腹間此以鑄紋銘曰惟六年云

跋

余讀古鼎歌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空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名賓客相與聚賞而品題之其能爲詩文者必且形之歌咏作爲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有不因分空而永遭詬病者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焉可以昭法戒焉可以知趨避焉真足與此鼎共垂不朽不僅爲博古家備考訂而已也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跋  
卷三十六

六

焦山古鼎考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題云王士禛圖釋林佶增益實則張潮所輯也潮  
字山來徽州人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  
識士禛所據者程遂之本佶所據者徐勣之本二  
本互有得失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失  
真矣